

第32年

6

$12.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精心佳作「浩然一劍動江湖」在今期刊出，本篇故事情節緊湊，有精彩絕倫的打鬥場面，更有旖旎纏綿的香艷鏡頭，故事中男主角遊龍劍客上官浩然送別摯友兄妹回東瀛後，回復孤另另一個人，却被天地會總舵主找上，要求他協助剷除爲虎作倀的三才教，上官浩然答應了，遂與天地會的李無雙聯手和三才教展開連場火併及智鬥，更憑着小野大郎所贈的霹靂彈，使三才教潰敗而逃，最後誘出神秘的三才教教主……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新近作家麥磊先生撰著的「龍、鳳、七雄」由今期起分三期刊出，本故事情節生動活潑，文筆流暢，石中蓮新著「風雷神刀」也在今期刊出，名家著作，篇篇精彩。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雲飛雁先生新著宮幃歷史民間傳奇故事「江山美人」，敍述唐太祖昏瞶，秦王李世民遭誣告，幾乎送上斷頭台……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6期
（總號16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吳道子・文 可飛・圖

浩然一劍動江湖

允首義助 圍魏救趙

東海之濱的一塊大石上，站着一個年約廿餘歲，長得劍眉星目，英俊中帶着堅挺的青年。

他漠視着強勁刺骨的海風，更對濺得他下裳濕了一大片的浪花毫不介懷，只遙望着大海發怔。

這青年正是因殺了一個不該由他殺死的朝廷要員愛子王學維而導致天涯亡命的遊龍劍客上官浩然。

遙遠的大海上，一艘遠航船逐漸從上官浩然的視線中消失。

這艘船，帶走了兩個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人，一個是他這數年來逃亡生涯中認識的患難摯交，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小野太郎，另外一個便是與他一起數月，已有多次肌膚之親的小野杏子。

兄妹兩人爲了本身的理想、國家的前程，決定回扶桑襄助舊主一臂之力。

人各有志，上官浩然自然不能勉強兩人留在中華，雖然他心中非常渴望如此，亦唯有出重金代僱一艘遠洋船送他們回國。

他知道今日一別，重逢機會渺茫之極，別説兄妹兩人回國後能否在戰亂中保存性命，便是他自己明天有何遭遇，他也不敢肯定。

一個被朝廷侍衛營以及天下第一名捕手鐵無情鍥而不捨地追殺的通緝犯，根本沒有明天可言。

他長嘆一聲，飄身回到岸上，從懷裏拿出一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戴上，踏上他那漫長無際、不知何日才能走完的流亡路。

多年來的逃亡生涯，使上官浩然的警覺性比諸一頭鷹還要敏銳，只走了數步，便察覺附近有人躲在暗處，遂停下腳步來，把線視投進淺灘旁的一個小樹林裏。



隨着數聲啊啊長笑，一個留着三綹短鬚，年約四十餘歲，臉容清癯的中年文士從一棵大樹後走了出來。

「上官老弟不愧是年輕一輩之佼佼者，竟能察覺在下躲在樹林裏。」

一看對方的眼神，上官浩然便知道眼前這中年文士絕非等閒之輩；雖然對方語氣並不帶敵意，但世間上笑裏藏刀之輩比比皆是，他絕對不敢大意，連忙暗中運足真氣戒備。

「閣下是誰？」上官浩然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自己的身份。

「在下姓陳，草字近南。」中年文士輕搖手中紙扇，微笑回答。

上官浩然心頭一震，想不到眼前人竟是天地會創辦人兼現任總舵主，謠傳是昔日延平王鄭成功座下參軍、文武雙全的陳永華之化身陳近南。

上官浩然無緣一睹陳永華之風采，卻知道他的年紀應不會像眼前這陳近南那般年輕，當下便仔細打量這自稱陳近南的中年文士一番，看他有沒有戴着人皮面具之類的東西。

陳近南似是洞悉他的心意，笑道：「上官老弟，陳某雖是韃子鷹犬誓要擒殺才甘心的頭號通緝犯，卻對人皮面具這勞什子東西不能適應，所以老弟所看見的，乃是陳某之眞面目。不過，陳某得天獨厚，樣貌比眞實年齡看起來年輕得多。」

「陳總舵主，久仰大名，今天相遇，想來不是偶然那般簡單吧？」

「不錯，敝會李舵主曾多次向陳某提及老弟，陳某早想與老弟一聚，只可惜瑣事纏身，始終與老弟緣慳一面。剛巧會中弟子回報老弟於附近出現，便匆匆趕來。」

聽見李無雙這名字，上官浩然心裏登時泛起一陣感慨，他之所以淪落到如斯地步，純粹是李無雙一手做成。

要不是爲了李無雙這表面上是京師名妓，實際上是反清組織天地會京畿一帶負責人的美艷才女，他怎會跑去殺死王侍郎的愛子王學維？

不過，雖然李無雙害得他前途盡毀，上官浩然始終都沒有對她有所埋怨，因爲這是他自願的，沒有人強逼他。

當下他深深吸一口氣，壓下心中波動，道：「陳總舵主找在下，不知有何賜教？」

「聽李舵主說，老弟始終不肯答應加盟敝會，爲反清大業盡一分力，實在令陳某百思不解。老弟，請恕陳某唐突問一句，老弟是對敝會所作所爲有所不滿，或是對反清大業根本毫不關心呢？」

「兩者俱不是，在下只是習慣了閑雲野鶴生涯，恐怕難以適應任何組織之束縛，所以遲遲沒有答應貴會李舵主之誠意邀請，有負美意之處，尚請陳總舵主見諒。」

「老弟，敝會各舵主均有高度自主權力，老弟實在不必爲此……」

「陳總舵主，在下自知德薄能鮮，難當大任，兼且尚有一些私人問題未能解決，倘若勉強加盟貴會，只會對貴會偉業有所妨礙，尚請陳總舵主察諒在下苦衷。」

「人各有志，老弟既然不願意，陳某自然不敢勉強。只是目前卻有借助老弟之處，尚希老弟看在萬千漢人生命安危份上，鼎力襄助。」陳近南凝道。

「陳總舵主言重了，請先把事情説出，若是在下能力所能辦到的，在下自當竭盡棉力，以盡一個漢家後裔本份。」

「這好極了，老弟，三才教這名稱對你來說，應不會陌生吧？」

上官浩然當然不會對三才教這組織感到陌生，事實上，不久之前，他爲了拯救摯友小野太郎，便曾與三才教交上了手，把三才教天、地、人門中的人門幾乎徹底剷除，更把人門門主蔡新光斃於掌下。

「不錯，不久之前在下曾與他們有點過節，難道陳總舵主希望在下協助之事，便是與三才教有關？」

「一點也不錯，根據敝會多月來的調查，業已查出三才教的天門及地門便是昔日風雲幫及徐家莊之化身，至於人門，則是近年來活動大爲減少，甚至可說已經銷聲匿跡的殺手組織黑劍門。不錯，人門負責人蔡新光暨多名高手業已被老弟所殺，短期之內難以有所作爲，但餘下兩門之實力却是有增無減，比諸往日的風雲幫及徐家莊强上很多……」

「陳總舵主，請恕在下打岔，貴會不是打算和三才教一決雌雄吧？」

從陳近南的語氣，上官浩然聽出天地會似是有意和三才教正面衝突，登時眉頭一皺，因爲他知道天地會雖然門下衆多，但眞正武功高明的却是少得可憐，即使對着風雲幫或徐家莊其中之一，也不敢言勝，何況三才教！

陳近南苦笑一下，輕嘆道：「昔日徐家莊仍在合肥的時候，與敝會已是臉和心不和，更曾多次向敝會施暗箭，作出種種挑釁。敝會爲顧全大局，以免親者痛，仇者快，只得啞忍下來。其後徐家莊與風雲幫聯袂加盟三才教，公然與敝會作對，當日於石家莊發生之事，上官老弟亦在場，陳某也毋冗多說，唯敝會仍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處處避免與他們衝突，誰知道他們竟暗中與朝廷鷹犬扯上關係，對敝會窮追猛打……」

「三才教和鷹犬扯上關係？陳總舵主，你沒有弄錯吧？據在下所知，徐家莊及風雲幫均被列爲叛黨，是侍衛營的追殺對象啊！」上官浩然聽了，不禁爲之愕然。

「不，這是兩個月前的事了。不錯，目前徐家莊及風雲幫表面上仍背着一個叛黨罪名，但侍衛營已接獲命令，停止一切對他們的行動，必要時更要提供協助，讓他們能帶罪立功，早日洗脫叛黨罪名。」

「帶罪立功？如何立功？」

「便是把敝會這不折不扣的叛黨消滅。這個多月來，敝會於中原多個秘密分舵便首當其衝，被徐家莊及風雲幫聯同朝廷鷹犬拔掉，門下會衆當場殺光，不經審問，不留活口。」

「徐家莊本也是反清復明的組織之一啊，竟然搖身變成鷹犬，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徐家莊昔日之所作所爲，雖說過份，但也不致數典忘宗，投靠韃子。陳某認爲問題極有可能出在三才教教主身上。」

「陳總舵主可知道那三才教教主是誰嗎？」上官浩然問道。

「此人神秘萬分，敝會窮數月之努力，也只能夠查出他武功極高，與朝廷個別要員頗有交情，眞正的身份，甚至是滿是漢，却無從得知。」

「韃子入關後，最擅長的手法便是以漢制漢，說不定這三才教教主乃是個滿人，控制段風雲及徐志達來對付貴會這類反清組織。」上官浩然甫說畢，便發覺這推測不確。

他想起了數日前遇見江湖怪傑三不管丁山時所聽回來的一首詩：「遊龍重現掀風浪，浩然一劍動江湖；三才蠢動謀天下，全軍盡墨莫奈何。」

倘若三才教教主是個滿人，怎會蠢蠢欲動謀天下？難道是韃子們籠裏雞作反，自己人爭皇位？即使如此，也只會是大內之中的鬥爭，絕不會牽涉到江湖中來。一個滿人若要借助漢人力量登上寶座，他這皇位能坐得長久才怪。

不過，上官浩然並沒有更正他的說法，因爲他不想陳近南知道他曾見過丁山，更不想丁山對時局之看法對陳近南的理想與願望有所影响，畢竟丁山所預言韃子將統治中原達三百年，純粹是由鐵板神數推算出來，並無實質憑據，倘若因此而誤了天地會之反清大業，他上官浩然豈不成爲千古罪人？

陳近南搖頭道：「老弟，目前已無暇追究三才教首腦是滿人還是漢人了，若繼續任由他們與韃子鷹犬勾結，殘害我輩反清義師，不出兩年，反清力量將蕩然無存。不錯，暫時來說，韃酋懷柔政策頗爲收效，民心歸附，短期內反清活動難以有甚麼作爲；但是韃子的國運無可能永遠如此興盛的，機會一定會來臨，敝會這麼多年來只是默默耕耘，暗中傳播民族意識，沒有甚麼具體行動，便是希望能保持一股力量暗埋民間，以便機會來臨時一舉把韃子趕出關外，還我大漢河山。陳某與老弟雖是首次見面，但老弟之爲人，陳某可說知之甚詳，所以不妨坦白告訴老弟，敝會之實力絕對不是老弟想像中那般簡單，但是，在時機還沒有成熟時，陳某實在不便顯露出來，以免韃子有所警覺，全力對付敝會，屆時敝會可能迫不得已，草草起事，成功希望便會大大減弱。」

「陳總舵主所言極爲有理，倉卒起事只會導致無謂犧牲，更會把多年部署付諸一旦。」上官浩然極表同意地道。

「但是，若敝會繼續對三才教之挑釁啞忍下去，雖不致被連根拔起，元氣也會大傷，多年心血所得將損失大半。雖說反清大業乃是一條漫長的路，仍可從頭再來，但將會事倍而功半，因爲會中各弟兄已失掉信心，甚至可能認爲陳某過份懦弱而導致內鬨。」

「陳總舵主，聽你的語氣，似乎貴會中人已給予總舵主不少壓力，逼總舵主與三才教一決雌雄了？」

「不錯，情況確是這樣，因此，陳某唯有向老弟求助。」

「陳總舵主，請不要說笑了，在下才疏德薄，實在難以助總舵主消除這

壓力。」

「不錯，老弟並非敝會中人，敝會中除了李舵主外，可以說沒有其他人會聽你的，即使老弟今天便加盟敝會，情況也是差不多。但是，老弟却可以用另一個方法替陳某減輕壓力。」陳近南凝視着上官浩然道。

「甚麼辦法？」

「圍魏救趙。」

「陳總舵主的意思是由在下對付三才教，令他們無暇向貴會下手？」

「一點也不錯，這樣，陳某便能爭取足夠時間，另作部署，穩定軍心。」

「但是在下勢孤力弱，別說對付三才教，便是騷擾，所能起的作用也是不大，對貴會實在難以有甚麼幫助啊！」

「老弟錯了，只要老弟願意幫忙，定能牽制着三才教，而且，老弟亦不會是單人匹馬的與三才教周旋。」

「陳總舵主，在下並無任何同伴啊！」

「陳某也知道老弟那兩位摯友已揚帆而去，遠赴他方，而另外一位紅顏知己梁筱珊姑娘的武功雖高，却礙於身份關係，不便參予。但是老弟忘記了還有一個人，那便是敝會的李舵主。」

上官浩然登時一怔，道：「陳總舵主打算派出李無雙姑娘，和在下一起對付三才教？」

「對了，不過這並非是陳某之主意，乃是李舵主自己提出來的，事實上，圍魏救趙這構思也是李舵主想出來的。李舵主頭腦靈活，武功更是敝會中佼佼者，手下亦不乏可堪隨時調動的好手，對老弟應是個極佳的助手。」

「但是李姑娘乃是天地會中人啊，這樣一來，豈不變成在下與天地會聯手公開與三才教爲敵？即使僥倖能把三才教除掉，朝廷方面會對貴會放鬆才怪。」

「李舵主是以私人身份和老弟聯手的，與天地會無關，將來即使需要調動人手，也只是她自己的朋友，絕非敝會中人。」

「陳總舵主，你可以肯定朝廷方面至今仍不知道李姑娘之眞正身份嗎？」

「不，陳某不敢肯定，事實上，韃子對敝會認識有多少，陳某也不知道。因此，李舵主將不會以本來面目與老弟一起出現。」

「她懂得易容術？」

「她何止懂得，簡直可說出神入化，比諸以易容術馳名江湖的三不管丁山也不遑多讓哩，只不過她從來沒有賣弄在這方面之成就，所以江湖中無人知曉罷了！另外，敝會裏知曉圍魏救趙這辦法的，只有李舵主和陳某兩人，所以韃子們絕對不會想到這事與天地會有關。」

上官浩然正在猶豫是否答應之際，陳近南續道：「上官老弟，除了你之外，陳某實在想不到還有那一個更適當的人選。不久之前，你曾經和三才教有過一番衝突，即使繼續找他們算賬，他們也絕對不會扯到敝會頭上來，老弟，不必考慮了。」

上官浩然終於把頭一點，道：「好吧，在下便和李姑娘聯手對付三才教。不過，希望陳總舵主能答應在下，不可把件這事給第四者知道，因爲暫時來說，在下仍不想自己的名字與任何組織扯上關係。」

陳近南不迭點頭，道：「這個當然，陳某絕對不會讓第四者知道我們今天之事，這對敝會也是有害無益，陳某怎會爲之？事實上，即使老弟順利把三才教除掉，敝會也會有一段時間不會與老弟扯上任何關係，甚至任何聯絡也不會有，以免鷹犬們懷疑。」

自從多年前被李無雙害得他淪爲殺人欽犯後，上官浩然對天地會始終有着一份戒心，但他不擔心天地會將進一步加害他，只擔心他們不知會用些甚麼手段來逼使他加盟天地會。

如今他聽陳近南這樣說，登時略爲放心，因爲陳近南所說的乃是事實，在這備受朝廷注意之當兒，天地會絕對不敢繼續肆無忌憚的擴張實力，更不會把他這令侍衛營及天下第一名捕手鐵無情大爲頭痛的煞星收容，使天地會更受注意。

雖說天地會每個門下身份都是秘密，但世間上的秘密並不是每一個都能夠永遠守下去的，誰敢保証天地會中沒有朝廷侍衛營混進去的奸細？

所以，上官浩然可以肯定，陳近南這趟專程來找他，目的只是請他幫忙對付三才教，邀他入會，只不過是順帶一提。

「陳總舵主，在下應該何時開始行動？」

「當然是愈快愈好。李舵主已南下金陵，老弟前往與她會合之後，便可立即採取行動。至於如何行動，老弟可全權作主，李舵主也許會提供一些意見，但最後決定的仍是老弟。」

上官浩然問清楚與李無雙聯絡的辦法後，便向陳近南告辭，直奔金陵。

*　*　*

上官浩然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千嬌百媚的美女，便是曾經令他差點抱恨終生的李無雙。

李無雙並不是不美麗，一個有才無貌的女子又怎能當上京師第一名妓，傾倒衆生？

只是，上官浩然所見過的李無雙美艷之處，與眼前這自稱是李無雙的美女，根本截然不同，一個嬌艷中帶着數分嫵媚，令人一見便產生一親香澤的念頭，另外一個則清麗脫俗，活像仙天下凡，使人產生自卑感，不敢正視，唯恐褻瀆佳人。

上官浩然唯一能夠辨認之處，乃是對方的眼神，清晰中帶着數分憂鬱的眼神。除此之外，不論容貌、身形

，甚至聲音、神態，眼前的美女都和上官浩然所認識的李無雙，有着顯著的分別。

李無雙之易容術眞的如此出神入化？

「怎麼了，上官兄？你眞的不相信賤妾便是李無雙嗎？」上官浩然眼前的仙女嬌笑道。

「李姑娘，在下實在不敢相信天下間竟有如此神奇的易容術，今天可說大開眼界了！」上官浩然嘆爲觀止的道。

李無雙的嗓子已回復昔日一般，留有深刻印象的上官浩然自然輕易聽得出來，再也不對李無雙的身份有所懷疑。

「上官兄，目前你所見的李無雙乃是如假包換的李無雙，不但身份是眞，身上每一處都是眞的，沒有易容藥，連脂粉也沒有。」

「李姑娘，這便令在下胡塗了，難道……」上官浩然仍是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李無雙吹彈可破的臉龐。

「不錯，上官兄從前所見的，才是賤妾的假面目，因爲你由始至終都沒有想過賤妾會經易容，所以看不出甚麼破綻來。」

「原來如此，難怪在下看了這麼久，也看不出任何易容痕迹了！」

李無雙臉上抹過一絲紅霞，赧然道：「上官兄，幸好這兒沒有其他人在，否則別人不把上官兄視作登徒子才怪。」

上官浩然登時感到他那人皮面具下的臉龐一陣熾熱，連忙把視線從李無雙臉上移開，吶吶道：「對不起，李姑娘，在下只是希望看出一些易容後的蛛絲馬跡，並無任何輕薄之意。」

李無雙瞧了瞧上官浩然背着的包袱，微笑道：「上官兄，你還沒有投店嗎？」

「沒有，在下甫抵達金陵，便逕往這兒來找姑娘了。」

「這好極了，上官兄如不嫌棄，便在這兒暫住吧。」

「方便嗎？」

「沒有問題，這兒除了賤妾外，只有數名下人，均是賤妾的心腹。另外，這乃是賤妾私人物業，與天地會毫無關係，上官兄可毋須顧慮韃子會找到這裏來。」

「既然如此，在下便打擾了。」

「上官兄可有如何對付三才教之腹稿嗎？」

「在下正要請教姑娘。」

「上官兄，請不要這般客氣了，別忘記賤妾只是協助上官兄的，上官兄才是此次行動之首腦，賤妾怎敢有所僭越呢？」

「李姑娘，妳這邊廂要在下不用客氣，自己那邊廂却客套得要命，這怎麼公平？」上官浩然笑道。

「上官兄，天下間根本便沒有公平這回事嘛，尤其是我們女流之輩，這麼多年來，可曾有過甚麼地位了？」李無雙的語調雖然輕鬆，却很明顯地帶着無限唏噓與感慨。

千百年來，中國婦女是毫無地位可言的，面對這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上官浩然能表示甚麼？他唯有把話題撇開，道：「李姑娘，我們無謂愈扯愈遠了，否則說上一個月也說不到正題。依在下看，我們還是不分正輔，一起研究如何入手對付三才教吧，姑娘認爲如何？」

「沒有問題，一切都依你的。」

「月前於戚家莊時，在下曾從一名三才教徒口中獲悉他們總舵乃是在金陵城某處，由於當時在下只在拯救敝友，故沒有追查下去，如今相隔數月，加上戚家莊那場變故，三才教是否仍以金陵爲基地，在下實在不得而知。李姑娘在金陵，可有甚麼特別發現嗎？」

「早在數月前，天地會便已發覺三才教於金陵附近設有據點，間中亦見風雲幫的段風雲與徐家莊的徐志達出現，因此亦推測這兒可能是三才教總舵所在。由於總舵主認爲暫時不宜與三才教正面衝突，而且金陵分舵的實力亦與對方相差甚遠，故特地把此地大部份人手撤往他處，只留下一小部份作聯絡及暗中監察，以免惹起對方注意。當日上官兄以龍四海身份與戚家莊產生紛爭時，賤妾亦已接獲消息，因不知龍四海乃是上官兄之化身，只道是一般不知天高地厚之武林新秀，故沒有給予上官兄任何照應，此點尚請上官兄不要見怪。」

「姑娘何須爲此介懷？在下與天地會並無任何關係，姑娘實在沒有向在下提供援助之義務啊！」

「上官兄之所以變成今天之環境，純粹是賤妾一手造成，倘若在上官兄極需援助之時，賤妾仍袖手旁觀的話，日後教賤妾如何向江湖同道交代？」

「事情已過去了，李姑娘何必再提？還是請說回有關三才教之近況吧。」

「其後金陵方面傳來戚家莊被藉藉無名的龍四海以及一名東瀛少女幾乎連根拔起，甚至三才教門下與段風雲及徐志達平起平坐的人門首腦蔡新光也被殺死後，賤妾才奇怪江湖中何時出現一個如斯年輕高手。由於上官兄多年來都是以眞正面目出現，賤妾一直以爲上官兄不擅易容術，所以沒有懷疑到龍四海便是上官兄之化身。」

「一點也沒錯，在下對易容之術的確一竅不通，只是不久前於偶然機會中獲得數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所以才能以其他面目出現罷了！」

「原來如此，賤妾還道數月不見，上官兄便另有奇遇，習得高超易容之術哩！當日賤妾接獲消息後，本想立即南下一晤那龍四海，看看有沒有機會邀請他加盟天地會，爲反清大業幹一番事，可是由於當時正忙於部署以

另一身份重返京師，未克抽身南下，唯有吩咐各地眼線密切注意龍四海之行踪，以便日後隨時聯絡，這才發現龍四海便是上官兄。」

上官浩然偕同杏子從三才教手中救回摯友小野大郎後，於陪同兄妹兩人到東海僱船回扶桑途中，曾有一段時間恢復本來面目，想來定是於這段期間被天地會中人認出身份來。

李無雙續道：「剛巧這時敝會數個分舵被三才教串同韃子鷹犬拔掉，賤妾很自然地便想到向上官兄求助，遂立即與總舵主商討。總舵主對賤妾之構思非常贊同，更爲了對上官兄表示尊重，親自前往找上官兄協商，而賤妾則先到金陵來等候好消息，並準備一切。」

「如此說來，姑娘也是剛到不久了？」

「是的，賤妾也是到達不久，只有十天左右。換言之，賤妾對三才教於金陵附近之活動，大部份是由留在這裏的天地會弟兄所滙報。」

「那麼這兩個月來，噢，或應該說自從在下大鬧戚家莊以來，這裏的三才教餘孽可有甚麼特殊活動嗎？」

「當日上官兄離開金陵後數日，段風雲和徐志達便分別率領多名高手趕到，在戚家莊略爲視察一番便到城裏一豪華大宅棲身，他倆帶來的高手則到處找尋上官兄之下落，但只逗留大約十天，於未能找着上官兄之下落後便相繼離開金陵。敝會弟兄遂對該豪華大宅展開監視，却發覺只有數人經常在該處出入。賤妾到埗後，雖沒有進屋一探，却也見過那數名經常出入該宅之人，發覺他們武功只屬普通，絕非三才教中高層份子。除此之外，便不見三才教在金陵有任何活動了。」

「嗯，也許三才教認爲秘密據點業已暴露，不宜再把總壇留在金陵，所以好像貴會般撤往別處，只留下少量人手在這裏作爲聯絡也說不定。」

「極有可能是這樣了，最近這兩個月來，三才教活動頻繁，光是對付敝會那幾個分舵，便得動用不少人手，若他們的總壇仍在這兒，敝會眼線應能探出些甚麼來。」

「若眞的如此，我們便頭痛了，天下這麼大，往哪兒找三才教總壇？」

「上官兄，請不用擔心這個問題，我們雖不知道三才教的總壇在哪裏，却清楚風雲幫及徐家莊數個秘密據點所在，我們先動手把這些據點挑了，打了小的，何愁大的不出面？」

「不可以！我們的對象乃是三才教，並非風雲幫或徐家莊，怎可以跑去挑別人的秘密據點？」

李無雙登時一怔，道：「上官兄，難道總舵主沒有告訴你風雲幫及徐家莊便是三才教門下天、地二門嗎？」

「在下當然知道。」

「既然如此，對付風雲幫和徐家莊便等如對付三才教，這有甚麼分別？」

「這箇中分別可大哩！李姑娘，在下先問妳一句，風雲幫及徐家莊可曾公開表示已經加盟三才教？」

「當然沒有，事實上，江湖中得知有三才教存在的人，暫時來說仍是不多哩！」

「問題便出在這裏，知道風雲幫及徐家莊便是三才教天地二門的，除了他們自己人之外，便只有韃子和貴會。在下與貴會略有淵源，知道這秘密當然不出奇，但是在下是以龍四海之身份找三才教算賬的啊！龍四海只是一個江湖浪人，藉藉無名，與任何門派包括貴門在內均毫無關係，從何得知這秘密？若不分皂白的找上風雲幫或徐家莊，豈不是變相告訴三才教及韃子們龍四海與天地會有關，甚至使他們聯想到龍四海便是上官浩然，這便有失圍魏救趙之原意，不但未能引開朝廷之注意力，更會使他們加倍對貴會注視，誓要剷除貴會才安心。」上官浩然分析道。

李無雙暗捏了一把冷汗，道：「上官兄，幸好你細心，想到這點，否則便誤事。那麼我們該怎辦？找着三才教總壇才動手嗎？恐怕時間不容許我們慢慢找啊！」

「李姑娘，妳剛才不是說過，打了小的，何愁大的不出面嗎？」

「不錯，但我們到何處找個小的來打啊？唯一的戚家莊早已被上官兄剷掉……噢，賤妾明白了，上官兄的意思是找上三才教留在這兒那有名無實的總壇。」

「姑娘的確聰明，只要龍四海帶着他那東瀛女伴到三才教金陵據點大鬧一番，然後大模斯樣的在江湖露臉，何愁三才教不主動找上我們？不過，暫時倒要委屈姑娘扮作敝友杏子姑娘了，而且，還得要姑娘盡量隱藏武功根底，以免露出破綻。」

「果然妙計，我們今晚便動手！」

＊　＊　＊

山東濟南城威武鏢局在走鏢行業中，本是個二三流角色，但近半年來却是弄得有聲有色，遠近馳名，生意應接不暇，與兩年前門堪羅雀的環境可說有天壤之別。

威武鏢局少說也有廿年歷史的了，爲何會在今時今日才走起運來，飛黃騰達？難道其中有甚麼變遷？

勉强可以這樣說吧，因爲威武鏢局的局主兼總鏢頭雖然仍是同一人，但局裏鏢師人數的確在這半年來增加了不少。

但令威武鏢局聲名大噪的却是一場火，一場把威武鏢局燒成瓦礫的大火。

兩年前，威武鏢局爲了一趟鏢，與當時炙手可熱、勢力遍佈大江南北的風雲幫結下樑子，雖然那支鏢在歷劫之下仍能平安抵達目的地，一羣神秘人却在其後趁局主梁秉堅不在的時候，夜襲威武鏢局，更放了一把火，

把它夷爲平地。

當時江湖中人只有一個想法：這是螳臂擋車的下場！一間小小的鏢局，如何能與江湖大幫會抗衡？

出乎意料地，在短短十多個月後，威武鏢局於原地重建起來，不但氣勢比以前宏偉，實力亦倍增。

最巧合的是威武鏢局重現之同時，叱咤一時的風雲幫却被朝廷列爲叛黨，逼得銷聲匿迹，然而，風雲幫却沒有幹過些甚麼堪稱爲叛亂之事，除了一些普通得不可再普通的江湖仇殺。

敏感之輩自然把兩者扯到一起來，紛紛認爲威武鏢局局主梁秉堅這人毫不簡單。

當然了，一個能把一間自開業以來從沒有一天賺過錢的鏢局支撐了二十年的人，又怎會是個簡單人物？

不過，從來沒有人想到威武鏢局的後台便是朝廷中最具勢力的侍衛營，更想不到局主梁秉堅本身便是侍衛營裏一個身份頗高的大檔頭。

這時，在鏢局的私人書房裏，局主兼總鏢頭梁秉堅正對着一個獨臂中年人大聲咆哮着。

是甚麼事惹得他大動肝火了？獨臂人犯了大錯嗎？

獨臂人根本便不是威武鏢局中人，更不是侍衛營裏的走狗，而是徐家莊的總管柴斌。

一年前，柴斌並不是獨臂的，只不過他運氣不夠，上官浩然找上徐家莊報仇時，他在鎭守大本營，但總算不幸中的大幸，只被齊肩削掉右臂，沒有丟掉腦袋。

「姓柴的，老夫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你們還不把我的兒女交出來，難道眞的認爲老夫拿你們沒奈何嗎？」梁秉堅額上青筋畢現，可見他是如何的怒火中燒。

「梁局主，且聽在下一言，我們的確沒有拘押着令郎和令千金。」

「柴斌，現在你還在老夫面前胡說八道？」

「梁局主……」

「別說廢話了，老夫且問你一句，三個月前，你曾答應老夫甚麼？」

「不錯，在下的確在三個月前答允過梁局主，只要梁局主能在侍衛營副都統跟前美言數句，使徐家莊及風雲幫能洗脫叛黨罪名，徐家莊及風雲幫定會感恩圖報，不但送一筆酬勞給局主，更會竭盡全力，替局主找尋令公子及令嬡之下落。」

「柴斌，似乎你漏說了最重要的一句啊！」梁秉堅冷哼了一聲道。

「梁局主，在下並沒有漏說了甚麼啊！」柴斌眉頭一皺，似是思索着是否眞的忽略了一些重要細則。

「你忘記了時限！當日你曾誇下海口，說十天之內便會把老夫的一雙兒女安全送返。如今也不知過了多少個十天了，但老夫的兒女呢？他們在哪裏？」

「梁局主，且容在下爲這點解釋，當日敝莊與風雲幫的確已掌握了令公子與令嬡行踪之線索，所以才敢誇下海口，否則天下那麼大，敝莊等如何能保証於十天之內找到兩個人之下落？當局主答允敝莊之條件後，敝莊及風雲幫便立即派出人手前往游說令公子及令嬡回家，誰知道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把令公子及令嬡劫走了。」

「眞有這麼一回事？那人是誰？」

「是一個名叫龍四海的神秘青年，來路不明，然而武功却深不可測。」

「嘿，你以爲老夫是三歲孩童嗎？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子，也能從徐家莊及風雲幫手中劫人？這鬼話恐怕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梁局主，在下句句實言，絕對沒有欺騙局主之處。」

梁秉堅看見柴斌似是眞的沒有撒謊，語氣有點放緩，道：「柴斌，老夫目前無暇追究這是眞是假，看在你們頗有誠意與朝廷合作的份上，老夫再給予你們一個機會，多寬限你們半個月時間，倘若你們再不把老夫一雙兒女平安送回，可別怪老夫翻臉無情。老夫既有能力替你們開脫，自然亦可以令你們陷入萬劫不復之境，你們考慮一下後果吧。」

「梁局主，半個月時間似乎太短了，請你多寬限……」

「別多說了，老夫最討厭的便是討價還價，這已是老夫最大的讓步，希望你們別再不識抬舉，得寸進尺。」

「既然如此，在下這便回去轉告敝上。梁局主，在下告辭了。」

「老夫不送了，柴斌，別忘記，你們只有半個月時間。」

柴斌離開威武鏢局後，梁秉堅便立即召來他安插在鏢局的兩名侍衛營心腹高手李金城及黃樑，商討對付徐家莊及風雲幫之計策。

由始至終，他都認爲徐家莊及風雲幫食言，不願意釋放他的一雙子女，藉此作爲日後要脅他聽命之用。

龍四海大鬧戚家莊，把小野大郎及梁承業、筱珊兄妹救走之事，三才教因心中有鬼，自然不敢張揚，故江湖中除了一直對戚家莊暗中監視的天地會外，根本沒有人知道，甚至耳目遍佈大江南北的侍衛營暗探也毫不知情，所以梁秉堅一點也不相信武林中有誰有此能耐，可以在徐家莊及風雲幫手中把人擄走。

雖然徐家莊及風雲幫等人食言，不把梁承業及梁筱珊釋放，梁秉堅仍強忍了個多月，沒有立即發作，因爲他不能甫替徐家莊及風雲幫說過好話，不足一個月便自打嘴巴，向副都統進讒中傷他們，只能另想辦法對付。

事實上，梁秉堅已有了一個對付徐家莊及風雲幫的腹稿，所以才召柴斌到來，給予他們一個最後警告，畢竟他也希望此事能和平解決，但徐家莊風及雲幫仍不識抬舉，視他如無物的話，他便會不惜一切地採取行動。

眨眼間，十天已過去了，梁秉堅仍沒有接獲半絲有關他一雙兒女的消息，不禁大爲憤怒。他知道再也難以忍耐下去，因爲這兩個多月來，徐家莊及風雲幫的確已替朝廷拔掉眞正叛黨天地會數個分舵，立下大功，使朝廷及侍衛營正副都統開始對他們另眼相看，若再給予他們時間，他們不難得到朝廷的眞正信任及支持，屆時再對付他們便難如登天。

因此，他不等待半個月期限屆滿，便開始進行對付徐家莊及風雲幫計劃的第一步。

這晚，天剛入黑，梁秉堅便率領着李金城、黃樑及另外兩名侍衛營的好手，悄悄離開濟南，策騎直撲數十里外的章丘縣。

個多時辰後，五人便來到章丘縣外一所豪華莊院，拿出一幅黑巾掩蓋本來面目，梁秉堅更把右臂藏在夜行衣中，讓衣袖空晃晃的，活像一個獨臂人模樣。

隨即五人便拔出兵器，撲進莊院，片刻後，裏面傳出震天廝殺聲、慘叫聲、女子求饒聲以及不同男子之得意笑聲。

大約一個時辰後，一切歸於靜寂，五條人影從莊院掠出，手中各拿着一個大包袱，匆匆離開章丘。

莊院裏，躺着數十具屍體，遍地血漬，使人慘不忍睹，個別房間裏更有樣貌娟好的女子，衣衫盡破，赤條條的死在床上，下體血漬穢漬混雜，很明顯地死前曾遭蹂躪。

梁秉堅到底與這家人有何深仇大恨，竟然下此毒手？更用上使武林中人不齒之手段？

咦？天井裏竟有數人沒有死掉，正掙扎着從血泊中站起，互相攙扶着往莊外求救。

五匹健馬向着濟南城急奔，月色下，騎士們的臉上均露出得意之色，想必是非常滿意此行收穫，當然了，光看他們馬背上馱着的包袱之大小，便知道收穫極豐。

這五人正是威武鏢局的局主梁秉堅以及他的四個心腹。

五人回到濟南時，天還未亮，他們把馬匹藏在城外林中，拿了包袱，施展輕功進城，回到梁秉堅的家，越牆而進。

甫進屋，梁秉堅便察覺情況有點不妥。

他不單嗅到危險氣息，更嗅到濃烈的血腥氣味——與他兩個時辰之前所處身的環境一模一樣的血腥氣味。

驀地，整間屋子燈火通明，呈現在梁秉堅眼前的，正是他不久之前親手做出來的景象，所不同的只是眼前躺在血泊中的人，乃是他的家人及手下。

大廳裏，站着十多名手持仍在滴着鮮血之長劍的幪面黑衣人，其中數名正以亮着的火摺子點燃廳裏的燈。

隨即，他留意到這羣不速之客當中，有一個沒有以巾幪面，正坐着他慣坐的太師椅上！

這人年約六十餘歲，臉容清癯，蓄有短鬚，雙目發出攝人精光。

清癯老者從太師椅中緩緩站起，冷哼了一聲，道：「想不到幹保鏢的也會做見不得人之勾當，看來梁局主這趟的收穫頗爲豐富哩！」

梁秉堅怒道：「你們是誰？」

老者道：「老夫姓陳，至於老夫這些手下，只是一些無名小輩，梁局主不識也罷！」

「梁某與你們有何仇怨，你們竟下此毒手，殺害梁某家人？」

「很抱歉！陳某與局主並無私人恩怨，只是徐家莊及風雲幫那羣鼠輩勾結你們這些鷹犬，拔掉陳某分舵、殺害陳某無數弟兄，暫時陳某仍未能找到徐家莊及風雲幫巢穴所在，唯有找上梁局主祭旗了。」

梁秉堅大吃一驚，道：「你們是天地會的，你是陳近南？」

陳近南行踪飄忽，見過他眞正面目的人屈指可數，梁秉堅只是從老者之姓氏、年齡及語氣推測出來。

「不錯，倒算你有點眼光，老夫正是陳近南！」清癯老者冷冷道。

江湖傳說中，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便是昔年延平王鄭成功手下大將陳永華之化身，而陳永華的武功，衆所皆知，高不可測。梁秉堅登時心中發寒，頓萌逃走念頭。

可惜，陳近南似是看穿他的念頭，道：「梁局主，今天晚上你們插翅難逃了，曾見過老夫眞正面目的敵人，至今沒有一個人仍能活着，你們自然也不會例外！」隨即以手指發出一聲暗號，外間登時湧進十多名黑衣幪面人，把梁秉堅等人之退路封死。

梁秉堅知道不拚是不行的了，立即拔出長劍，喝道：「我們衝！」

事實上，不用吩咐，李金城等人已紛紛拔出兵器，撲向身後之黑衣人，意圖衝出重圍，往鏢局找救兵。

梁秉堅的眞正武功修爲，在這情況之下，再也難以有所隱瞞，只見他一柄長劍如蛟龍般，力敵四名敵人仍可應付自如，攻多守少。

「嘿，想不到你眞的有兩下子，難怪那妖婦這麼看重你。」自認陳近南的清癯老者冷哼了一聲，也拔出佩劍，飄身加入戰圈，四名圍攻着梁秉堅的幪面大漢連忙退下，另尋對象。

人的名，樹的影，陳近南的來頭實在太大了，梁秉堅雖然有着一副好身手，却不敢怠慢，急忙施展渾身解數，與陳近南廝殺起來。

只可惜，陳近南絕對不是名過其實之輩，武功方面確是高不可測，尤其是內力，更非梁秉堅所能望其項背，十多個照面下來，已逼得梁秉堅只

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不過，也不知陳近南是否近年疏於戰陣關係，劍法略覺生硬，未能一氣呵成，因此雖然佔盡上風，一時之間却未能把梁秉堅斃於劍下。

五十招過後，陳近南的一柄長劍開始愈來愈得心應手，梁秉堅登時陷入險境，身上已被劃傷多處。

梁秉堅知道若再纏鬥下去，不出五十招，便會傷在對手劍下，把心一橫，鋌而走險，欺身使出一招「玉石俱焚」，殺進對方劍幕。

在他想像之中，對方在形勢大好之情況下，定不會與他兩敗俱傷，自己便可以趁對手撤招換式之際，向後逃往內間，從屋內之暗道逃走。

陳近南果然上當收招。

梁秉堅大喜，收起劍勢便要往後急退，但是他高興得太早了，陳近南的長劍竟在撤招途中，從一個不可思議之角度，迅雷不及掩耳地攻至，劃破梁秉堅小腹，差點兒把他一劈爲二。

梁秉堅長劍墜地，掩着鮮血狂噴的傷口，喃喃道：「這是甚麼劍法？」

隨即軟軟倒下，眼看是活不成了。

陳近南冷冷道：「你錯了，這一招不是劍法，是刀法。」

但是梁秉堅已聽不到答案了。

梁秉堅的四名心腹雖然身手也屬一流，但是雙拳難敵四手，於梁秉堅倒地不久後，亦相繼被殺。

陳近南隨即吩咐手下拾起梁秉堅等人擄劫回來的財物，揚長離去。

可是，陳近南等人甫離去不久，倒卧在血泊中的梁秉堅的心腹李金城，却緩緩從地上爬往內間。

這是陳近南等人的疏忽，誤會他已經死掉，還是故意留下活口呢？恐怕只有他們才知道答案了。

＊　＊　＊

距離濟南數百里的金陵城裏，上官浩然於吃過晚飯後不久，便換上一身黑色夜行衣，戴上當日大鬧三才教分舵戚家莊時的人皮面具，搖身一變成爲龍四海。

他剛裝扮完畢，身後便响起李無雙如銀鈴的聲音道：「上官兄，請你看看賤妾扮得像不像？」

上官浩然回頭一瞧，驚訝得幾乎連嘴巴也合攏不上，站在他面前的李無雙，看上去竟有七八分與杏子相似，若非與杏子經常相處的人，絕難分辨出來。

上官浩然這時才徹底相信李無雙的易容術神乎奇技，比諸馳名天下的江湖怪傑三不管丁山不遑多讓，要知道李無雙並沒有見過杏子，只憑上官浩然之描繪，便能扮得這般神似，確堪稱神乎其技。

他歎爲觀止的道：「像極了，李姑娘，在下差點還以爲杏子從東瀛回轉哩。」

李無雙嬌笑道：「上官兄，別給賤妾戴上高帽子，賤妾從沒見過你那位杏子姑娘，又怎可能扮得一模一樣。」

上官浩然道：「坦白說，姑娘這時的模樣雖然與杏子不是一模一樣，但能夠認出來的人，絕對不會超過兩個。」

「是那兩個？」

「便是杏子的胞兄及在下了，噢，應該有三個，還有杏子她自己嘛！」

「這好極了，上官兄，杏子姑娘是如何稱呼你的？」

「她叫我二哥，操生硬漢語，不帶賤妾這類名詞，只是簡單的你和我，姑娘明白嗎？」上官浩然道。

「我明白了，但你也記着要對我改稱呼，否則便會露出破綻。」

「私底下，在……我是直接叫她名字的，這是扶桑人的習慣，不過，恐怕妳會不習慣。」

「既然這樣，你可以叫我妹子的啊，我叫你二哥，你叫我妹子，理所當然嘛。」

「好，便這樣吧，不過妳得記着一點，非重要關頭時，盡量不要顯露妳的眞正武功，一切由我來出手。」

「知道了，我絕對不會和你搶生意的。」李無雙笑道。

兩人隨即帶上兵器，在夜色中，摸到城中一所豪華大宅。

「便是這裏嗎？」

「是的，裏面的人並不多，充其量只有十個。」

「好極，讓我們進去鬧它一個天翻地覆。」

上官浩然藝高人膽大，也不理會屋內有什麼埋伏及機關，暗運神功護體後，便從牆頭躍下，李無雙連忙跟隨。

「屋裏的人統統給本少爺滾出來。」

他這一聲大喝，登時招來反應，只見七八名大漢持着兵器，從各方湧至。

「你們是誰？竟敢到此撒野？」其中一個年紀稍長的大漢喝道。

上官浩然略爲打量這人，輕屑地道：「以閣下身份，還不夠資格問本少爺是誰，叫你們的教主出來吧。」

那人臉色一變，道：「你胡說甚麼？我們這裏是正當人家，那裏是甚麼教？」

「不必在本少爺面前裝羊了，惹起本少爺的火來，把你們統統殺光，看你們教主露不露臉？」

「給我拿下這小子。」

登時跳出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漢，掄刀撲向上官浩然及李無雙。

上官浩然那裏會把這些跳樑小丑放在眼內，也不拔刀，只輕笑一聲便閃身欺前，赤手抓向襲來的雙刀。

其中一名大漢喝道：「你這是找死。」

只可惜找死的却不是上官浩然，只聽見砰的一聲，那大漢還沒有看清

楚對方抓向自己兵器的手是如何改變方向，胸膛已結結實實的吃了重重一擊，胡裏胡塗的便了賬。

另外一名大漢也好不到那裏去，但見眼前人影一閃，一隻手掌便已穿過刀幕，閃電般來到距離自己咽喉數寸之處，登時大吃一驚，也顧不得抽刀反劈，向後便退。

不過他退得仍是不夠快速，只後退了一步，便聽見喉間傳來一聲輕响，隨即眼前一黑，整個世界便變成死寂。

年紀稍長的大漢看見上官浩然在舉手投足之間便解決了自己兩名手下，嚇得目瞪口呆，片刻後方清醒過來，急急道：「這位兄弟，有話好說。」

「沒有甚麼好說的，找你們的教主出來吧。你們這些飯桶沒有資格和本少爺說話。」

「敝上目前不在金陵，請兄台留下居處，讓在下通知教主吧。」

「本少爺才不會這麼蠢，他在那裏？」

「在下也不知道教主目前在那裏。」

「你這是拿本少爺來開玩笑嗎？你若不知道他在那裏，如何通知他？」

「這……這……」

「別這個那個了，本少爺現在給你們一條生路，立即說出你們三才教其他巢穴所在，否則誰也看不見明天的日出。」

「兄台，在下職位低微，實在不知道……」

「二哥，別浪費時間了，這些人不見棺材是不會流淚的。」李無雙接口道。

「對，妹子，妳來給我掠陣。」

語聲方落，上官浩然鋼刀出鞘，殺進人羣之中。

三才教留在這裏的人手中，除了那年紀稍長的大漢身份較高外，其餘的人均是三四流人物，那能抵擋上官浩然的一口刀？

只數個照面工夫，餘下的六名三才教徒衆已倒下了五個，只剩下那年紀稍長之大漢，事實上，他和倒下的漢子並沒有甚麼分別，因爲上官浩然的刀尖已抵在他咽喉上。

「你現在說是不說？」上官浩然冷冷道。

「大俠，在下的確不知道教主在那裏啊。」

「那麼你知道些甚麼？不要告訴我甚麼也不知道，這對你沒有好處。」

「大俠饒命，在下實在所知不多……」

「你叫甚麼名字，在三才教是甚麼身份？」

「在下馬如龍，是三才教人門門下一個香主。」

「嗯，人門，三才是天、地、人，那麼另外還有天門和地門了，是嗎？」

「是的，大俠。」

「你們的教主叫甚麼名字？」

「大俠，在下身份低微，不知道教主是誰，他每次來這裏的時候，都是以黑罩掩去本來面目的。」

「那麼，你應該知道天、地、人三門的門主是誰了吧？」

「這……這……」

上官浩然冷冷道：「你想我在你的咽喉上開一個小洞嗎？」

「不，不，本門門主本來是蔡護法，但他在數月前被一個名叫龍四海的人殺死了，新門主是誰，在下還沒見過。」

「那麼其他兩門呢？」

「天門門主是風雲幫的段風雲，地門則是徐家莊的徐志達。」在刀尖抵着咽喉之環境下，眞正能守口如瓶的人實在找不出多少個來。

「哼，算你知機，除了這裏之外，其他的分舵在那裏？總壇現在那裏？」

「所有風雲幫及徐家莊的據點，都已變成本教的分舵，詳細地點在那兒，在下便不得而知了。這裏本是總壇，數月前經過龍四海大鬧附近的一個分舵後，教主恐怕這裏不再是秘密，便把總壇遷往北京，但在下不知道在北京那裏。」

「好，既然你這樣合作，本少爺也不爲難你，通知你的教主，告訴他龍四海爲義兄報仇，找他算賬，叫他滾出來，否則本少爺見一個三才教的人，便殺一個。」

「龍四海？」

「本少爺便是龍四海！」

「但是當日你已經……」

「當日本少爺不錯已救出義兄，但他已是距死不遠，這筆賬當然要算在你們三才教頭上來。記着通知他，本少爺不願意別人認爲我不宣而戰。」

上官浩然說畢，收刀入鞘，與李無雙飄然離去。

爲報父仇　頻施辣手

通往濟南城的棧道上，一騎快馬亡命急奔着，馬背上的却是個嬌滴滴的美女，令人擔心出了意外時，她能否有足夠體力控制馬匹。

這嬌滴滴的美女竟然是近月來聲震保鏢行業的威武鏢局局主兼總鏢頭梁秉堅的掌上明珠梁筱珊。

多月前，梁筱珊因不滿父親暗中替朝廷效力、當上侍衛營暗探而與兄長梁承業雙雙離家出走，到處尋找與她有過山盟海誓、一宵溫馨的愛郎上官浩然的踪影，誰知一時不察，兄妹倆雙雙被鐵無情擄去，落在三才教手中。

其後，上官浩然以龍四海身份大鬧三才教分舵戚家莊，救出兄妹兩人，因不願與梁筱珊相見，把他們交付予江湖怪傑三不管丁山照顧，便匆匆離去。

但是，梁筱珊一直都是與兄長梁

承業走在一起的啊，爲甚麼這時只有她獨自一人，而且那麼急於趕路呢？

難道梁承業出了甚麼意外，她趕着回家求援？

不，梁承業不但沒有遇上意外，更幸運地獲得三不管丁山之青睞，被收爲入室弟子，隨着丁山學藝去了。

至於梁筱珊，也好像愛郎上官浩然般，獲贈數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行走江湖，找尋上官浩然，所以梁秉堅、風雲幫及徐家莊這兩個月來廣派人手，也未能找着她的踪影。

這時她急着趕回濟南，乃是因爲從路上得知家裏遇襲、父親梁秉堅暨多人遇害之消息，所以匆匆趕回一看是否謠傳。

本來她是打算置這消息不理的，因爲她認爲這極有可能是乃父訛她和兄長回家的手段，但她始終放心不下。

看見梁秉堅的屍體時，她才知道一切是那麼眞實，那麼殘酷。

「爹，女兒不孝，要不是女兒任性離家，您怎會……」她撲倒在亡父遺體上痛哭着。

追隨梁秉堅多年的副總鏢頭蘇剛走過來扶起梁筱珊，凄然道：「二小姐，人死不能復生，還是節哀順變吧。少局主在那裏？爲甚麼不見他和妳一起回來的？」

梁筱珊搖搖頭，嗚咽着道：「大哥隨一位前輩學藝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現時在那裏，也許他會聽見爹遇害的消息而趕回來吧。」

「但願如此了，入土爲安，局主遺體實在不宜停放太久的。」

「蘇大叔，是那些人幹的？」

「是天地會的陳近南率領十多二十人幹的，另外還有黃樑、范雄、劉彪及十多名下人遇害，李金城鏢頭僥倖拾回了性命，要不是刺在他心房那一劍偏差了少許，我們也不知在何時才能查出是天地會幹的好事。」

梁筱珊登時心頭大震，喃喃道：「竟然是天地會！」

蘇剛嘆一聲道：「我實在不明白，威武鏢局與天地會素來毫無瓜葛，他們爲何會下此毒手？」

梁筱珊強忍心中悲慟，咬牙道：「這與鏢局無關，是他們和爹的私人恩怨，但是他們連下人也不放過，實在太心狠手辣了！」

「局主和天地會有仇？爲甚麼我從來沒有聽局主提及過的？」蘇剛大訝道。

「蘇大叔，這箇中恩怨極爲複雜，既然爹生前沒有提及，你也無謂知道太多了。」

「這怎麼可以？我們還得要替局主報仇的啊！否則威武鏢局今後如何能在江湖行走？」蘇剛急道。

「不，從即日開始，江湖上已沒有威武鏢局，稍後我便會給各人遺散費的了。至於替爹報仇這事，自有大哥和我來承擔。」

「二小姐，妳這是把我看成甚麼人？局主死得這麼慘，我追隨了局主多年，報仇這事怎可以沒有我的份兒？」

「蘇大叔，你聽我說吧，天地會人多勢衆，我們即使多上十個八個人，也是於事無補，只會使對方更容易察覺我們之行踪，反而不美，若只有我們兄妹兩人，行動便會靈活得多，成功機會也更大。」

事實上，蘇剛也知道以自己的武功根本幫不上甚麼忙，但他是看着梁承業兄妹長大的，怎放心讓他們兩人孤身與天地會對抗？遂道：「二小姐，我的武功雖然不濟，但江湖經驗比你們强得多，有我和你們在一起……」

「放心吧，蘇大叔，另外還有一個人會幫助我們的，這人的武功和江湖閱歷，比你我都高明得多，有他在，天地會絕對難以傷害我們分毫。」

「二小姐，妳是指……」

梁筱珊所指的，當然便是曾化名江平、到威武鏢局當過一陣子鏢頭的上官浩然，因靈堂上還有侍衛營派來當鏢師的人在，連忙阻止蘇剛說下去，道：「是的，我指的正是他。」

蘇剛雖然爲人剛直，却不是個呆子，登時想起當年與他頗爲投契、更與梁筱珊感情極好、其後不知所踪的江平來，亦聯想到梁筱珊與梁承業這趟離家，可能與江平有關，便道：「既然如此，我便留在濟南吧！」

梁筱珊等了十天，也不見梁承業回來奔喪，唯有把亡父下葬，獨自上路。

自幼在父親嚴密看管之下長大的她，雖然練就一身不凡的武功，江湖經驗及見聞卻是少得可憐，否則數月前也不會上當，輕易被鐵無情手到擒來。

因此，甫離開濟南梁家，梁筱珊便有着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比諸數月前與兄長梁承業離家出走時還要强烈數倍，要知道她如今眞的是孤單無援，找一個人來商量也沒有可能。

兄長梁承業追隨三不管丁山學藝去了，丁山容貌千變萬化，行踪飄忽，要找尋他的下落，可說難如登天，至於愛郎上官浩然，自當晚客棧一別之後，更是音訊全無，也不知是否已經遭遇鐵無情之毒手。

梁筱珊知道單憑她個人之力來對付人多勢衆的天地會，可說是以卵擊石，但是她絕對不能等待到找着上官浩然與梁承業後才有所行動，因爲她根本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找着他們，若然找不着，豈不是不用報仇？

父仇不共戴天，梁筱珊當然不會因爲自己勢孤力薄便放棄報仇之念頭，她已經立下決心，即使找不着上官浩然及兄長承業，也要和天地會周旋到底。

要對付天地會，最先決的條件當然便是找出它的所在。只可惜天地會不同普通武林門派或江湖幫會，各處分舵秘密之極，梁筱珊不但閱歷不足，更連可堪一問的江湖朋友也沒有，如何找天地會算賬？

她唯一想到的辦法是前往京師附近的石家莊，當日她被鐵無情使詐擄去之處，亦是她唯一知道天地會設有分舵的地方。

想起石家莊，梁筱珊隨即想到附近長辛店裏，她父親曾棲身年餘的飛虎鏢局來。

她知道若向飛虎鏢局局主熊飛求助的話，熊飛很可能會提供一些協助，但是，熊飛和她爹一樣，也是個朝廷鷹犬啊！她怎可借助朝廷之力來替父親報仇？父親當上朝廷鷹犬，梁筱珊已覺奇恥大辱，她自己又怎會和侍衛營扯上關係？

離開濟南城後，梁筱珊便策騎走進一個樹林，從包袱裏拿出一條寬布，束起高聳的酥胸，換過一套文士服飾，再戴上一副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只眨眼間，她便變成一個風度翩翩的俊俏書生。

數日後，梁筱珊便已抵達距離北京只百餘里路的石家莊。數月前，她與兄長承業離家出走的時候，便是首途到這裏來找尋李無雙打聽上官浩然之下落。

當時她和兄長扮作兩名紈袴子弟，遍遊石家莊各妓院，暗訪李無雙，只可惜李無雙沒有尋着，却惹來天下第一名捕手鐵無情，把兄妹兩人擄走，要不是其後上官浩然大鬧戚家莊營救摯友小野大郎，意外發覺兩人也落在三才教手中，一起救回，兄妹倆有何遭遇，實在難以預料，只可惜梁筱珊一直以爲救她出險的乃是三不管丁山，否則定能從丁山口中逼出一些有關上官浩然行踪之線索來。

受過上次的教訓，梁筱珊那敢再跑到妓院招搖，但是，若不到妓院，又該到那裏去找李無雙或其他天地會中人呢？

終於給她想出一個辦法——或應該說是一個其笨無比的辦法來！

她找了一間清靜幽雅的客棧，安頓好馬匹和行李，便帶上長劍跑到鬧市中溜躂，當時的讀書人，不少自詡文武雙全，即使對武功一道一竅不通，也會帶着長劍作爲裝飾之用，因此表面上文質彬彬的梁筱珊帶着劍到處跑，並沒有惹起甚麼詫異或懷疑之目光，反而她的俊俏却吸引了不少過路婦女的注視。只可惜明清兩代婦女之豪放，遠遠不及唐宋等朝，否則梁筱珊這番易釵而弁過市，定能好像潘安般惹來一番哄動。

梁筱珊這趟到鬧市溜躂，目的當然不是在於吸引深閨怨婦或春心初動之小妮子，而是找尋天地會中人。

天地會乃是被朝廷視爲叛黨的一個反清組織，會衆當然不會如某些江湖幫會徒衆般穿着指定服飾或佩戴記認，而梁筱珊也不認識任何一個天地會門下，即使情敵李無雙也只是聽過名字，未曾見過，如何能夠找出他們來？

她的辦法原來是以武功來辨認！

京畿一帶，藏龍臥虎，石家莊自然不會例外，懂得武功的人可說如過江之鯽，如何能逐一辨認？

梁筱珊雖然缺乏江湖閱歷，並不是全無常識，當然亦了解到這一點，不過她却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她只留意一些懂得武功，却又刻意隱瞞自己是江湖人物的人。

大多數的武林人物都不會刻意掩飾身份，只有三種人例外。

第一種是那些眞正練武但求健身，不求名揚江湖或以武功闖一番事業的人，不過這種人可說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充滿種種誘惑的京畿一帶。在這裏，若有一身不俗的武功，輕易能夠找着一份優差，雖不能大富大貴，却肯定比辛辛苦苦幹活的普通人强上多倍，試問又有多少人能抵受誘惑，空有一身本領而甘心當一個平凡人？

第二種便是朝廷侍衛營的暗探，京師附近，自然是侍衛營勢力所在，侍衛當中，當然不乏一些唯恐別人不知道他們身份之輩，但亦有不少以種種身份爲掩飾藉此刺探民間有何不法活動的暗探，這些暗探，往往連他們至親的人也不知道他們的身份，梁筱珊的父親梁秉堅便是一個例子。

第二種便是那些別有所圖之人，這些人跑到京師來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他們的目的，和隱藏民間的朝廷暗探差不多，在於打探消息及聯絡，接顧同道，主要分別是他們並不是爲朝廷效力，而是要推翻這個朝廷，天地會中人便是屬於這一類。

自從修習了一代奇人遊龍子留下的練功心法「遊龍眞經」後，梁筱珊一雙眼睛已變得敏銳非常，輕易從別人的眼神中看出內功修爲之高低，因此，除非遇上一些已達到爐火純青、返璞歸眞境界之絕頂高手，可說沒有人能夠逃過她的慧眼。

表面上，梁筱珊漫不經心，茫無目的地在鬧市中瀏覽着，暗底裏，她的一雙眼睛不放過每一個路上的人。

逛了差不多一個時辰後，竟然給她遇上一個對象。

那是一個年約五十多歲，身形普通，看上去毫不起眼，絕對不會給人留下甚麼深刻印象的小販，正在叫賣着冰糖葫蘆。

然而，他却有着一股甚麼衣服也遮掩不住、比正在覓食的豹子還要凌厲數分的眼神，而這種眼神，只可能在一個內功修爲已到達頗高境界的好手身上找到，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售賣冰糖葫蘆的普通小販。

梁筱珊連忙環顧四周，看見附近

剛巧有一間小食肆，遂不動聲息地走進去，要了一壺酒性較淡的竹葉青及一碟鹵牛肉、一碟毛豆，慢慢的吃着，一邊遠遠監視該小販之舉動。

前來光顧那小販的大部份都是小孩子，其餘的則是傭僕婢女，半個時辰下來，倒沒有見他和甚麼可疑人物接觸。

梁筱珊仍然耐心地等候着，她對自己的判斷力有着無比信心，確認該小販乃是個調查之對象，以小販身份來進行某種勾當，她只是未能肯定他是朝廷暗探抑是天地會或其他組織之高手。

不知不覺間，碟子裏的牛肉和毛豆已吃光了，梁筱珊正要召來店夥再要兩碟，卻見一個彪形大漢向着那小販走去，行色匆匆，她連忙把注意力重放在小販身上。

彪形大漢來到小販身前，向兩旁瞧了瞧，跟着從懷裏拿出一封信。

賣冰糖葫蘆的小販閃電地一拂右手，已把信件接過，看也不看便塞進懷裏，跟着便遞給那大漢一串冰糖葫蘆，大漢接過後，也不付錢便回身離去。

片刻後，那小販便收拾尚未賣掉的冰糖葫蘆，匆匆離開了。

梁筱珊連忙在桌上丟下一錠碎銀，跟了上去。

一路上，那小販都沒有察覺身後有人跟蹤着，也沒有回過頭，也似乎極有信心永遠不會被跟蹤似的，只筆直的往鎮外走去。

途經一間客棧時，小販停下腳步，在客棧門前不遠處的一棵大樹幹上，以手指劃了數下，跟着再往城外走去。

梁筱珊隨即留意到樹幹上留下一些古怪的記號，不消說，是那小販以暗記與不知甚麼人聯絡。

梁筱珊心裏大喜，知道自己的笨方法業已奏效，找着一條值得追查下去的線索，她只希望自己跟蹤着的小販不是朝廷暗探，倘若花費了這麼多時間，到頭來卻是與朝廷暗探的骯髒勾當有關的話，那便不值得了。

出了鎮不久，小販便折入一條山路，隨即開始加快腳步，果然是個身懷不俗武功的江湖人物。

梁筱珊自然也施展輕功，藉着小路兩旁的樹木作掩護，跟蹤上去。

大約一頓飯時間後，那小販便來到一間簡陋的小屋，推門內進，卻沒有把門關上。

小屋附近沒有其他人家，似乎這個小販或這裏的戶主喜歡清靜，所以跑到這遠離鄰居的環境居住。

梁筱珊小心翼翼的摸近小屋，運功細聽屋內情況，卻發覺屋裏只有一個人之氣息，看來這兒乃是那小販的家了。

她証實了屋裏除了那小販之外，並沒有其他人後，便迅速找了一個隱蔽之處躲起來，遙遠地監視來路和小屋門口。

也不知過了多久，直至天色漸漸趨暗，梁筱珊才聽見來路上傳來一陣極爲輕微的腳步聲。

一個身材頗爲健碩的男子隨即出現，掠向小屋。

「是葛堂主嗎？」小屋裏傳出一把聲音問道。

「劉大人，正是葛某。」來人回答道。

「請進來吧。」

那葛堂主閃身進屋，把門帶上。

梁筱珊不敢怠慢，運功細聽來路上沒有其他人的聲音後，便施展遊龍眞經上的絕頂輕功身法，飄向小屋。

在月夜下，不難看見她臉上流露着一絲失望之色。

「大人」這稱呼自然是官場所用，毫無疑問那小販定是朝廷暗探。

梁筱珊早已下定決心，不蹈亡父覆轍，與朝廷鷹犬扯上任何關係，也不管任何與朝廷有關之事，要不是「葛堂主」那稱謂勾起她一絲好奇心，希望知道朝廷鷹犬在與江湖幫會進行着甚麼不見得光之勾當，她定會轉身離去。

幸好她沒有離去，也很不幸地她沒有離去！

她的好奇心給她帶來了有關天地會的線索，卻也不幸地使多人無辜喪命！

「葛堂主，京師方面剛傳來了副都統大人之令諭。」

「這好極了，我們何時動手？」

「不，副都統有命，我們不能動手，只嚴密監視他們之一切活動。」

「爲甚麼？」

「這幾個月來，根據貴幫所提供的資料，我們不錯是挑了多個天地會的據點，然而，除了最初那數次行動之外，近數趟之收穫都不大，只能擒殺一些次要人物及少數嘍囉。因此，副都統大人認爲他們大有可能已化整爲零，平時只留下少量人手於分舵鎮守及聯絡，於特別情況時才會聚集起來。」

「在下明白了，副都統大人的意思是等待他們集會時才採取行動，一網打盡。」

「一點也沒錯，尤其是在石家莊，我們更絕對不能輕舉妄動，因爲負責這裏一帶反叛活動的乃是天地會中身份頗高的李無雙。這婊子精明能幹，神通廣大，潛伏京師這麼多年，我們也未能得知她的眞正身份，及後查出了，打算有所行動時，卻又給她知機溜掉。因此，我們若過早行動，只會打草驚蛇，雖能剷除一些蝦兵蟹將，大魚則漏網，再捉便難上加難。」

「大人的意思是一定要肯定李無雙這婊子之行踪才動手？」

「是的，請回報貴幫主，在沒有李無雙之消息前，切勿在這裏有所行動！」

「好吧，在下這便回去報告敝幫主。」

「劉某不送了。」

在屋外偷聽的梁筱珊連忙搶先一步掠向來路，躲在小徑旁的一棵大樹後。

從屋內兩人的對話，她已經聽出那不知是甚麼幫會的葛堂主曾向侍衛營提供有關天地會之消息，而侍衛營的副都統則認爲必須放長線、釣大魚，留待李無雙露臉時才有所行動。

梁筱珊卻有不同想法，她雖然也希望能夠釣着一條大魚，把情敵兼仇人的李無雙殺死，爲父親報仇——她已經把所有天地會會員視爲仇人，不管他們是否曾經參予屠殺她家裏的人之行動，然而，她曾從愛郎上官浩然口中粗略知道李無雙武功之高低，她實在沒有把握把李無雙斃於劍下，尤其李無雙還有一大羣武功不俗的手下。

當然她也知道若要眞正報父仇，最終也得要面對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以及一干舵主，這其中自然包括李無雙在內，換言之，她和李無雙的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然而，在這一戰還沒有來臨之前，或應該說她沒有足夠信心勝過李無雙之前，她可以先拿天地會一些次要人物來開刀，略慰亡父在天之靈。

梁筱珊剛躲起身形，身材健碩的葛堂主便從小屋走出來，循來路往石家莊方向走，梁筱珊不動聲息的跟了上去，她的輕功比諸那姓葛的堂主不知高明了多少倍，自然沒有被發覺。

直至遠離小屋，梁筱珊暗忖不會驚動小屋裏的甚麼劉大人的時候，她深深吸了一口眞氣，施展一式美妙絕倫的身法，越過葛堂主頭頂，攔住去路。

夜深時分，荒郊野嶺，身前突然出現一個人，普通人自然會被嚇得魂飛魄散，但那姓葛的堂主卻是個久走江湖的高手，雖然只是個二流人物，膽子當然比普通人大得多！

他只是微微一窒，當發覺眼前人只是一個年輕俊俏的書生後，心裏更是大定，喝道：「你是誰？攔着大爺幹甚麼？」

梁筱珊冷冷道：「姓葛的，你是甚麼幫的堂主？」

「嘿，葛某是甚麼幫的堂主，與你這小子有何關係？識相的便讓路，否則葛某對你不客氣。」

梁筱珊知道若不動武，絕難從葛堂主口中問出甚麼來，也懶得再說下去，一個縱身，上前便是一掌劈了過去。

「你這是找死！」那姓葛的堂主口裏雖然說得輕鬆，但目睹對方高明之身法，心裏那敢有所大意，連忙運足眞氣，揮掌相迎。

他並不是以掌功見長，也不是沒有携帶兵器，只不過梁筱珊的行動實在太快了，使他根本沒有機會抽身拔劍。

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即使有足夠時間給他拔劍，以他身爲堂堂一個大幫的堂主，面對一個年紀比他輕上一倍有多的對手，會否自貶身份以長劍對付赤手空拳，尚是疑問。

他立即便發覺眼前這年輕書生之武功與年齡絕不相襯，只可惜他付出的代價可不輕。

雙掌交接之下，那葛姓堂主頓即感覺到對方那隻柔若無骨的手掌所傳過來的勁度强逾千鈞，震得他血氣翻騰，一股熱流不由自主地湧上喉間。

他咬緊牙關，强行把快將冲口而出的一腔鮮血嚥回肚裏，借着對方掌力餘勁，向後急退盈丈，嗆的一聲拔出身後佩劍。

梁筱珊只是站在原地，並沒有乘勢進襲，否則那姓葛的堂主能有機會拔劍出鞘才怪！

「不必妄想了，你以爲手中有劍，便能勝過本少爺嗎？」

「葛某與你無仇無怨，爲何你出手襲擊？」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從適才那一掌，葛堂主業已看出對方武功修爲比自己强上多倍，即使有劍在手，也難以討好，何況對方並不是眞的手無寸鐵，只不過懸在腰間罷了！

「不錯，本少爺與你的確沒有甚麼仇怨，只可惜你知道了一些你不應該知道的消息，而剛巧這消息正是本少爺極想知道的。」

「你要知道些甚麼？」

「你叫甚麼名字？是那一幫會的堂主？」

「我叫葛鵬，是風雲幫的！」

一聽風雲幫三個字，梁筱珊便無名火起三千丈，要不是兩年多前風雲幫企圖劫鏢，又怎會惹出這麼多風波來，說不定她父親的身份也不會外洩，招致殺身之禍！

她强忍心中怒火，冷冷道：「嘿，想不到被朝廷視爲叛黨的風雲幫，如今竟倒頭來與鷹犬勾結！葛鵬，你知道多少有關天地會之消息？」

「你是天地會的人？」

「廢話，本少爺若是天地會的人，早便把你一劍殺掉，何須問這麼多？」

「那麼你問來幹甚麼？」

「葛鵬，現在是本少爺問你，還是你問本少爺？快點說出來，否則本少爺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本幫與天地會雖然不和，但却是天地會與本幫之私事，在閣下未曾表露身份之前，葛某實在不便奉告。」葛鵬知道這晚勢難在對方手下討好，唯有盡量拖延時間，一邊暗中運功調息，壓下體內翻騰着的血氣，伺機逃走。

梁筱珊經驗不足，竟未能看出對方正在和她瞎扯，道：「本少爺之身份，你不用知道，你只要說出所知，本

少爺便……」

她的話還未曾說畢，葛鵬便猛吸一口眞氣，長劍脫手而出，快如疾矢地射向梁筱珊，他也不打算知道是否命中，長劍甫離手，便撲向小徑旁的樹林，意圖溜之大吉。

梁筱珊雖然欠缺江湖經驗，反應却是一流，只見她輕叱一聲：「狗賊敢爾！」人隨聲起，騰空急昇數尺，腳尖輕輕在電射過來的劍身上一點，換過一口眞氣，扭動小蠻腰，撲向亡命急奔的葛鵬。

葛鵬還未曾逃出三丈，便已感到身後勁風臨體，他做夢也想不到對方輕功高明到如斯地步，匆忙中只得轉過身來，拚盡全身氣力，雙掌平胸推出。

「來得好！」梁筱珊輕喝一聲，遊龍眞經所載絕學「翻雲覆雨」業已使出，雙掌從內而外，弧形劃出兩個半圓，捲起兩股强勁氣渦，襲向負隅反抗的葛鵬。

只聽見一聲慘叫，夾雜着兩記折骨之聲，葛鵬的一雙手臂業已軟軟地垂下，額上滲出豆大汗珠。

梁筱珊得勢不饒人，隨即以腳尖蹴向對方雙腿痲穴，叭的一聲，身軀龐大的葛鵬便如爛泥般倒下。

「敬酒不吃吃罰酒，你這是自找苦吃！葛鵬，本少爺看你還有甚麼古怪可出！」

「葛某技不如人，沒話可說，要殺要剮，悉隨尊便，葛某若皺眉頭便不是好漢！」

「葛鵬，本少爺與你無仇無怨，爲何要殺你？本少爺要的乃是消息，天地會的巢穴在那裏，快說出來！」

「你要的當眞只是有關天地會之消息？」葛鵬的語氣開始軟化下來。

「本少爺若問你其他，你可以不答的啊！」梁筱珊道。

天下間恐怕難以找出一個甘心爲本身對頭保密而斷送自己性命的蠢人，葛鵬自然不是這種人，急道：「你當眞不是天地會的人？」

「本少爺乃是天地會之死對頭，來這裏便是找他們算賬！」

「你爲甚麼不早點說出來啊？」葛鵬瞧着他那雙業已被廢掉的手臂，懊惱萬分的道，不到黃河心不息，即使梁筱珊甫出現便表露身份，他會不會不交手便和盤說出所知呢？

「別嚕嗦了，快點說出天地會的人在那裏！」梁筱珊寒聲道。

目睹梁筱珊那冰冷的目光，葛鵬心裏不禁一陣寒凜，哆嗦着道：「他們……他們在東郊五里處的一爿簡陋客棧，名叫鴻運來客棧，掌櫃陳沃和三個小二都是天地會的黨徒，另外有數個在該處長住的客人也大有嫌疑。」

「除了鴻運來客棧之外，可還有別的地方？」

「在石家莊便只有這個巢穴，別無他處。據本幫得來的消息，他們在這裏的負責人李無雙本打算在北京城裏另設聯絡處的，但不知如何，她突然不見了踪影，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除了石家莊外，他們還在甚麼地方設有分舵？」

「我只是負責附近一帶的行動，其他地方的事則非我所知了！」

「那麼誰會知道？」

「也許敝幫幫主會知道一二。」

「你們的幫主在那裏？」

「這個……這個請恕我不便回答。」

「你不害怕我把你殺掉嗎？快點說！」

「剛才你不是說過我有權不回答天地會以外的問題嗎？你不會出爾反爾吧？」

葛鵬即使吃了豹子膽，在這種形勢之下，也絕對不敢如此冲撞眼前的煞星，但是洩露本幫機密，也是死路一條，唯有博他一博，希望這煞星自命不凡，不會食言。

「噢，我忘記了。既然如此，你再也沒有留下的價值了……」梁筱珊的話還沒說畢，便已手起指落，點在葛鵬胸前死穴之上。

葛鵬死也不能瞑目，他實在想不透自己爲何會被殺，這煞星剛才不是說過沒有殺他的理由嗎？

可惜他沒有機會聽見梁筱珊的解釋：「不錯，我曾說過沒有殺死你的理由，但由始至終我却沒有說過不殺你，而且有很多時候，殺人是不需要甚麼理由的，你說是嗎？」

葛鵬自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梁筱珊隨即掏出一個小瓶，倒了少許黃色葯粉在葛鵬屍身上，只片刻間，地上只留下一灘黃水和衣服，以及一些化不掉的零碎物品。

梁筱珊的目光落在其中一塊黑黝黝的鐵牌上，心中一動，拾了起來揩抹乾淨，收在懷裏。

*　*　*

天色還沒亮，鴻運來客棧的掌櫃陳沃便已起床，準備一切以應付客人所需。

然而這一天，他發覺有點兒不對勁！

他看見天井之中，一個不速之客手中拿着一柄長劍，冷冷地瞧着他。

長劍雖然沒有出鞘，但這人所散發出來的殺氣却使陳沃不寒而悚。

他知道這人絕對不是他客棧裏其中之一個客人，直覺上也感覺到這人來這裏之目的不會是投宿。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輕咳了一聲，迎了上去，道：「這位客官……」

「你便是陳沃，這兒的負責人？」

「老兒正是陳沃，這兒的掌櫃。」不速之客正是易釵而弁的梁筱珊。

從梁筱珊的語氣，陳沃已看出對方來意不善，連忙暗中運氣戒備着。

「這好極了，陳近南及李無雙在那

裏？」

「客官弄錯了，敝店並沒有這兩位客人投宿。」陳沃故作不明的回答。

「陳沃，不必在本少爺面前裝羊了，如你不老實說出來，莫怪本少爺心狠手辣！」

「閣下可否表明身份？」

「很抱歉，憑你的身份，尚沒有資格知道本少爺是誰。」

「既然如此，陳某亦無可奉告，閣下有何手段，可儘管使出來。」

這時，已有六個人聞聲趕到，其中三人乃是店小二打扮，另外三人則應該是葛鵬所說極有嫌疑的長客了。

「掌櫃的，發生甚麼事了？」其中一個店小二道。

「這位兄弟大清早跑來，殺氣騰騰的要我說出甚麼陳近南及李無雙之下落，否則對我不客氣，你們看應該怎辦？」陳沃道。

各人聽了，臉均色一變，其中一名店小二一言不發便回身往屋裏跑，餘下五人則散開來，把梁筱珊團團圍着。

「小兄弟，鴻運來客棧沒有你要找的人，更不是你可以撒野之處，爲免傷和氣，你還是立即離開吧！」陳沃對梁筱珊道。

「你這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讓本少爺先給你一點顏色看看吧！」

語聲方落，梁筱珊便如脫兔般電射向左旁，朝着其中一名店小二揮掌便劈。

那店小二想不到梁筱珊說打便打，大吃一驚之下，匆匆揮掌相迎。

可惜他的身手與梁筱珊實在相距太遠了，但見人影一閃，對方的手掌業已不知如何地穿過自己那一招「推窗見月」，直欺胸前。

百忙中，他只得使出鐵板橋功夫，向後一仰！

好一個梁筱珊，不待招式到老便易掌爲拳，向下重重一擊。

只聽見砰的一聲，一股血箭從那店小二口中狂噴而出，偌大的身軀隨即軟軟倒下，再也不見有何動作。

這一切均在眨眼之間內發生，其他的人根本便弄不清楚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更遑論出手相助同伴了！

陳沃臉色大變，沉聲道：「敝店與閣下毫無恩怨，閣下不覺得略嫌出手狠辣嗎？」

梁筱珊冷哼一聲，道：「陳沃，別假惺惺了，本少爺之手段與你們天地會相比，可說小巫見大巫，休說廢話，你們乾脆一起上吧，省得本少爺逐一對付那麼痲煩！」

適才跑回屋裏的店小二拿着多件兵器走了出來，匆匆分予各人。

陳沃接過一口單刀，道：「小伙子，天地會做過甚麼狠辣之事來了？」

「哼，表面上你們反清復明，暗裏則姦淫擄掠，無惡不作，連毫無反抗能力的婦孺也不放過，實在連禽獸也不如！」

「小伙子，這箇中定有甚麼誤會了，天地會雖不算頂天立地，但絕對不會做出你所說的事來！」

「嘿，本少爺也知道你們絕對不會承認的了，所以也不打算多費唇舌，我們手底下見眞章吧！」

「慢着，這事有澄清之必要，閣下是親眼目睹，還是道聽途說得來的？」

「本少爺沒空和你們瞎扯，他日你自己去問陳近南吧，如果你還有機會的話！」梁筱珊隨即拔出長劍，順手把劍鞘棄在地上。

陳沃的修養雖然不錯，但也氣得七竅生煙，怒道：「小子，老夫便看你有何能奈！」把手一揮，示意各人退下。

「姓陳的，別逞英雄了，你和本少爺相差太遠，還是一起上吧，你們天地會的人也不是不習慣以多凌寡的啊！」

陳沃强壓心中怒火，抱元守一，亮出門戶，雙目逼視對手。

「你這是自尋死路，看劍！」梁筱珊嬌喝一聲，遊龍身法配合着一招「神龍出洞」，刺向陳沃咽喉。

陳沃看見梁筱珊甫出劍便走中宮，如此輕視自己，怒喝一聲：「來得好！」便以一式「后羿射日」相迎，硬砸對方劍鋒。

從陳沃出刀之勢，梁筱珊一眼便看出對手內力遠不及自己，但刀劍相交，吃虧的始終是用劍一方，自然不想與之硬碰，連忙換過一招「龍遊四海」，反削陳沃下盤。

遊龍劍法乃一代奇人遊龍子窮多年心血所創絕學，陳沃只是天地會中一個二流人物，那曾見過如斯高明的劍法，心裏暗暗稱讚之餘，手底下絲毫不敢大意，刀化「沉魚落雁」，力拒來勢。

梁筱珊一點也不放鬆，刷、刷、刷的一連三招「飛龍在天」、「虎躍龍騰」、「龍飛鳳舞」直逼對手。

陳沃使出渾身解數，接連劈出六刀，向後退了三步，方勉强解開來勢，不禁暗揑一把冷汗。

梁筱珊對於自己在數個照面間便搶盡先機仍不滿意，又是兩招遊龍劍法上的絕學「風起雲湧」、「猛龍過江」。

陳沃的武功與梁筱珊本已相差一大截，在梁筱珊全力施爲、着着緊逼之下那能討好？只見他一口單刀左擋右架的，可說狼狽不堪，根本毫無還手之餘地。

久守之下必有失，陳沃終於在勉强招架了廿多招後，被梁筱珊一劍刺在咽喉之上，悶哼一聲便倒地身亡。

「把這小子碎屍萬段，替掌櫃報仇！」適才跑回屋裏拿兵器的店小二怒喝一聲，率先揮刀撲向梁筱珊，餘下四人亦紛紛一湧而上。

很多時候，人數衆多是會佔着一

定的優勢，但却不是絕對，尤其是雙方實力相距太遠的時侯。譬若一羣羔羊圍着一頭豺狠，後果如何實不問而知。

梁筱珊雖然不是一頭豺狠，她的五個對手也不是羔羊，然而她現時的武功已足可厠身武林頂尖高手行列，比諸那五名天地會二三流人物高明了不知多少倍，別說以一敵五，便是再多上一倍人，她也能夠應付自如。

只片刻功夫，梁筱珊的一口長劍業已把五名對手刺倒了四個，均是命中要害，一劍畢命。

跟着她把手中長劍插在地上，只憑一雙玉掌闖進僅餘的一名對手的刀幕裏，輕喝一聲：「撒手！」左掌已擊在那人持刀的手臂上，不但把對方兵器震得脫手墜地，更把他整條右臂廢掉，這生也休想復原。

那人知道反抗也是徒然，緊咬牙根，閉上雙目，等候着梁筱珊給他致命的一擊，讓他追隨同伴而去。

出乎意料地，梁筱珊並沒有下殺手，只冷冷的道：「識相的便把你們其他地方之分舵所在說出來，本少爺便饒你一命。」

那人緩緩睜開眼睛，以怨毒的目光瞪了梁筱珊一眼，狠聲道：「臭小子，別做夢了，本大爺武功雖然不濟，却是個鐵錚漢子，絕非貪生怕死之輩，要殺便殺，休想從大爺口中問出半句話來！」說畢再度閉上雙目，一副從容受死之模樣。

梁筱珊冷哼了一聲，道：「你以爲本少爺會讓你死得這般容易嗎？你若不說出其他巢穴所在，本少爺便讓你嚐一嚐分筋錯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你考慮清楚吧！」

那人只是重重哼了一聲，也不張開眼睛，更不作答，好像聽不見梁筱珊所說般。

「好，不愧是一條漢子，讓本少爺看你能支持多久！」梁筱珊一咬銀牙，飛快地往那人身上八個大小穴道各點了一記。

那人身軀頓即起了一陣痙攣，全身筋肉活像扭曲一樣，額上青筋畢現，淌出豆大汗珠，誰也能看出他這時正痛苦到極點。

然而，他只是緊咬着下唇，沒有呻吟，連哼也沒有一聲，只是默默抵受着那痛苦。

他終於忍受不住，倒在地上，輾轉滾動着，但仍然緊咬牙關，不肯發出半聲呻吟。

梁筱珊冷冷地站在一旁瞧着，沒有人知道她現時有何感想！

終於，她上前兩步，朝着那人腰間拍了一掌，那人立即平靜下來，臉上筋肉迅即恢復原狀，緩緩張開眼睛，眼神裏的怨恨又增添了數分。

「有種，本少爺最佩服的便是你這種人，回去告訴陳近南，若他不解散天地會，本少爺見一個你們的人便殺一個。」梁筱珊說畢，拔起插在地上的長劍，再去拾回劍鞘。

當她俯身拾回劍鞘時，竟沒有留意到一塊黑黝黝的鐵牌從她懷裏掉出來，跌在地上，那塊正是不久之前她從風雲幫堂主葛鵬身上得來的鐵牌。

一個內功精湛的武林高手，數丈之內，即使是一片落葉，也能輕易察覺出來，更何況一塊重甸甸的鐵牌在身側掉下？

爲何梁筱珊會這般大意？是她心不在焉，還是別有其他原因，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答案了！

不過，一直在注視着她的天地會餘生者却看見了。

梁筱珊頭也不回的離開後，那人虛弱地站了起來，跑過去拾起那塊鐵牌，略爲視察後便塞進懷裏，到馬廊牽過一匹健馬，也匆匆離去。

* * *

上官浩然偕同李無雙把三才教舊有總壇鬧個地覆天翻後，在金陵城李無雙的私人物業裡逗留了三天，讓三才教有充足時間把消息散播各處，才雙雙上路，向着第二站進發。

上官浩然臉上仍然戴着人皮面具，以龍四海的身份大模斯樣地出現，李無雙則化裝成爲杏子的模樣。

李無雙雖然未曾見過杏子，但在上官浩然描繪之下，加上她神奇絕妙的易容術，倒也扮得有八九分相似，如非熟悉杏子之人，定難認出她是個假的。在其他人眼裏，她的衣著雖然是中原打扮，却是個活脫脫的東洋美女。

兩人的下一站乃是徐州，李無雙知道風雲幫及徐家莊衆多秘密分舵其中之一個的所在地。

然而，只走了一半路，兩人便聽見一個驚人的消息：近半年來聲名大噪的威武鏢局局主梁秉堅於數天前在家遇襲身亡，和他一起遇害的還有數名鏢師及家裏下人。行兇者手段狠辣，趕盡殺絕，把當晚在梁家的人口悉數殺光，連婦孺也不放過，個別年輕婦女更慘被先姦後殺！

上官浩然乍聞噩耗，激動萬分的道：「連無知婦孺也不放過，這些人實在太過份了！」

李無雙却想到另一個問題：「究竟是那些人下的毒手？」

上官浩然道：「據我所知，威武鏢局成立以來，與江湖中人的關係雖然不甚密切，却沒有結下甚麼深仇大恨，怎會惹來如斯大禍？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是風雲幫及徐家莊所爲！」

「風雲幫及徐家莊？二哥，你何以有此想法？」李無雙這時乃扮作杏子，所以對上官浩然用上二哥這稱呼，以免三才教的眼線聽出破綻。

「妹子，難道妳忘記了兩年前風雲幫爲了一支鏢，與威武鏢局結下樑子這回事嗎？其後徐家莊更因此事而找

上官浩然與李無雙合計聚殲三才教幫衆

上威武鏢局，把它燒掉哩！」上官浩然道。

「我怎麼會不記得這回事呢？照我認爲，這事與今次之大屠殺無關，下毒手的人應該不是風雲幫或徐家莊！」

「何以見得？」

「當年的風雲幫及徐家莊都是江湖組織，也不知曉梁秉堅的眞正身份，爲了利益與威武鏢局有所衝突，實在無可厚非。如今，風雲幫與徐家莊均已成爲三才教一份子，以三才教目前與朝廷鷹犬之關係，沒可能不知道梁秉堅乃朝廷暗探，而且頗得侍衛營的副都統器重。風雲幫及徐家莊等人若要在朝廷中向上爬，巴結梁秉堅還來不及，又怎會殺他，使數月來在朝廷方面所下的心機付諸流水？」

「妹子，妳說得也頗有道理，然而，若不是風雲幫及徐家莊等人所爲，又是誰幹的？莫非是好像你們天地會這類反清組織得悉梁秉堅身份，所幹的好事？」

「二哥，我現在是杏子，和天地會沒有關係，你若仍把我和天地會扯在一起，萬一給三才教的人偷聽去了，豈不是……」

「放心吧，我早已看過了，附近沒有任何可疑人物。」

「即使附近沒有三才教的眼線，你也該養成習慣，把我當作杏子才是嘛！」

「是我不對，今後我也不會再犯的了！」

「這才對嘛，若因一時大意，導致前功盡廢，那便不値得了！」

「妹子，別愈扯愈遠了，妳認爲會有這個可能性嗎？」

「你指梁秉堅可能被反清組織所殺？」

「是的。」

「我不敢妄加判斷，事實上，個別反清組織如日月盟之類的所作所爲，很多時亦過於偏激，殺死梁秉堅全家並非不無可能之事，我只能肯定這事絕對不會是天地會所爲！」

「我也希望不是天地會所爲，否則，我……」

「你定會和天地會一刀兩斷，甚至連我也不願意見上一面，對嗎？」

「對了，我知道我肯定會這樣做。」

「爲甚麼？因爲他們殺死了你的愛侶梁筱珊的父親？」明顯地，李無雙這句話帶着數分妒意。

「不，梁秉堅的身份乃是朝廷暗探，與天地會對立，天地會殺死他實在無可厚非，我絕對不會因此而責怪他們，我只是不滿意他們的殘酷手段，一人做事一人當，他家裏的下人又有何罪？」

「二哥，請你相信我吧，這件事絕對不會是天地會所爲，若是他們所爲，天地會亦無足以留戀之處，我不但支持你與之一刀兩斷，甚至我自己也

會……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妳眞的會？」

「當然了，你以為我贊同採取血腥手段嗎？雖然，要把韃子趕出關外，流血是不能避免的，但若由一個更殘酷，視人命如草芥的政權取而代之，我寧可韃子繼續主宰中原了，最低限度百姓的生活也好過一點啊！」

「妹子，眞想不到妳也有這個看法，不枉我對妳……」上官浩然猛然省起以下的話不宜說出，連忙住口不語。

「二哥，你對我怎麼樣了？為甚麼不說出來啊？」

「噢，我是指一直對你的才華佩服得很。」上官浩然只說出一半心意，他又何止對李無雙的才華佩服呢！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我幹甚麼要騙妳？」

「二哥，可否讓我問你一個問題？」

「當然可以，請隨便！」

「但你得答應從實回答的啊。」

「當然，我像是口不對心那種人嗎？」

「二哥，在你心目中，梁筱珊、杏子和我，那一個最美？」

上官浩然登時一怔，想不到李無雙竟會提出這個難以作答的問題來，良久，他也不知如何回答。

「怎麼了？你不是因為我是最醜的一個，所以說不出口吧？」李無雙步步緊逼着。

上官浩然唯有答道：「論才華，妳肯定是三個之中最超卓的，至於容貌，筱珊和妳可說各有不同之美，實在難作比較，杏子則比妳倆遜色得多了。」

李無雙一咬下唇，道：「假若……假若你必須要從我們三人之中挑選一個作為終身伴侶，你會選誰？」

這問題更是要命，事實上，上官浩然也曾於夜闌人靜、孤身獨處時問過自己不知多少遍的了，但始終未能找到答案。

「妹子，不要作弄我了，我那敢存有這念頭啊！」

「二哥，我是說假若嘛！坦白說吧，以你的人才，足以匹配我們三人任何一個有餘，為甚麼你不敢有這念頭？」

「妹子，我是一個通緝犯，終日天涯逃亡，自顧自還來不及，怎敢有成家立室之念頭！」

「嗯，這樣說來，我和你最是匹配了！通緝犯配通緝犯，當眞是門當戶對，天造地設哩！」李無雙半開玩笑的道。

「甚麼？妳何時變成通緝犯了？」

「二哥，我的身份業已洩露，朝廷方面雖未曾行文通緝，但亦已下令鷹犬們不惜任何代價把我擒殺，否則我何須放棄一手在北京所建下之基業，撤退到石家莊去啊？」

「當日我不是已經把得悉妳眞正身份的王學維殺掉了嗎？是誰洩露妳身份的？天地會中有內奸嗎？」

「天地會人數衆多，被奸細混了進來實不足為奇，但直至目前為止，這類奸細只能在低層活動，所知秘密極為有限，無可能得知我身份的。朝廷方面得知我的眞正身份，純粹是徐家莊的人告密。」

「徐家莊的人？這可奇怪了，為甚麼徐家莊會知曉的？」

「三年前，各反清組織曾在太原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研究共同携手進行反清大業，可惜因盟主人選及種種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反清同盟胎死腹中，當時，徐家莊乃是一個反清組織，亦有份兒參予會議，而天地會方面則由我作代表，所以他們得知我的身份。」

「噢！原來如此！想不到短短數年間，徐家莊竟由反清組織變成走狗。」

「二哥，名利這誘惑並不是很多人能夠抗拒的！」

「妳說得不錯，尤其是某些人反清目的只在登上寶座，並非本着民族大義，當他們發覺目的難逞的時候，便會退而思其次，接受安撫，反過來對付昔日同道。」

李無雙聽了，長嘆一聲道：「唉，人性如此，那有甚麼辦法？倘若每一個人都能拋棄自私心，天下間便沒有那麼多紛爭；倘若每個人都能夠不貪圖眼前安逸，齊心合力揭竿而起，韃酋又怎能安安樂樂的在京師裏當其皇帝？倘若不是有那麼多人把民族大義拋諸腦後，替韃子效犬馬之勞，憑韃子這一小撮人，又怎能在中原立足？歸根究底，一切一切都是人性的自私心作祟！」

上官浩然大有同感，道：「妹子，妳說得一點也沒錯，若人們能拋卻私慾，定能天下太平，活像陶潛筆下武陵漁人所遊的世外桃源般，只是，這一天何時才能蒞臨世間？」

「二哥，不要再說這些令人洩氣的話了。你可要前往濟南威武鏢局了解一下情況嗎？」李無雙撇開話題道。

「濟南是一定要去的了，但也不急在這一刻，我們還是依照原定計劃，先到徐州風雲幫分舵鬧上一鬧吧，省得到濟南後才折回，多跑一段寃枉路。」

誰知道如此一來，兩人便錯過了與梁筱珊碰頭之機會，導致多條人命無辜送掉。

＊　＊　＊

數日後，上官浩然和李無雙便已抵達徐州，兩人找了一爿位於僻靜處的小客棧，安頓好座騎，雙雙帶上兵器，跑到鬧市中徐州最有名氣的酒家晚膳。

李無雙雖曾在北京的銷金窩過了一段頗長的日子，她本身却非貪慕虛榮之輩，至於上官浩然更不用說了，

多年來的逃亡生涯，早已把他磨練成隨遇而安，對衣食住行一點也不講究。

為何兩人不在客棧吃晚飯而要跑到鬧市去？難道他們不害怕被三才教的眼線發現行踪嗎？

他們當然不會對此有所忌憚，事實上，他們跑到鬧市去的主要目的便是亮相，讓三才教的眼線有機會見着他們，換言之，他們是唯恐沒有人知道行藏。

原來，李無雙雖然淸楚知道風雲幫徐州分舵地址所在，但龍四海及杏子却沒有可能知道，一旦他們筆直找上門，三才教方面定會有所懷疑，把他倆聯想到天地會頭上。

他們這時使出的一招正是「引蛇出洞」，引誘風雲幫中人主動向他們襲擊。

風雲幫既然在徐州設有分舵，自然到處都佈有眼線，注意外來陌生武林人物的舉動，因此，當帶着兵器的上官浩然及李無雙出現於鬧市時，他們已被風雲幫中人留意上，尤其是李無雙刻意表露出來的東洋女子形態，更是惹人觸目。

晚膳時，李無雙一直保持緘默，只微笑地點頭或搖頭來回答上官浩然的話，而上官浩然的說話則間中夾雜着旁人聽不懂的東洋語。

李無雙並不懂東洋語，上官浩然說來有何意思？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告訴暗中留意，或應該說暗中監視他們的有心人李無雙乃是個東洋人，更貼切地說，他是在向那些人表明身份。

他這一着果然收到預期的效果，當他們膳罷回客棧時，身後便跟着兩個風雲幫的手下，一直暗中跟踪着上官浩然兩人回到客棧後，其中一個便離開，留下另外一個繼續在客棧外監視。

兩個時辰後，夜闌人靜時分，近二十條黑影在夜色中悄悄摸到客棧外，其中一人走到那監視客棧的人身側，低聲道：「那姓龍的仍在裏面嗎？」

那人點點頭，道：「他們回來後便沒有外出，說不定正在裏面風流快活哩！」

「這小子扎手得很，當日單人匹馬把戚家莊鬧個雞犬不寧，强如蔡護法也栽在他手底裏，若他眞的摟着那東洋妞兒在快活，那便容易辦得多了！閔老七，你繼續留在這兒把風，我回去報告堂主。」

率衆前來找上官浩然意圖有所不軌的，竟然只是個堂主身份！

數月前，上官浩然與杏子大鬧戚家莊，把三才教三大護法之一的蔡新光聯同多名高手斃於刀下，整個三才教為之震動，無人不知這藉藉無名的「龍四海」難纏得很。負責徐州分舵的堂主究竟是何方神聖，竟敢不自量力跑來送死？難道他認為自己比身份高出他很多的蔡新光還要强？或是他活得不耐煩了？

當然不是！事實上，他很清楚自己的武功比諸當日死在「龍四海」手下的蔡新光相差甚遠，他更了解到這晚帶來的人手比當日在戚家莊的實力也不可相提並論，他只是對自己的另一項絕活有着無比的信心。

他的名字叫做陳大雄，一個非常普通的名字，然而，他的外號却一點也不普通！

一個人的名字通常都是長輩所賜，或是自己所改，往往與事實有距離，例如名叫英俊的未必一定英俊，名叫豪傑的可能只是一條狗熊。

但外號則不同了，尤其是對於江湖人來說，很多外號都貼切得很。

陳大雄也有一個非常貼切的外號，名叫「無毒丈夫」！

俗語有云：無毒不丈夫。既然無毒，又怎可稱為丈夫？難道陳大雄是個不折不扣的好好先生，一點壞心腸也沒有，是一個眞正的大丈夫？

不，剛好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毒辣得多，因為他擅用一般正常武林人所不屑使用的手段，那便是毒。

他使用的更是無形之毒——令人防不勝防的無形之毒！

無形之毒無色、無臭、無味，防不勝防，唯一缺點是毒性不夠强烈，遇上內功根基結實之武林高手時收效便大打折扣，充其量只能令對方功力大減，未能一下子便放倒。

「龍四海」的功力如何，陳大雄雖然沒有機會目睹，但亦從傳聞中略知一二，知道憑他的無形之毒，絕對沒可能把這小煞星放倒，任從他來擺佈，他只打算用毒來削減龍四海的功力，趁他騰出大部份眞力運功逼毒時一湧而上，把他砍為肉醬。

當手下回報「龍四海」及那東洋妞兒自回到客棧便沒有外出後，陳大雄便揚手發出一個暗號，率領他從徐州分舵精選出來的高手，翻牆進入客棧。

夜已深，然而客棧裏仍透出一絲微弱燈光，來自前進大堂，似乎客棧的掌柜或店小二尚在幹活。

陳大雄心中一喜，要知道他仍未查出「龍四海」兩人住在那個房間，若能從店夥口中問出來，豈不省掉一番功夫？

他示意手下後隨跟着，躡步穿過天井，直趨燈光來源之處。

大堂上，沒有人在幹活，只有一個店小二伏在案上瞌睡。

陳大雄不動聲息的走到店小二身後，伸出左手便往店小二的肩膊推，右手長劍做好準備，只消店小二醒過來便架在他脖子上，以免他發出驚呼或足以吵醒別人的聲響。

店小二醒過來時，不但沒有發出任何聲響，更回首沖着陳大雄咧嘴一笑。

事實上，陳大雄的手根本未曾觸着店小二的衣角，他便已醒過來！

在這情形之下，陳大雄很自然地身形一窒，隨即發覺有點兒不妥，因爲那店小二的眼神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人所有！

只可惜他醒覺得實在太遲了，但見青光暴閃，那店小二已從桌下拔出一柄鋼刀，在他還沒弄清楚到底是甚麼一回事之前，已被人橫腰劈成兩截！

陳大雄上半身跌在地上時，他的一雙眼睛仍圓睜着，活像一對大燈籠。

死得不明不白，誰也不會瞑目，不過，最令陳大雄不甘心的是，他還沒有機會施展他的拿手絕活便已身死。

那店小二當然便是上官浩然假扮，除了他，還有誰能使出那快若奔雷的一刀？

陳大雄帶來的風雲幫徐州分舵好手，這時剛閃身進入大堂，目睹劇變，驚嚷一聲：「堂主……」也不細想自己有多少斤兩便一湧而上，揮動兵器撲向上官浩然。

上官浩然那裏把這些二三流角色放在眼裏，朗笑一聲便迎上，只數個照面，便砍翻五六名風雲幫徒衆。

餘下的風雲幫中人這時才醒覺眼前這店小二扮的人乃是他們這趟行動的點子——數月前把實力僅次於總壇的戚家莊鬧得雞犬不寧的小煞星龍四海！

傳聞再加上眼前的事實，使風雲幫中人心膽俱寒，鬥志盡失，也不顧得臨陣退縮將有甚麼處分，但求避開眼前一劫，紛紛奪門而逃，可惜身後不知何時出現了另一煞星——一個帶着東洋氣息的美女橫劍把守着大門口，截住去路。

在這情況之下，別說攔路的只是一直沒有於武功修爲上留給風雲幫徒衆甚麼深刻印象的「杏子」，便是另一個「龍四海」攔着去路，風雲幫等人也要往前衝的了！

攔着衆人去路的，當然便是身手比諸上官浩然不遑多讓的李無雙！只聽見她輕叱一聲：「退回去吧！」也不見她如何作勢，便已抖出五朵劍花，電射湧往大門口的風雲幫徒衆。

風雲幫徒衆那裏想到眼前這東洋妞兒的一口劍竟是如斯厲害，首當其衝的數名徒衆於吃驚之餘，急忙後退，却忘記了身後還有多名蜂湧而逃的同伴，登時亂作一團，被李無雙輕易刺倒多人。

「妹子，好劍法！」上官浩然由衷地讚了李無雙一句，也把數名跑在後頭的風雲幫徒衆斃於刀下。

一雙男女煞星，一刀一劍，把風雲幫中人殺得不亦樂乎。

在外把風的風雲幫手下閔老七雖然看不見客棧裏發生了甚麼事，但從同伴們甫進入客棧片刻便傳來陣陣打鬥及慘叫聲，便知道大事不妙，因爲他知道這趟行動的唯一成功希望在於神不知、鬼不覺；先用毒、後用武。倘若明刀明槍的幹，再加上一倍人手也未必如願。

如今這麼快便廝殺起來，很明顯地說明了對方業已有所警覺，亦即是說偷襲失手，變成明鬥，後果如何，實不難想像出來。事實上，他亦毋須想像，此起彼落的慘叫聲已告訴他裏間誰控制了大局。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閔老七當然不打算送死，跑進客棧協助同伴一臂之力，他這時想到的只有一個字：「逃！」

他只跑了十來步，客棧裏便一片沉寂，沒有打鬥聲，更沒有同伴們慣常於戰勝後所發出的喧嘩聲。

他連忙發力狂奔，埋怨自己爲何只有一雙腿。

客棧裏，上官浩然對着十多具躺在地上，業已了無生氣的軀殼長長嘆息一聲，緩緩揩拭刀上血漬。

「怎麼了，二哥？心裏不忍嗎？」李無雙柔聲道。

「不，我對風雲幫的所作所爲印象極壞，又怎會不忍心殺他們？我只是想起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句話而有感觸罷了。他們一念之差，棲身於風雲幫，付出的代價便是他們的生命！倘若他們能安份守己，當一個普通莊稼人，又怎會有這下場？」

「二哥，你是眞的爲他們惋惜，還是仍在怪責我害你變成通緝犯啊？」

「別多心了，這是我自願的，能怪誰？時間已不早，我們還是及早清理這裡吧。妳身上可曾帶有化屍粉？」

李無雙點點頭，默默從懷裏拿出一瓶黃色葯粉，洒在風雲幫徒衆屍首上。

遠征西安　偷襲名門

月黑風高，正是夜行人活動的大好時機，這時，北京城裏，一條黑影正以極高超的輕功身法穿梭於高矮不一的屋頂，向着城西急奔。

這人竟是曾貴爲一幫之主，現淪爲三才教護法的風雲幫幫主段風雲。

驀地，段風雲身形急停，整個人伏在屋頂上，只露出半個頭來，凝視着遠處。

原來，他發覺另一夜行人正向着他所走的方向掠去，那輕功造詣與他比較，一點也不稍遜！

他注視了片刻，隨即從那人之身法，認出對方正是和他在三才教裏平起平坐的徐家莊莊主徐志達，遂長身而起，施展輕功追上，與他會合。

徐志達亦已察覺身後有人，回轉頭來一瞧，見是段風雲，便緩下腳步等候。

「段兄，這麼巧在這兒遇上你，你也是奉召前往進謁教主嗎？」

「不錯，徐兄，可知教主這趟相召是爲了甚麼嗎？」

「小弟也不清楚，也許是爲了龍四海那小子吧。」

「小弟也是如此推測。那姓龍的小子究竟是何方神聖，竟敢找我們的麻煩？」

「聽說他是教主年前所招募的一個東洋浪人的拜把弟兄，不知爲了甚麼緣故，與人門的蔡護法反臉，不但殺掉了蔡護法，更把人門的高手傷了不少。」

「小弟也曾聽說過這件事，只是奇怪江湖中何時冒出一個身手如斯高强的人來罷了！蔡新光的武功，比起你和我，實不遑多讓。江湖中能勝過他的，除了教主之外，便只有鐵無情、少林、武當兩派掌門和三不管丁山這老不死，難道是他們其中之一所假扮？」

「段兄，你忘記了，除了你所說的那些人外，還有天地會的陳近南、李無雙以及上官浩然那小子啊！」

「不，小弟並沒有忘記，只是認爲絕不可能是他們之一。」

「爲甚麼？」

「先說李無雙吧，她是個女的，而且身形比傳聞中的龍四海矮上很多，當然不會是她。」段風雲道。

「不錯，龍四海應該不是李無雙那婊子所扮，但上官浩然之嫌疑却是最大。」

「在各方面看來，上官浩然的確與龍四海極爲脗合，唯一不同的只是兩人之容貌。」段風雲道。

「段兄，別忘記江湖中有一項技能，名叫易容術的啊！」

「不錯，江湖中的確有不少人精通易容之術，但上官浩然却不是其中之一！」

「段兄何以見得上官浩然不擅易容之術？」徐志達道。

「徐兄，你可知道上官浩然出自那一門派嗎？」

「聽說他是華山派掌門何丹心的得意弟子，是嗎？」

「一點也不錯，他正是何丹心的徒兒，倘若不是出了那一宗事件，上官浩然極有可能成爲華山派下一任掌門人。芸芸各大門派中，少林寺、華山派的門規可說最是嚴峻，一直以來，易容術這門技能在華山派那些假道學、老頑固眼中，視爲旁門左道之術，嚴禁門下弟子學習。何丹心對上官浩然寄予厚望，打算讓他接任掌門之位，對他的管教自然比其他弟子更爲嚴峻，又怎會讓他學習易容術？」

「但是自從上官浩然殺死朝廷大員之子，淪爲通緝犯後，何丹心已經把他逐出門牆，他再也無此限制了啊！屈指數來，已有六七年光景，難保他不會在這段時間裏學會易容術！」徐志達道。

「不錯，近年來那小子武功大進，很可能遇上高人傳授絕技，從而習會易容之術，但小弟肯定他不會修習。」

「段兄何以如此肯定？」

「這與他出身環境有着極大關係，經過多年的薰陶，他心目中對正邪之觀念看得極重，即使了無限制，也絕對不會觸犯那會加諸在他身上的門規。小弟曾見過不少名門正派中人，寧可潦倒一生，甚至餓死，也不肯幹一些他們認爲有違俠義之事，上官浩然便是這類頑固之人。他淪爲罪犯後，天涯亡命，寧可到處流浪，操賤役糊口，也不淪落成爲綠林中人。坦白說，以他的身手，若果偷搶劫，還不是手到拿來？所以小弟認爲他沒有、亦不屑修習易容術。要是他懂得易容術，也不會被鐵無情三番四次地找到，要不是他機靈，現時早已身首異處，被正法棄市了！」

「段兄，也許那小子正是爲了躲避鐵無情的追踪，不顧一切地修習易容術，以求保命哩！」

「的確有這可能性，但是，若然他修習易容術的目的乃是避開鐵無情之追捕，爲何又明目張膽地找上我們三才教呢？徐兄既然能夠懷疑龍四海是他化身，鐵無情當然亦會想到，上官浩然現時的武功，雖然比你我稍强，但仍遠不是鐵無情的對手，他怎會如此冒險？」

「段兄，這便是他們名門正派中人的所謂俠義精神了，爲拜把兄長蹈湯赴火，在他們眼中乃是義不容辭的事啊！」

「若他沒有修習易容術，也許還會這樣做，他一旦修習易容術，已把自己生命視爲最重要的了，絕不會爲別人而冒險。徐兄，你可知道他修習易容術這旁門左道之學所付出的代價是甚麼嗎？」

「小弟怎會知道？」

「他付出的代價乃是重列華山門牆的機會！」

「小弟這便不明白了，段兄認爲他還有重返華山之機會？」

「當然有，而且機會大得很。要知道上官浩然當年所幹的並不是甚麼傷天害理之事，只不過殺死一個憑仗父勢、到處作威作福、死有餘辜的惡少，在俠義輩眼中，這根本便是他們份內事，何丹心只不過是抵受不住朝廷及派裏其他人的壓力，才忍痛把他逐出門牆罷了，一旦事過情遷，逐漸冷却下來之後，上官浩然大有可能重返華山的，這其中當然還得要有點疏通疏通，先使他洗脫殺人罪名。這麼多年來，上官浩然也沒有加盟天地會或其他反清組織，誰敢說不是爲了這個原因？」

「嗯，這聽來頗有道理。上官浩然爲了李無雙而殺死王學維，照說應順理成章地加入天地會才是，難道他眞的是爲了這原因而拒絕加盟？」

「除此之外，小弟實在想不到其他更合理之解釋了。一個殺人通緝犯，還有甚麼忌憚可言?加盟天地會，打正旗號反清，對何丹心有交代，對自己有交代，不但有容身之所，更可贏得美人歸，何樂而不爲?上官浩然不如此做，當然是有着一個更大的期望，那便是堂堂正正的當上華山派掌門人，說不定這是何丹心於逐他出門牆時所許諾的!」

「若然不是上官浩然，那麼又會是誰?段兄又何以認爲不會是陳近南呢?」

「徐兄，請恕小弟多口問一句，請問徐兄見過陳近南這人嗎?」

「沒有。」

「徐兄可知道天下間有誰見過陳近南?」

「小弟也不知道，即使我們潛伏在天地會的弟兄，也沒有一個見過他。」

「多年前，於山西太原曾有一個天下反清組織的首腦大會，徐兄也曾出席，當年天地會的代表是誰?」

「當年的大會，每一個組織都是由首腦出席，唯有天地會是例外，只派出李無雙做代表。」

「這便是了，當年的反清同盟大會，關係整個大局，是何等的重要，若能携手合作，今天會變成如何樣子，誰也不敢肯定。天地會怎會只派出一個女流之輩，而且只是區區舵主身份的李無雙來參予?」

「也許天地會根本不重視那趟會議吧!」徐志達道。

「不，正好相反，若然他們不重視該次會議，根本便不會派出任何人參予，正是因爲他們太重視了，所以才派出會裏身份最高的人來參加。」

「段兄，你可把小弟弄糊塗了，李無雙武功雖高，但在天地會裏的身份，充其量只是二三把交椅，在其上，最低限度還有一個總舵主陳近南啊!」

「徐兄，到現在你還不明白?」

「小弟愚昧，仍是弄不清楚。」

「理由很簡單，因爲根本便沒有陳近南這號人物!」

「段兄，你不是說笑吧?你的意思是陳近南只是個虛構出來的人物，而天地會的眞正首腦乃是李無雙?」

「一點也不錯，小弟正是這個意思!」

「段兄有何根據?」

「眞憑實據倒沒有，小弟只不過是推敲出來罷了，其中一個根據便是小弟適才所說，另外，最使小弟懷疑的是江湖中不但從來沒有任何人見過陳近南的眞面目，甚至連他的名字也是在天地會出現後才認識，他簡直好像從天而降般。李無雙的武功，徐兄也曾目睹的了，再加上她的機心、領導才華，天下間能勝過她的可說找不出幾人，藉藉無名的陳近南又怎有可能駕馭她?」

「段兄，你沒有聽說過陳近南便是昔年鄭成功手下能人陳永華的化身這傳說嗎?」

「小弟當然聽說過，但這是不可能的，那只不過是李無雙暗底下放出來的煙幕。倘若天地會的總舵主眞的是陳永華，根本毋須抬出一個陳近南這化身來，因爲不管陳永華也好，陳近南也好，天地會也是個叛黨組織，門下一旦被抓着也是條死罪，塑造一個無人認識的陳近南來根本毫無意義，反而亮出陳永華的名號，更會招徠多些高手加盟。要知道陳永華武功高强，兼且雄才偉略，當年相輔鄭成功時的功績乃是有目共睹，號召力比諸陳近南不知强上多少倍，他又怎會這麼不智，放棄辛苦多年創下的名頭不要，而以陳近南身份從頭做起，事倍而功半?」

「若然陳近南不是陳永華的化身，而是個子虛烏有的人物，李無雙爲何要如此做呢?她可乾脆由自己出任總舵主的啊!」

「這便是她聰明之處!她的武功雖高，在江湖上的聲望却是全無，談不上任何號召力，而且很多武林中人對女流之輩始終有偏見，認爲女子難以做出甚麼大事來，所以李無雙便虛構一個陳近南來，更暗中散播陳近南便是陳永華的消息作號召，自己則當上有實無名的總舵主!一旦大事有成，陳近南這人便會自動消失，她的才幹屆時亦已被認同，自然順理成章地坐上總舵主寶座，甚至……呃，更超然之寶座!」

「她爲何不乾脆抬出陳永華的名號作招徠，而要虛構陳近南這人物，再放出消息說陳近南便是陳永華那麼轉輾呢?反正陳永華這麼多年也沒有露過臉。」

「陳永華沒有露臉並不代表他已死掉，也許他只是在鄭成功死後萬念俱灰，躲起來罷了，倘若天地會是亮正他的名號，而且有所成就，他很有可能跑出來，不勞而獲接收一切成果，屆時李無雙豈不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她又怎會這麼蠢，自己開荒，別人收成?如今，天地會由始至終沒有正式表示過陳近南便是陳永華，也不會否認，陳永華即使仍在世，也對之無可奈何。」

說到這裏，兩人已來到城外數十里處一座荒山的一座半新不舊的墳墓前。

段風雲運起內勁，在墓碑上輕拍了三掌，跟着從懷裏拿出一塊小銀牌，塞進碑旁的一道小裂縫，徐志達亦掏出一塊模樣差不多的小銀牌，塞了進去。

片刻後，墓碑竟然向橫移動數尺，露出一個僅容一個人通過的入口來，兩人連忙先後閃身內進。

墓裏原來別有洞天，裏面沒有棺材，却有一條向下伸展、約有廿來級的梯階，梯階旁站着一個臉目木然，

手持着一盞微弱油燈的灰衣漢子。

灰衣大漢交還兩人適才塞進墓隙的銀牌，一言不發的轉身，走在兩人身前帶路。

階梯盡頭，乃是一條略爲寬敞的通道，段風雲與徐志達隨着那灰衣大漢走了片刻，來到一道石門之前，却見灰衣大漢從腰帶下掏出一塊鐵牌，塞進石門側的一個小洞，輕輕一扭，沉重的石門便緩緩向旁打開，現出一個兩丈丁方的密室。

灰衣大漢道:「兩位護法請稍坐，教主很快便到。」說畢便離開密室，把石門關上。

密室裏，甚麼擺設也沒有，只有一大三小四張石椅，四面牆壁上則各懸着兩盞燈及開有數個小孔，作爲通風之用。

看來段風雲及徐志達並非首次來此，只見他們也不細看四周環境，便分別在其中兩張小石椅上坐下，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在其中一幅牆壁之上，默默地等候着。

大約一盞茶時份後，響起了一陣軋軋聲，段風雲及徐志達兩人所注視的牆壁上，露出另一道暗門來，緩步走出頭戴黑面罩，身穿寬大黑袍的神秘三才教教主，身後跟隨着一個身形魁梧的虬髯大漢。

段、徐兩人連忙站起來迎接。

神秘教主在那張大石椅上坐下，輕咳了一聲，道:「兩位護法，讓本座替你們介紹，這位是史靖護法，外號恨天無柱，史護法現主掌本教人門。史護法，這兩位便是天、地兩門門主段風雲護法及徐志達護法。」

段風雲、徐志達兩人登時心中一凜，要知道恨天無柱史靖這人之來頭，比諸他們一點也不遜色，不但天生神力，更練就一身硬功，刀槍不入，稱霸西北綠林近三十年，死在他一雙鐵拳之下的黑白道中人不計其數，想不到竟也被三才教教主拉攏加盟。

三名新舊護法互相拱手爲禮後，分別在石椅上坐下。

神秘教主那冷冰冰的聲音再度響起道:「段護法，徐護法，日前本座傳令你們通知各處分舵，不得向龍四海及那東洋妞兒採取主動攻擊，這事辦妥了沒有?」

段風雲、徐志達同聲應道:「回稟教主，屬下已照辦。」

三才教教主道:「這好極了!徐護法，本座現有一重要任務交付於你，暫時放下其他事項，抽調地門精銳前往西安，依你估計，何時可以抵達?」

「回稟教主，半個月時間應已足夠。」

「嗯，今天是初二，亦即是說你的人手可於本月十七抵達西安，現本座多給你一天時間，你和你的手下務須於本月十八日抵達西安，屆時史護法將會率領人門精銳和你會合，協助你進攻華山!」

徐志達吃了一驚，衝口而出道:「進攻華山?教主的意思是攻打華山派?」

「對了，一點也沒有錯，行動日期定在本月十九日，一天不可早，一天不可遲。你們的任務便是生擒華山派掌門何丹心，餘下的華山門下也得儘量避免殺死，倘若屠殺過份，定會招致其餘各大門派聯手對付本教，本座暫時不想招惹這麼多敵人，你明白嗎?」

「屬下遵命。但是華山派與本教毫無衝突之處，教主爲何要勞師動衆進攻華山呢?」徐志達惘然道。

「華山一派在本座眼中，簡直微不足道，本座目標乃是上官浩然那小子，亦即是近來向本教挑釁的龍四海!」

「龍四海便是上官浩然?」段風雲、徐志達兩人不約而同的道。

「不錯，數月前龍四海跑到戚家莊撒野時，本座已有點懷疑他便是上官浩然，但由於上官浩然那小子一直以來對易容術一無所知，所以不敢肯定。本月，本座前往邀請史護法加盟本教的時候，途中竟遇見當日於戚家莊被龍四海那小子救走的梁承業，當時和他走在一起的，還有一個易容術極爲精湛的高手!」

「那人是誰?」段風雲及徐志達同聲道。

「如本座推測不錯，那人該是三不管丁山這老不死!」

「是他!」

「丁山那老不死素來獨來獨往，絕少與武林人物打交道，更別說帶着一個後輩到處走動了，當然也不會與梁秉堅一家人有任何交情。他這樣做，唯一的解釋便是他與上官浩然早已認識，而這一點本座亦於日前從戚家莊一名弟子口中証實。當日龍四海前往戚家莊劫人時，便有一個武功奇高的人假扮戚家莊的一名香主作內應，不消說，這人便是丁山那老不死。老不死所造的人皮面目巧奪天工，別說把上官浩然變成龍四海，便是把他變成一個女子，也沒有人能辨認得出來，所以本座肯定龍四海便是上官浩然。」

「教主，屬下有點不明白，龍四海……上官浩然那小子近日到處招搖，唯恐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藏，我們大可直接找上他，他的身邊只有一個武功低微的東洋妞兒，憑我們地、人兩門人手，還不是手到擒來，又何須先攻華山，浪費人力啊?」徐志達道。

「絕對不可以直接找上他，上官浩然那小子不但機警，而且處事謹慎，這趟他一反常態刻意地顯露行藏，箇中定有詭計，若貿然找他下手，很可能會上當。進攻華山派，不錯是會損失部份人手，但可由被動變成主動，穩操勝券。行動細則，史護法稍後自會告訴你的了，還有其他問題嗎?」

「教主，段護法與屬下在合作方面比較有默契，爲何不派天、地兩門聯

手行動呢？」

「這數月來，本敎三番四次的向天地會挑釁，剷除了他們多個分舵，但迄今，他們甚麼反應也沒有，實在大出本座意料之外，最令本座擔心的是李無雙突然間不見踪影。」

「敎主，李無雙自從離開北京後，行踪一直都是神秘得很啊。」

「不錯，她的行踪的確非常飄忽，難以捉摸，否則本座早已把她擒殺，但在往日，她隔上三數天便會出現一趟，只是趕到時已溜掉，今趟卻是截然不同，已有個多月沒聽見任何有關她的消息。本座懷疑她正在暗中策劃某種行動，對本敎施以報復，所以必須準備人手於總壇應變。史護法身份特殊，而且極容易被別人認出，實在不方便在京師走動，唯有留下段護法及他的手下在京協助本座一臂之力，對付天地會。現在你明白本座爲何要地、人兩門合作，而不是天、地兩門聯手了嗎？」

「屬下明白了，屬下立即回去安排人手。」

＊　＊　＊

上官浩然和李無雙在徐州把風雲幫近廿名高手殺個片甲不留之後，便離開徐州北上，逕赴濟南。

兩人這時仍是以龍四海及杏子的身份出現，希望在途中有意外收穫，碰上一些不自量力的三才敎徒衆主動向他們攻擊。因此，他們只是以普通速度走着，沒有日夜兼程趕路。

事實上，事情早已發生了，早一天到達濟南和遲一天到達，並沒有多大關係，梁秉堅等人也不會因上官浩然和李無雙早一兩天抵達威武鏢局而改變橫死的命運。反而，急急趕路可能會引起三才敎散佈各地的眼線注意，懷疑他倆與威武鏢局有着甚麼關係，更爲不美。

一路上，他們都沒有遇上挑釁的三才敎黨徒，不過，他們都肯定自己的行藏已在三才敎暗中監視下。

還有差不多一天路程便可抵達濟南，天色逐漸暗下來，兩人遂找尋市鎮歇脚。

走了不遠，便看見道旁有一小茶亭，上官浩然曾在濟南逗留過一段時間，對附近環境也不陌生，看見那茶亭，便知道已差不多到達東平縣，遂道：「妹子，兩里外便是東平縣，我們直接入鎮，還是在這兒歇上一歇，喝杯茶？」

「噢，我渴得要命，還是喝上一杯茶才入鎮吧，反正入黑前定可到達東平縣。」

兩人於是下馬，在茶亭略作休息。

他們正在享受着一壺上好名茶的當兒，兩匹健馬在棧道上急馳而過。

上官浩然剛巧背着棧道，下意識地回首一瞧，發覺其中一名騎士竟是他數月前於三才敎手中救出的梁承業，定是他聽見噩耗，趕回濟南一看究竟了。

然而，梁承業身旁的人竟然不是梁筱珊，而是一個臉目陌生的中年人。

梁筱珊爲甚麼不是與梁承業走在一起的？難道她出了甚麼意外？上官浩然登時大爲擔憂。

李無雙也是呆呆的注視着兩名騎士逐漸遠去的背影，喃喃道：「這人到底是誰？」

上官浩然道：「較爲年輕的那個便是梁秉堅的長子梁承業了，有甚麼不妥嗎？」

李無雙道：「我也曾見過梁承業，但剛才我指的並不是他，而是他身旁的人。」

上官浩然道：「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誰，不是有甚麼不妥吧？」他再問了一遍。愛屋及烏，他對梁承業的印象極佳，自然對他大是關心，尤其是梁家剛逢大禍，梁筱珊又不在他身側。

李無雙輕輕搖首，道：「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不妥之處，但這人的易容術卻是高明得很。據我所知，舉世間有此造詣的只有三個人。」

上官浩然急道：「這三人是誰？」

李無雙嫣然一笑，道：「其中一個便是你的頭號敵人鐵無情。」

上官浩然搖頭苦笑道：「妹子，妳錯了，鐵無情並不是我的敵人，他是個捕手，我是個通緝犯，一個捕手追拿通緝犯是理所當然的，我不能把他視爲敵人，只能視爲對手。」

李無雙道：「二哥，你應該把他視作獵人才對，嘿，在他眼裏，恐怕你只是一隻小野兔罷了。」

上官浩然道：「妳說得一點也沒錯，我的武功和他相比，實在相差很遠，根本沒資格做他的對手，但是，我卻不知道他的易容術也是如斯高的。」

李無雙道：「這是我在京師時無意中知曉的，稍後有閒時，我才詳細告訴你如何得知吧。至於另外的一個人，便是有三不管之稱的江湖怪人丁山。如果我沒有看錯，剛才那人應該是鐵無情或丁山其中一個。」

上官浩然道：「妳剛才不是說有三個人具有這造詣的嗎？爲什麼不可能是第三個？」

李無雙抿嘴一笑，道：「那第三個人現正坐在你身前，又怎可能分身與梁承業走在一起？」

上官浩然恍然大悟，道：「噢，我忘記了……嗯，妹子，我們還是不要到濟南了，稍後在東平渡宿一宵，明兒清早便離開這兒，繼續我們原訂之計劃吧。」

李無雙一怔，道：「二哥，你不是這般害怕鐵無情吧？有我和你在一起，他還不是只有逃的份兒？你忘記了當晚在……」

上官浩然急道：「我不是害怕他，事實上，妳我聯手，天下間能勝過我

們的能有幾人？我只是覺得沒有惹他的必要罷了。如果剛才那人眞的是鐵無情，有他插手，梁秉堅的事亦毋須我來操心了。」

李無雙道：「也許那人不是鐵無情，而是三不管丁山呢？」

上官浩然道：「三不管丁山人如其號，最不喜歡管閒事，而且向來獨往獨來，又怎會和梁承業走在一起？」

他雖然這樣說，心裏則清楚那人大有可能是丁山，因爲數月前，他從三才敎手中救回梁承業、梁筱珊兄妹時，便是交付他們給三不管丁山照顧的。說不定他們一直都走在一起，只是梁筱珊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李無雙並不知道這事，自然同意上官浩然的看法，點頭道：「二哥，你說得對。梁秉堅乃侍衛營中身份頗高的暗探，這趟遇害，京裏自然會派人到來調查，鐵無情與梁承業在一起當然是順理成章。既然如此，便聽你的，在東平過一宵後，明早便辦我們自己的事。」

上官浩然登時放下心頭大石，要知道他實在不願意和鐵無情或丁山其中一人碰頭，他不願碰上鐵無情的原因已不用細表，至於丁山，因爲數月前他首次與上官浩然相遇時，曾力勸上官浩然不可加盟天地會，雖然當時上官浩然沒有答允，而且如今亦沒有正式加入天地會，但也不願被他看見自己和李無雙在一起。

他當下便道：「當然要聽我的，這是我們合作條件之一嘛。」

＊　＊　＊

多日來，儘管上官浩然及李無雙兩人以龍四海及杏子的身份到處招搖，三才敎的人似是怕了他倆似的，處處避開他們，更別說找上他們，替戚家莊及徐州分舵的死難同黨報仇了。

「妹子，眞是奇怪極了，爲何三才敎甚麼行動也沒有的？莫非他們怕得要死，不敢找我們報仇？」

「二哥，我只擔心他們目前在進行着甚麼大陰謀，暫時無暇對付我們。」

「也許是了，在他們心目中，妳的武功微不足道，只是我比較難纏。但憑他們三才敎的實力，也並非沒有辦法對付我，他們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也許眞的如妳所說，正策劃着一項重大行動，無暇對付我們。」

「嗯，那我得要打聽一下近來有甚麼比較特別的事情發生了，二哥，可否容許我和天地會裏的人聯絡一趟？」

「當然可以，不過，妳可要單獨和他們接頭了，暫時我不適宜和他們有過多接觸。」

李無雙和上官浩然相處了這麼久，又怎會不知道他的脾性，遂點點頭道：「知道了，事實上，我也沒有預算你會陪同我。」

這晚，吃過飯後，上官浩然便回房休息，讓李無雙單獨前往與天地會的人聯絡。

大約一頓飯時間後，李無雙神色凝重地回轉。

上官浩然一看她的臉色，便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忙道：「眞的有甚麼事發生了嗎？」

李無雙點點頭，道：「嗯，最近又有一個分舵被挑了，是石家莊分舵，我的轄下。」

上官浩然眉頭一皺，道：「又是三才敎幹的好事？」

李無雙道：「我也不敢肯定，據唯一的生還者說，行兇者乃是個年紀甚輕的俊男，身手奇高，比諸風雲幫的段風雲或徐家莊的徐志達還要強上很多。」

上官浩然道：「如此說來，那不是風雲幫或徐家莊的人所幹的了。」

李無雙搖頭道：「也不是，那人拾回劍鞘離開時，遺下了一個鐵牌，是風雲幫的腰牌！」

上官浩然道：「這倒奇怪了，風雲幫手下的武功竟然比頭兒還要強。」

李無雙却道：「我却不奇怪這一點，下屬比首領武功高，並不是稀奇。要知道當一個領袖，單是依靠武功高明是不足夠的，江湖經驗、對人處事的手法等等也是極重要的條件。我只是奇怪風雲幫是從那裏找到一個如此高明的年輕高手加盟。」

「妳的意思是江湖中何時冒出一個如此的高手？」

「不錯，各大門派第二代弟子當中，雖然不乏有爲之輩，但暫時來說，除了你之外，還未曾有另外一個能夠有此修爲。」

「會不會是妳那生還的手下誇大了？」

「應該不會，留守在石家莊分舵的陳沃，是我其中一個得力助手，他的武功雖不算一流，但輕易能把他殺死的人，在風雲幫中，除了段風雲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那一個。」

「嗯，妳可要回石家莊調查嗎？」

「不，這事已另有人着手調查，我們還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除了這事之外，還有其他特別事情發生嗎？」

「除此之外，便沒有發生任何特別事了，不過却有一件頗值得留意之事情。」

「是甚麼事？」

「近數日來，大批徐家莊高手暗中西移，不知有何圖謀。」

「會不會是針對天地會西邊的分舵？」

「絕對不會，因爲天地會在西面根本便沒有設有分舵。」

「嗯，那麼他們的對象又會是誰？難道他們只是爲了賞月？」

李無雙聽了，噗嗤一笑，道：「他們當然不會是爲了賞月而抽調人手西行，天地會已對這事嚴密注視，命令潛伏在三才敎內的眼線加緊調查，日內應有消息回報。」

「既然如此，我們便在這兒逗留數日，看看能否查出些甚麼消息來，再決定下一步行動，好嗎？」

「這是個好主意，不過我還有一個更好的提議。」

「噢，是嗎？請說來聽聽。」

「明天便是中秋，我們何不到杭州去，泛舟西湖賞月？」

「由這兒往杭州，快馬加鞭，數個時辰便到，明早起程也可趕及在西湖賞月，但這樣一來，一旦天地會查出些甚麼消息時，我們便不能立即知道了。」

「放心吧，二哥，江浙一帶都是天地會勢力範圍所在，有消息時，杭州方面的負責人自會與我聯絡的了。」

這六七年來的中秋節，除了去年那個是與梁筱珊於華山雲台峯一起修習遊龍眞經過得較安逸外，其餘的日子，上官浩然都是徨徨不可終日，擔心着鐵無情或朝廷暗探追踪而至，那有賞月之閒情逸興？如今有李無雙在旁，兼且他本身的武功亦非吳下阿蒙，上官浩然自然再也不用擔心甚麼，遂亦興起偷閒賞月之念，重溫失落多年的寫意。

＊　＊　＊

翌日清晨，上官浩然和李無雙吃過早點後，便起程前往杭州，還沒到日落時分，便已抵達。

兩人找了一所位於西湖旁的高雅客棧投宿，囑咐店夥代辦僱舟遊湖，便到房間略作休息。

「二哥，你可留意到甫進城，便有不少人暗中監視我們嗎？」

「我早已察覺到了，都是妳不好，佳節當前，害得別人未能留在家裏共聚天倫，還要擔心我們將會有行動。」上官浩然笑道。

「這怎可算在我頭上啊？即使我們不來杭州，他們也會一直陪伴我們，分別只在監視的人不同罷了。」李無雙噘起小嘴，那模樣煞是可愛，惹起上官浩然衝上前一吻的衝動。

然而，梁筱珊和杏子的兩段孽緣，上官浩然尚未曾有解決辦法，又怎敢胡來？遂道：「我只不過說笑罷了，又怎敢責怪妳啊？是了，妳可知道對方在這兒的實力如何嗎？」

「據我所知，風雲幫和徐家莊在杭州均設有分舵，人手不少，但眞正高手却不多。二哥，你不是打算主動找上他們吧？」

「我怎會在如此佳節動刀舞劍，大利風景？我只擔心他們會跑來騷擾我們遊湖賞月之雅興罷了！」

「這個我便不敢保証了！不過，段風雲目前仍在北京，徐志達則跑到西邊去了，他們應該不敢胡來的，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他們那個不知是誰的教主現在這兒，那便不敢說了。」

「嗯，我倒希望三才教教主現時在杭州哩，省得我們到處引他露臉。」

「二哥，這斯既能把段風雲及徐志達兩人收歸旗下，可不是個簡單人物，恐怕找上我們時，我們應付不來。」

「妹子，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了，妳不是曾經說過憑我們兩人聯手，誰也不用害怕的嗎？」

「不錯，事實的確如此，但只怕他空羣而出哩！一個三才教教主再加上一大羣嘍囉，不需段風雲及徐志達在場，便足以令我們吃不完，兜着走。」

「放心吧，屆時我自有法寶對付他們。」

「便是憑你的子母追魂彈和煙幕彈嗎？」

「這兩種法寶早已毫無秘密可言，在戚家莊的時候，他們便曾經大吃苦頭，定會研究出一個針對我這兩種暗器的辦法，再遇上他們時，那兩件法寶不一定可靠的了。」

「你還有第三種法寶嗎？」

「是的。」上官浩然從懷裏拿出兩顆比子母追魂彈略大的小鐵膽，遞給李無雙，道：「便是這東西了，是杏子的哥哥於療傷時研究出來的，妳且收起來，有需要時便拿來應用吧。」隨即詳細向李無雙說出功效和使用方法。

李無雙聽了，吐了吐舌頭道：「二哥，這東西眞的這般厲害嗎？」

上官浩然道：「我怎會騙妳？它的威力我曾親眼目睹，只可惜製造需時，一共只有四顆，妳可不要隨便用掉。」

李無雙笑道：「知道了，我一定留一顆給三才教教主享受的。」

上官浩然却道：「不！我却希望能在武功上把他擊倒，因爲我要知道他究竟是誰。」

李無雙失笑道：「二哥，他找上我們的時候，我們自然會知道他是……噢，你是認爲屆時他會幪着臉嗎？」

上官浩然道：「我不敢說他屆時會否幪臉，只知道他即使不幪臉，我們能見着的面貌也不是眞的。」

李無雙恍然大悟，道：「他懂得易容術？你是如何知道的，難道你曾見過他？」

上官浩然道：「是杏子的哥哥說的。」他撒了一個謊，事實上，這是三不管丁山告訴他的，爲了不讓李無雙知道他認識丁山，便說是杏子哥哥小野大郎透露。他這樣做，當然是因爲丁山對天地會有成見，而李無雙對丁山的印象也不大好。

李無雙無奈地道：「拿它來對付三才教的嘍囉，可浪費得很哩，我還是留下來對付韃子好了。噢，是了，你懂得如何製造嗎？」

上官浩然搖頭道：「不，杏子的哥哥說，這東西製造時危險得很，一個弄得不巧便會身受其害，屍骨無存，所以不肯向我透露製法。」他心裏却知道小野大郎是忌憚這威力龐大的暗器一旦在漢邦廣泛留傳後，他朝會應用在侵略扶桑上。

「眞是可惜，我們若能大量製造這種小東西，何愁韃子兵多勢衆。嗯，我們不如到扶桑去，求求他傳授製法，好嗎？」

「扶桑這麼大，而且亂個不堪，我們一時之間到那裏找他？這事容後再說吧！噢，我得回房間更衣了，趕了整天路，妳也休息片刻吧！」上官浩然說畢，便回到自己的房間，換上清潔衣服，盤膝坐在床上閉目調息，等候店夥前來通知前往遊湖賞月。

然而，片刻後，他便察覺瓦面上躲着兩個人。他靜心聆聽了一會，發覺只是兩個內功差勁的三流人物，遂不予理會，只繼續留意他們之行動。

未幾，却聽見其中一人低聲道：「這小子似乎是睡着了，我們何不悄悄下去……」

另外一人則急道：「千萬不要逞英雄，你忘記了莊主曾叮囑過在他回來之前，絕對不可輕舉妄動，只消暗中監視這小子之行踪便可以了嗎？」

「我怎會忘記？只是懷疑莊主對這小子有所忌憚，不敢出手罷了。」

「胡說八道，莊主武功蓋世，又怎會對這黃毛小子有所忌憚？」

「既然如此，爲何他不採取行動，更率領大批人手跑到西安去，好像蓄意避開這小子似的。這小子明目張膽的到處招搖，根本便不把我們放在眼內，使我想起來便生氣。」

「原來你是指這個，讓我告訴你吧，莊主率領大批高手前往西安，絕對不是爲了避開龍四海這小子，而是另有任務，一個比對付這小子還要重要得多的任務，所以才暫時讓這小子多活幾天。」

「莊主另有任務？天地會方面已有教主及風雲幫的人對付了，還有甚麼比對付龍四海還重要？」

「唐老二，你可知道本教除了天地會及龍四海之外，還有一個頗爲難纏，但必須除之而後快的敵人啊？」

「我當然知道了，你指的便是那個有遊龍劍客之稱的上官浩然，對嗎？」

「不錯，正是他！」

「你是說莊主與大批高手跑到西安去，便是爲了上官浩然？」

「一點也沒錯。」

「嘿，這斯多月來不見踪影，原來是躲在西安。」

「今趟你却說錯了，上官浩然並不是躲在西安，事實上，教主也不知道他目前在那裏，否則莊主也不會率領大批人手老遠跑到西安去了。」

「你把我弄得胡塗了，既然上官浩然不在，莊主等人跑到西安去幹甚麼？」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本教開始對付天地會以來，天地會方面只是消極地把各地分舵人手化整爲零，沒有採取任何報復行動，大出教主意料之外。最惹人尋味的是天地會中擧足輕重的第二號人物李無雙竟然多月來不見踪影，使教主懷疑她正在暗中部署一個反攻陰謀。單憑天地會的實力，即使有甚麼行動，對本教也難產生甚麼威脅，教主只是擔心天地會扯上了上官浩然那小子，那便頭痛得多了，要知道李無雙一直與上官浩然關係非淺，有這可能，一點也不稀奇。因此，教主一定要先下手爲强，逼使上官浩然露臉，先把那斯除掉。」

「這與莊主等人前往西安有何關連？」

「嘿，你還不明白？你可知道上官浩然藝出何門何派？」

「聽說他是華山棄徒，是嗎？」

「不錯，他正是華山門下，因殺死王侍郞的兒子而淪爲朝廷通緝犯，也因此被逐出門牆。然而，衆所週知，華山派掌門這樣做只是受了朝廷方面龐大壓力，本身對上官浩然所作所爲一點不滿也沒有，而上官浩然亦對此非常了解，對師門沒有任何怨言。」

在房間裏細心聆聽着的上官浩然不禁爲之奇怪，想不到徐家莊的一個三流人物竟然對他有如此深刻的認識，他又怎知道這一番話乃是經過別人刻意安排說出來給他聽的，更非瓦面那人的意見。

「你說了這麼一大堆話，也沒有說到主題啊，究竟這和莊主前往西安有何關連？」那名叫唐老二的徐家莊門下心急地道。

「你這人眞是蠢得可憐，到如今還是不明白，讓我更直接的告訴你吧，莊主此行任務便是偷襲華山派。」

上官浩然聽了，幾乎整個人從床上跳起來。

那人續道：「只要華山派遇襲的消息傳了出來，躲起來的上官浩然定會聞訊趕回師門一看究竟，屆時莊主便會聯同其他高手，一擧把他撲殺，如今你明白了嗎？」

「噢，原來如此，是了，你可知道這趟偷襲會成功嗎？江湖上似乎還未曾傳出甚麼消息來呢。」

「當然未有甚麼消息傳出來了，因爲行動尚未正式開始。要知道華山派絕非弱者，若要一擧得手，單憑本莊人手略嫌不夠，所以教主另外邀請了好手助陣，而他們則要在十九日那晚才能抵達西安，亦即是說，最快也得要在本月二十日晚上才能採取行動。」

上官浩然聽見還有數日才是對方預定行動之期，登時略爲心安，然而，距離八月二十日只有五天時間，他能趕及前往遠在千多二千里外的華山，增援師門嗎？

他現在能想到的乃是爭取每一刻時間，因爲每一刻都可能是一條或更多的人命，或應該說是華山門下弟子的性命。

上官浩然立即跳下床，取過包袱，悄悄打開房門，却看見李無雙也是提着行李，一隻手指放在唇邊示意噤

聲，跟着再指了指屋頂，敢情她也聽見了瓦面上徐家莊兩名黨徒的對話。

兩人不動聲息的跑到柜枱結賬，連未曾見過的遊湖艇之租金也付清，在客棧買備充足乾糧及食水後便悄悄離開，匆匆上路，日夜兼程趕往華山增援。

＊　＊　＊

一路上，上官浩然和李無雙都避開市鎮，只在必須補充糧食和食水時才到一些小村落購買，以免行踪落在三才教手下眼裏。

看見李無雙風塵僕僕的模樣，上官浩然大是不忍，道：「妹子，可辛苦妳了。」

李無雙道：「小意思嘛，你幫了我那麼多忙，我回敬一次，是應該的啊。」

「妹子，妳已不是第一次幫我的忙了，想當晚在濟南城外時，若不是妳及時趕到，恐怕我早已被鐵無情擒下了。」

「二哥，憑你我的交情，又何須斤斤計較是誰幫助誰呢，你的事還不是我的事？是了，大約一個時辰後便可抵達華山，聽那人說，徐家莊最快也得在今天晚上才行動，幸好我們能及時趕到，你還不回復本來樣貌？」

「不必了，我已被逐出師門，實在不方便以上官浩然的身份回去，還是由龍四海出面吧！」

「這也不大妥當，因為如此一來，三才教方面很可能會聯想到龍四海便是上官浩然，對我們的計劃便有影响，你何不以另外一個新的身份插手呢？你還有別的人皮面具嗎？」

「一言驚醒夢中人，也許我近日心中懸掛師門，竟沒有想到這一點。幸好還有時間，我們且停下來，讓我換過面具。」

「那也不必這麼急，可留待回到華山時也不遲，而且我也得改一改裝扮，以免給他們認出來。」

一個時辰後，兩人已抵達華山，然而，出乎意料地，兩人竟沒有遇上任何巡山弟子，連守着大門的弟子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上官浩然登時起了一種不祥之兆，不由分說的拉了李無雙穿過大開的中門，撲向內堂。

天井裏也是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難道華山派業已遇劫？

一點也不錯！因為三才教地、人兩門聯合偷襲華山派的日子乃是十九日晚上，並不是二十日，亦即是說上官浩然及李無雙已遲來了一天。

穿過數個廳堂，上官浩然仍沒有發現半條人影，不禁心亂如蔴。

驀地，他察覺內殿傳來數人之脚步聲，登時心頭一鬆，輕吁一口氣。

可惜，從內殿走出來的，竟然是徐家莊的徐志達和數名手下，挾持着一個雙目無神、似是穴道受制的六旬老者。

上官浩然見了，登時如中雷殛，因為那老者正是撫養他成材的恩師——華山派現任掌門人何丹心！

徐志達獰笑道：「上官浩然，你果然來了，只可惜太遲了。」

上官浩然聽見徐志達一口便喝破自己的身份，登時知道上了大當，心念一轉便拉着李無雙後退兩步，低聲交代了一句：「隨機應變！」

「上官浩然，今趟你插翅也難飛的了，乖乖的束手就擒吧，否則徐某先斃了你的師父，再和你算賬。」

「姓徐的，別做夢了，本少爺已和華山派毫無關連，又怎會受你威脅？」

上官浩然眼珠一轉，計上心頭。

「是嗎？那麼你為何老遠的跑來？難道是為了祝賀徐某行動成功？別說廢話了，你若再不就範，徐某便……嘿……」徐志達邊說，邊從手下那裡接過何丹心，把他放在一張椅上，拔出長劍，抵在他的咽喉上。

「慢着，有事慢慢說，請先把劍放開！」上官浩然大急道。

「沒有商量餘地，你只有無條件投降一條路可走！」

上官浩然銀牙一咬，側身對李無雙怒道：「都是妳這賤人不好，要不是妳終日纏着我要我替妳的兄長報仇，我怎會和三才教結下這不解仇怨？」

李無雙雖然不知道上官浩然詳細的計劃如何，仍能配合地以她所懂得的唯一一句東洋語，扮作委屈萬分的道：「二哥……」

「哼，還和我……」上官浩然不由分說，揚手便是一記耳光摑了過去，一邊低聲說了短短兩個字：「詐死！」

李無雙登時會意，連忙順勢嬌呼一聲，倒地不動，扮作昏死過去。

「上官浩然，徐某沒空看你們兩口子耍花槍，快點自封穴道吧，你絕對沒有機會的了！」徐志達不耐煩的道。

這時上官浩然亦已察覺身後不遠處來了五六個敵人，其中一人的身手似是不弱，遂假裝不知道，仍後退一步，揚聲笑道：「徐志達，本少爺怎會這麼蠢，平白送上自己的生命，這妞兒本少爺已玩膩，送給你玩倒可以，告辭了！」說聲方畢，一脚便把倒卧在地上的李無雙嬌軀踢得飛回徐志達，自己則回身便跑！

徐志達想不到上官浩然竟然罔顧與他有亦師亦父關係之何丹心的安危，只顧自己逃命，如斯發展，實大出教主意料之外，亦打亂了他的計劃，登時不知如何是好，在這情況之下，他當然不能就此殺死何丹心，斷送要脅上官浩然之本錢。

說時遲，那時快，李無雙的身軀業已飛到，徐志達唯有揮劍格開。

誰知道飛過來的李無雙竟然懂得動彈，而且動作快如閃電，於半空中一個鯉魚翻身，不但避過徐志達隨意一揮的劍鋒，還直欺他的胸前。

徐志達那一劍，根本毫無招式可

言，但求格開李無雙的身體，自然破綻百出，空門大露，倉猝之下，急忙回劍自保。

只可惜他的武功修為與李無雙實在有一段距離，即使全力應戰，也非她的敵手，何況在了無防範之情況下。

只聽見砰的一聲，李無雙借着上官浩然那一踢之力所擊出的一掌，已擊在徐志達胸膛之上，登時把他震飛丈餘，口中鮮血狂噴。

李無雙絕不放鬆，飄身而上，閃電般拔出長劍，迎着驚魂未定的徐志達便是一招凌厲無比的「投鞭斷流」！

她很清楚地了解到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之下，最重要的是先把對方的高手解決，即使是受了傷的也不能放過，絕對不能讓對方有調息療傷之機會。

徐志達剛從地上爬起來，還未曾站穩脚步，已看見李無雙如影隨形的殺到，登時嚇得魂飛魄散。

最令他心驚膽戰的是李無雙那一招劍法，他一點也不陌生，使他驚覺到眼前這位充滿東瀛氣息的美女並非是武功低微得可以不予理會的杏子，而是三才教勁敵之一的李無雙！

他只是目瞪口呆的瞧着那劈向他的劍鋒，根本不懂得閃避，事實上，李無雙那一劍也是快得如閃電般，剛吃了重重一掌的徐志達即使企圖閃避，還不是白費氣力！

「李……」他只有機會嚷出一個字，咽喉便已被鋒利的劍尖劃破，傷口並不很深，還不到半寸，若劃在身體其他部位上，三數日便能復原，只可惜它是劃在咽喉上。

徐志達死時有沒有痛楚，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不過即使有，也是很短暫的；而且他的臉上也沒有怨恨之情，因為他認為自己是死在天地會第一把交椅的手上，一點也不丟臉，要是栽在藉藉無名的東洋女子手裏，恐怕他死不瞑目了！

李無雙解決了徐志達這頭號敵人後，也不追殺那數名適才押着何丹心、現在則呆若木鷄的徐家莊手下，只嚷了一聲：「二哥，幸不辱命！」便飄身回到何丹心身前，替他解開受制的穴道。

這時上官浩然正與後來出現的恨天無柱史靖及數名三才教高手纏鬥着，看見李無雙順利救回恩師，登時放下心頭大石，輕吁一口氣道：「妹子，謝謝妳！」

心中了無牽掛，出招自然大有分別，只見他接連施展遊龍眞經上之絕學，把史靖等人逼得透不過氣來。

史靖的武功雖不如上官浩然，也是江湖中有數的高手之一，否則三才教主亦不會邀請他加盟主掌人門了，這時更有數名門中高手相助，應勉强能與上官浩然扯成均勢的啊，為何這麼快便敗象畢呈？難道他只是浪得虛名？

世間上，浪得虛名之輩到處皆是，這些人絕對不能經歷時間之考驗。史靖若眞是這般膿包，又怎能在綠林道上叱咤數十年仍屹立不倒？

說時遲，那時快，上官浩然一招「風起雲湧」，把數名三才教高手逼退數步，跟着一刀「見龍在田」斜劈史靖右肩頸項處。

由靖似是給這一刀的來勢嚇呆了，竟然不懂得閃避。

華山派掌門何丹心受制之穴道解開後，略為運氣打通血脈道：「姑娘，謝謝妳，老夫已不礙……不好，浩然速退！」

上官浩然眼看已可一刀把對方陣中最强的敵人劈成身首異處，乍聞恩師急嚷之聲，因多年來習慣了對恩師之命令絕對服從，也不多想便收刀急退。

何丹心跟着匆匆道：「浩然，這廝練的是金鐘罩之類的硬功，修為極高，全身刀槍不入。」

上官浩然聽了，不禁暗抹一把冷汗，因為他眼前這好像鐵塔般的魁梧大漢若眞的練成了金鐘罩之類的硬功，剛才那一刀，不但未能把他傷着，更會使自己蒙受極大的傷害。

要知道上官浩然的內功造詣雖然極高，即使未能傷敵，也不致被反彈之勁力震傷內腑，然而，不論一個人的武功是如何的高，當他的兵器砍在敵人身體上的一刹那，乃是他本身防禦力最薄弱的一刻，不但招式用老，心裡頭也只有「勝利」這兩個字。

換言之，那一刀若未能傷着對方，對方隨之而來的一擊便極容易得手，屆時不死也得重傷。

事實上，恨天無柱史靖這一招「請君入甕」手法，也不知使多少武林高手上當，死在他的那雙鐵拳之下了。

上官浩然瞧了瞧史靖的外型，猛然想起他的身份來，道：「原來你是恨天無柱。」

「小子，你這時才知道已是太遲了，乖乖的放下你的刀，隨六爺回去聽候發落吧，也許還能逃過一死。」史靖狂笑道。

「姓史的，你這名號拿來唬嚇三歲孩童也許還可以，在本少爺眼裏，可說不值一哂。」上官浩然邊說邊收刀入鞘，揮掌撲向史靖。

李無雙看見何丹心已無大礙，足可保護自己有餘，亦掄劍上前，接下適才與上官浩然纏鬥的三才教徒衆。

何丹心從地上拾起徐志達遺下的長劍，也加入戰陣，協助上官浩然及李無雙一臂之力。

上官浩然和恨天無柱史靖頓即變成單對單的局面。

面對身形比自己高出盈尺兼練有刀槍不入橫練功夫的對手，上官浩然一點怯意也沒有，因為他知道刀槍不入並不等如無敵，身裁高矮大小更不

是勝負之主要因素。

他更知道大凡修練鐵布衫、金鐘罩這類硬功之輩，身體上的某部位是不能練成刀槍不入，甚至可說比豆腐還要脆弱的，只消輕輕一擊，便有功破身亡之虞，因此，這類練功者都對這「死門」保護得特別嚴密，更不會對任何人透露所在，即使至親之人也不例外。

上官浩然無暇試探史靖死門所在，只採取一個直接了當的打法，便是以自己精湛的內力來震傷對方。練成金鐘罩外功的人，的確可以刀槍不入，但只是對鋒利兵器有效，於抵受強勁力度方面則不那麼顯著，因爲不論練的是甚麼神功，內腑是永遠不能練至金剛不壞的，分別只在練內功者是利用眞氣來保護它，而練外功者則利用肌膚。

因此，上官浩然棄劍用掌，施展遊龍眞經上的絕妙掌法狂攻史靖。

苦肉計引對手上當，趁對手兵器擊上自己身體時防範力大減再予以致命反擊這一着業已行不通，史靖這時自然不再示弱，施展渾身解數，與上官浩然拚個死活，與適才判若兩人。

別看史靖身材魁梧，身手一點也不笨拙，一雙鐵拳招式雖簡單，却蘊藏無窮勁力，只消被擊上一記，不死也得重傷，倒也給予上官浩然一些威脅。

然而，他的修爲與上官浩然相比，仍是相差了一截，不但未能沾着上官浩然半片衣角，反在短短數十個照面間被他擊中數掌，震得血氣翻騰，口角滲出血絲。

這時，史靖及徐志達所帶來的地、人兩門高手已趕到增援，卻被李無雙及何丹心兩柄長劍攔着，未能給予史靖援手。

何丹心身爲華山派掌門，在劍法上的造詣自然有一定之成就，至於修爲只略遜於上官浩然的李無雙更是不用說了，她的一口劍左削右劈的，把三才教徒衆殺得叫苦連天。

三才教雖然佔着人多之利，却沒有眞正高手押陣，再加上此次行動的最高負責人徐志達已被殺，士氣自然備受嚴重打擊，因此未能衝過何丹心及李無雙，替史靖解困。

轉瞬間，又是一炷香時間過去了，三才教已有多名黨徒被何丹心及李無雙擊倒，躺在地上呻吟着，數名被李無雙刺倒的更是動也不動，氣息全無。

史靖的處境更是惡劣非常，嘴角不停地淌着血，動作亦因內傷影响而緩慢下來，再難以抵擋上官浩然一浪強過一浪的凌厲攻勢。

他知道若再如此下去，只會一敗塗地，更使自己命喪於華山，遂道：「上官小子，停手，本大爺有話和你說。」

「姓史的，有屁便放吧，本少爺在聽着！」上官浩然絲毫沒有停手之勢。

「哼，你可知道你們還有很多人落在本教手中？」

「別說廢話了，本少爺無家無室，只是寡人一個，那有甚麼人落在你們手中。」上官浩然已料到對方有此一着，早有應付之策。

「本大爺指的是你們華山派的弟子！」

「噢，原來你指的是他們，這和本少爺有何關係？」

「上官小子，別裝羊了，若你不乖乖停手，隨本大爺回去聽候發落，大爺便下令把他們統統殺光。」

「史靖，你也不是三歲孩童的了，本少爺於七年前已和華山派毫無關連，現在你還拿他們來要脅本少爺，眞是妙想天開，換上是你，你會爲一羣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送死嗎？」上官浩然大笑道。

「別口硬了，若華山派眞的是和你毫不相干，你爲何會老遠的從江南趕回來？」史靖半信半疑的道。

「大個子，你眞的要知道嗎？好吧，且讓本少爺告訴你，免得你死不瞑目。本少爺老遠從杭州跑回來，目的只有一個，便是看看撫育本少爺多年的恩師情況如何。如今你亦已見着的了，本少爺恩師既然安全無恙，又怎會受你威脅？」

史靖登時一呆，要知道上官浩然所說確是合情合理，他既然已被華山派逐出門牆，和華山派已是了無關連，在任何方面已毋須爲華山派弟子的生死負責任，更不必犧牲自己來拯救華山門下，沒有人可以因此而怪責他不義，貪生怕死。

史靖正在不知所措之際，上官浩然却停下手來，道：「史靖，你若眞的希望憑藉華山門下弟子的性命來要脅本少爺就範，那是夢想。這樣吧，本少爺和你來一筆交易，如何？」

「甚麼交易？」史靖停下手，以衣袖抹去嘴角的血跡道。

「立即命令你的手下釋放所有華山派的人，本少爺讓你們離開這裏，否則你們休想活離華山。」上官浩然開出條件。

「這……」史靖大感爲難，若依照上官浩然所說去做，這趟任務豈不是一敗塗地，但除此之外，他還有選擇餘地嗎？

當然，他可以不顧一切地下令把所有人質殺死，再和上官浩然等人拚個死活，但這樣做的勝算有多少？

沒有，一分勝算也沒有！上官浩然等人也許未能悉數殺光他的手下，但他自己則肯定難逃一死，因爲他若下令殺死人質，上官浩然會放過他才怪。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史靖當然不肯爲了殺死與自己毫無仇怨可言的華山派門下，把自己的性命斷送，他只是想着如何向教主交差。

當他想到把一切責任推在業已屍橫地上的徐志達的頭上時，便點頭道：「好吧，本大爺依你的，但你可不要食言！」

「放心吧，在本少爺眼中，你只是個跳樑小醜，錯過今天，隨時也可殺你，又何須爲此食言，影响本少爺之聲譽？」

史靖遂命令手下住手，把華山派的人質釋放，上官浩然亦不留難三才教諸人，讓他們離去。

三才教黨徒離開後，何丹心立即上前，注視着闊別多年、換上另一面目的愛徒道：「浩然，今趟幸虧你趕回來，否則華山派便不堪設想了。」

上官浩然面對撫育自己成人的恩師，不禁百感交集，强忍淚水道：「師……前輩，晚輩替華山派惹來如斯煩惱，萬死難辭其咎。」

「浩然，千萬不要怪責自己，箇中詳情，我雖然不清楚，但我知道你不會胡來的，好好幹你的吧，不要讓我失望！」何丹心看見愛徒藝業有成，老懷大慰。

「徒……晚輩一定不會辜負您老人家期望的。師……前輩，晚輩帶罪在身，不便久留，請多保重。」

上官浩然向何丹心行過大禮，與李無雙匆匆離開華山。

一路上，上官浩然都是滿懷心事，默默地走着，李無雙冰雪聰明，自然知道他是爲了甚麼而變得落落寡歡，有家歸不得那種苦處，又豈是人所能輕易抵受的？

「二哥，很抱歉，但願我能給予你一些補償。」

上官浩然長嘆一聲，道：「妹子，這事已過去這麼多年了，妳還提來作甚？一切都是註定的，怎麼逃也逃不了。」

「嗯，你似乎很悲觀哩！」

「不，這絕對不是悲觀，我只是認爲毋須爲業已過去的事情過份耿耿於懷罷了。做錯了，便把它當作一個經驗，避免日後再犯同一錯誤。做對了，也不值得高興，應詳加檢討，看能否做得更完善。」

「既然你有這個想法，剛才爲何那麼悶悶不樂啊？我還道你想起當年的事而對我有所埋怨呢！」

「不，我早已說過很多遍，我絕對不會爲當年的事而埋怨任何人，剛才我只是因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堂堂正正的重返華山而有所感觸罷了。」

「二哥，這還不容易？只要把韃子趕出關外，還我大漢江山，屆時別說華山，便是紫禁城，你也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出。」

「妹子，這又談何容易？」

「不，若我們能夠得到你那位東瀛義兄的霸道暗器的製法秘方，大量製造的話，何愁不能成功？」

「嗯，既然妳對那小玩意有這麼大信心，對付過三才教後，我們便到東瀛一行，看看能否找着杏子的哥哥吧。」

「好極了，但我們現在該怎辦？我們的身份業已被揭穿，即使他們仍不知道我是誰，原定計劃也難實行的了。」

「不錯，妳剛才大顯身手，誰也能推測到妳便是李無雙，我們若依照原定計劃，恐怕惹出來的不是三才教教主，而是鐵無情這一條毒蛇。」

「這有甚麼關係？反正我們用的乃是引蛇出洞這一招的了，三才蛇也好，無情蛇也好，只要他們膽敢露臉，我便賞他們一人一顆黑霸王。我只是害怕他們龜縮起來，却派出一大羣耗子、螞蟻纏我們罷了。」

「這個妳倒可以放心，徐志達已死，三才教教主應只剩下段風雲和史靖兩個得力助手，他又怎會自斷臂膀，差遣他們來送死？至於鐵無情更不用說了，他根本一個手下也沒有，侍衞營的人也不是他能調動的。」

「侍衞營的鷹犬只懂漁肉百姓及欺負一些普通武林人物，眞正高手並不太多，而且定會忌憚我們調虎離山，不敢傾巢而出來對付我倆。三才教教主若知道我與你在一起，亦會因爲摸不清楚我們身側有沒有天地會的人暗中照應，不敢輕舉妄動，所以，即使我們繼續到處招搖，這兩幫人也不會找上我們。」

「那麼妳剛才說的耗子、螞蟻是指那些人？」

「我指的是官兵，我們的身份是叛黨、殺人犯，調動官兵來圍勦我們，一點也不稀奇。這些耗子們的武功雖然差勁，但一出動便是千數百的，我們能殺多少個？何況他們還有一個火銃營哩！」

「噢，我倒忽略了。」

「這也難怪你的，因爲一直以來，和江湖人過不去的都是侍衞營和六扇門中人，你們根本便忘記了官兵的存在。對於天地會來說，韃子兵才是眞正敵人，是必須解決的首要對象，所以，天地會不但需要好像你這樣的大將，更需要千千萬萬普羅百姓的支持。有將無兵，根本不能成事，有兵無將，亦難有甚麼作爲。」李無雙道。

「你們的陳總舵主當年追隨延平郡主時的業績，有目共睹，乃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材，只要時勢配合，定能把韃子趕出關外。」

「二哥，你有所不知的了，陳總舵主……」李無雙猛然想起上官浩然仍不是天地會中人，實不宜對他透露太多有關天地會之秘密，連忙住口不語。

上官浩然並非呆子，當然不再追問下去，遂撇開話題道：「妹子，附近可能仍躲着不少三才教暗樁，我們得找個地方變換身份，再詳細研究一個辦法來對付三才教。」

「二哥，依我看，反正三才教方面知悉你我已走在一起，也毋須忌憚些

甚麼了，乾脆直接了當地與他們一拚吧！」

「妳說得頗有道理，但我們該從何入手，先挑掉他們的分舵嗎？」

「我所知道的三才教秘密分舵所在有限，而且挑掉這些分舵，對三才教之實力並沒有多大打擊，還是擒賊先擒王，到北京把段風雲之主力除掉比較好一點。」

「好，那我們便上京吧！」

扶桑武器　威力驚人

上官浩然及李無雙兩人改裝成為一對中年夫婦，於華山附近的市鎮僱了一輛馬車，直奔京師。一路上，李無雙都與天地會中人保持密切聯絡，以冀獲得有關三才教動態的最新消息，準備對策。

由於兩人之化裝出神入化，沒有露出任何破綻，三才教的暗樁未能查出他們之行藏，所以沿途風平浪靜，沒有受到任何騷擾。

十日後，兩人便抵達李無雙的大本營石家莊，自從鴻運來客棧被神秘青年挑掉後，天地會石家莊分舵便遷往一間下級妓院裏，被殺的陳沃之工作則由以鴇母身份作掩護的文四娘暫時接掌。

「四娘，這兩日來可有甚麼特別事情發生？」這時的李無雙已抹掉臉上的化裝，暫時回復她那閉目羞花的本來容貌。

上官浩然亦除掉人皮面具，坐在李無雙身側。戴了人皮面具多月，他的膚色變得白晰了很多，使他更顯得英俊瀟洒。

文四娘目不轉睛的瞧着眼前一雙金童玉女，竟然不懂得回答李無雙。

「四娘，怎麼了？妳聽不見我在和妳說話嗎？」

文四娘如夢初醒，尷尬萬分的道：「噢，對不起，姑娘。多年不見，上官公子變得更英俊了，使老身差點兒認不出來。」

「四娘，現在是談公事的時候啊，妳以為是挑選女婿嗎？近日可有甚麼特別事？」李無雙搖頭苦笑道。

「史靖於華山鎩羽後，便率領部屬跑到北京去，現躲在城西十餘里外的一條小村莊裏。」文四娘道。

「這個消息我已經知道了，可曾查出他在三才教是甚麼身份嗎？」

「他是人門門主，接替於戚家莊被上官公子所殺的蔡新光之位置。」

「嗯，三才教教主現得要另找人選接替徐志達了，還有其他消息嗎？」

「段風雲仍在北京，經常出現於一些高級妓院裡，但他機警得很，每隔上一兩天便改變住處，目前我們的弟兄正到處找尋他的下落。」文四娘臉帶慚色的道。

李無雙眉頭一皺，道：「妳失掉他的下落嗎？」

「姑娘，對不起，他的武功高强，我們的人不敢過份接近，故經常被他擺脫。」文四娘連忙解釋道。

「唔，這也怪不得你們，加派人手，儘快把姓段的住處查出來，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知道了，姑娘。」

「那武功極高的神秘青年可會再次出現？」

「沒有，自從上趟之後，便沒有聽過任何有關他的消息，但是，昨天本會長辛店聯絡處被挑之事可能是他所為。」

「長辛店聯絡處被挑掉了嗎？」

「是的，三名弟子悉數遇害，均是一劍刺中要害而亡，應是用劍高手所為。」

「還有其他事情嗎？」

「暫時沒有其他事情了，姑娘。」

「四娘，稍後勞煩妳代我挑選十名好手，通知他們隨時候命，這數天內，我可能會有行動。」

「知道了，姑娘。」

「沒有其他事了，妳可以回去辦妳的事。順道通知廚下弄一些酒菜來，我們也不知多久未曾舒舒服服地吃一頓了！」

文四娘唯唯應諾的退下。

「二哥，」上官浩然雖然已捨棄龍四海的身份，李無雙仍不願意改變稱呼，因為她覺得「二哥」這稱呼比「上官兄」親密得多了，「我突然有一種預感，覺得那神秘青年高手可能是某人。」

「噢，是嗎？妳認為他可能是誰？」

「他極有可能是你的紅粉知己梁筱珊！」李無雙語出驚人的道。

「不會吧，怎會是她！妳的手下不是說那人是個男的嗎？雖然少女行走江湖時通常都喜歡易釵而弁，但慣走江湖的人一眼便能分辨出來啊。據我所知，筱珊對易容之術一竅不通，又怎能扮得不露破綻？」

「不，你錯了。你和她分手的時候，她可能對易容術一竅不通，但這已是數月前的事了，誰敢說她不會在這段時間裡獲得高人指點呢？易容術與普通武功不同，若得高人傳授要訣，只消練習三數天便能登堂入室了。你還記得當日在濟南附近，我們曾遇見她的哥哥和一名易容高手走在一起這回事嗎？」

「但是，即使她從那人處學得易容之術，也沒有殺害天地會門下的理由啊！除非你們的人殺死了她的父親。」

「不，我已經查清楚了，梁秉堅之死，和天地會絕對沒有任何關係，你一定要相信我！」李無雙正色道。

「既然梁秉堅之死與天地會無關，筱珊為何要找上你們？」

「理由不出兩個，第一個是她已經女承父業，接替了梁秉堅在侍衞營裡的職位。」

「絕對不會，筱珊不是這種人！」上官浩然肯定地道。

「二哥，我相信你，她可能不是這種人。但是她可能身不由己，受別人控制啊！」

「筱珊的武功，比我差不了多少，侍衞營中人誰有這能奈，可以强逼她幹自己不願意幹的事？」

「二哥，她的父親已死，世間上最親的人便是哥哥梁承業了，倘若鷹犬們挾持着梁承業作人質，逼使梁筱珊就範，她能堅決不從，使梁家香燈後繼無人嗎？」

「但是妳也曾見過梁承業他不是落在侍衞營手中的啊！」

「二哥，當日我已經告訴過你，梁承業身側那人極有可能是鐵無情的了，落在鐵無情手中和落在侍衞營手中，有何分別？」

「不，那人不是鐵無情，是三不管丁山。」上官浩然冲口而出道。

李無雙大訝，忙問道：「二哥，為何你這般肯定？」

上官浩然若耐心一點，定會發覺李無雙臉上詫異之色極不自然，好像是扮出來的，但他一心只顧着替梁筱珊辯護而忽略了。

「因為是我親手把他們兄妹倆交託於丁山照顧的！」他無奈地說出眞相。

「二哥，原來你認識三不管丁山，為何你當日不說出來啊！害得我瞎猜一番！」李無雙不依的道。

上官浩然只得說出他認識三不管丁山的經過及不讓她知道之苦衷。

「二哥，你終於主動說出來了，事實上，我早已知道你和丁山那老不死有關係的了。天下間能做出你所擁有那麼精巧的人皮面具只有鐵無情、丁山和我三個人，我沒有送過給你，鐵無情絕對不會送給你，那麼還有誰？」

「那麼妳為何不揭穿？」

「我在等待你主動說出來嘛！二哥，可否坦白回答我一個問題？」

「在妳面前，我能夠不坦白嗎？」上官浩然負氣的道。

酒菜適在這時送上，李無雙拿起酒壺替上官浩然及自己的酒杯斟個滿滿的，道：「二哥，請你別生氣！小妹知錯，該自罰三杯！」語畢竟眞的連盡三杯，使她吹彈可破的臉龐登時泛起一陣桃紅之色，更添數分嫵媚。

面對如斯美女，誰能眞正扳着臉孔，何況上官浩然並不是個心胸狹窄之輩！他也陪飲了三杯，道：「妹子，妳要問甚麼？」

「二哥，事實上，我心裏已知道答案的了，只是想知道對不對罷了。一直以來，三不管對反清復明之大業都極為反對，而我從你的言行當中，發覺你似乎頗受他影响，是嗎？」

「我不承認他對我有甚麼影响，只是覺得大家對這事之看法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上官浩然搖首道。

「你也認為不應該反清？」

「不，只是時機未成熟。以目前天下大治、人心歸附的情況看，除非韃子的政策有變，否則三五十年內，難有成功之望。」

「既然你覺得三五十年內毫無機會，為何還會幫我們的忙？」

上官浩然毫不考慮的道：「二妹，當日陳總舵主說……」

他還未曾說出來，李無雙已打斷他的話，道：「二哥，你當眞是被總舵主所說服，不忍看見天地會被三才教聯同侍衞營逼得無路可走而仗義幫忙？」

上官浩然沉思片刻，搖頭道：「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也許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吧！」

李無雙道：「不，這不是原因，這是個藉口，是你給予自己的一個藉口，事實上，你心裏很清楚，天地會即使不方便與三才教及鷹犬正面衝突，暫時躲起來也絕對不是個問題，對士氣的影响更絕不會如總舵主所說般那麼嚴重。二哥，我說得對嗎？」

上官浩然道：「不錯，我的確有這想法，但我當時沒有對陳總舵主說出來。」

「二哥，既然你知道天地會並不是眞正無路可走，為何仍會幫忙？這七年來，你都非常抗拒與我們這類反清組織扯上任何關係的啊？」

「我……我……」上官浩然不知如何作答，艮久未能說下去。

「二哥，讓我替你說出來吧，你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我！」

上官浩然登時心頭一震，因為李無雙說出了他自己也不敢承認及面對的事實。

「二哥，早在七年前，我已看出你對我有意，但我當時並不肯定你是否是貪圖我的美色、肉體，由於你是個人才，是天地會極欲招攬的對象，遂使出手段，先逼使你加入天地會，再慢慢觀察，誰知却發生事故，未能及時拉你進會，一年後再遇見你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你對反清大業之看法已大不相同。」

「不錯，當我為妳殺死王學維後不久，曾偷偷潛回北京找你，當時妳若拉攏我加盟天地會，我定會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這樣一來，我可能沒有機會廣泛接觸普羅百姓，使我對反清復明的觀念大大改變。」

「但我始終都沒有放棄拉攏你加盟天地會的念頭，甚至曾打算利用自己的身體去束縛……」

上官浩然眉頭一皺，不悅地搶着道：「妳認為我是貪圖美色之輩嗎？」

「二哥，請恕我直言，今天的你當然不是這種人，但在七年前……」

「不錯，當時我年少無知，的確可能會迷戀美色而做出一些傻事來。」

「重遇時，我發覺你變得成熟得多了，性格也變了不少，若企圖用上美人計，也許會弄巧反拙，遂放棄這一招。當我挖盡心思想辦法拉攏你之際

，却得悉你爲了一個容顏比我大大不如的東洋女子而和三才教拚上，登時極不舒服，也不甘心……」

「妳錯了，我不是爲了杏子而和三才教拚上的，而是爲了她的哥哥！」

「二哥，這點我是找上你之後才知道的啊！當時剛巧三才教向天地會公然挑戰，遂想出這個主意來，看看你會否爲我做一些事。對此，我並沒存有多少希望，只抱着一試之心態，誰知道你眞的答應下來，使我高興了數天。經過個多兩個月的相處，我對你的認識又增加了不少，但同時也有點兒失望。」

上官浩然詫道：「妳對我感到失望？請妳說出來，讓我想辦法改善。」

「二哥，我剛才曾說過，七年前，我感覺到你是對我有意，但由於對你所知不深，不知道你是否如一般登徒子，只垂涎我的美色，這個多月來，你雖然對我沒有眞正表示，但我却能感受到你是眞心眞意的喜愛我，非但不是登徒子，更是個可託終身的理想對象。然而，你不但沒有有所表示，更刻意地逃避着，把這份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坎裏，這便是我略感失望之處。」

上官浩然長嘆一聲，道：「不錯，七年來，我曾多次企圖把妳的影子驅出腦海外，但始終未能辦到。我的心裡，可說矛盾得很，一方面非常渴望見妳，另一方面則不敢見妳，唯恐愈陷愈深，難以自拔……」

李無雙一咬下唇，道：「二哥，月前離開金陵時，我已經明顯地暗示出我對你的心意，難道你看不出來，所以不敢有所表示？」

上官浩然搖搖頭道：「妹子，我怎會不明白妳對我之情意？只是……」

「是爲了梁筱珊？」

上官浩然還來不及回答，李無雙已搖頭道：「不，應該不是爲了她，你認識梁筱珊，已是兩年半前的事，在這之前，足有五年時間給你到北京找我，但你始終沒有主動找我！」

上官浩然無奈地嘆息一聲，道：

「不錯，的確不是爲了筱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妳我身份不同，志向有異！我雖然極爲渴望能夠把韃子趕出關外，但暫時却沒有加盟天地會之打算！」

李無雙道：「我明白了，你恐怕我藉此逼你加盟天地會！二哥，俗語有云：夫唱婦隨，你爲何不想想我也許會因此而脫離天地會，和你一起天涯流浪呢？」

上官浩然一怔，道：「眞的？妳眞的會爲了我而放棄一切？」

「不錯，我正有此意，幹了這麼多年，雖不能說甚麼成績也沒有，但進展實在太不如理想了，使我有點氣餒，無復當年熱情。」

「韃子皇帝採取懷柔政策，厲精圖治，使百姓豐衣足食，民心歸附，忘却了外族入主之恥辱，也忘掉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血海深仇，在這情況下，天地會能有如此成績，已屬難能可貴的了！」上官浩然道。

「雖然如此，但我仍懷疑天地會若由一個魄力和才幹都比……噢，我扯得太遠了。二哥，坦白告訴你吧，我早萌退意，只是未能找到一個能夠向總舵主及自己交代的藉口罷了。」李無雙把心事毫不保留地說出來，但她是否眞的心萌退意，那就只有她自己才清楚。

然而，上官浩然却大不爲然的道：「無雙，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聽見上官浩然竟然呼喚她的名字，李無雙頓即心中一陣震盪，顫聲道：「二哥，你認爲我錯在那裏？」

「我覺得當一個人認爲某件事是應該做的時候，便應該立即去做，不應找藉口逃避，也不要找到藉口才去做。所以，當妳認爲退出天地會是個明智抉擇，不要猶豫，也不要有所忌憚，還有一點，不要爲了我才做。」

李無雙垂下頭來，輕輕嘆息一聲道：「二哥，我也知道這一點，只是，唉，我也不知道爲何始終未能立下決心，但願你能……噢，暫時且不要說這個了，二哥，請你相信我吧，我絕對不會勉强你加入天地會的，今後也不會說半句游說的話，今天之前，我的確非常渴望你能夠加入天地會，但目的只是……只是希望能夠多點機會與你在一起。二哥，你相信我嗎？」李無雙緊握着上官浩然的手問道。

「妹子，我相信你。」

「二哥，叫我無雙吧，我不希望你永遠把我當作杏子姑娘。」

「嗯，無雙……這是妳的眞名字嗎？」

「是的，這名字好聽嗎？」

「好聽極了，而且貼切萬分哩！天下間可眞的難找到另一個好像妳這般才貌雙絕的女子來。」上官浩然由衷地道。

「二哥，噢，我應該改稱你浩然哥了，浩然哥，想不到你外貌老實，却有着一張油嘴！」也不知是嬌羞還是不勝酒力的關係，李無雙頰上紅霞愈來愈盛，更覺嬌艷動人。

「我說的乃是衷心話啊！這怎麼算是油嘴？」

「眞的嗎？浩然哥，在你心中，眞的沒有任何人可以和我比擬？」

「當然是眞的！」

「謝謝你，浩然哥，噢，我們只忙着說，酒菜都涼了，讓我吩咐他們再換過一席來。」

「不必換了，冷冰冰的饅頭，我們也不知吃過多少了，酒菜涼了又有何關係？」

這晚，李無雙也許因爲心事盡吐關係，心情顯得特別高興，竟開懷痛飲起來，和上官浩然喝了七八壺之多。

上官浩然出身名門正派，於華山學藝時根本沒有機會喝酒，只在行走江湖後才間中喝上少許，酒量自然普通得很，要不是這晚所喝的乃芳香馥郁的上等醇酒，數壺下肚，早已醉個不亦樂乎，雖是如此，亦有六七分酒意。

「無雙，時間不早，我得回房休息了。」他開始感覺到有點頭昏腦脹，遂站起來向李無雙告退。

「嗯，難得這麼高興，留下來陪我多談一會兒嘛。」李無雙不依地一把拉着上官浩然坐下。

誰知道上官浩然實在喝得太多酒了，脚步飄浮不穩，被李無雙這麼一扯，竟整個人撲倒在李無雙身上，雙雙跌在地上。

「嗯，浩然哥，你壞透了！」李無雙不但沒有推開壓在她身上的上官浩然，更順勢摟着他的後腰。

酒乃色之媒，再加上上官浩然這麼多年來對李無雙是那麼的深愛着，這時佳人在抱，那還能夠有所克制？

半張的紅唇只有數分之遠，柳下惠再生也未必能夠抗拒一吻的衝動，何况被酒精冲昏了神智的上官浩然！

他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嘴唇印了上去，吸吮着那半吐的丁香小舌，被杏子訓練得充滿經驗的一雙手，業已熟練地闖往壓在身下的高聳雙峯，輕而易舉地佔領要點。

李無雙不但沒有絲毫反抗，更伺機暗中扯開衣襟，其下竟然甚麼衣物也沒有，登時露出一雙如脂酥胸，她竟有不穿內衣的習慣，或是剛好這晚沒有穿上了？

酒醉三分醒，上官浩然並非不知道眼前人乃是李無雙，而不是和他有過肉體關係的梁筱珊或杏子，但慾念和酒意已使他渾忘一切，這時的他只有一個念頭，便是把李無雙據爲己有，而不加考慮應否這樣做！

只片刻工夫，他已把自己及李無雙身上的衣物盡褪，便在地上揮軍進襲，直搗黃龍。

李無雙閉上雙目，輕咬下唇，抵受着上官浩然如狠似虎的進攻，間歇地哼出數聲蝕骨呻吟，一雙玉手緊緊地摟着上官浩然的肩膊，唯恐他會溜掉似的。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切才歸於平靜。

慾火宣洩過後，上官浩然的神智才清醒過來，他呆呆的瞧着尤被他壓在身下、臉上混雜着痛楚及滿足神情的李無雙，吶吶道：「無雙，對不起，我實在不應……」

李無雙連忙摟着他的後頸，飛快地送上一吻，嬌羞萬分的道：「浩然哥，千萬不要這樣說，這是我自願的嘛，只是……只是……」

「只是甚麼？妳可不用擔心，我一定對剛才的事負責的。」

「浩然哥，我不是指這個啊！你剛才太……太……人家還是破題兒第一趟嘛。」李無雙滿臉通紅，埋首上官浩然懷裏。

「噢，我實在太魯莽了。」

「浩然哥，可否抱我回床上去？現在我還有點兒痛呢！」

上官浩然這才想起仍躺在飯桌側的地上，連忙起來抱着李無雙回到內間，把她憐惜地放在床上，自己也躺在她身側，拉過一張薄被蓋上。

李無雙偎倚在他的懷裏，輕聲道：「浩然哥，剛才你可曾把我當作別人？」

上官浩然忙道：「當然不會，我怎會把你當作別人？」隨即臉上一紅，想起與杏子共赴巫山時，曾多次幻想着懷抱裏的杏子乃是李無雙。

驀地，他也想起了和他曾有一夕情緣的梁筱珊，更想起不久之前李無雙誤認梁筱珊乃兩度殺害天地會中人的神秘青年之事。

「無雙，我可以和妳談談筱珊的事嗎？」

在這個情況談情敵之事，天下間沒有一個女子會高興，李無雙當然也不例外，但她只是柳眉略皺後，便道：「當然可以。」

「妳現在對她還有成見嗎？」

「成見？我一直對她沒有成見啊，只是以事論事罷了。」

「怎麼？妳還認爲她是殺害你們天地會中人的兇手？」

「是的，一點也沒錯。」

「但是我已經告訴過你，當日和梁承業在一起的神秘客並不是鐵無情，而是三不管丁山啊！既然梁承業並非被鷹犬挾持着當人質，筱珊又怎會和天地會作對呢？」

「浩然哥，我還有一個比這個更充份的理由哩。」

「甚麼理由？」

「那便是一個妒字。」

「妳指筱珊妒忌天地會？」

「不，她妒忌的只是我，不是天地會，你可知道她爲何老遠的跑到石家莊和長辛店殺人嗎？」

「我怎會知道？也許那神秘青年只曉這兩處地方有天地會的人吧！」

「不，梁筱珊的父親乃朝廷侍衛營中人，而且身份不低，她應該知道父執輩中還有誰是侍衛營鷹犬，應不難從這些人口中查出天地會其他業已不再是秘密分舵的所在，根本不必跑到京師來。她這樣做之目的很明顯，便是針對我而來，因爲她知道這兩處地方是由我負責的。」

「不會吧，筱珊和妳無仇無怨，怎會針對妳？而且，她亦沒有妒忌妳的理由啊。」

「爲甚麼沒有理由？」

「第一，她不是個善妒之人……」

「不，浩然哥，我也是女人，對女人的心態比你清楚得多。一百個女人之中，佔了一百個善妒，分別只在輕

與重。有些比較理智，能夠爲了顧全大局而把醋意強壓心底，表面上若無其事，有些則不顧一切地胡來，但求發洩心中憤怒！」

「但是，即使筱珊善妒，也不會把妳當作對象，因爲她根本不知道我是和妳在一起，極其量於我們在華山露臉後才會知道，然而，那神秘青年早在我們前往華山之前便已經有所行動，襲擊天地會石家莊分舵，所以應該不會是筱珊。」

「浩然哥，她根本不用知道你和我是否在一起，因爲她可以推測出來。」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和妳在一起，筱珊怎會？事實上，筱珊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已知道妳和我很久已沒有來往，絕對不會聯想到這方面去。」

「浩然哥，你離開梁筱珊已有一段頗長的日子了，對嗎？」

「不錯，便是在濟南城外被鐵無情找着我，而妳及時趕到救援我的那一天，其後在戚家莊時雖會見上一面，但她卻不知道救她的是我。」

「你可知道她和梁承業爲何會落在三才教手中嗎？」

「這個我便不知道了。」

「如此說來，你當然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落在三才教手中的了？」

「正是，那天我唯恐被她認出來，不待她甦醒過來便匆匆離開，所以無從得知箇中情況！妳知道嗎？」

「不，我也不知道詳情，只知道數個月前梁秉堅曾派出大批人手，到處找尋梁承業兄妹之下落，也曾聽說他們兄妹是離家出走的。」

「離家出走？」

「是的，浩然哥，請你坦白告訴我，你和梁筱珊之關係到底達到那一個程度？」

上官浩然紅着臉道：「我們已有夫妻之實。」

「嗯，那麼我的推測斷然不會錯了。梁筱珊既然與你有這般密切的關係，失掉你的消息這麼久之後，定然大爲焦急及擔憂，遂拉着她哥哥擅自離家，找尋你的下落，不知怎的，却被三才教中人擄去。」

「我實在不明白，三才教既然存心巴結朝廷，爲何會擄走梁筱珊及梁承業？他們應該知道梁秉堅的身份啊，難道三才教希望能藉此要脅梁秉堅？」

「大有可能是爲了這個了，官場黑暗，甚麼手段不可能使出來？當日你救回梁承業兄妹，把他們交託給丁山那老不死照顧，定是丁山一時不愼，透露出救他們兄妹的乃是你和一個少女，梁筱珊首先想到的當然便是你正在和我一起，一怒之下便獨自跑到石家莊找我算賬。」

「絕對不會，丁山是認識杏子的，他定會向筱珊說個清楚。」

「浩然哥，你太容易相信別人了。丁山對天地會的成見頗深，而他和你只是片面之緣，並無深厚交情，正好藉此機會挑撥梁筱珊和我拚上一場，何樂而不爲？事實上，他亦毋須誣稱杏子是我，只消表示不知道杏子的眞正身份便可以了！」

「不會吧，丁山應該不是這種人。」

「浩然哥，即使丁山沒有這樣做，梁筱珊亦大有可能誤會你離開她的主要原因是爲了我。」

「何以見得？」

「自從你離開她後，江湖中一直沒有傳出過半點有關你的消息，說明了你仍是安全，沒有被鐵無情抓去。既然如此，你爲何不和她聯絡？以你的身手，威武鏢局即使佈滿朝廷鷹犬，你也能輕易地神不知、鬼不覺的摸進她的閨房裏，一訴別離情啊！唯一的解釋是你有一件比兒女私情更重要的事趕着去辦，不能抽空見她。然而，你只是個通緝犯，能有甚麼要事，足以躭誤你數月？」

「唯一可能是我參加了反清組織，不方便與她見面。」

「對了，你終於明白我要說甚麼了，芸芸衆多反清組織之中，你唯一會加盟的只是天地會，對嗎？」

「不錯，可以這樣說，假若我眞的參加反清組織，直至目前來說，天地會是我唯一的選擇。」

「天地會中人，你認識誰？」

「認眞來說，只有妳和陳總舵主兩人。」

「這便是了！梁筱珊不可能知道你認識總舵主，她只會認爲你加盟天地會是因爲我的關係。浩然哥，請你想一想，我這樣搶去她的心上人，她能不遷怒於我嗎？」

「嗯，若照妳所說，那神秘青年眞的有可能是筱珊所扮了？」

「應該是了，浩然哥，我絕對不會毫無根據地誣蔑你的心上人的。」

上官浩然唯有長嘆一聲，道：「若筱珊眞的這樣做，她便太愚蠢了。」

李無雙道：「浩然哥，對大多數女子來說，愛情是最重要的，一個被情郎拋棄的女子，甚麼愚蠢的事也會做出來。」

上官浩然道：「無雙，若證實眞的是筱珊所爲，妳打算如何處置？」

李無雙道：「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不過，最重要的是先把她找着，勸她不要再胡鬧下去，否則事情愈弄愈糟的時候，便沒有轉寰的餘地。」

上官浩然道：「唯有如此了。」

李無雙道：「嗯，還有一點，我已經想到是誰殺死梁秉堅的了。」

上官浩然急問：「眞的？」

李無雙輕輕扭動着嬌軀，撒着嬌道：「當然是眞的，我何時欺騙過你了？」

上官浩然道：「好妹子，不要耍我了，快點說出是誰幹的好事。」

「是三才教。」

「三才教？竟然是他們。無雙，妳

怎麼知道是他們？」，

「三才教擄去梁承業兄妹，目的除了要脅梁秉堅聽命於他們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便是藉着梁筱珊作餌來引你露臉，把你這心腹大患剷除。」

「當時我和三才教可說毫無仇怨可言，他們爲何要對付我？」

「當然也是爲了天地會了，天地會是三才教的眼中釘，必須除之而後快，而你和我的交情又是這麼深，三才教唯恐你會因我之關係而加盟天地會，所以便要在你沒有這樣做之前，先把你剷除，以免你我同一陣線時便難以對付。」李無雙道。

「原來如此。」

「不過，不論三才教擄走梁承業兄妹之目的是爲了梁秉堅或你，當他們兄妹脫困後，三才教便必須先發制人，把梁秉堅除掉。」

「理由安在？」上官浩然隨口問道，一邊愛不釋手地輕撫着李無雙那一把烏黑得發亮的秀髮。

「浩然哥，你不是這麼蠢吧？這麼簡單的原因也想不出來？」

「不，當有一個聰明人在身側準備解答問題而仍去傷腦筋的人才是笨蛋，別賣關子了，快點說來聽聽。」上官浩然笑道，愛撫着李無雙秀髮的手逐漸往下移，落在那滑不留手的背肌上，輕輕地摩挲着。

「你這人眞是懶得要命，聽着，若是前者，備受要脅的梁秉堅若得悉一雙寶貝兒女業已脫困，肆無忌憚之下，他會怎樣？」李無雙嬌嗔的輕搥了上官浩然胸膛一記道。

「那還用說，當然不再聽命於三才教了。」上官浩然想也不想便答。

「還有呢？」

「還有甚麼？噢，妳認爲他會想辦法報仇，對嗎？」

「當然了，若是你，你會就此輕輕抹過，假裝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嗎？」

「我當然不會就此放過三才教，不過若是我的話，這種情形永遠不會發生，因爲我絕對不會受別人挾持。無論對方是拿妳、筱珊或我自己的性命來要脅我，我也不會就範，寧可同歸於盡。」

「浩然哥，別這麼口硬，不錯，在目前來說，若拿我或任何人的性命來要脅你，都可能徒勞無功。但在若干年後，當你有了兒女的時候，你的思想便會大大的不同了。爲了兒女，不知有多少父母放棄了本身的原則，甚至犧牲生命哩，日後你自會知道今天我這一番話是眞是假。」

「不錯，天下間的確有很多父母如妳所說，但亦有很多父母視子女猪狗也不如的，有些更可以爲了一壺酒或數兩銀作賭本而把親生骨肉賣掉哩！哼，我的父……還是不要再說這個了。」

「浩然哥，你是那一類？」

「我可以坦白的告訴妳，我一定會非常愛惜自己的骨肉，但會否爲了他們而放棄自己的原則，我答不出了。也許日後我能夠回答妳這個問題。」

「希望日後我能夠有機會再次問你這一個問題，現在且讓我們回到剛才所說的話題上吧。倘若梁秉堅沒有被三才教脅持，而三才教擄人的目的只是爲了對付你，當他從兒女口中獲悉三才教這麼放肆，竟敢擄劫他的兒女的時候，定會大爲震怒，從而對三才教採取某種報復行爲，你認爲我說得對嗎？」

「這是人之常情，即使他礙於種種因素，不敢公然反臉，也會暗中跟三才教搗蛋，破壞他們的好事。」

「這便是了，三才教教主不是蠢才，自然不會呆坐着等候梁秉堅有行動時才給予反擊，所以他們先把梁秉堅除掉，現在你明白了吧？」

「我當然明白，事實上，剛才妳說出可能是三才教所爲時，我已經明白了，只不過讓妳有一個機會發表宏論罷了。」

李無雙掄起粉拳往上官浩然胸膛上不停地搥着，撒嬌道：「你要死了，竟然這樣玩弄我，讓我白費一番唇舌。」

上官浩然一把捉着李無雙一對柔荑，翻身把她壓着，笑道：「無雙，這時妳的樣子可愛極了！」

「壞東西，你還取笑我，噢……浩然哥……」

* * *

在跟着的數天裏，上官浩然和李無雙好像新婚夫婦般日夕躲在房間裏，戀新情熱，兩口子多享受一點溫馨是在所不免的了，但他們却不是爲了貪圖魚水之歡而置正事不理，只是不想被三才教的眼線發現行踪。而且，天地會於京畿一帶的人手不少，上官浩然和李無雙亦沒有親自出動找尋段風雲及梁筱珊下落之必要。

在等候天地會門下回報消息之餘，上官浩然趁機會與李無雙研究一些武學上的問題。兩人本身所習武功不同，各有所長，正好吸收對方長處來補己之不足。因此，經過數日之坦誠切磋，兩人均有顯著的得益，使武功造詣大大邁進一步。

這天，李無雙召來了文四娘，問道：「四娘，仍然沒有那神秘青年的消息嗎？」

「姑娘，老身無能，仍未能找到那神秘青年的下落。」

「這也怪不得你們，那神秘青年的易容術，大有可能是師承三不管丁山那傢伙，那有這麼容易給你們找着？但段風雲又如何？他到底躲在那兒？」

「對不起，姑娘，不知怎的，近日來段風雲這廝也不見了踪影，老身已加派人手到處找尋的了。」

「嗯，恐怕這廝業已悄悄離開北京了。」李無雙不禁有點懊惱，怪責自己

為何不從華山兼程趕回來，以致失去除掉段風雲的機會。

「姑娘，應該是了，因為近日來不但不見了段風雲，其他的風雲幫黨徒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難道他們眞的悉數撤離京師？」李無雙一怔道。

「不，史靖及他的黨羽仍在。」

「他們仍是沒有任何行動，躲在那條小村莊裏嗎？」

「是的，姑娘。」

「數日前我吩咐妳準備的人手，準備好了沒有？」

「已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召集。」

「好極了，通知他們帶備兵器於晚上亥時集合，執行甚麼任務，屆時我才宣佈。」李無雙道。

文四娘離開後，上官浩然問道：

「無雙，妳打算攻擊三才教嗎？」

「不錯，我們啞忍了這麼久，再不反擊的話，他們便會認為天地會好欺負，步步進逼。找不着段風雲，先把史靖拿來祭旗也不壞。」李無雙點頭道。

「日前妳只吩咐四娘挑選十多名好手，足夠嗎？」

「他們雖然人多勢衆，眞正的高手只有史靖一人，我們兩人再加上十多名好手助陣，足夠應付有餘了；即使三才教教主出現，我們也有法寶對付，何須那麼多人手同往？」李無雙微笑道。

「甚麼？這趟行動妳已算了我的一份兒嗎？」上官浩然一愕道。

「當然了，浩然哥，你不是打算告訴我你不參加吧？」

「無雙，這趟乃是天地會的正式行動，以我的身份，實在不便插手。」

李無雙大感詫異，想不到上官浩然竟眞的不願意參予，站了起來，輕移蓮步走到上官浩然身前，整個身軀坐在他懷裏，扭動着小蠻腰，道：「浩然哥，我也知道這一點，只是……」

「只是甚麼？」

「史靖那廝的武功雖然普通，但却練就一身刀槍不入的硬功，剛好是我的尅星，以我的內功，實在沒把握把他擊倒，會裏其他弟兄更不用說了，浩然哥，請你勉為其難，幫我這個忙，把史靖那廝除掉吧。至於其他敵人，你可不必費神，統統交由我和衆弟兄對付便行了。」

「這……」

「浩然哥，難道你眞的忍心看着我一敗塗地，鎩羽而回嗎？」

英雄難過美人關，天下間又有幾人能拒絕一個偎在懷裏的絕色美人所提出來的一個小小要求？當然，若這要求是太過份的話，那自當別論。但是，李無雙所說的理由是那麼合情合理，上官浩然那能狠着心腸斷然拒絕？

「好吧，那我便和妳一起行動吧！」上官浩然只得答應下來。

李無雙大喜，摟着上官浩然的脖子便送上一個香吻，道：「謝謝你，浩然哥，稍後定有一番惡鬥，我們還是上床休息片刻吧！」也不待上官浩然有何表示，站起來便拉着他往內間走。

她的嘴巴說休息，回到床上後却一點休息的打算也沒有，薄被蓋着的嬌軀緊貼着上官浩然，不停地蠕動着……

「小妖精，我們稍後還得對付三才教的啊！」上官浩然笑罵着。

「浩然哥，時間尚早嘛！」

上官浩然的慾火已被挑起，遂老實不客氣的採取行動，與李無雙先來一場盤腸大戰，鬥個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　*　*

拂曉時分，上官浩然及李無雙便已率領着十多名天地會的好手，來到「恨天無柱」史靖及他的手下藏匿之處。

「浩然哥，你認為我們該如何，叫陣還是乾脆殺進去？」李無雙問道。

「無雙，妳是這趟行動之最高負責人，我只是個助拳的客卿，還是由妳來決定吧！」上官浩然聳聳肩道。

「好，各位弟兄，我們殺進去吧，不必手下留情。」李無雙玉手一揚，率先掠向史靖等人藏身之莊院，舉掌劈開大門便衝了進去，上官浩然及天地會羣雄連忙在後跟隨着。

莊院裏，衝出多名三才教人門的手下，喝道：「你們是誰，竟敢跑來此間撒野？」

「嘿，連我是誰也不知道，留來何用？」李無雙嬌叱一聲，手中長劍洒出漫天劍花，殺進人羣中，登時被她刺倒數人，餘下數名三才教徒衆急忙後退。

「上官小子，你果然來了！嗯，這便是你的眞正面目了嗎？果然英俊得很，難怪傾倒衆生、名列京師婊子榜首的李無雙也要千方百計的把你爭取到手了。」身形好像一座鐵塔的「恨天無柱」史靖率領大批高手從屋裏緩步走出來。

上官浩然大為驚訝，不是因為史靖等人能夠這麼快便穿着得齊齊整整的走出來，一點狼狽的情況也沒有，而是想不透眼前這手下敗將為何在勁敵臨門的情況下，仍無一點驚惶之色。

不過，上官浩然隨即便想到了答案，事實上，史靖說的「你果然來了」那句話亦早已告訴了上官浩然，三才教已恭候着他的來臨，亦即是說三才教早有準備，成竹在胸。

「無雙，對方早有準備，我們得小心應變。」上官浩然低語李無雙，然後揚聲笑道：「史靖，想不到短短半月不見，你嘴巴上的功夫倒有不錯之進展哩，只可惜皮堅肉韌加上口尖嘴利功夫，也未必能保住你的一條命。」

「上官小子，儘管神氣吧，因為錯

過今天，你將會永遠沒有機會張開嘴巴，也許眼睛會從此睜着。」

「便憑你和這羣飯桶？」上官浩然冷笑一聲道。

他的嘴裏說得輕鬆，心中却絲毫不敢大意，因為他業已察覺另有大羣敵人從大門那邊湧進，其中一人的內功修為更有着不錯之造詣。

「上官小子，久違了！」上官浩然等人身後數丈之處，起一把熟悉的聲音道。

上官浩然與李無雙兩人也不用回頭看，便知道來者乃是風雲幫幫主段風雲。

「段風雲，怪不得這數天來不見了你，原來是躲在這裡。這倒好，省得本姑娘多費一番工夫到處找你！」李無雙轉過身道。

「噢，原來姑娘曾經找過段某，可惜段某毫不知情，平白喪失一個成為姑娘入幕之賓的好機會。」

「段風雲，愧你是個一幫之主，說話如此輕薄下賤，難道你不覺得有失身份嗎？」李無雙久歷風塵，對這類輕佻話早已聽得多了，也不動怒，只輕蔑地回敬一句。

「對着甚麼人便說甚麼話，難道李姑娘認為段某應該向一個婊子說禮義廉耻嗎？」段風雲連忙打岔道。

「無雙，夜長夢多，不要和他瞎扯了，動手吧！我對付史靖，段風雲交給你了！」上官浩然忙打岔道。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李無雙做夢也想不到以為已從北京撤走的段風雲，竟會在這兒出現，面對近百敵人，她不免柳眉深鎖，然而除了硬着頭皮一拚之外，她還有何選擇？

以寡敵衆，最重要的是把己方力量集中，縮小戰鬥空間，使對手因活動範圍有限而未能每個人都參戰，若實力分散，每一個人都被對方多人圍攻的話，不落敗才是怪事。

李無雙吩咐手下組成陣勢抗敵，自己則撲前挑戰段風雲，她只希望手下們能支持一段時間，讓她或上官浩然把段風雲及史靖解決後，便可替他們解困。

這當然是她一廂情願，段風雲又怎會這麼蠢與她單打獨鬥？李無雙頓即陷入段風雲及五六名三才教高手圍攻之下。

上官浩然的處境也和李無雙一模一樣，被史靖及多名三才教高手圍攻着，回復本來面目的他，再度用上他最擅長的劍法。

但是，他的主要對手史靖是練有刀槍不入的功夫，上官浩然用上長劍，豈不是無法傷敵？

上官浩然當然亦知道手中長劍難以奈何史靖，但在對方多名高手夾擊之下，若無一柄趁手兵器，只有挨揍之份兒，那有傷敵之機會？長劍在手，雖未能傷着史靖，也可以對付其他的人，何況他還有一隻左手可以給予史靖一些威脅？

不過，縱然如此，上官浩然也應付得吃力非常，因為與史靖並肩圍攻着他的，沒有一個是弱者。

上官浩然不禁暗暗叫苦，因為若然如此纏鬥下去，即使他能支持，李無雙及天地會衆人也會凶多吉少。

他略為打量四周，確實附近沒有天地會的人後，便伸手入懷，取出多枚子母追魂彈，藏在掌心。

誰知道史靖見了，大笑一聲便欺身而進，視上官浩然手中長劍如無物。

上官浩然大吃一驚，只得匆忙把掌中子母追魂彈射出，揮掌逼退史靖。

三才教徒衆也不知領教過上官浩然的子母追魂彈之威力多少遍了，業已學懂應付之法，紛紛後退數步，以兵器護着身前。

一直以來，上官浩然都沒有寄望子母追魂彈能替他把對手擊倒，只是藉此分散對方注意力，給予致命一擊。

然而，這趟他所發射的子母追魂彈可說是白白浪費了，因為有一個刀槍不入的史靖在場纏着他，使他未能趁機向其他備受子母追魂彈爆炸後所射出來的小針困擾着的三才教高手攻擊。

無可奈何之下，上官浩然只得放棄使用子母追魂彈，因為他知道只要自己左手拿着子母追魂彈，不能發力的話，史靖定會伺機進襲，逼使他把製造不易、存貨不多的法寶浪費掉。

幸好三才教陣中不畏刀槍的人只有史靖一人，而上官浩然這方除了他之外，還有李無雙帶着子母追魂彈這效用極高的暗器。

她看見上官浩然用上子母追魂彈後，連忙也射出數枚，效果却與上官浩然那幾枚截然不同。

圍攻着她的三才教高手們，包括段風雲在內，均被那些牛毛小針弄得應接不暇，李無雙見機不可失，衝前便把其中一名身手較弱的對手刺倒劍下，但立即便有一個在旁觀戰的三才教黨羽補上那人的位置。

李無雙只有繼續發射子母追魂彈，然而，三才教的人數實在太多了，雖然李無雙每次發射後均能有收穫，但對手數目却是有增無減，懷裏的子母追魂彈却逐漸減少。

終於，上官浩然給她的子母追魂彈已全部用罄，她的對手則從開始時的六個變成八個，雖然後補的敵人身手略差，但亦足夠她應付的了。

「李無雙，段某看妳還有甚麼法寶可以使出，乖乖的棄劍投降吧，憑着妳的美色，也許能逃過一死。」段風雲獰笑道。

李無雙一瞧場中形勢，看見上官浩然仍在苦戰，未能如願擊倒史靖，而自己帶來的十多名手下，却倒下了

差不多半數，不禁頓足不矣。

她一咬銀牙，掏出當日上官浩然給她的一顆霸道暗器，朝着段風雲射過去，身形同時向後急退。

「雕蟲小技，何能奈何段某？」段風雲還道李無雙射出的是子母追魂彈，所以略爲後退，舞起一陣劍幕……

只聽見一聲隆然巨响，段風雲臉上的笑容被無數血洞掩蓋了，揮舞着長劍的右臂消失得無影無踪，上半身滿佈鮮血，砰的一聲倒下來。

段風雲左右兩旁的四名三才教高手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裏去，均是血肉模糊的倒在血泊中。

李無雙想不到這顆小東西竟有如斯威力，登時呆了一呆，但隨即想起這不是發怔的時刻，回身便把餘下的三名對手劈翻。

場中，除了圍攻着上官浩然及天地會羣雄的數十名三才教徒衆外，尚有廿多人在旁替同伴吶喊助威，目睹李無雙射出如此厲害的暗器，均被嚇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直至看見餘下的三名同伴被李無雙擊倒才如夢初醒。

「斃了這妖婦，替幫主報仇！」也不知是誰大嚷了一句，頓即一呼百應，廿多卅人齊一湧而上，吶喊着撲向李無雙。

李無雙登時爲之一窒，她並不是被對方的陣勢所嚇倒，只是暗中叫苦，要知道除非好像少林寺羅漢大陣那樣訓練有素，合作純熟，一百人圍攻一人與十人圍攻一人並沒有多大分別，因爲空間有限，根本沒有可能一百個人、一百件兵器同時向敵人身上招呼，十個八個已是極限，餘下的只能在外圍等候機會加入戰圈。人數衆多的好處只是消耗敵人之氣力，在對方力不從心時有機可乘。

李無雙一眼便看出撲向她的廿多人只是一些二三流人物，對她難以構成甚麼威脅，只要小心應付，不消一頓飯工夫便能悉數放倒，唯一問題是她沒有時間，因爲她帶來的人手正一個一個的倒下，只餘下六人勉强支撑着，若沒有生力軍加以援助，恐怕十餘個照面後便會統統被殺。

十多人到北京，若只有她自己和上官浩然兩人安然回石家莊，威信、顏面何在？李無雙當然不想這種情形發生，何況她這次帶來的人手全是她屬下精銳，一個也不能帶回去，對於她的實力將是個重大的打擊！

她毫不考慮地拿出懷裏最後一顆暗器，揚手便打！由於廿多名敵人擠在一起的關係，那顆威力無比的「霹靂彈」所做成的殺傷力，比先一顆强得多了。

一聲巨响過後，撲向李無雙的廿多名三才教黨羽，只有跑在後面的七八個尚能站着，地上滿佈殘肢、衣屑和屍體，另有多人滿身鮮血的躺着，發出斷斷續續的呻吟，活像人間地獄。

李無雙出道以來，也沒有見過如斯可怖的情景，差點兒嘔吐起來。但她立即猛吸一口眞氣，驅走胸中翳悶之感，也不理會身前呆若木鷄的七八名三才教死裏餘生徒衆，掄劍撲向另一戰圈，協助天地會羣雄一臂之力。

只可惜李無雙的武功雖然高明，但得分神照顧業已鬥至筋疲力盡的六個天地會門下，那有餘力傷敵，登時陷入苦戰之中。

那邊廂，上官浩然雖看出情況惡劣，但却被史靖及多名三才教黨徒糾纏着，簡直一籌莫展，無法可施。

他並不是忘記了身上帶有兩顆威力强勁的「霹靂彈」，更不是不捨得把這珍貴法寶使用在史靖這手下敗將身上，事實上，在李無雙扔出第一顆「霹靂彈」，把段風雲炸得肢離骨碎之前，上官浩然早已悄悄拿出該枚霸道暗器來，伺機施發，只可惜他沒有機會射出手。

史靖等人竟然逼得上官浩然這般厲害，使他連施放暗器的機會也沒有？

當然不是！史靖只是不知道上官浩然左掌所扣着的暗器的威力是如此厲害罷了！

當史靖看見上官浩然從懷裏掏出暗器，以爲只是一顆普通子母追魂彈，遂故技重施，毫無忌憚的欺身上前，採取貼身打法，力逼上官浩然，因爲上官浩然的長劍傷不着他，左手藏有暗器亦難以運勁，還有甚麼顧忌。

如此一來，上官浩然那敢把霹靂彈扔出？在這近距離下，史靖固然難逃一死，他自己亦沒有可能及時逃脫，豈不是個兩敗俱亡的局面？

當然，他是可以把霹靂彈射向距離較遠的對手，但用如此珍貴的東西來對付數名二三流的敵人，豈不浪費？而且炸死他們之後，仍有不少敵人可以立即補上，他的霹靂彈却只有兩枚。

因此，他無可奈何地把法寶收起，繼續苦戰，看見天地會中人一個一個的倒下，他心裏只有焦急的份兒，分神之下，更差點被史靖一拳擊中，直至李無雙一口氣施放了兩枚霹靂彈，解決了另一主要勁敵段風雲及多名三才教黨羽後，上官浩然才略吁一口氣。

可是，不多久後，上官浩然便聽見李無雙大嚷道：「浩然哥，你還不快點用那傢伙把史靖炸個粉碎？我快要支持不住了。」

上官浩然不禁爲之苦笑，他何嘗不想把史靖炸死呢？

然而，他立即發覺史靖在聽見李無雙的話後，雙目閃過一陣驚駭之色，心中一動，再度探手入懷，拿出一顆霹靂彈。

這一趟，史靖再也不敢欺近上官浩然了，匆匆向後急退丈餘，其餘圍攻着上官浩然的三才教黨羽當然亦知道他手中那顆小東西的厲害，紛紛後退，却不知道如此一來，正中上官浩然下懷。

上官浩然惦掛着李無雙及天地會諸人情況，也不浪費時間，運勁便朝着史靖等人扔出霹靂彈。

史靖大吃一驚，抓起身旁的一名三才教門下，扔向那顆迎面而來的霸道暗器，跟着運足全身勁力，回身猛縱。

他只聽見身後傳來一聲巨响，接着感覺到好像有一個千斤大鎚重重的擊在背心之上，震得他飛起數丈，整個身軀彷彿散了似的，再也不受控制，叭的一聲倒在地上，一股鮮血衝口而出，接着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那個被史靖擲向霹靂彈的三才教高手於爆炸過後，根本不知去了那裏，整個人被炸成千百塊，混雜着鮮血、布碎，射向四方八面。

適才與史靖一起圍攻上官浩然的六七名三才教黨徒，只有本來在上官浩然身後的那兩個僥倖撿回性命，但亦被眼前景象嚇呆了，大叫一聲便扔下手中兵器，回身奪門而逃，恐怕他們今生看見肉塊也會嘔吐大作。

上官浩然心裏也有不適之感，長長吸了一口氣跑去協助李無雙。

三才教諸人看見兩名首領先後遇上不測，那敢戀戰，呼嘯一聲便落荒而逃。

「浩然哥，你爲甚麼不早點把那法寶使出來啊？你是不是捨不得使用？」李無雙佯嗔的道。

「怎會呢？我只是沒有機會罷了。」

「浩然哥，下次找個好一點的藉口吧，以你的身手，連施放暗器的機會也沒有？鬼才相信！」

上官浩然懶得解釋，開玩笑道：「我不是捨不得那區區小玩意，只是希望他們替我除掉妳這包袱，好讓我可以另找一個女人罷了！」

李無雙噘了噘小嘴，道：「你休想！今生我是肯定纏着你的了，即是死掉，也會化爲女鬼，日夕跟着你……咦，浩然哥，你看！」

事實上，不用李無雙提點，上官浩然亦察覺身後有異，連忙轉過頭來一看。

「恨天無柱」史靖竟然沒有被炸死，正掙扎着站起來，看來那霹靂彈爆炸時被該名三才教門下首當其衝的承受了大部份威力，史靖距離又較遠，兼且練有刀槍不入功夫，所以只受了一點內傷。

上官浩然把手中長劍交給李無雙，道：「讓我來收拾這斷。」說畢緩步走向剛站穩脚步的史靖。

史靖喘着氣，大罵道：「上官小子，乘人之危，算得上是那門子的好漢？枉你還自命出身於名門正派，呸！」

上官浩然頓即停下脚步，朗笑道：「史靖，本少爺由始至終都沒有以英雄好漢自詡，但爲了讓你死得瞑目，本少爺給你一炷香時間休息療傷。」

史靖也不客氣，從懷裏拿出一瓶藥丸，悉數倒進口裏嚼碎吞下，接着盤膝坐下靜候藥力運行，一雙眼睛瞪得好像大燈籠，直瞧着上官浩然。

上官浩然在他身前兩丈處盤膝坐下監視着他，以免他有詐。李無雙則趁此機會跑去料理天地會中人之傷勢。

帶來了十六人，死了七個，重傷了四個，只有五人無礙，李無雙不禁大嘆付出代價不菲。

她幫忙料理衆人傷勢後，回到上官浩然身側坐下，耳語道：「浩然哥，三才教的人向來都視武林規矩如無物，你何須給這大個子時間療傷啊？」

上官浩然搖搖頭，低聲道：「無雙，我不是給他時間，而是給三才教教主時間。」

「你認爲三才教教主會趕來這裏？」

「當然，適才逃跑的人定會回去報告，即使他知道我們可能已撤走，也會前來一看究竟。」

「既然這樣，我們更應該及早把這姓史的解决，在這兒等候三才教教主露臉，否則屆時我們其中之一被這斷纏着，如何能應付三才教教主，而且他應該不會單獨前來的啊，我們豈不是自尋死路？」

「三才教的主力已先後被我們擊潰，除了他們的教主外，應沒有甚麼值得注意的高手了，當三才教教主趕來的時候，若發覺史靖已死掉，衡量形勢之下，他大有可能不敢露臉，悄悄離去，另行部署東山復出之計，我們到那兒去找他？但若然史靖仍有戰鬥能力，那便不同了，三才教教主定不會放過殺死我們其中一人的機會，先叫史靖纏着妳或我，他自己則對付另外一個。」

「若是這樣，你有辦法應付嗎？這三才教教主有可能比你我任何一人都强啊！」

「不錯，他極有可能比妳我都强，但別忘記，我還有一顆霹靂彈啊！」

「噢，我眞的忘記了！浩然哥，你打算屆時先把史靖炸死，然後我們携手合攻三才教教主，或是乾脆讓三才教教主一嚐霹靂彈之味道？」

「我打算讓他直接一嚐霹靂彈的味道，因爲我倆聯手，很可能勝過三才教教主，但不一定能夠殺死他，他不敵逃走的話，我們未必能截着他。」

「嗯，你說的是。而且史靖剛才已試過霹靂彈的滋味，再請他吃一顆，豈不是便宜了他？」李無雙笑道。

「霹靂彈如此珍貴，把之用在史靖這等二流人物身上，何止便宜了他，簡直是個浪費！坦白說吧，要不是情況危急，剛才那一顆我也省起來。」

「那麼，妳認爲是我珍貴，還是霹靂彈珍貴？」李無雙輕輕倚在上官浩然身上道。

「當然是妳珍貴了，霹靂彈用掉了，還有希望找着小野大郎另討幾枚，沒有了妳，教我到那裏去找一個好像妳這樣令人又愛又恨的女人來？」

「浩然哥，在你心目中，我眞的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上官浩然只是聳聳肩，不予作答。

一炷香時間早已過去，上官浩然仍沒有動手之意，因爲他所等候的對象還未露臉。

上官浩然不動手，更是正合史靖心意，他不是希望爭取多點時間療傷，事實上，他對內功一竅不通，療傷主要是依靠藥物，多一刻時間與少一刻並無多大關係，他只是和上官浩然一樣，正在等候着一個人，他等候着的當然也是三才教教主。

敵對雙方都在等待着同一個人蒞臨。而這個人卻不是公證，確是怪事天天有。終於，這個人到達了，還帶着四個隨從。

這人身上仍是穿着一襲寬闊黑袍，但頭上的黑罩卻不見了，露出一張約五句上下的清瘦臉孔。

「浩然哥，這人戴着人皮面具，定是三才教教主了！」李無雙道。

「嗯，一定是了，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這廝的輪廓眼熟得很，應該不是首次見面，他到底是誰？」

「那還不簡單？稍後把他放倒，揭開他的面具，一看便知是誰了！」

「妳說得對，但這廝的內功修爲極高，絕對不是這麼容易放倒。」

「但你有法寶啊！」

「我恃的便是那東西，否則早已溜之大吉了。」上官浩然笑道。

這時，靜坐休息的史靖已匆匆跑到那人身前，急道：「教主……」

三才教教主擺擺手，寒聲道：「不必說了，一切我已知曉，只是弄不清楚他們爲何沒有及早把你殺掉。」

「教主，這廝自命名門正派，所以給屬下時間休息，來一次公平決鬥。」

「哼，這小子狡猾非常，本座才不相信他沒有其他居心。上官浩然，本座多年心血，盡毀於你手上，今天若讓你活離此間，本座從此退出江湖。」

「嘿，本少爺從來不相信一個不敢以本來臉目出現的人所說的話，今天你以這臉目歸隱，明天以另一臉目出現，誰知道你是個出爾反爾的卑鄙小人？」

「上官小子，當你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本座自會告訴你本座的眞正身份。」三才教教主冷笑道。

「不必了，本少爺喜歡凡事親力親爲，在你倒下後，本少爺自會替你揭掉面具，屆時自會知道你是誰，更可以讓你以眞正面目進謁閻君，否則你帶着面具投生爲狗時，豈不嚇壞人？」

三才教教主登時氣得一佛出世，二佛登天，沉聲道：「史護法，你上前收拾那婊子，讓我親自把這小子碎屍萬段。」

「無雙，這廝皮厚肉韌，力大如牛，不必和他硬拚，盡量用遊鬥方式消耗他的體力，然後慢慢找出他死門所在便成。不過，我很快便會來接替妳的了。」上官浩然旁若無人的向李無雙面授機宜。

李無雙點點頭，笑道：「放心吧，浩然哥，要大猴是我的看家本領哩！」拔出長劍，便迎向恨天無柱史靖。

上官浩然也拔出長劍，向三才教教主招手道：「讓我們也來玩玩吧，不過本少爺得先此聲明，本少爺如今並非華山門下，動手時隨時都會施放暗器，你可要小心一點，免得死不瞑目。」

三才教教主冷哼一聲，從衣袖裏抽出一柄軟劍來，道：「少說廢話，來吧！」

上官浩然也不客氣，遊龍劍法起手式「潛龍出洞」業已使出，刺向對方右肩。

三才教教主毫不爲意，等待上官浩然的長劍差不多到達胸前兩尺之處，才輕描淡寫地斜斜劈出一劍，反削上官浩然右臂。

上官浩然這一劍根本只是試探性質，一試對方劍上造詣，看見三才教教主如斯鎮靜，不禁暗暗佩服，連忙施展渾身解數與之週旋。

十多個照面後，上官浩然發覺他對三才教教主之推測一點也沒錯，不論在劍法上的造詣和內功修爲，都比他強上兩籌，那敢大意。

雖然明知憑藉本身武功難以取勝，上官浩然並沒有立即拿出那無堅不摧的霸道暗器霹靂彈來，因爲他希望藉此機會來磨練他本身的劍法，只有和眞正高手較量，才能從中吸取經驗及要訣，他怎肯放過如此大好機會。

在這之前，他也曾數次和當今武林第一高手鐵無情交過手，但心情卻是截然不同，面對鐵無情，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那便是「逃」，因爲他知道如不找機會溜掉，只有死路一條，今天對着三才教教主，情況便大大不同了，因爲他還有一件法寶。

五十招過後，上官浩然開始應付得非常吃力，三才教教主竟好像對他的遊龍劍法非常熟悉，處處搶掉先機，逼得他半途撤劍換招，發揮不出遊龍劍法之威力。

上官浩然知道若然如此下去，很可能一個不留神便被對方傷着，連忙掏出霹靂彈，暗藏指間，伺機施放。

高手過招，對方每一個輕微動作都不可以忽略，上官浩此這舉動，自然落在三才教教主眼裏，但他根本毫不在意，繼續向上官浩然施以猛攻。

上官浩然看準一個機會，刷、刷、刷的連續劈出三劍，跟着猛喝一聲：「打！」暗藏左掌中的霹靂彈便朝着三才教教主前胸電射而出，自己則向後急退。

誰知道三才教教主竟視若無睹，不擋不閃，直待霹靂彈將抵身前時才輕拂左手寬闊衣袖，那霹靂彈竟如石沉大海的不知所踪。

上官浩然登時臉色大變，因爲三才教教主露出的一手，對他來說可是一點也不陌生。

「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座面前賣弄？」三才教教主冷笑道，衣袖一揚，便把霹靂彈完璧歸趙，射向上官浩然。

本來，他是打算把這霸道暗器據爲已有，留待他日之用，但對它性能不詳，恐怕隨時發生爆炸，故而不敢留下，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拿來對付上官浩然。

上官浩然自知接暗器的手法遠遠不如對方，那敢收回，急忙向旁電射數丈。

隆的一聲，最後一枚霹靂彈便如此浪費了！

上官浩然立即回首一看，看見李無雙及史靖兩人仍在另一方，未曾受到波及，正雙雙停下手來一看發生了甚麼事，爲之心中稍安。

「上官浩然，你還有甚麼法寶？可儘管使出來！」三才教教主大笑道。

「鐵無情，你可別得意，本少爺是這麼容易認輸的嗎？」上官浩然業已從三才教教主適才那一手，認出他的眞正身份來。

「上官浩然，你的眼力果然不錯，只可惜你今天難逃一死，」三才教教主隨即如大鵬般飛撲向上官浩然。

上官浩然暗暗嘆息一聲，只得揮劍迎上，在鐵無情撲向他之前，他本可趁機溜掉，但如此一來，李無雙肯定難逃一死，他怎能這樣做？

上官浩然的武功本來便不如鐵無情，適才恃着霹靂彈作後盾，也只能和他鬥上五六十招，如今已無所恃，情況自然更爲惡劣。

三十招過後，他已被逼得手忙脚亂，險象頻生，落敗只是時間問題。

驀地，牆頭上傳來一聲嬌喝：「江大哥，不要慌張，我來幫你。」

一條纖小白影挾着一道青虹，直撲場中。上官浩然不用細看，也知道來者便是梁筱珊，因爲天下間，只有她一個人是如此稱呼他。（按：上官浩然與梁筱珊在一起的時候，用的乃是江平這名字，梁筱珊雖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但一直都是稱呼他爲「江大哥」。）

上官浩然登時精神大振，道：「筱珊，妳來得正好，這廝乃是殺死妳爹的元兇。」

「梁姑娘，別聽他胡說，殺死妳爹的乃是天地會的陳近南和他的手下，妳應該跑去殺死李無雙，替妳爹報仇才是。」

梁筱珊不爲所動，配合着上官浩然繼續向鐵無情猛攻。

梁筱珊的武功與上官浩然一樣，也是從遊龍眞經修習得來，只是內力稍遜，雙劍合璧夾攻鐵無情，自然佔盡上風，只數十招便反客爲主，逼得鐵無情頻於招架。

鐵無情看見形勢不對，頓萌逃念，全力向上官浩然刺出一劍，打算逼他後退兩步便轉身逃走。

誰知道上官浩然猛喝一聲：「龍飛鳳舞！」不但不退，反棄掉長劍，以右肩迎向鐵無情之劍尖。

「你這是找死！」鐵無情不及細想，順勢刺進上官浩然的右肩，但隨即發覺不妥，只見梁筱珊一口長劍業已如閃電般砍至，連忙撤劍後退，但仍是慢了一步，被梁筱珊一劍抹過咽喉，連哼也沒有一聲便倒下。

原來當年在華山雲台峯與梁筱珊一起習藝時，上官浩然便已想到終有一天會碰上鐵無情，遂與梁筱珊研究了三招合擊之法，用來對付鐵無情，適才上官浩然叫出「龍飛鳳舞」，便是其中一招的暗號，使出苦肉計，以身體鎖着鐵無情的兵器，由梁筱珊發出致命的一擊，想不到竟一擊奏效，除掉多年心腹大患。

「江大哥，你的傷無礙吧？不要動，讓我替你包紮。」

「筱珊，不用理會我，先協助其他人把三才教的餘孽解決吧！」上官浩然連忙道。

「不，我是不會幫天地會的，殺鐵無情只是爲了你。」

適才上官浩然與鐵無情惡鬥時，鐵無情帶來的四名隨從已被天地會五名高手找上了，只可惜天地會諸人因不久之前經過一番厮殺，體力消耗了不少，短時間內未能恢復過來，因此雖佔着人多之利，也只能勉强扳過均勢。

不過，雖然梁筱珊拒絕幫忙，那四名三才教餘孽眼看教主亦已命喪，那敢戀戰，呼嘯一聲便落荒而逃，與李無雙酣鬥的史靖也是一樣，虛晃一招，回身便跑，李無雙因見鬥了這麼久也未能找出對方死門所在，追上去也是徒然，兼且三才教教主已死，逃脫一個史靖亦無甚大礙，也不追殺，跑過來視察上官浩然之傷勢。

上官浩然正要替兩女正式介紹，梁筱珊却冷冷地道：「妳便是李無雙？」

「對了，小妹便是李無雙。」

「好極了，拔出妳的劍來吧！」

「筱珊，妳瘋了嗎？無雙是我朋友啊！」上官浩然愕然道。

「江大哥，請你不要插手，天地會殺了我爹，我誓要殺死天地會每一個人，替爹報仇！」梁筱珊狠聲道。

「梁姑娘，且聽我一言，令尊之死，與天地會毫不相干。」

「對了，筱珊，殺妳爹的乃是三才

教，適才妳業已報了仇，妳是聽誰說是天地會所爲的？」

「眞的嗎？」別人的話，梁筱珊可能不相信，但上官浩然的話，她不會完全不信。

「當然是眞的，天地會的一切行動，我都知道，沒有我的命令，沒有人膽敢動令尊一條頭髮，而我可以立下毒誓，如我會下令殺令尊，教我五馬分屍而死，世世爲娼。」

「李姑娘，我相信妳可能沒有下此命令，但動手殺我爹的，却是妳的總舵主陳近南，他可能沒有告訴妳，所以妳不知道。」

「是陳總舵主？這怎有可能？是誰告訴妳的？」上官浩然急道。

梁筱珊遂把當日情形說出。

李無雙長嘆一聲道：「梁姑娘，妳中了別人嫁禍之計了，天地會根本沒有一個如此高手，只有我勉强有此功力，而事發當日，我是與浩然哥在一起的，這點他可以作證，至於陳總舵主更無可能……」

「爲甚麼沒有可能？」梁筱珊當然不信。

「事到如今，我亦不能隱瞞了，陳總舵主已去世多年，我不想影响士氣，所以沒有向任何人說出來，更多次假扮總舵主出現，以穩定軍心。」

「無雙，當日我所見的陳總舵主，便是妳假扮的？」

「是的！梁姑娘，請妳相信我吧，天地會每一個人都視陳總舵主爲神明，我絕對不敢咒他死掉來博取妳的信任。」

「好，我相信妳。江大哥，現在輪到你了，當日你爲甚麼不辭而別，而且這麼多月來也不找我，是否爲了她？」

上官浩然唯有把原委及苦衷說出。

「江大哥，如今爹已死了，你還有其他理由拋棄我嗎？」

「我怎會拋棄妳？只是……」上官浩然瞧了李無雙一眼，欲語還休。

「若是爲了李姐姐，那便容易解決，我也不是個容不下別人的人，我們大可以三個人在一起，當然，這還得要李姐姐願意才行。」

「我也沒有問題，但是，我得要先辦妥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上官浩然連忙道。

「總舵主臨終時把天地會重擔交付於我，我若就此撒手不理，實有愧總舵主在天之靈。所以我希望你能陪我跑一趟扶桑，找着小野大郎索取霹靂彈之製造秘法，交給我的接班人，這樣我才能心安。」

「好的，我們立即便去扶桑。筱珊，妳去嗎？」

「我當然要去，但我必須先通知哥哥，免得他找上天地會的麻煩。」

「這個易辦之極，妳可以寫一封信，詳細說出情況，我命會裏的人送到濟南便成。」

＊　＊　＊

半個月後，上官浩然便和他的兩名愛侶處身東海之上，朝着扶桑進發。

這天，三人倚着船舷，享受着清新海風之際，却看見遠處一個荒島上，似有多條人影向他們的大船搖手。

上官浩然找來了船主，問道：「那島上可有人居住？」

船主搖頭道：「沒有，誰會住在荒島上？」

「浩然哥，荒島附近好像有很多浮木哩！」李無雙嚷道。

「難道是某艘船出了意外而沉沒？」上官浩然連忙吩咐船主改變方向，駛往該島。

當船逐漸接近時，上官浩然看見島上果然有四個人在搖手，其中一個依稀是個女的。

「咦，那不是杏子嗎？她爲何會流落在這荒島了，難道是她當日所乘的船出了意外？」當上官浩然看清楚島上各人之樣貌時，登時大爲震驚。

船還沒有靠岸，上官浩然已急不及待的施展絕世輕功，踏水奔向荒島。

「二哥！」島上的女子果然是杏子，她大喜若狂地撲進上官浩然的懷抱，放聲大哭。

「杏子，鎭靜一點，妳哥哥呢？」

「二哥，哥哥死了！」

「他怎會死的？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當日，我正在甲板上遙望家鄉，誰知道艙裏突然發出一聲巨响，我連忙下船一看，却見哥哥他……他……」

「是霹靂彈出了意外？」

杏子已哭得變成淚人，點頭道：「船底被炸穿了一個大洞，海水不斷地湧進，我只好跳水逃生，抱着一塊木板漂到這裏來，整條船便只有我們四人得以逃生。」

這時李無雙及梁筱珊亦已雙雙上岸，跑過來問：「浩然哥，發生了甚麼事？」

上官浩然遂把經過說出來。

李無雙長嘆一聲，道：「唉，一切都是註定，難道上天眞的要我們被韃子統治多一段時間？」

小野大郎已死，上官浩然自然不用遠赴扶桑，杏子亦不願單獨回去，遂跟隨上官浩然回中土。

李無雙之希望亦隨着小野大郎之死而烟滅，回到中原之後，便把天地會之擔子交付另一舵主，跟隨上官浩然浪迹天涯。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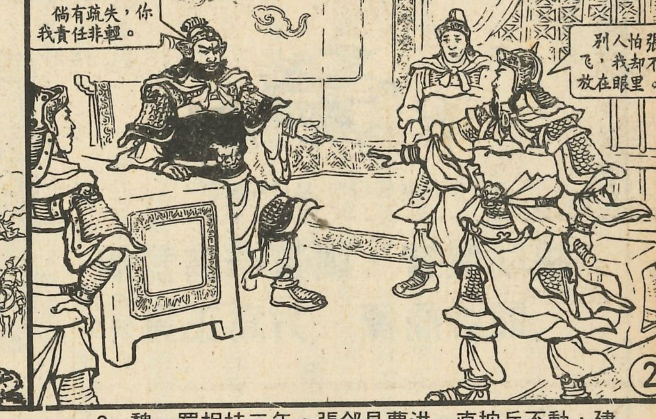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三十

定軍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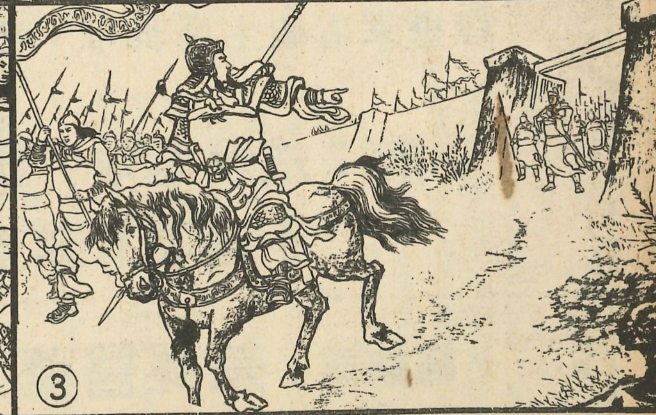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曹操得了漢中地方，西川震動，劉備用孔明的計策，說動孫權進攻合肥。曹操得訊，派曹洪、張郃、夏侯淵鎭守漢中，自己領兵四十萬，去救合肥。



2　魏、蜀相持三年。張郃見曹洪一直按兵不動，建議襲取巴西，進攻蜀地。曹洪認爲巴西有張飛把守，恐怕難以取勝。



3　張郃不聽，將部兵三萬分一半守住大寨，自己引一半兵去攻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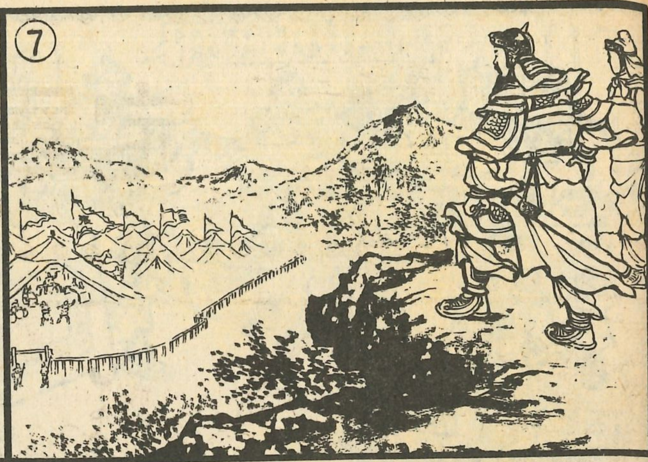
4　張飛得報，急引兵出境迎敵，獨戰張郃。戰到三十餘合，山背後蜀兵殺出，兩下夾攻，張郃敗退。張飛乘勝追殺，一直趕到宕渠山，方才紮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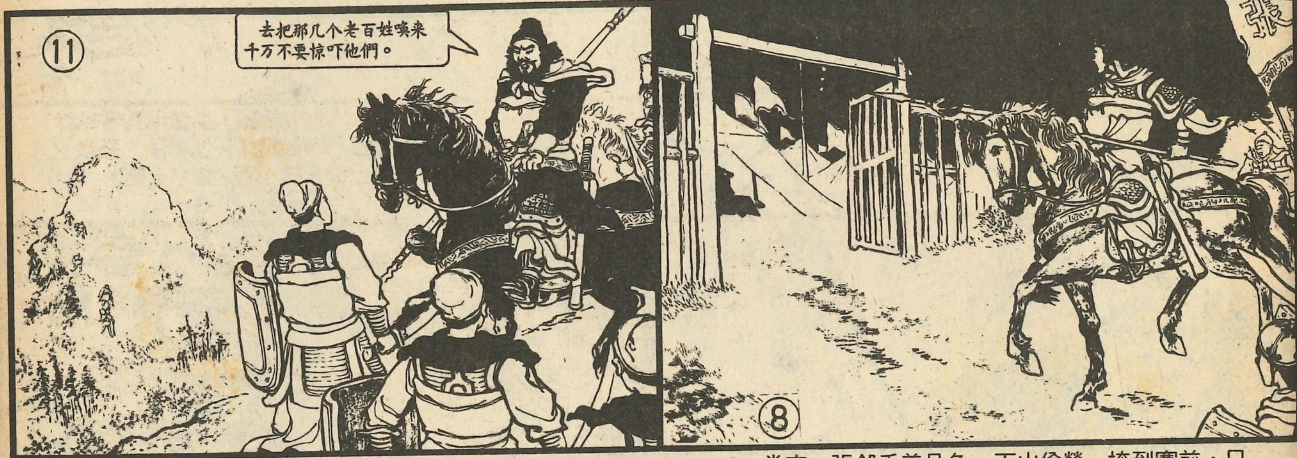
5　張郃退入寨中，佈置好擂木炮石，只是堅守不出。相拒五十多天，張飛無計可施，便在山前紮營，自己也整日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坐在山前，辱罵張郃。



6　消息傳到成都，劉備大驚，怕張飛貪酒誤事。孔明却深知張飛用意，反教魏延解送美酒五十罎到軍前，讓他喝個痛快。



7　張飛得了許多美酒，教人將酒筵排列帳下，會集軍士，開懷暢飲。張郃在山頂觀望，見張飛連連乾杯，還叫兩名小兵在帳前互相撲打，作爲戲樂。



8　當夜，張郃乘着月色，下山偸營。掩到寨前，只見帳內燈燭照耀，張飛仍舊坐在那裏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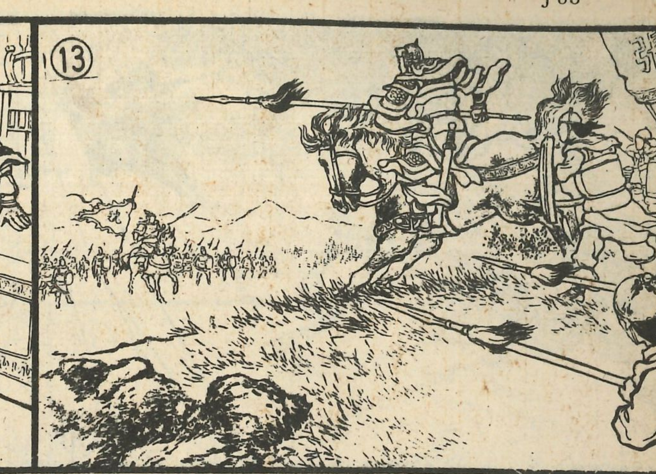
9　張郃大喊一聲，衝殺進去，張飛只是端坐不動。張郃搶前一槍把他戳倒，却是一個草人。

10　張郃發覺中計，慌忙退出，只見迎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正是張飛。張郃拚力衝殺，只盼大寨兵馬來救，誰知山上火起，大寨已被魏延奪了。張郃只得收聚殘兵，退守瓦口關。

11　張飛、魏延攻打關隘不下，張飛焦躁，和魏延去察看山前山後形勢。忽見老百姓數人身背包裹，在危崖絕壁上翻過山去，張飛看了一會，忽然有了主意。



12　軍士連忙把他們喚到馬前，張飛用好言安慰，從他們嘴裡，探得山上有條小路，可通瓦口關後。張飛大喜，賞了那幾個老百姓，自己與魏延回寨。



13　張郃爲了救兵不到，心裏正在憂悶。人報魏延在關前挑戰，張郃披掛上馬，下山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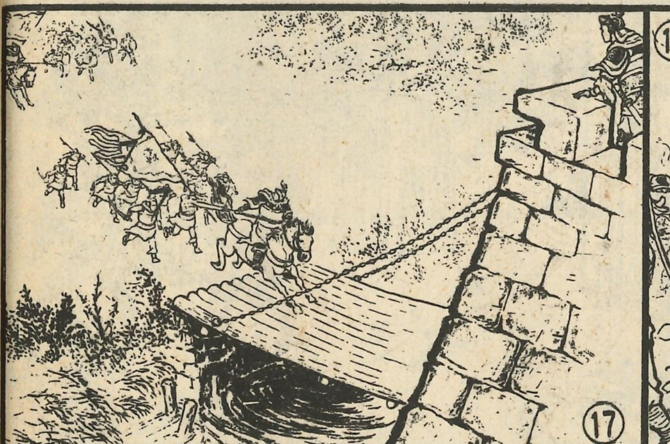
14　忽報關後四五路火起，張飛領了一軍，已經從山後殺進關來。張郃聽了，大吃一驚。



15　瓦口關前後受敵，張郃料守不住，只好棄關逃走。後面張飛猛追，張郃拋了坐騎，投入小路，方才逃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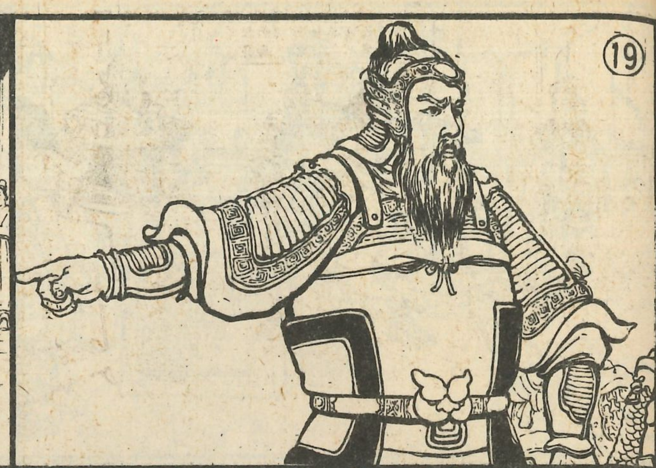
16　張郃去見曹洪，曹洪因他連失兩處險要地方，折了許多兵馬，下令推出斬首。衆官說情，曹洪才撥給五千人馬，命張郃奪取葭萌關。



17　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見張郃兵來，霍峻主張堅守，孟達定要迎戰。孟達出關，才一交鋒，便被張郃殺得大敗而回。霍峻來不及怪怨孟達，趕忙寫好文書向成都告急。



18　劉備聚軍師將領商議，孔明以爲葭萌關地位重要，既然緊急，只有從巴西調出張飛來，方可擊退張郃。



19　孔明的話才說完，帳前突然有一員將領站了出來，大聲說：「別人怕張郃，我却不怕，看我立刻去斬了他！」衆人看時，却是老將黃忠。



20　孔明微笑，對黃忠說：「將軍雖勇，無奈年老，恐怕不是張郃對手。」



21　黃忠最不服老，聽了這話，氣得白鬚倒豎，大聲說：「我渾身還有千斤之力，兩臂開得三石之弓，怎說不是張郃對手！」孔明看在眼裏，索性再用話激他：「將軍快近七十了，如何不算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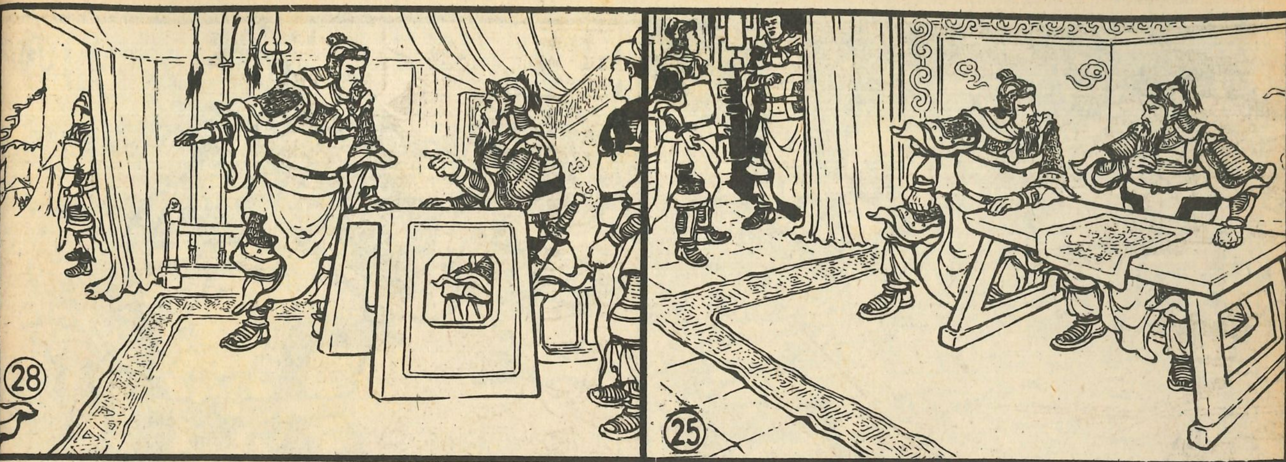


22　黃忠愈加氣憤，更不答話，就在架上取下大刀，揮舞如飛；又取壁上硬弓，使勁的拉，一連拽折了兩張。劉備和衆人都看得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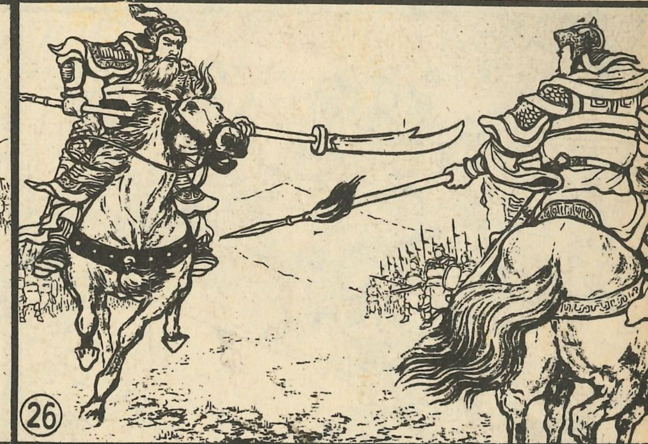


23　孔明這才依允黃忠前去，問他要不要帶副將同行。黃忠心裏還有點氣憤，索性薦擧了另一位老將嚴顏，孔明也同意了。兩人一同領兵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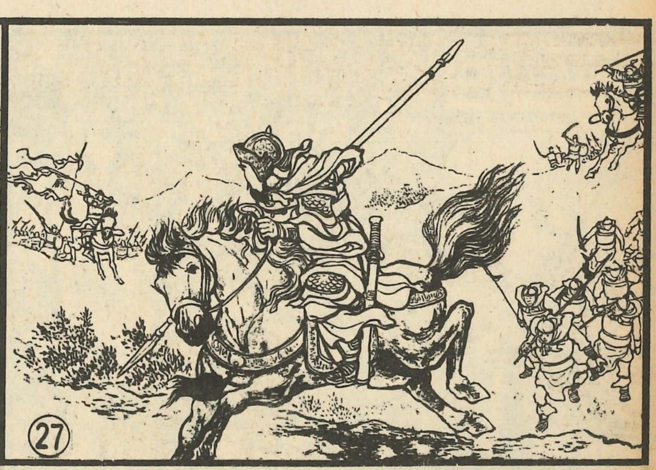
24　趙雲見兩員白頭老將擔當了這般重任，很不放心。孔明竭力解釋，趙雲只是不信。



25　黃忠、嚴顏到了關上，孟達、霍峻也暗笑孔明調度不當。黃忠與嚴顏却都下了決心，定要建立功勞，使大家今後不能再輕視老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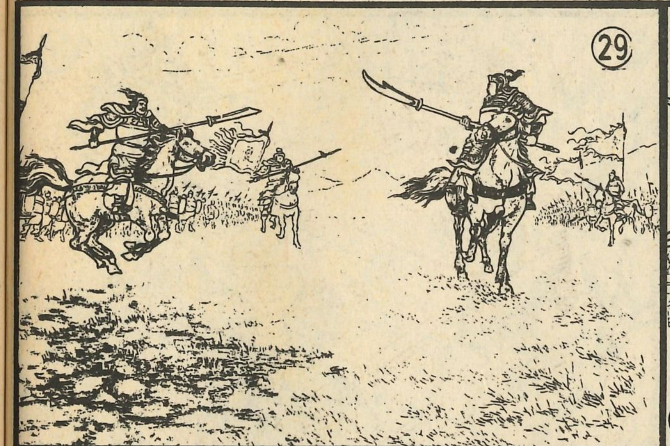


26　第二天，兩軍對陣，張郃出馬，見對手是黃忠，便笑他偌大年紀，還不安分，要來陣上送死。黃忠大怒，高叫：「你欺我年老，我的寶刀可不老！」拍馬向前，揮刀直取張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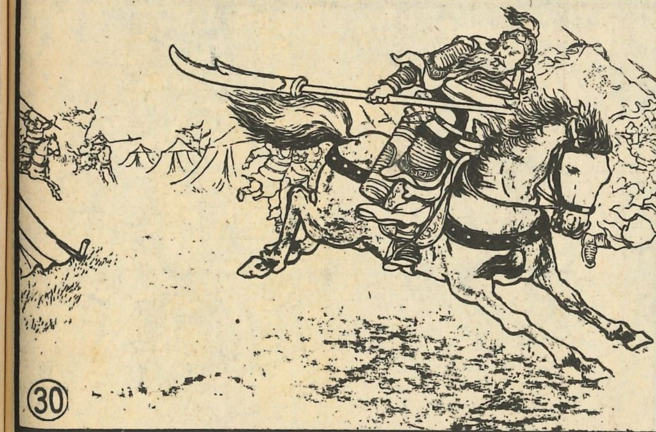


27　兩馬相交，戰了二十餘合。忽然張郃陣後喊聲大起，原來嚴顏已從小路抄到敵人背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魏兵直退了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才停止追趕，收兵紮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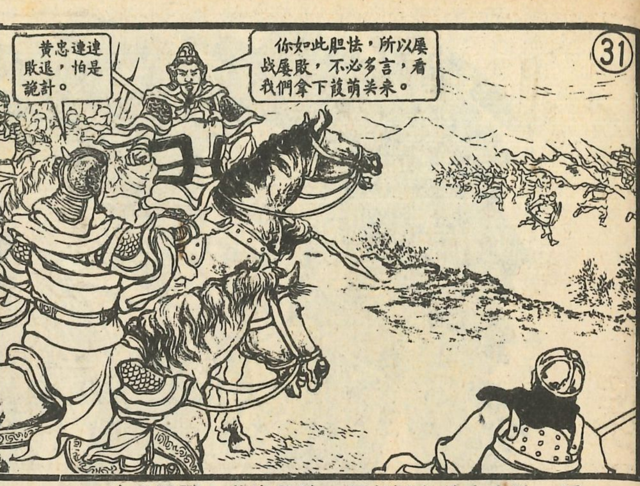
28　嚴顏獻計，說附近有個天蕩山，是曹軍屯糧之所，奪了天蕩山，曹兵斷糧，漢中不戰可定。黃忠也是這個主意，便授計嚴顏，讓他自領一軍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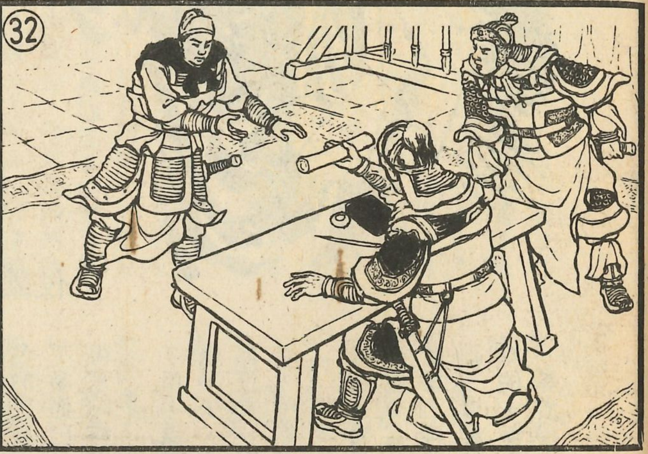
29　曹洪得知張郃又輸了一陣，只得再遣夏侯尚、韓浩二將，率兵五千，前來助戰。韓浩出陣，直衝黃忠，夏侯尚也拍馬挺槍，夾攻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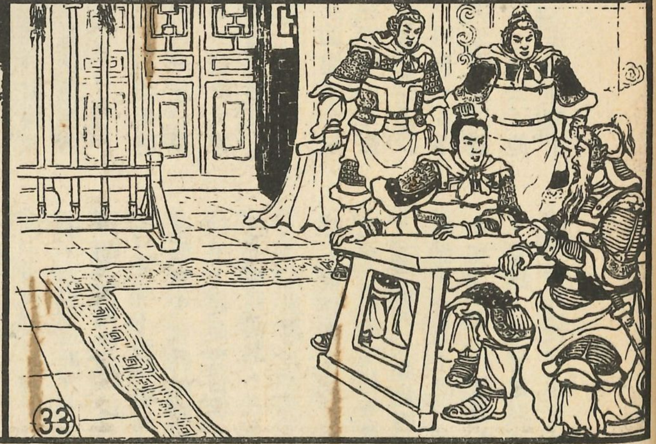
30　黃忠更番迎戰，敗下陣來，韓浩、夏侯尚追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的營寨。



31　次日再戰，黃忠又敗。張郃疑心其中有詐，反被夏侯尚羞辱了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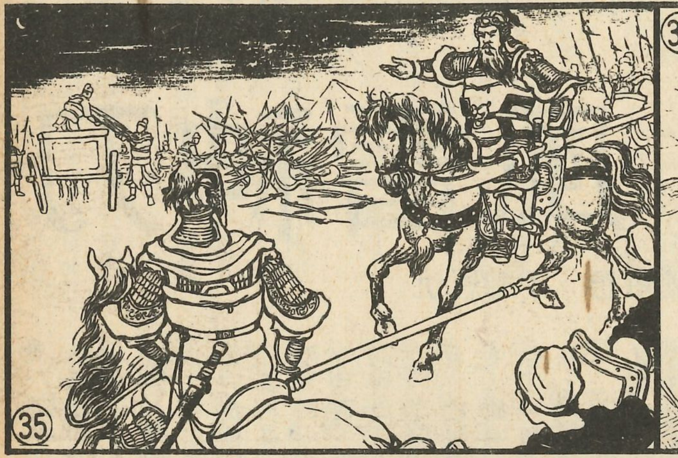
32　以後兩日，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一直退到關上。孟達發急，忙寫文書，申報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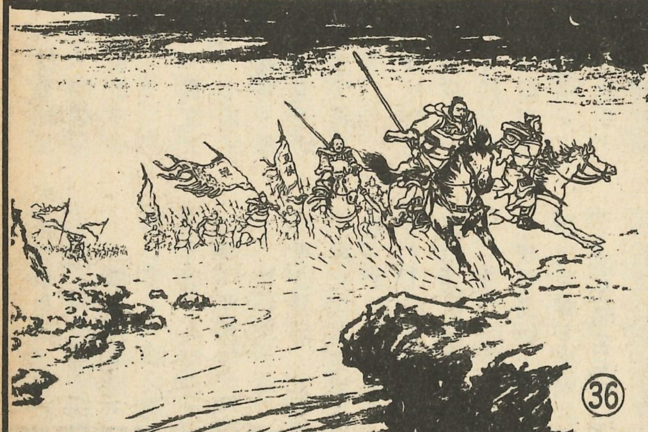
33　劉備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告訴劉封：「這原是驕兵之計，只看今夜一戰，便可收復失地。」



34　夏侯尚、韓浩見黃忠閉關不出，只道敵人無力再戰。不料夜裏二更天時，黃忠引五千兵開關猛衝，二將猝不及防，各自棄寨逃命。



35　黃忠連奪三寨，寨中軍器鞍馬堆積如山，黃忠盡教孟達搬運入關。



36　劉封勸黃忠暫歇，黃忠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管催大軍努力追趕。曹兵大潰，直退到漢水旁邊，才得紮住陣腳。　（待續）

風雷神刀

仗義解怨　了却恩仇

一期完湖海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盤中黃澄澄都是五兩一錠重的足赤元寶，一共十錠，在燈光下閃閃耀人眼目，一個精壯的漢子托來放在桌上後，便垂手退立一旁。

桌上是一席豐盛的酒菜，賓位上坐的是個四十三歲的中年人，小眼睛，鷹爪鼻，雙顴高聳，看來就有一種陰鷙的刁猾之相，他一見那黃澄澄的金元寶，臉上立即顯出貪婪而又滿意的神色。

主位上坐的，是個五十以外的老者，相貌雖然猥瑣，可是雙眼深沉，看人時有一股威嚴，另外尚有五人，除了一個身穿長袍、態度較爲斯文之外，其餘四個都是粗獷精壯的漢子。

主位中老者對那中年人一拱手，道：「周朋友，老夫在江湖上，雖則出名的吝嗇，但這是老夫想到錢財得來不易而已，當然是不會胡亂花這辛苦得來的錢財。

「所以用時也算算斤兩，應該用時才用，這裡是五十兩足赤，一分一厘也不少，咱們這一宗交易，總算大家都沒有一點含糊，再有借重周朋友之處，咱們再談交易！」

姓周的中年人，把桌面盤中金錠撿起來看看，便一一揣在懷中，才微笑道：「黃莊主，在下早說過『錦毛虎』管雄，再勇猛也不值在下略施一點手脚，準教他屍橫就地，虎牙崖仗以稱雄的，便是這頭『錦毛虎』，除去了他，等於拔去了一對虎牙，這虎牙剩下來的都是些酒囊飯袋，不再是你黃莊主手下幾位武師的對手了！」

他說到這裡，對另外四個粗獷的漢子看了一眼又道：「虎牙崖目前變了沒牙崖，今後贛江三曲灘一帶，有誰再敢向你黃莊主的攔江莊來尋事！」

黃莊主笑道：「虎牙崖的『錦毛虎』以勇猛著稱，老夫邀請來的不少高手，都受挫在他手下，周朋友一舉手之勞，便教他躺屍，無怪周朋友名滿東南，江湖上沒有人不知你這位大名鼎鼎的『袖裡乾坤』。」

姓周的聽到了奉承，哈哈大笑，把雙手高舉，右臂寬大袍袖退下來，露出手臂下綁緊的一排三個細竹管道：「這是聞名天下的『乾坤千斤化裝弩』，在下在這上面下了十年苦功，在江湖上走動，一弩三發，共計九支鳩羽箭，不知挫敗了多少成名好漢，才博得個『袖裡乾坤』的外號，可笑這『錦毛虎』管雄，明知咱周倉的來歷，當着面還敢膽大妄爲的發威，經不起在下一抬手，便命喪當場。」說到這裡，他神色上極爲倨傲。

同坐還有五位，那個身穿長袍、態度極爲斯文的，正是這個攔江莊莊主黃金海的一個智囊人物，人稱「笑袖刀」郭福的，其餘四個都是攔江莊中的武師，今日上陣，他們都是眼見這周倉和「錦毛虎」管雄對敵的，這周倉見了管雄，任管雄發威，他在一旁不住的打躬作揖，乘管雄不防備之間，卻用淬毒袖箭，暗算了管雄，黃莊主出五十兩黃金，要買管雄的人頭，這周倉便以暗器射殺了管雄，平白得了這五十兩黃金。

起初，一般人還不知道他用甚麼功候，在一舉手之間，便擊斃了管雄，都還敬佩他名不虛傳，是位出了名的「袖裡乾坤」，現在一看到他右臂下綁的化裝弩，才知他是專以乘人不備而向人暗算的，對他都有點看不起，何況他又一臉驕傲神色，這個「笑裡刀」郭福便開口道：「周朋友，前幾天，這裡來了一位不知名人物，是個虬髯大漢，他知道莊主在聘請人手，願以五十兩黃金聘金，爲莊主効勞，他爲顯出功力，獨上虎牙崖去，在崖下連挫敗了十幾個老賊鄔天風手下的得力頭目，結果闖上了山去，據隨在他身後的楊武師和金武師看來，這人身手了得，手中一柄厚背刀，指東打西，老賊手下，東歪西倒，可惜闖上山沒有下來，若是這虬髯大漢爲鄔天風所聘，倒是咱們攔江莊中一個心腹大患。」

「袖裡乾坤」周倉冷哼一聲道：「這種無名小輩，仗着一點蠻力，便也要開口五十兩黃金，眞不知天高地厚了，他不被那老賊收買還好，否則，在下便提他的人頭來見！這種江湖上沒名的膿包，莊主和郭先生不用放在心上，請！」

周倉說完，便舉杯邀飲，衆人剛舉起面前酒杯，突然嘩啦一聲，枱上菜餚已有幾盆被打碎了，在碎盆之中，只見周倉一顆頭，眼睜口張落在桌面上，衆人叫聲不好，呼的一蓬血雨，直向衆人洒來，衆人慌忙後退，但也爲之洒了一頭滿臉，血腥撲鼻，四個武師不期然的在腰際撤下隨身兵刃，定睛一看，「袖裡乾坤」身後，正立了一個虬髯大漢，把厚背刀在伏着桌面的周倉屍身上抹拭一下，納刀進鞘。

他橫着冷眼的對那幾個撤出兵刃的武師看了一眼，沒有理睬，却對莊主黃金海道：「虎牙崖臨江寨的鄔天風寨主，出五十兩黃金，要買這斷的頭，他只出這一份錢，大爺除了取這斷一顆頭外，別的不管，你們用不到膽戰心驚。」

說完，他嘩的一聲，撕下周倉一片衣襟，把周倉的頭包好，然後伸手入周倉懷中，把周倉那十錠黃金都取了出來塞到自己的腰包中去。剛想上路，郭福已招呼道：「好漢慢走！」

虬髯大漢對他看了一眼，問道：「有甚麼說的？快說！」

郭福含笑道：「莊主想聘請好漢在莊中護衛，可是好漢一到虎牙崖，便沒有下來……現在黃莊主就依好漢主意，以五十兩黃金作聘，請好漢幫忙。」

虬髯大漢撫髯大笑道：「現在漲價了，要一百兩，鄔寨主出五十兩聘咱保護，另外差遣，再出價錢。黃莊主若出一百兩，咱大爺就辭了那份差使……」

他還未說完，黃金海已接口高聲道：「老夫就出一百兩聘禮。」

虬髯大漢對他點頭道：「好，一言爲定，咱大爺拿這個人頭交差，取了五十兩後，即刻就來。」

說完，把手中周倉人頭搖了一搖，一縱身，呼的一聲，已縱出大廳而去了。

郭福噓了一口氣，道：「這人本領也很高，就在快如閃電情況之下，已一刀把周倉頭斬下，他如要廳中任何人之頭，豈不如探囊取物，這種本領高强的人物，若爲鄔老賊羅致在手中，豈不教人寢食不安。莊主出這一百兩，眞是識時務者爲俊傑。」

黃金海對眼前這四個武師看了一眼，道：「這人來無踪，去無影，手起刀落便要了周倉的人頭，是老夫生平所少見的高手，他似早已在廳中，周倉揣金入懷，都已落在他眼中，周倉不出言斥他是膿包，他也許會叫陣，不會這樣突然出手，他雖然這樣背地出手，實在較周倉打躬作揖的暗算高明得多，尤以他說『大爺除取這斷的頭外，別的不管，你們不用膽戰心驚』，這一句，正是大丈夫本色，雖被人買兇出手，却不傷及無辜，明知老夫和鄔老賊是對頭，他不邀功向老夫爲難，這樣的人物可以交深，掉了這個周倉，老夫便要受到驚險了，所以別說是開口一百兩，即使五百兩，老夫也許立即允諾。」

他說完看看蓆上血漬狼藉的盛筵，一擺手教莊丁撤去，並命用棺盛殮周倉屍體。等待把「錦毛虎」管雄屍體和周倉人頭交換，再入土掩埋。

這黃金海是攔江莊的莊主，攔江莊是贛江中心吉安至峽江一段三曲灘的水面上霸主，在這一帶設有二個水卡，不論上行下駛的舟楫，經過三曲灘，都得向攔江莊所設水卡納下通行稅，是甚麼理由呢？說來很簡單，據黃金海說，這贛江會合東西貢、章兩水，始成贛江，曲折北流，至三曲灘時，便泛濫成災，水勢到處亂竄，大部份地區都成了湖沼，被水淹沒，是他祖先花費了幾十年心血和千萬兩錢銀，疏通成水道，才始變成現在的三曲灘，由吉安府至峽江縣這一地段，都是他祖先開發出來，現在他在這贛江經過他祖先開成的水道上面行走的船隻收一份稅，並不爲過，當初曾有人反對，告到官府，官府也曾出面嚴究，不許他收這陋規。有年水漲，黃金海暗中命人堵塞下流水道，吉安至峽江之間的兩岸地帶，果眞大水成災，廬舍爲墟，他乃向官府聲言，若是許他收取通行稅，則由他出資治理水道，保不成災，官府鑒於災情嚴重，又不知如何治理水道之法，更估計不出治理之時要花費多少工銀，就一口答應他，這時，春水還繼續上漲，他

就花了半月時間和一部份人工，便把這水患治清，因此，後來他在三曲灘水卡上收稅，官府也就不管他了。

中年之前，峽江縣西的虎牙崖上，由武功山上來了一夥江湖朋友，在崖上設立了臨江寨，作爲武功山的分寨，寨主鄔天風，本是武功山的總寨主，來此獨當一面，他們設立分寨，倒並不是想來據地稱雄、攔道打劫，因這虎牙崖是太行山的支脈，地處荒僻，根本不是開山立寨之處，他們此來，完全是看中這三曲灘攔江莊水面的霸權。

故在一立寨之後，鄔天風派人向攔江莊通知，要求攔江莊分一半稅銀給臨江寨，維持臨江寨兄弟的生活，此後攔江莊有甚麼事發生，臨江寨便立即前來救援等語。

攔江莊黃金海聽了來人要求，又好氣又好笑，爲了在三曲灘設水卡，攔江莊不知和水路上朋友火併過多少次，吉安以南的鳳凰墟、臨江縣以北的蛟湖口二地的水上朋友，都因他霸佔三曲灘而斷了生機，曾經搏命惡戰，經過了千辛萬苦，才算妥約。

現在臨江寨居然平白要求分給一半，如何會不又好氣又好笑？當時不但不答應，反將來人耻辱一番趕回。

黃金海經驗老到，他知臨江寨派人來要求，不過是例行手法，他明知攔江莊不會答應，次一步手法，便是用武力前來威脅，故等來人一走，早就派人到水卡和攔江莊有關各處防備，因贛地只有這條贛江，是往南北的一條主要水道，三曲灘又在贛江中心，更是必經之地，每年收取的稅費十分可觀，是個極肥的水路上活口，不知有多少人羨慕，黃金海早就防到了這一點，深恐有人前來搶奪，攔江莊內常年聘請不少武師巡護，暗中又與官府打交道，江湖中人前來商借，不管用甚麼藉口，或是講江湖道義，黃金海一概不理，他認爲此風不可長，有一個滿意而去，那末後患無窮，他寧願來人不滿，逼得用武解決。

可是他在當地，不但人手衆多，又有官府爲之支撐，所以一個也沒有討得好去。黃金海以吝嗇出名，也遍傳江湖，此次武功山特在虎牙崖設立臨江寨，就是特地在當地設一根據地，準備與攔江莊好好地幹一場。

攔江莊前來作說客的走後第二天，攔江莊管轄的各處都受到了襲擊，幸得黃金海早有準備，就此硬打了一場，雙方都有極大的損傷。

事後，臨江寨不斷由總寨調動人馬，攔江莊也出重金聘請好手，在三個月中，雙方足足打了十幾仗，他們這樣惡戰，却苦了當地居民，屬於臨江寨至虎牙崖週圍方圓七十里居民早已逃避一空，這六七十里成了死域，陌生人一進入這裡，遇到雙方任何一方的人，必認是對頭，非被擊殺不可。

雙方火併的事漸漸傳了開去，江湖上各地喜歡湊熱鬧的，或是窮極無聊的朋友，都慢慢聚攏起來，情形已由小擴大，攔江莊有的是錢財，就揀武功高强的羅致在莊中。

臨江寨方面，則以消除攔江莊、奪了水卡，將來大家瓜分作爲號召，雙方各有實力增强，尤以臨江寨方面聚集的人較多，因爲黃金海過去太過吝嗇，不滿他的朋友都助臨江寨那一方面。

足足互相惡鬥了半年，還是勢均力敵，臨江寨總寨武功山方面，突然派了一個高手來，那便是「錦毛虎」管雄，手中一對虎頭鉤勇猛絕倫，向攔江莊進擊，一連勝了五仗，把攔江莊請來的高手都挫敗了，還把攔江莊設在峽江方面的水卡挑去了。

黃金海手下無人能敵，只有往閩西邵武請來了著名的好手「袖裡乾坤」周倉來對付這「錦毛虎」管雄。

不想剛除去「錦毛虎」，正在設宴慶功之際，「袖裡乾坤」却反爲虬髯大漢所殺。

初時這虬髯大漢上攔江莊應聘，開口便要五十兩黃金作聘，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何況這時黃金海正以這個數目命人前往閩西去請周倉之間，但看虬髯大漢那副神情，似懷有極高深武功，正在沉吟斟酌之間，虬髯大漢自願顯示武功，說先去虎牙崖挑戰，就此闖上山去，沒有下來。

如今這虬髯大漢刀斬周倉，黃金海知他武功厲害，絕非泛泛之輩，自己能聘用他便可放下一大半心。次一步驟，黃金海就是整頓好人手，準備去奪回那峽江方面的水卡，爲了這水卡被挑，上駛的船，已收不到通行稅，故只等這虬髯大漢前來了。

直到第三日凌晨，這虬髯大漢率領六個似是貧苦百姓的人物，來到了攔江莊，他和莊主黃金海、「笑袖刀」郭福見了面，道：「黃莊主不知信得過咱否？請先把一百兩聘金付給咱！」說完，又在懷中摸出了一百兩黃金放在枱上道：「請把這一百兩黃金也給咱換成白銀，就敎咱幾位苦朋友抬走！」

黃金海點頭道：「老朽怎會信不過好漢？」又對郭福道：「你先替這位好漢照價兌換白銀吧，送幾隻裝銀子的瓦罎給好漢朋友。」

然後對虬髯大漢一拱手，道：「老夫還未請敎好漢貴姓大名？」

虬髯大漢笑道：「咱姓辛，名字多年不用了，不過一般朋友稱咱大爺，就把大爺當作名字了，黃莊主，你在那一點上信得過咱？不怕咱抬走了銀子，不別而行嗎？」

黃金海也笑道：「你辛大爺不是這種人，像你辛大爺那樣豪爽而有丈夫本色的人會不守信？天下就再沒有人說了話會算數了！」

虬髯大漢對他看了一眼，微微點頭，二百兩黃金，在當時足足兌換了

二千八百兩銀子，這六個苦朋友，每人挑三罎，辛大爺一直送到莊外，對他們珍重而別，倒教黃金海和郭福二個看得莫名其妙。

攔江莊有了這位辛大爺助陣之後，情形就不同了。臨江寨似知這位辛大爺的厲害，再不敢前來挑戰，辛大爺的職責便是保護攔江莊，別的不管。

黃金海請他前去奪回峽江方面的水卡，又花了五十兩黃金，可是在這辛大爺身上，却是走一趟之勞，他一到峽江水卡那一邊，臨江寨所有佔據的人，早已走得清光了，第二天，辛大爺又招了四個苦朋友，把五十兩黃金兌了七百多兩白銀抬走了。

在這半年之中，攔江莊的黃金海，足足花費了三百多兩黃金，折合白銀是四千多兩，已把他的產業去了四分之一，他想到長此下去，再有人受傷，撫卹死難家屬，再拖半年，攔江莊不是完了嗎？

所以他想起要釜底抽薪辦法，他和辛大爺商議，要買臨江寨主鄔天風的人頭，願意出二百兩黃金。

辛大爺一口拒絕道：「鄔天風曾經禮聘過我，雖則我貪圖莊主比他出高一倍聘金，捨彼就此，但還有賓主之情，下不了手，再說，虎牙崖不過是武功山一個分寨，去了鄔天風，豈能包保不會再有第二個寨主前來？還不是徹底辦法，我既能受二百兩黃金要了鄔天風的頭，也能受鄔天風三百兩黃金來取莊主的頭，一個人唯利是圖，不顧做人之道，還算是人不是？我雖讀書不多，但亦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等不義之財，我可不想要，莊主仔細想想，我這話可對？」

黃金海頗欽佩他的見解，只能對他笑笑，還沒有開口，旁坐的「笑袖刀」郭福却道：「辛大爺，聽說這老賊鄔天風，功力也是十分了得，是也不是？」

辛大爺把眼一翻，道：「郭先生，你別來激我，辛大爺若沒有辦法對付鄔天風，也不敢肩承衛護攔江莊，棉裡針，笑裡刀這一套，在咱辛大爺前，可別玩出來，鄔天風若不知我辛大爺這一點功力，不給你們明鬥，暗中也摸上莊來，現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再說臨江寨來了不少江湖朋友，當年都爲你郭先生用計打發走的，對攔江莊一點也沒甚麼好感，尤其是對你郭先生。」

郭福聽了，不但被搶白得面紅耳赤，更兼心驚膽戰，紅着臉，直着眼對辛大爺看着說不出話來。

辛大爺一整臉色對黃金海道：「莊主，目前除作出增强實力，使臨江寨不敢侵犯，才是唯一的辦法，他們目前是搶奪這三曲灘水上霸權，並不是想要莊主的命，莊主若出詭計，只怕替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黃金海猥瑣枯瘦的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表情，似在抖戰，雙眼則睜得極大，辛大爺知道這是他十分激動的情形，但猜不透黃金海生相如何會這等萎縮，從骨格上看，也不應枯瘦得這樣的。

當晚，將近三更時分，辛大爺照例和幾個莊中武師，巡視莊院一番，分派值夜之後，便回到宿處安寢，剛正上床，突然聽到附近屋面上，似有夜行人路過，辛大爺立即由床上縱起，推開窗扉，直竄而上，只見有三個夜行人正越牆而出，乃由側面疾兜截而去，趕不上十丈上下，已攔在這三人面前，當先一個立即停步。躬身叫了一聲：「辛大爺！」

辛大爺一看，正是莊主身邊一個貼身小斷，另二個，正是看守莊門的門丁，從辛大爺的印象中，這三個莊丁似從未聽過莊主黃金海說起過會武功的，可是從脚程上看來，不下於莊中所聘的幾個武師，心中大起疑團，沉聲問道：「你們夤夜出莊何事？」

那當先一個小斷道：「莊主今日聽了辛大爺所說，認爲增强實力才是辦法，和夫人商量了一陣，決定再去請人前來協助，故連夜命小的去請人。」

辛大爺聽了，並不懷疑，因爲他今日和莊主、郭福談時，並無其他人在旁，這莊丁能道出所談內容，知非虛語，但微笑對他道：「你們三個功力也不弱，一旦有事，不怕莊主孤立無援嗎？不過這是莊主自己的事，咱辛大爺管不到了，可是下次出莊，最好不要飛越屋面，免得引起誤會！」

三人聽了，對望一眼，才對辛大爺一躬道：「是，辛大爺！」說完，疾奔而去了。

辛大爺發現黃金海貼身小斷和派在莊門上的莊丁，武功都不弱，漸漸有點懷疑這位相貌猥瑣的莊主來，他獨自返莊，剛越牆進內，在他睡房前，正站了那位莊主，一見辛大爺，便抱拳道：「老夫今日聽了辛大爺之言，極爲警惕，已命跟隨多年的親信前去邀約幾位遠地世交老友前來相助，因不想爲人所知，故夤夜教他們上道，但他們越屋而去，就知道逃不過辛大爺耳目，故匆匆趕來，果然不出所料，此事還望辛大爺不要與人提起！」

辛大爺微笑道：「如果有人侵犯攔江莊來，是咱該管之外，別的我決不過問，莊主不必過慮。」黃金海才道聲打擾走了。

一連半個月平安無事，這一日晚飯過後，「笑袖刀」郭福特地找辛大爺閒談，東拉西扯，所談都是攔江莊當年建立之事，道出如何艱辛。

辛大爺對於這個狡猾陰險的莊主智囊人物，極爲留意，一邊聽他叙說，一邊則在默思，他這樣不厭其煩的說給自己聽，其中有甚麼用意？但他耳中已聽到有六七個人在屋面飛越而過，可是奇怪的，派在屋面巡視的暗卡，爲甚麼沒有示警暗號發出，他按

捺不住，便一沉臉問郭福道：「郭先生，你今晚將攔江莊過去之事詳細說給咱辛大爺聽，究竟是甚麼打算？莊內已有人潛入，沒有觸動伏樁暗卡，看來有莊內人領路，若有甚麼風吹草動，郭先生特來絆住咱辛大爺，嘿嘿，莫怪辛大爺對你翻面無情！」說完一脫外衣，準備去房前查究。

郭福笑道：「辛大爺，眞不愧是位機智功力過人的高手，不過不必勞駕，這來的都是莊主世交，爲避人耳目，特在夜晚上門，莊主深恐辛大爺不知來人是應邀而來，上前阻攔，引起誤會，故特要小弟前來陪辛大爺談談！」

辛大爺聽了，略一沉思，冷冷的哦了一聲，才微笑坐了下來，郭福再敷衍了幾句就走了。

辛大爺心中老不是那麼一回事，覺得黃金海對他似有避嫌之意，轉而一想，這不是自己該管之事，但不敢全信郭福之言，仍竄上屋面，派在屋面上巡視的暗卡，正是莊中武師中的高手金笙，他在屋面一現身，就前後連晃了三晃，這是暗號，可是暗卡中的金笙却不現身，心中覺得奇怪。

於是便忙向屋面能匿藏身形幾處巡視過去，發現金笙已被人點了穴道，俯臥在屋面風火墻邊，於是立刻替他解了穴道，一問之下，始知金笙在屋面上巡視時，剛到這裡，突覺勁風疾撲而來，連忙立即轉身，還未看清來人，已被來人點了穴道，把他倒放在屋面，他耳中則聽到有六七人撲向後院。

辛大爺聽了，倏忽從腰帶旁撤下厚背刀，道：「來人是莊主朋友，不過他派這人手暗襲，實在欺人，你跟咱來，也教他們莫要小覷人。」接着和他耳語了一陣，二人連袂撲向後院。

內院花廳上燈火通明，辛大爺一拍金笙肩頭之後，身形一蹲，便如鷹隼般直飛而起，一起一落，已越過二重屋脊，落在內院偏廂上，他在花廳屋面略兜了一個圈，便翻過偏廂疾竄而回。

花廳內立即見到人影晃動，呼呼呼三條人影竄上屋面，沿着偏廂屋面趕了過來，到接連外莊的狹弄前，突然外屋莊的脊上，有人一長身喝聲：「打！」，右手一揚，當先趕來二人，身形靈活，倏忽向兩旁斜閃，可是還是悶哼一聲，向狹弄前中躍了下去，後來一人，見疾向下撲，他身手更爲敏捷，晃得一晃，接連把二人墜下身形托上一托，然後跌向地下，這一來墜下之勢穩住，才算沒有跌傷，屋面上長身那人喝道：「甚麼人敢夜闖攔江莊？」

內院角門有人開了出來對屋面道：「是金武師麼？這三位是老夫朋友。」

屋面上，金笙道：「我見內院屋面上有人影晃動，還當有外人入侵，所以趕了過來，這三位迎面而來，還當是外人，故才出手，這眞是抱歉。」

黃金海一揮手，道：「沒有你的事了，金武師，請回前莊去吧！」

金笙聽了，身形一矮，接着冲天而起，拔高三丈多，直向外莊飛縱而去。黃金海和那後來人一看金笙身形，俱都一愕，尤其是黃金海對這縱起身形發愕。

在外莊，金笙由內廊中趕了出來，縱上屋面，與辛大爺相對大笑，辛大爺道：「看來他們要找我來了，你沒有忘記我剛才所說？」

金笙道：「記住了，辛前輩，你老請便好了。」

辛大爺回到睡處，剛躺上床不久，莊主黃金海已叩門求見，一開門，黃金海和一老者同來，這老者約莫六十左右年紀，身材矮小，却是一臉精悍之色。

他一見辛大爺，便是一怔，黃金海替辛大爺介紹，始知道老者姓桑，名通，辛大爺連說幸會，坐定後，黃金海道：「辛大爺，莊外出了一點小誤會，金武師有沒有來向辛大爺說起？」

辛大爺道：「來過了，今晚本是金武師巡夜，他因拉肚子，請楊武師替代一會，不想回到屋面，楊武師已被人點了穴道，便立刻來通知我，我已聽郭先生說起，說是莊主有摯交光臨，上屋解了楊武師穴道，只對金武師說是楊武師運氣岔了穴道，沒有甚麼事，貴友這等出手，似嫌過份，不過我已用話掩飾過去，不會認爲貴友出手而感難過，莊主不必掛在心上。」

黃金海聽了，臉色十分窘迫，强笑道：「辛大爺，金武師的功力，看來不弱？」

辛大爺點頭道：「莊主沒有走眼，金武師的『八步彈指』手法，是武林一絕，這種隔空彈穴，在一丈左右，是百彈百中，所彈俱是經外奇穴，非他獨門解穴法，任何高手，俱無法可施，因此晚來巡哨，是我和金武師倆輪流交替。」

黃金海才吞吐道：「不瞞辛大爺說，老夫招待幾位朋友，正在內院花廳中叙談，突發現屋外有人，幾位朋友立即上屋偵查，只見一條人影向外莊飛縱，便趕了下來，不想金武師誤會，還當是外人，想來是用甚麼『八步彈指』手法，把老夫二位朋友穴道封住，致……才來找辛大爺……設法解釋這誤會，既然這是非獨門解穴法不可，就請辛大爺招呼一聲金武師，一切看在老夫份上……」

辛大爺聽了，顯着錯愕道：「原來還有這重誤會，莊主和桑朋友請回，我陪金武師來內院便了。」

二人一走，金武師便推窗而入，相顧一笑，辛大爺道：「那姓桑的十分面熟，但我想不起來，表面上我一點沒有透露，他們二人已經是栽了，等會兒你不妨謙虛一點，免得留下一份

怨嫌，這犯不着的！」

金笙一點頭道：「是！」二人便往內院而去了。

其實這都是辛大爺安排的詭計，利用莊中地形，在暗中以計引誘幾個外來人追蹤，他則早翻下內院和外界的狹弄屋簷下，金笙揚手喝打，這二人向兩側閃避，辛大爺便早已準備好了幾塊小石，分別打向二人腰際的「七悶穴」，這是經外奇穴，他對黃金海却說「八步彈指」手法，那是陝邊巴山門下獨門功候，巴山素以「四九經外奇穴」震懾武林，他把金笙推到與巴山門下有淵源，那是使那中計二人，以後不敢跟他結怨。

金笙身形一伏，便冲天而起的身形，也是辛大爺事前指點好，乃是金笙縱下屋去，由他自己代替的。

二人到了內院，這被「追蜂手法」打中「七悶穴」二人，已倒躺偏廂上，辛大爺一看這二人，都是四十左右年紀，一個雙眉貫連，猛然想起這二人的來歷，那是冀魯邊境黃河水道上的頑兇，李家屯的「一字眉」李嵐和「浪裡翻」宮羽。

金笙一進偏廂，立即拱手對黃金海道：「在下不知是莊主摯交，莊主又命全莊中人晚來不許登高，這幾位現身，還當是外人，因此魯莽出手，眞是抱歉！」

說完對黃金海和姓桑的老者抱拳，然後在二人胸腹之間，左右腰各拍了一下，二人猛然從椅上跳了起來，怒目瞪視辛大爺和金笙，金笙仍含笑抱拳道：「對不起，得罪了二位。」

經黃金海在旁解說，桑通也連施眼色，這兩個人始悻悻然冷笑了一下，金笙又交代了幾句，才與辛大爺一起告辭回到外莊去了。

第二天入黑，黃金海神情開朗，特邀辛大爺、金笙，另一武師楊秀青小飲，使三人奇怪的，一直隨侍在側的郭福却沒有在傍侍候，黃金海笑道：「這一陣多承三位出力，護衛這攔江莊，今晚起，三位可以鬆一口氣了，尤以辛大爺在莊，使臨江寨中人，輕易不敢前來侵犯。」

辛大爺道：「何以見得？」

黃金海笑道：「臨江寨中，早有老夫幾個心腹，前去卧底，那邊情形，老夫近來瞭如指掌，今晚裡應外合，臨江寨被搗毀必無疑了，他們黃昏前舉事，二更左右，大概可以得手回來，老夫已準備酒席，爲出力者接風了。」

辛大爺聽了，面色微變，黃金海道：「辛大爺，不必顧忌，老夫決不會懷疑你與臨江寨有甚麼牽連，老夫幾次得手下來報，老賊鄔天風幾次發動要來攔江莊，都是因爲忌憚辛大爺在莊中，不敢妄動，否則老夫在未準備妥當前，已受到這老賊的威脅了，老實說，這臨江寨一批小嘍囉們，眞還不放在老夫心上，就因爲老夫有難言之隱，始强忍下來，可是總教老夫有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感覺，實在是忍不住了，始招來昔日手下，把這臨江寨毀了再說，後果如何，也將來再說，今晚老夫置酒，邀請三位小飲，有點心腹話想說，便是辛大爺，你二次得到黃金，都兌了銀子，招貴友前來抬走，老夫暗中命人偵查過，才知辛大爺是仁義之豪傑，不惜委曲身份來在老夫攔江莊任武師，把賣命得來的錢財，都賑濟了附近一帶的貧民，老夫聽手下來報，極爲感動，這種把金錢視如糞土的作風，眞使吝嗇的老夫愧煞了，因此也下定決心，附近村中貧民，因你所送銀兩短少，分派不到的，老夫便以你辛大爺的名義，着人分派，大約也有二千多兩，這是老夫敬佩辛大爺的仁義之風一點心意。攔江莊因有臨江寨作梗，始要請人護衛，目前老夫既已豁出之意，招來手下，再也不忌憚這批嘍囉們了，因此不敢再請辛大爺屈就在攔江莊。

「至於，金、楊二位，昨晚一見金武師的功力，老朽這對老眼，居然會看花，二位有這等身手，看來也非爲這等職位，老夫也不敢阻礙二位……」說完，命人取過三程儀，他又笑對辛大爺道：「這一些小意思，倒能使辛大爺再可賑濟一點苦朋友，金、楊二位心意如何，則非老夫能代謀了！」

說完，滿臉堆滿笑容，對辛大爺和金、楊二人看着，平素，辛大爺對這位莊主猥瑣之相，極看不順眼，今晚見他的笑容，似覺可親，便一拱手道：「我辛某這裡向莊主致謝，以辛某之名，幫助了這許多貧苦朋友，這一份情，辛某有機會時，必當補報。」辛大爺也是第一次對這黃金海莊主這等抬擧，道出了謝意。

正當這時，外面人聲喧嘩，雜以笑語之聲，黃金海笑道：「他們來了！」

果眞一窩蜂來了十七八人，當先二個，姓桑老者之外，便是一個中年婦人，接着便是李嵐和宮羽，尚有十幾個人，個個都在四十左右的中年人，有三個手裡還揚着了幾個包袱，到了門前，往階上一丟，衆人一進廳，那個婦人却已開口笑道：「羽弟已把鄔天風老賊宰了，替你去了對頭，該當敬他三杯！」

浪裡翻宮羽一指桑通道：「老賊功力不弱，全仗桑前輩把他牽制，小弟才有機會下手，要敬還得先敬桑前輩。」

他說完，指着階前幾個包袱道：「老賊頭顱就在那邊，尚有幾個，都是臨江寨中的主要人物，山寨也給嵐哥放一把火燒毀了！」

黃金海連連點頭，對宮羽道：「羽弟，你招呼大家坐了，這裡事情，將來要由你一手承接了，你是未來的莊主了。」

接着又對中年婦人道：「夫人，你

親自出馬，便大功告成，顯見老夫近年來已提不起雄心了。」

中年婦人道：「喪氣的話說他作甚？快教人開席吧，大家肚子都餓了！」

辛大爺這才知道這中年婦人乃是莊主夫人，稱宮羽為弟，莫非是李家屯宮家莊的宮彩芬？則這莊主是……辛大爺到這時候，猛然想了起來，對金、楊二位武師一施眼色，三人在衆人不注意時，閃出廳外，辛大爺悄悄對二人道：「二位也不必回宿處取甚麼行李，由我代替你們取回重要之物，二位在離此西南的楓田鎮等我，走時由後墻翻出，越快越妙。」

於是三人由走廊上折入廂房，由廂房側月洞門穿出，到了後牆，二人一抱拳，都越牆而去。

辛大爺便回到自己宿處，剛到客舍附近，瞥見一條人影，由自己住房窗口，掩向金笙所居窗旁，向內窺視，這人身法極為俐落，辛大爺已看出是「笑裡刀」郭福，這位一直斯文打扮的智囊人物，居然也有上乘的武功火候，他掩向金笙窗門旁，足有三四丈路，他只一竄一點已縱到，而且脚下一點也沒有帶起聲息，眞是點塵不驚。

他正在窺視時，辛大爺也掩到他身後，輕輕在他肩上一拍，倒教郭福嚇了一驚，突然閃身斜掠，待看清是辛大爺時，不禁大窘，辛大爺笑道：

「郭先生好身法，莊主在廳內，正宴請金、楊二武師，還送上一份程儀，就要走路，我來替他料理這二位行李，郭先生不妨一起進房！」

說完，在袖內取出一封紅封包，道：「這是莊主送給我的一份程儀。」

便推開了金武師的房門，剔亮了燈，郭福也跟了進來，辛大爺在房內檢視了一下，把金笙應用的鏢袋和一點銀兩等放在一起，再到楊秀青房中，也照樣理好一齊，足足有小半個時辰，然後把二人的東西携到自己房門口，郭福看了，十分納悶，不知辛大爺這樣做為了甚麼？

到了房內，辛大爺請郭福坐下，道：「郭先生，剛才在廳中，聽莊主說起，他已用我的名義，在這附近一帶賑濟了二千多兩白銀給那些貧苦朋友，我若查得此事確實，必當有報，金、楊二位武師，既承莊主贈送程儀，當然不需留在此處，已由我差遣辦私事去了，他們行李由我代送去，你在此偵查，不過對我們三人有甚麼懷疑，這用不到你擔心，莊主比你看得清楚，我走時有句話請你轉告莊主，今晚燒毀臨江寨是小事，喪失了鄔天風之命，却是禍事，這攔江莊遲早出事，你教他乘早準備，剛才莊主夫人露面，你也順告她一聲，憑宮家莊的人手，也不會是武功山暗中主持之人的對手。」

郭福聽了，臉色突變，對辛大爺一拱手，道：「多蒙相告，不過在下還有一事向辛大爺請教，大爺前一時刀斬周倉之時，據莊主說，你辛大爺施的是正宗武夷獨門『風雷刀法』中的『清風過頸』，不知武夷『風雷神刀』辛傑之大俠，與你辛大爺有何淵源？」

辛大爺站了起來，隨手拿起金、楊二位武師的包袱，道：「你倒知我辛大爺的名諱。」

郭福聽了，「啊」了一聲，辛大爺已一聲朗笑，竄上屋面走了。

＊　＊　＊

在楓田鎮，辛大爺找到了金笙和楊秀青，把包袱交給了他們，就教他們連夜返回原籍去，這裡不日有一場大斯殺了，憑你們的武功，不過白送了生命。二人聽了，果眞連夜便走了。

第二天，辛大爺一出楓田鎮，各處偏僻小鄉中的人見到他，都上前向他問候，像見到萬家生佛般歡呼着，辛大爺一問他們生活情形，都說因受他賑濟施恩，附近幾十條村，都能重新添置農具，從事耕種，那個安福縣的惡霸廐長生，已閉門不出，不敢再來欺壓他們，因此都能安居生活了，辛大爺聽了點點頭。

原來在贛江泛濫期間，當地受水災為害，世居於此幾十條小村村民，都往高地遷徙，所有廬舍，早為大水沖為廢墟，待等水退消逝，都已經無力重整家園，離此不遠的安福縣中惡霸廐長生，當時以賤價收購災民田地，再轉租給災民，聽說這是助他們重建家園，可是這些災民，以賣去田地的銀子，建了住屋，可是便淪為廐長生的農奴，胼手胝足辛勤耕種下來的成果，都為廐長生壓搾了去，終年不得溫飽，稍為忤違，廐長生立以地主身份，飭令惡奴家僕前來欺壓，要收回田地，建在田地上的屋宇，也須立即拆去，一般受苦難的貧民，都敢怒而不敢言，再加上臨江寨和攔江莊的惡鬥，把他們趕走，剛巧辛大爺路過當地，見當地村民，個個鶉衣百結，面有飢色，更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心中大為詫異，這贛中沿江兩岸，土地本極肥沃，出產不薄，為甚麼會弄至如此光景？乃在當地查問，始知是三處惡霸作祟，立即先趕去福安縣，勒令惡霸廐長生，帶了收購田地契約，當衆焚毀，並割去雙耳作懲罰，雖把幾十條山村千多個貧窮村民無形中卸去枷鎖，可是村民赤手空拳，亦是無法耕種，辛大爺乃上附近武功山，憑着手中一柄厚背大刀，用強借了五千兩白銀，他由山下硬闖，連挑破了武功山流清寨三道寨門，直上大寨，流清寨寨主乃當年魯南濛山流泉岩「八臂天王」趙季平手下「神算子」顧香武，出來應敵，一見來人是武夷「風雷神刀」大俠辛傑之，立即上前問候，一問原因，當場把山中積存的銀兩一千多兩，為辛大爺帶回，但還不敷應用，便

去打武功山分寨臨江寨與攔江莊因爭三曲灘水路相持不下的主意。

他知道攔江莊富有，就先去攔江莊作毛遂自薦，希望得五十兩黃金，折為白銀，先行安頓這批貧苦村民，他闖上臨江寨時，還不知道這是武功山分寨，因「神算子」顧香武並未提起，待等一見到一手三暗器的「神鏢手」鄔天風，始知就裡，但鄔天風却不知道這位大俠的來歷，見他勇猛，便邀他合作，挑走攔江莊，霸佔這水路要口。

辛大爺暗覺好笑，自己原為伏義解救窮苦小民而來，如何會做出魚肉水上船戶，這鄔天風却打錯了主意。

適巧此時周倉用淬毒，暗算了鄔天風手下「錦毛虎」管雄，他為報顧香武贈銀之情，才前去攔江莊誅殺周倉。

當時黃金海以百兩黃金作聘，打動了他的心，這數目正好用作救濟這批貧苦村民，乃一口答應，因他急於要解決了這批村民的難題，所以他提着周倉的頭顱去臨江寨，始道出了與顧香武乃摯交，這頭顱是報答他贈銀之情時，鄔天風才知道他的來歷，知他為救貧苦大衆，也把臨江寨中積聚的錢財分了一部份給他，再去攔江莊應聘，這教鄔天風如何敢去攔江莊上門生事？這是這位辛大俠中間的來歷及經過之事。

辛大爺之名都是這些貧苦村民為他起的，他在村民處問清楚黃金海果眞用他的名義賑濟了二千多兩白銀，所有受災的村民，每人都派到幾兩銀子，足夠以後添置農具生產，自力更生，不愁溫飽了。

辛大爺聽了，心中雖滿意，但也替黃金海擔憂，他這次對付臨江寨的手段，簡直是有深仇大恨般屠山、血洗臨江寨，連鄔天風都命喪當場。

暗中主持武功山的「神算子」顧香武怎肯罷休？勢必和鄔天風及其手下弟兄復仇，看來在攔江莊必有一場慘烈惡戰了。

故在楓田鎮歇宿一晚，第二天便上武功山去，想替黃金海本人討一份人情，別的人他都不顧惜，蓋這黃金海他自見到以後，雖則嫌他貌相有點猥瑣，但認為他為人都不錯，極為通情達理，雖然霸佔三曲灘，收取往來客商來往船隻通行稅，收得還不十分苛烈，況且官府也默認，不是甚麼大奸大惡之人，這次居然還花了不少銀兩賑濟貧苦。

至於雙方引起爭端，也是臨江寨欲爭奪水路霸權而起，黃金海手下手段雖是毒辣一點，究其實，雙方都不是甚麼好東西，他們互相殘殺他並不管，但對黃金海，自己曾說過：有機會時當即報答，以自己忖測，攔江莊必非武功山一夥人之敵，故必須上武功山向顧香武討這份情，他匆匆趕到武功山流清寨時，已過晌午時分，顧香武接待之後，辛大爺道出來意，顧香武聽了，才向辛大爺道：「辛大俠，你可知道這黃金海是誰？」

辛大爺搖搖頭道：「咱沒有見過這人，不過他夫人就是當年黃河李家屯宮家莊的『花面狐』宮彩芬，想來也是魯中水道上的人物了？」

顧香武點點頭道：「不錯，這黃金海正是當年斑鳩店的『橫江龍』匡亭，過去也是趙當家手下，趙當家退休以後，他娶了這宮家莊『花面狐』宮彩芬後一反常態，在冀魯一帶黃河上，跋扈驕狂，尤以搗毀焦家廟，對焦氏三鬼下手太過狠毒，把焦家三代人口全數殺盡，一個不留，雖則起因是焦家三鬼先傷了他的手下，但也不應該如此趕盡殺絕，焦家友好將此事告訴到趙當家處，趙當家先一時也曾聽說過他驕狂，然因他未犯大惡，便不去問罪，可是這次來告發的，又是他一位好友，他聽得憤然大怒，幾年沒有下過濛山，便也破例下山，匡亭一見是老當家，滿口求饒，說這事不是他親自動手，是他手下過失，老當家早知內情，沒有要他的命，却把他的琵琶骨用手法鎖住，又閉了他的氣穴，使把一身功力，無法施展。

「由此他在北方躭不下去，便到這東南來了。老朽初時也不知是他，若知這黃金海就是他的改名，也不會爭這水上霸權了，濛山自姑爺湯懷艮當了家，規例較前還嚴，此次命老朽來武功山主持，教老朽不要出面，仍由李老弟對外便了，自上次辛大俠來小寨後，老朽已命人送信去鄔天風老弟，故他始終未來攔江莊，現在却把他的命也丟了，為了這事，湯姑爺和女當家的，都已接訊趕來了。

「照老朽本意，想來與辛大俠當面商談的，因武功山上素不攔路打劫，但為了兄弟生計，唯有在水道上公平收取一點通行稅，讓兄弟們能生活下去，辛大俠如不答應，想到這究竟是我們情歪理曲之事，打算放棄與攔江莊作梗了，正在這般打算，不想前晚就發生了這般慘事，使鄔老弟平白掉了生命，據突圍而出的兄弟來報，率領前來臨江寨下手的，正是匡亭之妻『花面狐』宮彩芬和他兄弟宮羽和李嵐，尚有東川老賊裔溫，其他都是當年斑鳩店和李家屯宮家莊的人，到這時始知這莊主黃金海便是當年的『橫江龍』匡亭。

「現在辛大俠想保全他，本無問題，當年趙當家的沒有要了他命，他武功全被封住，這眞的不是他自己出的手，當然能買辛大俠的面子，留他這條命，可是湯姑爺和女少當家的，率了女弟子和寨內好手，已然於今晨下山去攔江莊，怕阻擋不了。」

辛大爺聽了，跳了起來，道：「別人不管，這匡亭必須留他一命，此去三曲灘，還只一百多里路程，去的人若不趕急路，估計黃昏時可到，我盡

快趕去，還來得及阻止，攔江莊人手也不少，決不會俯首就戮，足有個把半時辰可以頑抗，顧老兄，我趕時間，不客套了，就此告辭了吧！」

顧香武見他臉色沉下，心中微微一凜，忙道：「辛大俠既要去，老朽奉陪同去便是了。」

辛大爺說道：「好！」便已出了廳，顧香武也緊隨在後面而去。

一下武功山，辛大爺立刻展開腳程急馳，身形猶如弩箭離弦，快得出奇，顧香武拚命急趕，不一會，早落後一大段路了。

足足急馳二個時辰，已日薄崦嵫，將到攔江莊時，遠遠見到黑烟冲天，知已動上了手，辛大爺猛吸一口氣，加緊腳步，翻過一小山坡，果見攔江莊外莊已火燄狂捲，燒得極劇烈，內圍屋面，到處有人在惡戰，他幾個起落，到了近前，直往內院圍牆竄上，側旁一條人影疾撲過來，揚手便是一掌，辛大爺腳剛踏在圍牆，這一掌勁力也極强，幾乎把辛大爺迫下牆頭，他左手往外一推，卸去對方勁力，但自己身形也一半跌出牆外，他用千斤墜硬把自己的身形穩住，右手也呼的一掌拍出，幸虧這人沒趕近，立在牆頭看清來人，這一掌帶起勁力，便把他掃下頭，若是竄縱而上，則這一掌非教他骨折身裂不可。

辛大爺也不理他，在牆頭一用勁，遙隔四丈左右，便向花廳屋前撲去，那邊圍牆上也有一條人影，一掠四丈，也向花廳屋面撲去，雙方先行落在屋面上，對方一條人影，是個三十來不到的青年，人一落到屋面，雙掌已疾推出來，辛大爺也雙掌齊出。

「蓬」的一聲，二人接了一掌，這青年被震退了二步，辛大爺身形一晃，也退了一步。

這青年年紀輕輕，內力如此深厚，却是少見，辛大爺無暇與他纏戰，撤下肩上厚背刀，便向花廳前撲去，這青年看他撤下厚背刀，却是一怔，略一沉思，便仍往花廳旁圍牆上撲縱而去。

辛大爺一到花廳，見杳無一人，便直趨廳側上房，那邊牆角落果然見到有人在惡鬥中，「花面狐」宮彩芬在上房門口，手中雙刀，正和持一長劍的美貌少婦在惡鬥，已累得滿頭大汗。

那邊，正有三個人圍攻桑通和商溫，另一堆是「浪裡翻」宮羽，一對峨嵋刺上下翻飛，正與一鬚眉花白老者的手中黃金鐧在惡戰，辛大爺一閃身，手中厚背刀直往宮彩芬和美貌少婦惡戰中游走，同時左掌疾拍而擊，二人不知來者是誰，俱各閃身避讓，辛大爺直往上房門內急竄而進，一入房中，只見黃金海態度安祥，手持長劍，坐在椅上，一見辛大爺，倒是一怔，辛大爺笑道：「咱早說過，對你定必有報，來，辛大爺保護你脫出險境，你可知前來挑戰的是甚麼人？」

黃金海點點頭道：「老夫已知。」

辛大爺喝聲道：「坐着別動！」一彈指，先把他的氣舍穴彈開，然後，駢指疾點他腹下的氣衝穴和脅旁期門穴，把他封閉的氣穴解開，便道：「你隨我走！」

一橫刀手中厚背大刀，當先開路，由上房中衝出，這黃金海氣穴解開，身形立即靈活，就是左肩琵琶骨尚被鎖住，雙臂不能用力而已，就緊隨在辛大爺身後，美貌少婦一見辛大爺護住黃金海出來，一聲嬌叱，長劍直刺過來，辛大爺背刀一翻一挑，一招「右拆銅符」力沉勢猛，幾乎把那少婦的長劍磕飛，少婦左手一揚，大蓬寒星，疾灑而出，辛大爺一聲朗笑，厚背刀一翻，一招「飛瀑奔泉」，身前立即起了一道光幕，一片錚錚聲中，少婦所發出的流星飛丸，全數被擋飛了。

這時，宮彩芬因少婦改攻向辛大爺，立即與宮羽、商溫結成犄角之勢，應付强敵，可是在此同時，屋面上刷刷刷一連串縱下六七人，宮彩芬一看，都是武功山來人，知道在屋面上與攔江莊惡鬥之人手，全部傷亡殆盡，喝道：「走！」

當先向上竄上，接着商溫也排開對手，跟着縱身而上，宮羽身形亦相繼縱起，慢了一步，却爲鬚眉花白的老者的黃金鐧打中背脊，慘叫一聲，身形直跌下來，老者加上一鐧，立即了賬。

那邊縱下七人，撲向辛大爺，加上惡鬥中商溫和宮羽的四個，連少婦在內，共有十二人，作半月形把辛大爺和黃金海包圍，辛大爺喝道：「你們再與我大爺糾纏下去，別怪大爺翻面無情，大爺只要這姓匡的，別的不管。」

少婦喝道：「我就是要留下這姓匡的！」說完，長劍一震，在夕陽影裡，劍身泛起紅藍二色光芒，一招「神遊萬里」斜削辛大爺手中厚背大力，辛大爺一翻腕，刀劍交迸，金星四射，看來雙方刀劍俱是利器。

辛大爺出手疾勁，一翻刀身，就一招「蒼龍反脊」，橫削而出，少婦略一撤步，左右七八兵刃，齊向辛大爺攻到。

辛大爺大喝一聲，刀勢一起，金光閃閃，隱隱夾雜着勁急風雷之聲，只二三招已有五六人兵刃折斷，更有二人爲辛大爺飛腳踢翻出去。

那少婦長劍也揮洒起滿空藍、紅星芒，猛攻而入。正當這時，一個青年由屋面躍下，大喝道：「香琳不得無禮，趕快停手！」

少婦一聽喝聲，便即後撤，其餘幾個，也跟隨疾退下來。青年上前幾步，一拱手道：「是辛大俠辛前輩嗎？」

辛大爺剛想開口，屋面上有人接口道：「不錯，正是辛大俠。」

衆人抬頭一看，却是「神算子」顧香武，只見他氣喘着對少婦道：「這位辛大俠與老當家是摯交，快見個禮吧！」

那少婦納劍入鞘，上前作了個揖道：「不知者不罪，叔叔莫見怪。」

顧香武才喘過一口氣，對辛大爺道：「辛大俠，這位是老朽的趙當家『八臂天王』趙季平的愛女『香珠仙子』趙香琳。」指着那青年道：「這位是目前流星岩老當家的繼承人湯懷良，是香琳的姑爺。」

辛大爺笑道：「英雄出少年，顧老兄，我的心意，你有和你家湯姑爺說過沒有？」

顧香武道：「辛大俠吩咐，焉敢不從命嗎？」他對黃金海看了一眼，道：「匡亭，算你命長，老當家當年沒要你命，這次又有辛大俠替你求情，這都是你的運氣，不過老朽知道，你本身並未作惡，從辛大俠口中聽來，這事都是你婆娘連累了你，今後也許可安享天年了，這婆娘和商溫都未會逃出命，在外躺了屍，你隨辛大俠去吧！老朽念在當年和你相交之情，這婆娘和你手下的屍骸自會替你料理。」

辛大爺一看這化名黃金海的匡亭，已滿含眼淚水，對顧香武道：「承情了，去了咱一重心願，後會有期。」

辛大爺對衆人含笑點頭，拉了一下匡亭道：「咱們走！」在他脅下一提，便越牆走了。

顧香武看看辛大爺的背影，道：「天下武林，沒有一個有這位前輩的那份俠義心腸，眞不愧稱爲大俠，足爲後起小輩模範。」

他說到這裡，見火勢更大，便一揮手對衆人道：「快救火，以免重建費事！」他語氣之中是把這攔江莊佔據下來了。

在距離攔江莊中不遠的小山坡上，這位「風雷神刀」大俠辛傑之，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上西天，他替「橫江龍」匡亭解開了鎖住的琵琶骨，並告誡他不許再存報復之心理，否則江湖恩怨永無了期，應該以他爲榜樣，仗義濟世，恤孤憐貧才是。

匡亭也因家破妻亡，這條命也是辛大爺替他撿回來的，不但救他脫離險境，更感激他替自己解開了被封閉已久的氣穴和封住的琵琶骨，否則他終身成了廢人。

爲答謝其恩德，便跟隨辛大爺奔走天涯行俠濟世、警惡懲奸、爲民造福。

（全文完）



三期完武俠短篇故事

麥　磊・文
可　飛・圖

龍、鳳、七雄

稱雄七惡霸　栽於小嬌娘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同樣是死，人似乎要比鳥無知愚蠢可憐得多。

有着這種思想的人，他一定會窮一輩子。

窮一輩子並不代表了平安，往往在戰亂、奇變、巨禍、天災或人爲的禍害臨頭時，早死的十有八個，正是這些窮人。

所以，「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　＊　＊

似乎通又似乎不通的一角文告，出現在三湘岳陽府城牆大木牌上。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昇平治世，豈容俠士以武亂禁，況江淮晏氏七兄弟，父爲水寇，母係盜女，父死隨母，幼即頑劣，結隊成幫，竊奪詐騙無所不爲，稍長，佔山據湖爲禍地方，去歲臘月初八，深夜明火搶掠，攻入退職前山東布政司江氏司府，掠得黃金四萬餘両，明珠百顆、珍寶七十二件，並且刀傷事主，斬殺追緝官差前後計十八名，終因作惡多端，天報不爽，於岳陽藏身，爲人悉破，卒被捕獲，具供在案……

今天午時，是江淮巨寇晏氏七兄弟於岳陽成擒定讞問斬的日子。

昇平世道，偶然有一次可以任人圍觀的「出紅差」，那份熱鬧勝過元宵趕燈會「擠大妞」多多，別說什麼人山人海，岳陽今天走空了半個城。

晏氏七雄的罪狀，寫起來丈八長的紙要用幾張才行，不過如要簡單些說，四個字已足以代表，那就是搶、殺、劫、奪。

他們七兄弟殺過的人，連他們自己也難以計算數目了。搶的次數比他們七兄弟加起來的年紀還多，至於奪、劫，那更等於「順手牽羊」般方便，高興一天能來上三五回給人瞧。

請仔細看明白，聽清楚，他們七兄弟是搶、殺、劫、奪，自出道直到今天要綁赴法場，七兄弟一生誰也沒敢犯半次「淫」戒，一生也從沒有殺過任何一個女人。

也許正因爲如此，從晏老大到晏老六，全娶到嬌美妖媚、艷麗無比的小嬌娘作妻室，這曾羨煞天下所有的江湖朋友。

晏七到今天也沒成家，正打着逍遙自在的光棍日子，所以七兄弟中，只有他有資格去花街進柳巷，磊落堂皇，結交了不少風塵艷麗的女知己，是出了名的「風流晏七」。

晏氏七雄在岳陽被捕，據說是栽在一位小嬌娘手中，只爲晏七堅決搖頭，說要再過兩年才能娶她，於是她決定等不了兩年，腿脚一鬆跑了趟岳陽府衙，於是名震天下、功力武技萬人敵的晏氏七雄便琅璫入獄了。

早已接旨「斬立決」砍頭的晏氏七雄，被岳陽這位人稱「白臉包公」的鮑大人想盡辦法硬拖了三個月才出斬，是鮑大人的善心嗎？不！

三個月前，晏氏七雄剛被捕繫大獄的時候，一個個全是生龍活虎，現在，除了皮包骨、骨支着皮外，再就沒甚麼了。

沒聽說——天地無情實有情，官法如爐眞如爐？

你能有多硬？鐵？眞是鐵也要在這「官法爐」中煉成「繞指柔」，何況晏氏七雄不是鐵，是血肉筋骨皮作的大活人。

「白臉鮑爺」爲的是那四萬多両的黃金、百顆明珠、七十二件珍寶，人是全抓住了，一個也沒跑，東西却半點影子也沒看到，更不用想和最初打算的一樣，親自摸摸，摸到自己的大雕花樟木箱裏了，您說，鮑爺能算完？於是拖了三個月。

沒有人見過十八層地獄究竟如何！岳陽府獄中的幾名死囚却全目睹了「人間三十六層活地獄」的樣兒，不過，他們有幸並沒有親身嚐受，親身嚐受的是晏氏七雄。

紙裏包火，空穴有風，確實比「掩耳盜鈴」高上幾級，自獄中死囚家屬傳得消息，是人人伸大姆指，個個誇晏氏七雄才是好樣的，嚐遍三十六活地獄的酷刑，由始到終七雄兄弟只有一句話——勒你媽媽地，老子看你到那裡找？

不能再拖了，獄卒密報，再拖下去可能湊不上七雄的數了，有三位已是出氣多進氣少。

「斬」！今日午時，「白臉鮑爺」下了府諭。

＊　＊　＊

天剛亮，晏氏七雄已知道了「今早好日子」的消息。

七兄弟分七處關着，晏老大招來獄卒，話只一句——立刻要七兄弟相聚，痛快的喝杯「快活酒」。

獄卒怎敢作主，晏老大又說了，慢半點，他要下令老二老三和老四先一頭碰死在鐵柵上。

這手厲害，獄卒一面派人上報，一面眞的準備酒菜，「白臉鮑爺」親自趕到，和七雄約法三章，答應七雄臨死前相聚，但要七雄保證不出意外。

七雄早已被貫穿琵琶骨，挑斷了足踝筋，要不會等到今天，哼！

晏老大坦然承諾，七雄兄弟再聚一堂，酒菜送到，不含糊，整整的一桌上等菜，七兄弟嘻笑言開，痛飲暢談，羨煞不少死囚，連「白臉鮑爺」心裏也連讚英雄了得。

酒喝了半個時辰，沒半點毛病，獄卒安下了心，七兄弟已互擁臂肩，唱起了山歌。

晏七的歌聲眞是呱呱第一，可惜那年頭沒有「男賣唱」的，要不，何用七兄弟去殺去搶去奪，只憑晏七這副嗓子，也能穩穩當當吃香的，穿絲的，坐着八個人抬的。

晏七歌聲雖好，音調却是悲愴萬分，使人聽了會止不住珠淚盈睫，心海洶湧。

歌聲停了，七兄弟仍然互擁互抱着，晏老大聲音低到像蚊子哼，道：「老七，全看你的了。」

晏七聲音更低，說道：「哥，你放心去！」

晏二道：「老七，走了後別傻，老娘還要人孝順。」

晏七道：「哥這說的甚，老娘一生吃喝不盡。」

晏三搖頭道：「發混，有一個在跟前，總比一個也沒有好，這你會不懂？」

「懂，哥！」晏七道：「不是還有六位嫂子嗎？」

晏四一聲嘻，道：「老七你風流了好多年，到頭來竟連『女人』是甚麼也不懂，什麼六位嫂嫂，是六個活妖精，咱們在，她們乖，咱們走，她們能不到處拖大男人已經算好的了，記住！回去和老娘講一聲，全給咱們宰了。」

晏七有些不情願的道：「哥，咱們一輩子沒殺過女人，到頭來怎麼……」

晏五開了口，說道：「四哥說的是正經話，別的女人可以不殺，她們六個一個也不能留，留下一個，你和老娘準沒有命。」

「會嗎？」晏七發出疑問。

晏大怒哼一聲道：「我問你，小七子，你待小秀兒如何？」

晏七的兩條濃眉飛挑揚跳起來，恨聲道：「這婊子養的母狗……」

「別罵她！」晏大接上話道：「女人差不多全是這材料，你給小秀子多少心血，她却兩條腿一張就生生吃死了咱弟兄，小七子，記住，先宰了小秀子，那是爲六個哥報仇，再殺家裏那六頭騷母狗，是爲防患未然，實是爲了老娘。」

晏七答應了，帶淚含血立下了重誓。

晏氏七雄仍然相抱在一處，死囚犯們只當他們兄弟情深，獄卒更沒往別處想，其實，老七琵琶骨的傷早好了，鐵索是虛鎖在身上，不錯，左足筋踝已被挑斷，但這又算什麼，當年他就一隻脚飛縱五丈六，現在更不含糊。

七兄弟相擁，那是假的，三個月酷刑皮包骨是不錯，被磨去的只是肥油，那身千修萬練數十年火候的內功眞力，不破元穴，誰又能要去他們？

如今，晏老大到晏老六知道大限到了，因爲穿透的琵琶骨，內部已生了壞血瘤，沒救，拖日子，現在他們六人，把一身眞力，全以「導傳神功」傳給了晏七，晏七變成晏氏七雄的總和，熱鬧在後面，有的是可瞧的。

該到的總要到，時辰快到了。

七兄弟分開啦，坦然出獄登車，坦然挺胸直赴法場，車上，七兄弟平視天下，並沒有如傳說那樣，高呼狂叫自己英雄了得，也沒像「鼓兒詞」上

所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留幾句警語，勸勸世人，更沒留下半個字的遺書，原因是他們七兄弟斗大的字只認識一個，那便是「晏」字。

午時到，炮聲響，鼓聲震耳。

一個個的來，劊子手的刀眞快，劊子手手腕力眞足，颼！晏大身首異處，怪哉，死前正哈哈大笑。

晏二也是在笑聲中離世，晏三、晏四、晏五……

晏六了，他突然揚聲道：「且慢！」

此時說「且慢」，誰聽他的，中坐「白臉鮑爺」向劊子手作出斬的手式。

劊子手鋼刀閃光，晏六高呼道：「誰想聽聽老子們藏金的地方？」

亂了，從「白臉鮑爺」心裏亂起，亂聲中，「白臉鮑爺」總算能知己知彼，想通了這時候就算晏六能說，他也不能聽，再作手勢，劊子手鋼刀猛下。

緊隨着滚出丈遠的晏六人頭，騰起了一條人影，那是晏七，看，他只閃得兩三閃，跳了三五跳，那裏還去找他的影子。

於是法場中走了晏氏七雄之一的消息，沒半天已傳出千里，整一日，似乎已天下盡知了。

＊　＊　＊

別說「六扇門」裏沒能人，姜大班頭就是能人中的能人，不但辦案如神，有時更能在「無中」生「有」！

晏七一走，不到兩盞熱茶的工夫，姜大班頭已坐在「小秀子」那比從前不知豪華多少的香閨中了。

小秀子一張臉早已沒了人顏色，不是嘛？她出賣了晏氏七雄，獲得了官家明賞千金中的一半，另一半她必須要孝敬現在坐着的姜大班頭，和此時心亂如麻坐立都難穩的「白臉鮑爺」。

如今，晏七逃走了，從法場逃走的，不論是誰，這時叫小秀子安心，那話比放屁還臭，自己作的事自己知道，她若能安得下心，那太陽也會從西邊出了。

不過姜大班頭說得好——妳放心，妳就是最好的「餌」，晏七準會來，來了準完蛋。

不錯，晏七是一定會去的，只是去了之後，完蛋的究竟是那一個，咱們姜大班頭說慣了含混不清的話，這次也沒有例外。

＊　＊　＊

岳陽西門裏，有一座麥家花園，廢置荒棄已久，聽說曾出兇案，成了兇宅，如今仍然陰森森若有鬼氣，所以那麼堂皇的宅子也沒有人住。

誰說沒人，有！不但有，這人並且已經住了三天。

三天，也正是晏七從法場逃遁、斷了消息的日子。

是晏七？如果是他，那就不够聽明了，姜大班頭雖說眞本領較差，但身在公門總算是好多年了，出了這等大事，上官逼催得像火燒屁股，又怎會放過這種極有可能隱藏歹徒的地方。

果然，當姜大班頭在小秀子家苦守無得後，派出幹捕窮搜各處，麥家花園列爲第一。

只是姜大班頭一行來得不是時候，大白天，連個鬼影子也看不見，何況是個厲害脚色的大活人。

一連窮搜過三天，官場中的老毛病就犯了，雷聲還有，雨點早止，不過姜大班頭仍有一套，依然派有眼綫在緊緊釘着小秀子的香閨。

＊　＊　＊

是晏七逃脫一刀之苦的第四天傍晚，麥家花園那口大井裏面，驀地冲拔起一條黑影，黑影微沾井台，人已到了鳳閣樓頭，腰一塌，形影消失。

黑影並非鬼怪，自難一閃失踪，他是進了樓中，直穿廳堂，踏進那間昔日本是麥家大小姐所住的閨閣。

黑影剛剛一脚邁進，頓覺有警，但却沒有縮步退回，反而猙獰的低嘿一聲道：「是那方好友，先我而到？」

角落極暗的暗影裏，有人接了話，聲音如同銀鈴，道：「怎麼，這地方是閣下風流晏七的？」

妙，黑影竟是晏七，白天藏身井中，難怪姜大班頭一連搜了三天也搜不到人。

晏七不含糊，人家一個姑娘，也有這膽量直指而問，再猶豫，豈是晏氏七雄，遂沉聲道：「怎麼，難道這地方是姑娘妳的？」

噗嗤！姑娘笑了，道：「沒想到風流晏七還生着張能言善道的嘴巴，你說對了，這地方正是姑娘我的。」

晏七不信邪，道：「姑娘姓麥？」

姑娘答話乾脆，道：「半點不假，麥雨珍，麥家的二小姐，也正是傳說死亡了三年，今爲鬼魅的我。」

晏氏七雄到岳陽不是一次，更不是一天，對當年麥家兇案知道得十分清楚，麥氏一夜之間，連死帶失踪不留一人，死的是二小姐，名字正叫麥雨珍，是被人姦殺的，大小家姐失踪，直到今天也沒有消息，現在這不明來歷的女子，自承是死亡了三年的麥家二小姐，誰信？

晏七笑了，道：「說吧，妳是人？是鬼？」

晏七說的不是眞心話，他有意和姑娘多答問幾句，方便摸定方向，一擊中的。

「少來這一套，晏七。」姑娘冷冷地說道：「不管我是人是鬼，你風流晏七全不會害怕，不過我要奉勸你句話，我沒有惡意，否則前兩天我已告訴姓姜的，指出你藏身井中……」

晏七心頭大驚，道：「笑話，井中有水，水深過丈，會藏得住人？」

姑娘格格地笑了，道：「水面距井口丈五，在丈二地方有一活門，那是

爲灌溉當年園中荷池用的引水道，不僅能藏一個人，五個人也有地方藏身。」

不錯，晏七正是藏身活門之中，那姑娘能指出這一件事，晏七相信姑娘是麥家的人不會有錯。

不過晏七却不相信人死還能復生，更不相信鬼能人言，才待喝問姑娘究竟是誰，姑娘好像能看穿他的肺腑心事般，接着又道：「別多疑，我是麥雨珍沒有錯，當年死的是我大姐，至於我怎會失踪和爲何不出面種種，那是我們麥家的秘密，與你無關，你不必知道，我也不會說。」

够坦爽，晏七發了丈夫氣概，道：「好，衝這番話，晏七信妳。」

姑娘低笑出聲道：「你有膽子？」

這話問得奇特，也問得令人發火，晏七不由冷笑出聲道：「只怕天下像晏七這種膽量的人不多。」

「那很好，晏七，你餓了一天，要不要熱熱的、好好的、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頓？」

「有這種地方嗎？姑娘。」

「晏七，別姑娘姑娘的叫，聽着煩人，我比你年紀小，叫我小雨吧，我就直接了當的喊你晏七，怎麼辦？」

「一句話，小雨，我說有這種地方？」

「當然有，要不，我豈不成了騙你。」

「那就快點，我是眞的餓了。」

「很快。」話聲中，姑娘突然打亮了火紙，要點起燈來。

晏七一步上前，彈指打滅紙火，道：「小雨，這可不是鬧玩的事，有燈十里亮，怎麼說，妳怕那姓姜的混小子找不到我？」

「冒失鬼，我既敢點燈，就能保證誰也看不到，你慌的那門子。」

麥雨珍再次打燃火紙，點起半支牛油燭。

晏七咬着牙，他實在不信別人看不到燈亮。

麥雨珍笑了，眼角一掃晏七道：「別怕，你看。」

一聲「看」，只見麥雨珍倏忽飛縱巨樑之上，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一摸一動，右牆倏忽裂開一道門戶。

晏七一楞，麥雨珍已一拉他的手臂道：「進來嘛。」

進去了，他們雙雙移步而入，牆又重合，嚴絲合縫。

晏七借麥雨珍燭火光亮，四外掃視，是個夾道，順道而行，已現極亮的光芒，一道黑黝黝的門露着尺寬縫，麥雨珍拖着他走進門內。

裏面，竟是一間美侖美奐的閨房，桌上，正擺着仍帶熱氣的可口酒菜。

晏七雖然一肚子的疑問，却不問，坐下就吃，反正他心裏有數，不吃白不吃，不吃也頂不了將來來到的福或禍。

＊　＊　＊

「沒想到，小雨，我眞沒想到，你會是麥大哥麥老大我們麥總當家的二姑娘。」

晏七橫躺在軟軟的香床上，一身赤裸，剛洗過澡，腰間纏着一塊浴巾。

小雨麥雨珍穿得也不多，斜靠在一張搖椅上搖晃着，十分悠閒。

「晏七，你想不到的事還多得很呢。」

「麥大哥已經早成了仙佛，過去的事，小雨妳放心，我不會問。」

「你眞聰明，其實，你問了也是白問。」

「小雨，別的事我不問也可以，關於我自己的事……」

「你們瞞得了『鮑貪心』，瞞得了『姜大活』，休想瞞得過我，我知道你們七兄弟練過『洗髓功』，又會『般若功』，這樣又怎會被人折磨成瘦猴兒樣？就算琵琶骨穿上洞，要跑，誰也攔不住……」

「小雨，我六個哥哥全中了血毒，是他奶奶的那條髒鐵索。」

「別恨了，那沒用，你不是總算活着嗎？」

「小雨，我不容易活着的。」

「比你一心要殺那小秀子還難？」

提起小秀子，晏七臉色變了，一抬那條好腿道：「他媽的，那騷……」

「別罵，再騷也是你先找的吧，不像我，是我找上了你。」

晏七臉上一紅道：「小雨，這不能比，可是……唉！小雨，妳如果早說出麥老大來，我是怎麼樣也不會糊塗到這個地步，唉！」

「唉唉什麼勁，怎麼，我比不上你心愛的小秀子？」

「別提她，說別的。」

「沒啦，別的我沒話要說。」

「小雨，妳總不會無緣無故的找上我吧？」

「當然！」小雨小臉兒一綳道：「我是看中了你七兄弟只留下你，想嫁給你，好獲得那些黃金明珠珍寶。」

「得！得！得！算我不會講話，別動火。」

「我說的是老實話，又火的那門子，哼！」

晏七一再陪小心，小雨才化嗔爲喜。

最後，小雨問晏七有什麼打算，晏七話只一句——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先處置了小秀子。

他說得好，不爲別的，玩我害我欺我騙我，那算我晏七瞎了眼自己找的，可是我六個哥哥死得寃，他們怎麼死、死在誰手裏，全不寃，就是死在小秀子狠毒告密就太寃太屈了。

小雨警告他，姓姜的不那麼糊塗，現在去找小秀子，那等於是「飛蛾投火」。

晏七苦笑的說好，他能等！等！

等！

* * *

半個月的日子，像睡了一大覺似的，醒來已過去了。

半個月十五天，晏七和小雨不僅是從家世江湖交結而邁進無所不共，並且已等於二而一的生死一體。

晏七受了三個月的活罪酷刑，在這十五天的「進補」下，不止恢復了原有的健壯，並且因爲業已獲得了六個哥哥的傳功，使一身本領功力也到達顚峯頂點。

半個月，可憐了姜大班頭，在「白臉鮑爺」的緊逼下，多少年沒吃過竹板兒的胖屁股，已被敲了兩次，每次雖說只是象徵式的只來幾下，羞辱多於責罰，但是姜大班頭也痛得只能爬伏着睡覺，因此他恨晏七入了骨，絲毫沒有鬆懈對晏七的緝捕！

小雨有些不忍心再看晏七內心的折磨，說出一條妙計，晏七千恩萬謝，幾乎把小雨當成再世爹娘！

其實，小雨是爲她自己，從摸清晏七藏處、進而相會、相悅、相愛到現在，小雨把想要知道的事情全弄明白了，也該遠遠離開這個不祥兼命中註定仍將橫死的晏七！

* * *

晏七單人獨身一騎黑馬，出現在由三湘轉湖北入四川的狹窄荒涼野道上。

這消息因不斷引起江湖梟雄的追踪不捨，而傳到岳陽，姜大班頭被召進府大人「白臉鮑爺」的二堂，他領了「捕文」，訂了日子，要「千里走單騎」去緝捕晏七歸案。

突然！晏七的形踪又消失了，在山野荒道上平空的消失了。

有人提到了他騎的那匹黑馬，黑馬身上有血，血漬尙新，於是志在那些黃金、明珠、珍寶的各路英雄，全認定晏七折在道上，被當地某方人物所擒，正被逼問着那些珍寶的下落。

* * *

姜大班頭牽馬出了城，是在大清早。

迎面攔路的是個好俊的少年英雄。

少年英雄和姜大班頭低語幾句，大班頭臉帶喜色，重又悄悄回到城中。

入夜，初更，小秀子正在和她結識不久已作入幕的相好在趣談，二十幾天的提心吊膽，她也因晏七遠去川境的消息而放落。

彭子良是個白淨臉皮的瘦長子，年雖已到五旬，看上去只有四十四五，他和小秀子交往，是妙緣，小秀子的老相好曾帶小秀子赴過彭子良的請筵，席上，男的動心女的淫媚，早已眉來眼去傳情送笑，當小秀子老相好因事離開岳陽後，他倆烈火乾柴，一碰就着，慾火燒到一處，頓如魚之得水，水中游魚。

自晏七從法場脫身，彭子良就裹步不前，生怕色運下面生了「楣」，碰上晏七這個煞星。

現在沒有這個顧忌了，晏七早已逃離岳陽，二十多天的相思慾火，男的難忍，女的不耐，今夜酒聚，調笑戲逗，春色無邊。

二更，酒已八分，菜剩殘底，小秀子早已脫了個渾身上下赤裸裸，彭子良則抱着小秀子，正口杯交盞，極盡溫柔情趣之能事。

小秀子臉紅似火，一雙柔荑在桌下緊揉慢拈，不知作些甚麼營生，彭子良上撫下摸，兩個人用盡「手字旁」的字兒，因之嬌喘嗔哼似病般的呻吟聲傳佈於外。

適時，一條人影悄然無聲的落在窗前，用不着濕破窗紙偸窺，只是聞聲早知甚麼回事，黑影一翻而至室頂，再頓足，遙射而去。

黑影並沒去多遠，而是直射投落到小秀子住宅後隔三家的前門樓上。手一招，另一條黑影拔身出現迎將向前，前一條黑影悄聲道：「妙！快去，兩相好！」

迎前的黑影狠狠地哼了一聲，道：「謝了，你接應我？」

先前黑影呸了一聲道：「我先回去，看到那種活色生香的樣子，準倒楣，咱們再見了。」話聲中，不待答覆，騰身而去。

剩下的那個黑影，毫不猶豫的直撲向小秀子的香閨。

一聲窗碎木散加雜着驚呼聲傳出香閨，正抱着赤身蛇纏淫娃兒小秀子的彭子良鬆了手，不僅現出他那一身無幾條的細皮白肉，也現出了骯髒行子。

明燈現影，來人赫然竟是傳說業已進川的風流晏七。

* * *

幢幢人影，少說聚結了三五十人，爲首者，正是岳陽府的班頭姜爺。

適時，遠遠現出一盞燈籠，姜大班頭傳令下去準備，晏七已經進入小秀子的家。

有人提議應該立刻趕去，否則小秀子必死，姜大班頭却說得妙，小秀子的死活，絲毫不掛在他和鮑大爺的心上，如果不趁晏七怒失耳聽、恨去心神時下手，萬一被他再次遁走，他娘的誰的屁股能代替他捱那竹板。

遠處的燈籠倏地無故自然的刹那熄滅，姜大班頭再次傳令人影疾快移動，已將小秀子的香閨團團圍住。

怪也，所有的人竟全棄去使用兵刃，每人手中握着一支漆黑粗如小兒手臂、長足尺五的筒兒。

姜大班頭揮揮手，大家靜靜地挨近了屋基牆根，誰也不動的等着，窗子已散碎四開，燈光明亮，大喝之聲入耳。

可憐！可悲！一向看來傲氣十足的小秀子，竟也會跪倒地上，哭着、

喊着、哀求着！彭子良已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沒死，一身上下連半絲兒傷痕也沒有，只嚇昏了過去。

是晏七的聲音，道：「妳不是說過自己像貞節烈女一般嗎？妳不是又哭又鬧逢人申訴着那年赤身被捉，是惡人中傷嗎？現在呢？嗯？」

「好人，七爺，我錯了，你就可憐可憐我……」

「住口！妳就算一夜連召八十個男人，七老子也過問不着，這一點妳沒錯，那只是現妳祖宗八代的眼，關不着晏七爺我甚麼事，我只問妳，十年相識，我究竟是那點對不起妳，你講！」

「七爺，我……我說過知道錯了。」

「錯妳媽媽個屁！七老子我懂，是我沒要妳，不錯，我那六個嫂子全他媽的夠風騷，可也全他媽的嫁了之後乖乖的伺候着咱老娘，妳成嗎？妳是個甚麼材料自己該明白，沒嫁人就偸野食，一偸一大隊，妳當我不知道，嫁給那個寃種以後，大門鑰匙妳偸偸打了六把，七老子就有一把，寃種不在，七老子就成了主人，妳當這些七老子會眞的認爲對？像妳這樣，七老子會用花轎抬妳進晏家大門？我能叫晏家大門黑夜三更出出進進些狗雜種？妳好狠，於是暗通消息給官府，如果只是陷了七老子，那算七老子瞎了眼睡過妳這淫貨的報應，可憐我那六個生龍活虎般的哥，全坑在妳這個臭婊子手上，他媽的，七老子今天要是只戳妳三刀六個洞，那太便宜了妳，哼！」

接着，晏七越說越上火的怒哼，是小秀子那沒命的狂號怒叫——啊！

哼，狗淫婦！

「啊！啊！天啊！殺人啦！哎喲親娘！好……好大哥……你……啊媽呀！七……七爺……爺，你給我個……痛！痛快……啊！」

尖叫悲號聲聲相接，小秀子把一生騙人的好聽話全都叫出來了，可惜沒有用，對現在鐵打了心的晏七，半點用也沒有，晏七一刀緊接一刀，一刀兩洞，全不是致命的地方，但有兩刀却是小秀子迷人的所在。

外面聽着的人，一身汗毛全寒立起來，只有姜大班頭夠種，在計着數，六刀了，十二個洞。

「啊，痛死我了！」

晏七一刀插入小秀子那「妙不可言」處，刀尖兒眞的由椎骨最後一節透出來。

小秀子已出氣多進氣少，兩眼直翻，叫不成聲，全身抖個沒完。

又一刀！直入心房從後背穿透，小秀子雙脚直搓，一身擺動，只是刹那間，她再也不會迷惑別人，也再不會傷害別人了。

姜大班頭又作出手式，他太懂了，人在殺紅了眼的時候，別惹他，等着，一會兒就成，等那股子殺氣消下，殺人的就會手軟心軟，那時動手擒人，準是十拿九穩。

晏七兩頰流下淚來，他並非是爲身中八刀十六洞慘死己手的小秀子，而是爲他那已死的六個哥哥。

擦乾匕首上的血，便得走了，小秀子那陣沒命的狂喊悲號，不驚動人才怪，走！

臨走，他還掃了地上的彭子良一眼，搖搖頭，放過這個人，晏七本不嗜殺，彭子良雖說無行，但小秀子何異是個娼婦，叫娼婦守身不接客，比叫公鷄下蛋還難上百倍。

晏七剛剛跨出門去，警兆已生，止步沉聲道：「人不少，若非七老子一心宰割那狗淫婦，早就發現你們，請出來，別小家子氣。」

姜大班頭自暗影中閃出，晏七濃眉一挑道：「大班頭好靈的消息，晏某聽說你好像是出了城？」

「對！」姜大班頭道：「姜某也聽說七爺你已經去了四川。」

好答對，誰也不吃虧。

晏七目光向四外一掃道：「何不全請出來？」

姜大班頭又揮了揮手道：「別叫七爺看扁了咱們，全出來。」

晏七看清對方數目及每人手上一支支怪筒後，頓即明白今夜只怕是很難生出小秀子這院落了。

不過他仍夠沉着，道：「姓姜的，晏氏七雄已經賣給你六個，怎麼說非趕盡殺絕不可？」

姜大班頭話夠痛快，道：「七爺，你非成全不可。」

晏七冷冷地又道：「姓姜的，如此不行的話，今夜只怕來人中要先我走掉一大半。」

姜大班頭淡然道：「七爺，就只剩一位，他也得伺候你再去次法場。」

「姓姜的，就憑你們？」

姜大班頭冷聲道：「晏七，是憑我們手中的『萬蜂筒』。」

一聽「萬蜂筒」三個字，晏七臉色陡地變爲煞白。

姜大班頭是何等人物，適時開口道：「不瞞七爺說，這次你仍然是被人賣了，『萬蜂筒』就是那人借給我們的，七爺，認命吧，姜某保證半點苦子全不會加在七爺身上，只破去七爺你一身功夫，明天正午，便送七爺你去和前六位相聚，七爺，成不成你給句話。」

晏七心頭雪亮，很清楚出賣他的人是誰。

他可不認命，點着頭，嘆口氣，倏忽上步，已將一個倒楣的公差抓在手中，沒猶豫，抛向姜班頭，接着，他一個旋轉，重回到房中，手微抖，燈火熄，裏外黑成了一大片。

外面的人要亂，姜大班頭暴吼道：「靜下來，三人一組，守着，天就要亮，遠站五丈，不信他能變成隻飛蛾

跑掉。」

這招夠狠也夠絕，人在五丈外，三人一組，全有那種自己絕難躲過的歹毒暗器，跑是休想，不跑，天一亮，誰也能看清誰，結局一樣，所以再難再險，晏七打定主意非趁現在闖不可。

晏七摸黑到床前，伸手拉起那床絲棉被，以指作剪，把棉被分作三條，前心後背及雙大腿間，以撕裂的床單作繩緊緊紮好，雙臂包紮兩塊厚絮，抖手拿起撕裂被單的另一半，這是兵器，以內力抖出，足可震飛那些細如牛毛的「黃蜂毒針」。

準備好後，仔細想過，只要頭臉不被打中，上半身已不怕蜂針，下半身的一雙小腿是最弱的一環，但是已無法可想，如果連小腿也紮起，動作失靈，逃脫的機會更加渺茫。

一切想過，他一腳踢倒了八仙桌，一聲斷喝，抄起一張木椅扔出前窗。

姜大班頭眞有一套，適時揚聲道：「別理會，不是活人不放蜂針，後面的小心點，這是聲東擊西之計。」

話剛說完，一張八仙桌已自碎窗中飛出，直砸向姜大班頭，大班頭沒理會，動也沒動，他人在五丈外，八仙桌落勢不足四丈，根本傷不了他。

話是這樣說，他可也加上了小心，八仙桌落地的聲音，使他心驚膽寒，那聲音太小、太輕，桌子更沒被摔碎，頓知不妙，時間上已遲了刹那，晏七倏忽自桌下拔起，一閃已到了大班頭面前。

好個姜大班頭，明知晏七撲上自己死多於活，但他仍然緊咬着牙，舉起黑筒，聲音連响，數百寒星直罩晏七打去。

接着，他沉聲暴喝道：「別管我，快些圍殲。」

晏七錯料了姜大班頭，不錯，平日裏姜大班頭怕死愛財好逸惡勞，但現在，他自己明白，在避已不及格躲又沒有晏七快的當兒，拚命或許還有活路！

晏七是撲上了姜大班頭，一舉把大班頭給震飛出丈五，他又錯了，姜大班頭雖迭聲沉喝令手下圍攻，但那筒兒太過歹毒，手下全從心裏發毛，生怕傷了大班頭，將來倒楣，所以全楞着還沒有下定決心，如今晏七把姜大班頭一掌震飛，數十幹捕已再無顧忌，只聽脆响的簧聲一聲接一聲的像疾响，千數寒星全照顧到了晏七。

晏七左腿上業已中了姜大班頭十幾枚毒針，只覺得痲癢，不知道痛疼，掌震姜大班頭飛了出去以後，晏七一聲獰笑，一點三指封死了左大腿上的穴道，身形撲臥，施展十八閃翻，像陣旋風似的撲向數十幹捕！

翻滾中，他又覺得前心後背中了難以計數的毒針，可惜針太短太細，那床分散開當作裹身的棉被夠厚，竟半支也沒能插扎身上！

不過左腿又一連中了十幾針，好歹毒的暗器，晏七只覺得毒氣仍能從被封穴道中順氣血上衝，雖說一時不礙，時間一久，仍然會被毒氣攻心，業已打定暴撲擊斃三五幹捕，亂彼陣脚時，馬上逃脫的主意！

衆幹捕的「萬蜂筒」固然歹毒無比，一因姜大班頭被一掌震摔地上之後，就沒見他挪動或起身，只當八死二活，所以由不得人人按動機簧打出毒蜂細針；二者此物安裝不便，必須有點時間，晏七就趁這時間，疾射如電撲殺過去，匕首連削，頓時四傷六死，餘衆不禁拔足狂奔遠處，晏七頭也不回一聲冷哼，匕首脫手而飛，直插進姜大班頭的後心！

姜大班頭這叫「該死」不得活，其實晏七的一掌，只是擊中他的肩頭，傷得不輕，絕未昏迷，更離死還遠，是他太過刁猾，要手下替他拚命拚死捕人，故意裝作被一掌擊昏，豈料晏七心裏有數，臨去時這抖手擲刃，實實在在的要走了姜大班頭的老命！

＊　＊　＊

小雨一個人，手托着香腮在發楞！

一支牛油燭已點剩了小半支，蠟淚成串，點點連連！

她頰上却也正流着珠淚，串串滴落，不知爲何！

突然，她霍地起身低聲喝問道：「誰，晏七？」

不錯，晏七，他終於逃脫包圍，回到麥家花園的這處秘室。

不過他那張臉已變得煞白，一身上下一片紅，是血，有人家的，也有他自己的！

他推門而進，身子挺得筆直，一步一步雖然很慢，但很穩健！

小雨臉色一變，上下打量着晏七道：「辦好啦？」

晏七坐下來，用雙手捧抬起他的左腿，小腿上，少說中上百支毒針，針針入肉！

他笑了，是開朗的大笑，瞧着小雨道：「妳大概不會知道，我從法場逃生，就是爲了要殺那狗賤婦，根本沒打算事了後還活下去！」

小雨退了一步，道：「你跟我說這些幹甚麼？」

「很簡單，我就要去了，這針太過歹毒！」

「不要緊，咱們想辦法解毒！」

「小雨，我相信妳能解得了！」

「哦？你憑甚麼根據？」

晏七沒理會她，嘆息一聲道：「猶憶昔日和麥老大初次相逢，是咱老大引介的，麥老大腰間掖着一支黑筒兒，是天下三大歹毒暗器之一，那時我曾說過，此物太過歹毒，有傷天和，麥老大說，是他獨門之物，有解藥，不該死的他會救！」

小雨又退了一步，道：「所以我也

有解藥，喔？」

「妳不會沒有，不過我用不着它！」

「怎麼說？」小雨話聲有些急的說道：「爲甚麼？」

晏七苦笑一聲道：「妳不是想我死的嗎？如果再救了我，豈不委屈了妳自己？」

「我……」小雨張口結舌的只說了句「我」就無法接講下去。

晏七笑了，笑得那麼眞摯開朗，伸出右手道：「過來坐近我，時間不多了，我必須要和妳好好的說幾句話，相信妳也一定有話要對我說。」

小雨竟沒猶疑，拖個把椅子坐在晏七身側。

晏七目下仍有制敵的能力，但他撫摸着小雨遞過來的柔荑，竟沒下手！

利那之後，晏七在一聲長嘆下，感慨的說道：「小雨，妳究竟姓甚麼？」

小雨低垂着頭道：「何必問！」

晏七想了想道：「這樣吧，我問妳一個問題，希望妳能實答，然後妳要答應我一個請求，最後我送妳兩句價值難以計量的話，如何？」

「說吧，七，不過我總覺得該先解去你身上的針毒要緊。」

「不要緊，這毒已經不是妳能解的了！」

「怎麼會，我……」

「小雨，眞的，時間不多了，答應我嗎？」

「你堅持的話，便說好了。」

「妳等於救過我……」

「沒有的事，我不承認。」

「別急，聽下去，沒有妳，我不會這樣容易的辦好今天晚上的事，何況這二十天來，蒙妳照料我，和……只是，我不解妳爲了甚麼，會向姜大活報密，並且借出那麼多的毒筒？這是我要問妳的問題。」

「好，我實話實說，五年前，你們七雄兄弟在『子午嶺』下劫過一次鏢，護鏢的老鏢師燕杰是我爹，他死了，是死在你的手中！」

晏七想了想，哦了一聲道：「是『飛虎鏢局』人稱『撲天飛虎』的燕杰？」

小雨點着頭，晏七苦笑着看看她，長嘆出聲。

小雨知道晏七還要等待很多話，遂接着說道：「三年前，麥老頭兒一家途中遇上强敵，最後强敵雖死，他一家却也死得一個也不剩，他身受重傷，我救了他，使他多活了大半年，他感激我那份情，送我此處的秘圖，毒筒就是按照秘圖找到的。」

晏七道：「妳該早就找我兄弟報仇才對！」

「找了，但找不到你們，當我獲知你們秘密計劃劫案的時候，又來遲了一步，最後聽到你們兄弟在岳陽落網的消息，但已無能爲力，後來法場上……」

「妳那個時候在看熱鬧，可對？」

「嗯，所以我就極小心的追躡在你身後，大家終於見了面！」

「我明白了，但是妳又爲甚麼不立下殺手，反而……反而在……小雨，這又有甚麼內情？」

「有件事你也許不知道，晏七，你可認識一位叫伍天慈的姑娘？」

不知何故，小雨提起伍天慈這三個字，竟使晏七激動得全身發抖，道：「小雨，妳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小雨哀怨的嘆了口氣，道：「我當然知道，那本是你已經下聘的未婚妻子，不幸一夜大雨，她基於好心，答應了一個雨中無處投宿的孤客借宿，結果被那孤客用迷藥玷汚了身子，更賠上慈親一條老命，恨怨寃屈下，懸樑自盡……」

「小雨，這件事妳怎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不瞞你說，晏七，那個孤客就是我哥哥！」

晏七恍然，慘笑連聲道：「所以妳才在殺我之前，先陪伴我一些日子，想是要爭個『誰不欠誰』，對嗎？」

小雨微一頷首，道：「我不認爲我作錯了！」

「小雨，錯了，你錯得太大……」

「就算是錯了，晏七，現在說，已經太晚了！」

「是晚了，小雨，我……」晏七突然感覺到一陣昏眩，幾乎由座中摔仆！

小雨急忙扶住了他，道：「快些躺到床上，我……」

晏七苦笑着搖搖頭道：「晚了，小雨，現在妳要靜靜地聽着，那些黃金明珠和珍寶，全在咱老娘那兒……」

小雨流下淚來道：「我沒有貪圖這些東西的意思！」

晏七向她擺擺手，說道：「聽下去，小雨，黃金不算甚麼，珍寶也只是供有錢的人玩弄的東西，但那百顆明珠之中，却有三顆奇珠，正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三佛珠』……」

小雨再次接口道：「我本來是爲了這三顆珠子而來的。」

晏七笑了，道：「這就是了，東西藏處只有咱老娘知道，妳要想辦法才能到手，用甚麼辦法要妳自己去想了，我所請求妳的，是代我殺六個人……」

「六個人？」小雨驚駭出聲。

「嗯，六個，」晏七道：「是我那六個嫂嫂，這是我六個哥哥的遺言，非做到不可，妳怎麼說？」

小雨不知何故，竟點頭答應下來！晏七十分安心的長長嘆了口氣，道：「我去了之後，身上的東西全歸妳，這要一件不少的拿給咱老娘看才成，咱老娘藏身在……」

下面的幾個字，小雨總算聽清楚，因爲這時候晏七中氣將散，雙目已

連連泛貶，語不成聲調。

晏七去了，去得心安理得，十分安祥。

當他發現是小雨告密時，曾在那小秀子血腥的香閨中想了很久，小雨不是小秀子，小雨是個有理智而又十分剛强，信義果斷的奇女子，她去告密，絕不像小秀子那樣只好金銀和偉岸男人，雖然晏七在匆忙下無法推斷出其中原因，不過他却深信虧欠道理的一方，極有可能是自己！

再者，他想及小雨的捨身侍伴，二十幾天來的照拂，是他從來沒有敢夢想獲得的，多想幾遍，頓覺小雨似乎有心以身相報，於是晏七決定追隨已死的六位胞兄於地下，在見到小雨，獲知自己是她殺父仇人時，立即暗暗拍開所封穴道，毒氣頓即直衝心房，雖大羅神仙也難以救其不死。

晏七已死的事，只有一個人知道，那是小雨！

小雨已沒了下落，其實誰又認得小雨呢？再說，誰能知道天下究竟有多少叫小雨的女子！

＊　＊　＊

岳陽府「白臉鮑爺」對官場中的一套眞有辦法，在給姜大班頭姜大活殯殮的那天正午，號炮三响，所謂已逃大盜江淮晏氏七雄的最後一名業被緝獲，正法示衆，於是完結了這段公案。

有人曾百般打聽過，只知道當日法場處決七雄時逃了一個，沒有人知道那是晏家的老幾，在小雨故佈疑陣，傳出晏七去川的消息時，人人才說逃出來的是晏七！

可是行刑劊子手却說，晏七是第三個被斬首的！

岳陽府捕快說，緝獲的唯一逃犯是晏五。

「白臉鮑爺」笑對賓友說，只怕是晏二吧！

最後，「白臉鮑爺」若有介事的又說，其實，晏氏七雄全長得差不多，獄中三月，面目全非，說老實話，誰也難以眞的分辨出那是那個了！

就因爲如此，武林江湖上傳言不一，更深信最後被處決的犯人絕對不是正身，獄中死囚不少，隨便抓個出來斬了頂數，是官場見慣的事！

「白臉鮑爺」爲了交差和了斷這件震動天下的公案，迫得用獄中死囚代晏氏的消息，被武林江湖中人所深信，當然，也有疑處。

＊　＊　＊

距太行山六十里地的「斷腸坡」，昔日是有名的兇險地方，如今天下昇平，太行山已無盜匪和多年來不見盜匪出沒，事實上，「斷腸坡」有了人家，先是三五戶，其後八九家，終於經年之後，「斷腸坡」成了大鎭，千多戶人家，六七千名住戶，不但人人能足溫飽，並且成了南北來往的必經之路，又一年，各種生意如雨後春筍，興隆鼎盛。

既已成了座要道大鎭，少不了要有個能足號令指揮的人，有，「斷腸坡」的首富，人稱「大好老」的董大川董老爺子。

這天，在所謂晏氏七雄前後伏法後的二十二天，董老爺子的後宅花園的「暖閣」上，傍晚時份，正筵請七八位特殊的人物。

大家在邊飲邊吃邊談，奇怪得很，他們不談莊稼，不談生意，不談風月，而是專題談論着晏氏七雄伏法的事情。

是董老爺子開口，一開口，那種氣派腔調就不是回事，說道：「怎麼說，二十來天啦，你們就總共辦了這麼大點的事？嗯！」

緊靠着董老爺子右首的一位白淨臉皮的中年人，神色鄭重說道：「山主可容屬下說幾句話？」

怪哉，堂堂「斷腸坡」首富董老爺子，竟一變而成了山主，甚麼山的主？山主又代表些甚麼？耐人尋味！

董老爺子嗯了一聲，算是代表准了，白淨中年人接着又道：「晏家哥兒七個的事，說來十分簡單，其實很不容易偵獲確實消息，捕快們說法不一，不能信，劊子手堅稱晏七死在第一次的法場上，我們又不能眞的直入那『白臉鮑爺』的官宅，逼問實情……」

董老爺子沉聲說道：「有甚麼不可能的？」

白淨中年人道：「山主容稟，這事非秘密不可，逼問過鮑老兒後，就不能再留活口，殺官雖說如同造反，諒他們還找不到『斷腸坡』來，只是那就瞞不過江湖朋友的耳目了，一個弄巧成拙，怕礙及現在這種安穩的局勢，所以實在不能去動那狗官！」

董老爺子不是不懂利害是非的糊塗蛋，聽到此處，點點頭道：「話有道理，好，現在開始商量今後的步驟，誰有最好的辦法？」

座中六七位看來都不平常的人物，却無一人開口。

董老爺子嘿嘿地冷笑起來，道：「怎麼，難道當年威震天下，使武林白道頂尖高手『三奇劍』無可奈何的『太行八友』，今朝嗓子眼裏生了瘡？膽子了上破了洞？竟成了緘口的金人？」

不知道「三奇劍」這三位白道無敵高手的人，聽了董老爺子這些話，絕不會驚心，知道的却會伸出舌頭來，半天縮不回去！

別的不說，只講已死的江淮晏氏七兄弟，敢誇是打遍了天下，橫行過南北，但一生不和「三奇劍」這三位武林奇客過不去，如果狹路相逢，七雄總是立刻避走，由此可見「三奇劍」的厲害威風！

「三奇劍」雖然如此厲害和這等威風，有件事情却碰了硬釘子，那就是當年代人抱不平，找上「太行山」，指名索戰「太行八友」，結果鎩羽而退下

太行，誓言終生不再踏入太行山區半步！

因之「三奇劍」固然是名震天下，而「太行八友」也成了江湖道上無人不曉的人物！

誰能想得到，這小小的「斷腸坡」鎭，巨富善翁的董老爺子，竟會是「太行八友」的主人，這樣的話，董老爺子該叫董震天，人稱「飛魔」才對！

不錯，董老爺子正是昔日太行霸主「飛魔」董震天，祇因江淮晏氏七雄鬧得太兇、太大，致官家一怒出盡大內及緝私高手，遍索天下大山，使「飛魔」慌恐自畏而改變了方法，老巢太行山區中，仍是機關林立，但表面看來已散山而去，明裏，他落戶在太行五十里的「斷腸坡」，假百家姓氏而成大鎭，其實「斷腸坡」鎭上，是淸一色昔日太行手下，也是淸一色的太行盜匪大本營！

知道了內情，自然對他們秘密商談有關江淮晏氏的事，就不覺得奇怪了！

董震天以嘲諷的字眼，針對屬下八友，八友無不垂首色愧，他們不是沒盡心力，只可惜晏氏七雄太過厲害，人雖已死，他們仍然無法找到七雄遺孀和晏老娘的隱身處。

董震天雙目如電的環視了八友一遍，突然哈哈地笑道：「別喪氣，記得麼？當年我就說過，遇上困難要轉換方法才行，不用再爲晏家那老乞婆費心了，她已經安穩不了幾天啦！」

聞言知意，八友老大「當代霸王」楚無敵開朗的笑道：「山主可是知道老乞婆藏處了？」

董震天搖頭道：「老夫還不知道，不過有人知道！」

八友不由同聲問道：「是誰？人在那裏？」

適時，暖閣風簾挑起，進來了一位嬌美而有英氣的姑娘，笑嘻嘻地說道：「人在此地，就是我，我知道晏老娘的藏身之處！」

八友全傻了，十六隻眼睛都噴出火來！

太行八友雖然不是「色中餓鬼」，却甚喜悅此道，美女當前，自是由不得有些人失魂落魄！

董震天沉哼了一聲，把八條大漢的魂魄喚回來，一個個都不由羞紅了臉。

董震天如閃電般的目光再次掃過八友臉上，道：「你們認識認識，提起這位女豪傑，也許你們全覺得陌生，若是老夫告訴你們，她就是昔日我道中的老前輩、麥老大麥大當家的千金、麥二姑娘的麥雨珍！」

八友又是同聲驚咦，董震天別有用心的一聲哈哈後，接着又道：「據老夫所知，麥姑娘並不拒絕好男兒的關懷，只要他能躲過麥家的『萬蜂筒』去！」

一聲「萬蜂筒」，又令八友全都色變住聲！

董震天道：「從法場逃脫的七雄之一，最後就是死在『萬蜂筒』下，可惜的是麥姑娘從來沒見過晏氏七雄，所以不知道那是晏老幾！」

八友中的老二「鐵算子」向不失，突然接口問道：「姑娘可否說說內情？」

麥雨珍應是燕雨珍，但是董震天和太行八友却不知道，她媚眼兒望向老二，道：「沒甚麼可說的，人死了，死在『萬蜂筒』下。」

向不失以懷疑的眼光盯着麥雨珍道：「姑娘，屍體呢？」

麥雨珍淡淡的答道：「換了五百兩金子。」

向不失自作聰明的說道：「跟『白臉鮑爺』作成的生意？」

麥雨珍搖頭道：「那狗官若有這具屍體，就用不着找個死囚當倒楣的了！」

向不失一伸拇指道：「姑娘說的是，辦得好，不過在下仍須請教用五百兩金子買具屍體的是誰？」

麥雨珍冷冷地說道：「晏老娘！」

太行八友第三次同時發出驚咦之聲，董震天哈哈大笑道：「因此，老乞婆藏身之處，才被麥姑娘發現！」

八友中的老三「人奸」邢無影道：「當眞如此，請敎姑娘怎不自作打算，反而找上山主？」

麥雨珍嬌笑連聲道：「沒請敎閣下是八友中的……」

「老三，姓邢，邢無影，姑娘請多多指敎。」

「怎敢，邢三俠，我有句不當的話也請敎一聲，這事把我換成邢三俠，邢三俠是自作打算呢，抑或找些幫手？」

邢無影語塞，姑娘說的是正理，舉凡江湖中人，那個不知晏老太的厲害，等閒人休說近身了，十丈處能保得不死，也是上上大吉！

麥雨珍仍然有話，道：「還有，三俠，黃金無數、明珠百顆、珍寶七十多件，單單黃金一項，就重兩千五百斤，三俠，別說雨珍一個弱質女子，換上三俠，只怕也搬不動吧？」

語塞的邢無影臉羞紅了，道：「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呢！」

麥雨珍正色道：「三俠這樣就錯聽了我的話，我是說實在的，太多的同道盡犯了個『獨佔』的毛病，因此結局也就死多活少，須知隻手是掩不了天的，像這種飛來的外財，就該大家花用，這就是我找上董山主和諸位的最大緣故。」

八友從心裏服了姑娘，只說姑娘這種胸襟，他們就比不得，何況其他。

向不失在誇讚中肅色道：「姑娘可願示知晏老太的藏身處？」

（未完・一）

上文提要： 蕭郎被秦姜用彩條綑綁，因彩條有倒鈎刺入肉裡，弄至遍體鱗傷，原來秦姜是海鷹帮帮主的正室紅娘子生的女兒，刁鑽潑辣，她綑綁蕭原，說在江面放了數十塊浮木，插着小幡，寫上四句詞兒，想將天魔女誘出來，目的是想殺天魔女，獨佔蕭郎爲己有，而蕭郎的想法，希望瀟湘子見到江面上的浮幡，趕來救他，現在他被吊起來，不久面前又有人影閃動……



文·彥飛　圖·巴可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

痛打刁蠻女　不怕受報復

幪面的女子惶急地道：「若不快走，便難脫身，別說你渾身是傷，得趕快醫治，便你無傷，合我二人之力，亦不是她的敵手。」

那容他分說，人家既是好意；而且，渾身的傷，可不是令他痛楚，雖然哼了一聲，仍隨她走了，也才知道，這女子扣着他的手腕，便也已受制於她，只不過人家是好意，不過是助他奔馳。

顯然這女子知道秦姜在何處，山徑也熟悉，雖然如此，仍藉濃密的樹叢林木掩蔽着身形，忽然，這女子一旋身，眼前登時一暗，却又幽香撲鼻，原來是被一塊香羅帕罩在頭上了。

那女子的聲音不再惶急了，道：「那彩條上的鈎刺皆餵有劇毒，若不快速治療，傷口就會潰爛，說不得，委屈你些日子。」

蕭郎既驚且怒，切齒道：「這小妖女怎生恁地歹毒。」

「你錯怪她了，」那女子道：「其實連她亦不知鈎刺上有劇毒，當年死在這彩條上的人近百，但那時她年幼，並不知人是怎麼死的，海鷹幫的天下已打出來了，基業已鞏固，紅娘子再也用不着這彩條了，但也並未傳給秦姜，而是她要對付天魔女，暗中偷出來時，別多說了，治傷要緊。」

其實那女子扣着他的手腕，雖把香羅帕罩在他頭上，他是可以把罩頭的香羅帕揭下來的，但這女子既然爲救他而來，從她聲帶惶急，便可知道，其實怕了小妖女，用羅帕罩在他頭上，當然有緣故，有必要，當然也是好意，他怎可揭下來？

那女子停下步來了，這是何處，又是甚麼地方？薄薄的香羅帕罩頭，若是在有光亮之處，雖不能見人見物，却會有朦朧的光影，那麼，這必是在屋中了，而且黑暗得沒有光亮。

那女子把他的手腕放開了，不言語，竟在他身邊躑躅起來。

蕭郎忍不住了，道：「蒙姑娘相救，竟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此間是何所在？」

那女子從最初相救，至到此刻，始終低言輕語，只能辨出是年輕的聲音，而且顯然是相識的，若不相識，又豈會來救他，但既然幪面，當然是不願被他識出，不怪也辨不出那聲音了。

那女子停下步來了，不回答，却道：「不得已，只好委屈你了。」

「你！說甚麼？你還沒……」

不料言尚未了，已漸漸失去了知覺，最後的知覺是，他的身子軟軟倒了下來，有人扶住了他。

是的，漸漸地失去了知覺，逐漸地。

怎會如此？奇怪，不是被人點了穴道，也不是被閉住了穴道，只不過感到一隻輕柔的手，輕輕柔柔地扶住了他，他就漸漸地，逐漸地失了知覺。

像是倦極入睡一般，可不是進入了黑甜鄉中。

* * *

他醒了，他，蕭郎，記得自己是蕭郎，如何不是醒來了，但仍戀枕依衾，多舒適，多甜美，他捨不得睜開眼來。

一個嬌嫩嫩的女子的聲音，發出了一聲驚呼，也幫助他迅速地清醒了過來，甚至感到一隻輕柔的手，受驚地從他身上縮了回去。

他甚至明白了，正是這隻輕柔的手，令他醒了過來。

這隻輕柔的手，爲何會受驚？又爲何在他身上？

他睜開眼來了，但奇怪，他未睜開眼來，還感到亮光，但睜開眼來了，反而伸手亦不見五指，眼前一片漆黑。

蕭郎怔住了，難道，他沒醒來？仍在夢中？

既然怔住了，當然無聲、無息，也未動彈。

忽聽黑暗中，有人在大大地吐了一口氣，聲音雖輕微，但因黑暗靜寂，他才能聽得出來，必是那個因他的突然醒來而受驚的人。吐了一口氣，而且還在輕輕地拍着胸脯兒，當然，那隻從他身上縮回去的輕柔的手，也是她的。

她，是一個膽怯的姑娘，像隻受驚了的小鹿兒，如何不是怯生生的，何況有着一隻輕柔的手，如何不是姑娘。

不願驚嚇了她？還是更清醒了？她是誰？這又是甚麼地方？

都記上了心頭，他遍體鱗傷，被秦姜，那該死的小妖女吊在樹上，他被一個幪面的女子救了下來，他也被一塊香羅帕罩頭，被帶到這裡來。

被帶到這裡來，立即失去了知覺，不，是甜甜地進入黑甜鄉中。

陡然間，心下一陣狂喜，九疑飛花！他兩番在瀟湘子的九疑飛花下，時光凝結，不就宛若進入了睡鄉，那蜜蜜的黑甜之鄉。而他，不是在盼望瀟湘子去解救他，瀟湘子也必會去救他嗎？何況除了瀟湘子，還有誰會來解救他？

和瀟湘子的短暫分離，以及分離後所受的磨折，現在令他加倍明白，眞箇是三生緣結，他對她有多情深，他更明白，爲何初相遇竟不似乍相逢，因爲壓根兒就是他幻想塑造的復活，活生生走出他生命中來的，因爲她是不受世俗腐朽的禮教束縛的自然的女兒，豈僅三生，是呀，她本就是從與世隔絕了數千年的古墓中走出來，何異來自三千多年前。

現在，他更明白了，明白有多愛他，這可愛的香妹妹，除了他，誰還有這一雙輕柔的手。是以，這黑暗中的身邊，這隻受驚的小鹿兒，這雙輕柔的手，必就是瀟湘子，再不會是別人，登時就狂喜起來。

啊唷，可別嚇壞了這隻受驚的小鹿兒，她又是在做甚麼呀？適才，她的手分明從他身上縮回去的。現在，再也不怕，不躭心了，即使天塌了下來，有了瀟湘子，他的香香的妹妹在身邊，還有何害怕的呢。

他輕輕地，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不讓她知道。他是如何狂喜，抑制着心中的狂喜，甚至不讓她知道，他已醒了，適才他醒來時，必是動彈了一下，被她發覺了，因是也嚇了她一跳，哈！敢情她是一隻受不得驚駭的可愛的小鹿兒。

於是，他慌忙調勻了呼吸，一動也不動，假裝是睡夢中的動彈，並未醒來。

果然，她上當了，他不動彈，也不出聲，連呼吸也像酣睡一般輕勻。黑暗中，是那麼靜，因是，也聽出她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她在說甚麼？自言自語，輕輕地，勉可聽聞，只聽她說道：「嚇了我一跳，你這話……該……壞透了，又愛煞人的風流蕭郎，敢情睡着了，也不老實。」

「我是蕭郎大哥哥呀！」他在心裡說。

即使在黑暗中，他也不敢睜開眼睛來，瀟湘子只知道在他面前，輕描淡寫的顯露了一兩手兒功夫，她已驚爲天人了，眞莫測高深，內功究竟深厚到甚麼境界，他不知道，而內功深厚的人，黑暗中亦能視物，他不閉上眼兒，怎能裝得眞像熟睡。何況一句：壞透了，又愛煞人的蕭郎又怎不令他醉，道出了她的眞情意，他怎會不陶醉。

當眞好笑得緊，連手兒也不用抬一下，就能令人時光凝結的瀟湘子，竟會是一隻受不得驚駭的小鹿兒，他又多得意呀，當今天下，除了他蕭郎，還有誰，能輕輕動彈一下，就會嚇了她一跳。

他摒着呼吸，他感覺得到，她又走近她身邊來了，眞像隻怯怯的，受驚的小鹿兒，若不是他摒着呼吸，還眞感覺不出來，因爲她的溫暖而又輕柔的呼吸，噴在他身上，他的臂上、胸上，都感覺到了。

啊！若是他身上有衣衫，怎會感覺出她輕軟的呼吸來？他記起來了，秦姜，那該死的小妖女，她的彩條，加上嶙峋的山石和荊棘，令他的衣衫片片碎，早已不能蔽體了，否則怎會遍體鱗傷。

不，即使衣衫已片片碎，至少也還有片片碎的衣衫，那噴在他身上的輕軟的呼吸令他明白了，原來，他是裸體，原來全身都是裸露的。

他明白了，他進入那黑甜之鄉前，她說過的，她要爲他療傷，而他是遍體鱗傷，片片碎的衣衫有亦等於無

，不除去，她又怎能替他療傷，何況彩條上的鈎刺有劇毒，得趕快治療，一刻也不能緩的。

現在，他明白了，明白她爲何以爲他醒了，會嚇了一跳，因她替他除去了衣衫，雖是爲了療傷，他醒來知道了，怎會不害臊？即使她是他的人了。

忽然，他的眼中感到了亮光，不錯，他醒來時，原是有亮光的，是她以爲他突然醒來，慌忙把燈熄了，是以醒來在黑暗中，他不願令她羞赧，更非裝睡不可了，絲毫也不敢動彈。

亮光移近了，他感覺得到，顯然在照着他的全身，因爲全身都是傷。

他聽到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輕聲地，喃喃地，說道：「謝天謝地，總算無礙了，是了，紅娘子這彩條已多年不會使用，鈎刺上的毒經過多年風化消散，已不那麼劇烈了，也總算解救即時。」

她怎麼又發出了一聲輕笑！啊呀！怎又在他腿上擰了一下？當然，是輕輕又輕輕地，若他眞在睡夢，必然感覺不出來，即使裝睡，也不過像撫愛而已。

她又在喃喃地說了，道：「瞧你細皮白肉，瀟洒又風流，不料却健壯得像，像……」

像甚麼？她沒說出來，倒一聲噗嗤，笑出聲來了。

「到底不過皮肉之傷，但若不是你健壯得像條牛，怎麼好得這麼快。」

她自言自語，一定是她心裡高興，就不自覺自言自語起來，原來……原來說他健壯得像牛。

忽然眼瞼一暗，顯然她背轉身去，遮住了亮光，顯然她要離開床前，現在，他感到健壯好像條牛，不行，不能讓她離開。悄沒聲撐起身來，倏地一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

一聲啊呀！登時眼前又伸手不見五指，嘩啦一聲響，是燈盞掉在地上，跌得粉碎。黑暗中，蕭郎只一帶，她便跌入他懷抱中來了。

她驚惶，驚叫了一聲，她掙扎了嗎？顯然沒有，但即使掙扎，蕭郎的胳膊又是何等强而有力。說道：「我不許你走，我還沒……謝你呀。」

難道這就是謝她，他的嘴唇，在尋找她的嘴唇，難道語言已不能表達謝意？這無聲的語言，更勝萬語千言？是躲不開，還是壓根兒就沒躲呢？總之，此刻，眞無聲更勝有聲了。

她終於掙脫了他的懷抱，是惱怒，還是羞赧，也許都有一點兒，嬌喘吁吁，說道：「原來你……你眞是個壞透的蕭郎，你醒了，原來裝睡。」

蕭郎嚇了一大跳，她！不是瀟湘子！悄聲低語時不能分辨，現在，豈僅聽出不是瀟湘子的歌唱一般的聲音，而且，已在他的懷抱，豈有不纏綿，倒掙扎的。即使初時沒有，但最後仍掙脫了他的懷抱，而且，他也不是蕭郎大哥哥。

「你！你是誰？」

「你該死！你是個該死的蕭郎！」

她跺着脚兒：「我倒好心救你，替你療傷，你却……你却……」

「我是，千恩萬謝，感激你呀！」

蕭郎惶急了，道：「我以爲你是……你是……」

不，他怎能說出瀟湘子來，古墓盤谷，與世隔絕，從不爲世人所知，亦不能爲世人知曉的！

「以爲我是天魔女？啊！」她怎麼啦？像是，楞了楞，不跺脚兒，不惱，也不是羞？說：「那麼……那麼，傳聞是眞的了，原來你和天魔女，眞眞……」

驀然間，他知道她是誰了，紫薇！他眞蠢，他早該想到的，否則怎麼會知道紅娘子的彩條有毒，怎會有解藥，又豈會說合他二人之力，亦不是秦姜的敵手？便一個瀟湘子，秦姜豈能與她爲敵，不怪雖然救了他，却又對秦姜怕成這個樣兒。

紫薇，他早該想到的，只怪他心中只有瀟湘子，盼望瀟湘子，是了，般若佛印與九嶷飛花有幾分相似，他失去知覺！竟以爲時光凝結了。

「原來，傳聞是眞的了，你和天魔女泛舟曹娥江上，整整半月，小小舟兒上，只有她和你，只有你和她……你你……你該死。」

她又跺起了脚兒來，聲調兒也在顫抖，像要哭！

這是爲何？他不明白，却因而更惶急了。

那紫薇把脚兒跺了又跺，帶哭，更幽怨，說道：「那你爲何打秦姜，打秦姜的屁股？你該死，還道傳聞有誤，原來你眞下流，打了秦姜不算，適才又把我……把我……我可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孩兒，你該死！」

轟然一聲，蕭郎只覺天地塌了下來，他竟把捨命救他的紫薇，當作了瀟湘子，那秦姜雖是同父異母的妹妹，但刁蠻任性的秦姜，顯然因她是正室所生，生她的又是紅娘子，顯然從小就欺負這位姊姊，他早已看得出，紫薇怕了她這被寵壞了的妹妹，但爲了救他，竟敢於和秦姜作對，冒死相救，而爲了療毒，爲了治療他遍體鱗傷，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竟替他這個男兒漢，脫去了渾身衣衫，這是何等恩義，簡直是恩重如山，而他，竟裸着體，把她摟在懷裡，若是瀟湘子，那自是纏綿、是繾綣，而對紫薇，那可就是輕薄了，天啦，那秦姜先前說過甚麼？豁唇之盟！雖然他沒咬破紫薇的唇兒，沒吮了她的血，但無論如何，是豁唇了，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的唇兒，吻了、咬了、吮了，只不過沒有吮出血來而已。

轟然一聲，眞似個晴天霹靂，一時間，羞、愧、悔、恨，一股腦兒上

心頭，直恨不得死去，不，即使死了，也死有餘辜，也不能補償他的罪衍。

「我……我該死！」

啪的一聲，重重的，又啪的一聲，蕭郎第三次舉起手來，尚未打下，那料黑暗中，飛起一股勁風，他舉起來的手被人抓住了，而且，抓住他手的人，撲上身來，把他緊緊地摟住了。

「噯唷！痛不痛啊！啊呀！血，你怎麼……這樣狠心，打出血來啦。」

一隻輕柔的、微顫的手兒，輕柔地撫摸着他打得腫起，也流出了血的嘴唇，隨着，那如蘭的吐氣，噴在他臉上了，他感到輕柔的手兒更輕柔，更柔軟的蠕動，啊！呀！原來是紫薇，用舌兒在舐吮他嘴裡流出來的血！

簡直是地轉，天也在旋。

他不是該死麼？她又不是清清白白的女兒身麼？打在他自己的臉上，叫噯唷的竟然是她，像痛在她心上！

難道他不是孟浪，輕薄了，她却把一個赤裸的少年郎，摟在懷裡？適才，她不是掙脫了他的擁抱，跳了開去麼？怎生又不羞赧了，反而又撲上來，摟緊了他，在他唇兒上，舐着、吮着他的血。

他感到窒息，因爲他的嘴兒不僅被堵住了，而且，她的舌兒……他嘴裡，現在，也感覺到了那軟柔的蠕動……

地在轉，天在旋，不僅感到窒息，心頭也陣陣緊，天啦，原該是火熱的心兒，而今却涼透了，既然天魔女已進入他生命中來，爲何造化弄人，又來了個瀟湘子？不，不是造化弄人，是三生石上，早已緣結，但一個夷姝，已不知如何擺脫她的糾纏，竟神差鬼使，千不該、萬不該，又打了秦姜的屁股。呔！他豈會愛一個惡毒潑辣的小妖女，却不料，而今，天啦，這紫薇，又豈僅對他恩重如山，義薄雲天，而且……而且……

爲何秦姜才一轉背，她就現身出來？顯然一直跟隨着他們！爲何幪面？爲他療傷、治傷、治他的遍體鱗傷？若她不是早已對他生了情愫，豈會如此，而現在、現刻她的舌兒，蠕動在他嘴裡。

他會的，一怒之下！他會摑夷姝的嘴巴子，他會以狠狠地教訓蠻橫潑辣的小妖女秦姜，但這紫薇，天啦，人家對他只有恩、有義，當然有情，但人家不是埋在心裡，不願被他知道嗎？幪面相救，不願被他知道是她，療毒治傷之前，用般若佛印令他失去知覺，不讓他知道是她，他未醒之前，只不過才一動彈，便滅了燈，他被救，被治好了傷，亦會不知是她的恩情的，是他該死，錯在他自己呀！

豁唇爲盟，若然秦姜也以爲千古流傳，不能更易的莊嚴風俗，夫妻之盟的鐵證，那麼，這紫薇當然也是的。

怎麼辨？怎麼得了！怎麼對待這恩義情深的紫薇？

他的心裡眞涼透了，他怎能告訴紫薇，說這一切不過是誤會，他已有了瀟湘子，他愛她，即使他願意，他也不敢再愛別人了，其實，何用他出手摑夷姝的嘴巴子，若是對他糾纏不休！瀟湘子就不會饒她，只怕性命兒也不保了，當然，秦姜這小妖女也是的，瀟湘子也不會饒她，但他，豈容許瀟湘子傷害這對他恩深、義重，更多情的紫薇，絕不能容許。

心裡涼透了的蕭郎，即使不像死去，也痲木了，現在，紫薇伏在他身上，情痴如醉，也像死去了。

忽然，遠遠傳來了一聲雞啼，不過是金雞報曉，伏在他身上的紫薇，竟抽搐了一下，霍地跳了起來，一定連臉色也變了，因爲她的話聲惶急且顫抖，說道：「不好，怎麼，天快亮啦，我得……趕快。」

黑得仍然伸手不見五指，她心下着慌，脚下發出的聲音也大些，他聽得出，只奔出兩步，却又停下步來，一定轉身走回來了。

蕭郎心中一凜，道：「紫……紫薇姑娘，求你……別……別……」

他剛坐了起來，那料紫薇已撲上身來，又把他撲倒了，而且，他的嘴，再又被她堵住了，啊！

啊！只道她又要令他進入黑甜之鄉，又會酣睡不醒，原來，不過又是……又是……她可不是初開情竇，但顯然，他是她的第一個男人，是以情狂更熱，原來是捨不得他。

但他錯了，心想，而且也不由他：吻吧，即使豁唇出血，他也是不忍拒絕的，雖然他現在能夠拒絕。

那知，漸漸地，這樣的時刻，怎會倦意上心頭，好倦，那甜蜜蜜的感覺在蔓延開來。而且感到，她放開他，離開他了，她分明仍在身邊，話聲兒却像從遙遠的地方傳來，說道：「睡吧，蕭郎，待你醒來，你的傷就會全好了，毒也清了，我替你縫製的衣衫，一模一樣的，也會縫好了，睡吧，蕭郎。」

朦朧中，他感到，仍能感到，她又俯下身來，飛快地親吻了他一下，就是這一親吻，伴隨他進入夢鄉。

但一定不會很長久，簡直就像即刻就醒來了一樣，啊呀！是燈光，怎會刺眼兒？

原來是陽光，一縷陽光恰好照射在他眼瞼上，他睜開眼，霍地坐起身來，啊呀！他全身赤裸，那片片碎的衣衫已不在他身上，眞成了一絲不掛，但身下却墊着一件紫衣的錦衣。一看就知，那是紫薇的披風。

原來在一個亂石朋立的岩洞裡，巨大的岩石錯雜朋立，形成了或大或窄的縫隙。他不過是在一個較寬大些的縫隙中，那一縷陽光，從頭頂的縫

隙中透射下來，恰好投射在他眼瞼上。

那麼，這必仍是在那巍巍餘姚丘的山上了，當眞，他都記起來了，那小妖女秦姜正在繞山搜查，紫薇救下他來，豈能把一個遍體鱗傷，而且身中劇毒的人帶得出山去，也許巧巧地，躲入了石縫，才發覺既隱密，裡面又寬大，故爾就把他藏在裡面了。

糟了，他身無寸縷，一絲不掛，即使傷好毒清，他如何走得出去，難不成披上紫薇留下的披風。

他慌忙把披風掩在身上，且慢。昨晚金雞啼鳴，紫薇慌忙走了，他也進入了睡鄉，怎生像才片刻工夫，看這投射下來的一縷陽光，顯然已在午了，而且，分明是紫薇暗中施展般若佛印……

雖然他一想紫薇撲上身來，豔唇而吻，不禁就皺了眉頭，說甚麼，即使是回憶，那感覺仍是甜蜜的。而且，她不僅情熱，而且，顯然是要令他分神，多情的紫薇，原來人家是好意呀！

他不奇怪麼，既然着了她的道兒，他又怎會醒轉來。

忽然間，眼前一暗，蕭郎此刻已恢復了功力，一抄手，就把擲來的一個包袱接住了，雖然已看清不過是包袱，却仍驚惶，因爲他赤身露體呀！

他明白了道：「多謝姑娘。」紫薇不是說過，等他醒來，就替他把縫製好的衣衫帶來，而且，除了她，又有誰能解得般若佛印，更又有誰能知道他藏身在這岩縫中。

不料一個冷冷地，冷如冰的聲音道：「我那兒沒找到，整整找了三日三夜，好哇，敢情天劍風流的蕭郎，躲在這裡風流，姑娘……呔……那姑娘是誰？從實招來，啐！」

那冷冷的聲音重重地啐了一口，道：「哼，還不快把衣衫穿上。」

蕭郎早一聲歡呼，跳了起來，啊呀！跳了起來，才發覺自己赤身露體，慌忙又蹲了下去。

必是見他狂喜又尷尬，手亂脚也忙，那冰冷的，剛狠狠啐了一口氣的聲音，竟忽然一聲「噗嗤」笑啦。

大喜的蕭郎大大地鬆了一口大氣，道：「香香的妹妹，救苦救難的……啊，我是說，小兄弟，你可來啦，我不必盼望了……咦！你怎說？尋找了我三日三夜。」

不待他衣衫完全穿好，岩石後面轉出一個翩翩美少年來，正是瀟湘子。

面降寒霜，臉兒冷極了，怎會是香香的妹妹，蕭郎慌了，大聲地叫起屈來，道：「小兄弟，你冤枉了我啦，難道你沒瞧見我這遍體的鱗傷？」

瀟湘子只伸手一抓，蕭郎身邊地上那紫色風衣，便已到了她手中，冷冷地，說：「我只問你，這披風，你多謝的姑娘，是誰？」

當眞愛與妒是孿生的，即使連這個自然的女兒也不免，看來眞是與生俱來。

蕭郎苦着臉，嘆了口氣，道：「小兄弟，你不講理，你明明見到我遍體鱗傷，可知受盡了折磨，吃盡了苦頭，你倒說我躲在這兒風流，冤枉呀！小兄弟。」

「哼！」瀟湘子道：「而且，胸前、背上，以及兩臂，顯然還被甚麼餵毒的利器所傷，若不是恁地，我才去替你買來衣衫。」

「果然你是明理，又講理的香妹妹。」

「小兄弟，」她迅速向後瞟了一眼，當然隨時都會有人前來，顯然不願人家知道她是易釵而弁。

「小兄弟。」蕭郎故意把臉兒綳緊了，道：「那麼，你就該明白，若不是這位姑娘相救，爲我解毒療傷，我早沒命，再也見不到你，你也再不能見到我了，你不感激人家，怎倒兇霸霸的。」

瀟湘子走近前來一步，對他面上瞧了又瞧，怎麼切齒咬着牙兒，蕭郎迅速把衣衫穿好了，一怔，道：「你！做怎麼？」

「恨你天劍風流，模樣兒更風流，我呀！恨得了不得，恨不得……」

蕭郎道：「才說你明理，怎生又不講理啦，風流天賦與精神，既是天生如此，而且，你不也愛我風流麼？」

「她……那姑娘，那個救你的姑娘，一定……一定愛上了你，否則怎會脫去你的衣衫，你你……你赤身露體，和她這裡相對了三日夜。」

蕭郎又叫起屈來，道：「你難道不見我遍體鱗傷？不盡除去衣衫，怎能替我療傷？而且，你想想，如此遍體鱗傷，身上可還有完好的衣衫，只不過僅有一絲半縷，還掛在身上而已。」

幽幽地，蕭郎嘆了口氣，又道：「香妹妹，你沒有問我痛楚不痛楚，你是否好了，倒先惱了救我，替我療傷的人，原來……原來你……你也是世俗中來，不是來自九疑世外。」

「住口。」

蕭郎見她惶急，才驚覺自己失言了，這九疑世外，豈可掛在口邊的，何況又稱她香妹妹。

瀟湘子迅速退了回去，顯是查看是否有人來，再回到蕭郎身邊來時，那臉兒已緩和了，登時心中一動，瀟湘子來到舜水之濱，是與古墓中人相唔，一去久久不返，難道……難道有何事故？

「蕭郎大哥哥，」回到蕭郎身邊，又復一笑嫣然，道：「我是小兄弟呀，記住了，不許你提九疑古墓。」

「是我不好，只怪我心中一急。人家不避嫌疑，相助相救……」

「感激還來不及。」瀟湘子到底不是世俗的女兒，仍保有她赤子的純眞，道：「三日三夜我何曾瞌過眼兒，甚

至回去把曹娥江也尋遍了，那兒沒找到，那知找到了你，你却赤身露體，而她……一個姑娘，剛從你身邊匆匆離去……」

「可憐的……小兄弟。」

三日三夜不曾瞌過眼兒，可不是憔悴了？她那如花嬌嫩的容顏，眼圈藍藍的，蕭郎好生心痛，忘了他的磨折，他自己的遍體鱗傷，輕輕柔柔地把她摟了過去，坐了石上，把她的頭兒靠在他肩頭，輕柔地撫下她的眼瞼。

「不，我要知道，這一切一切，端的是怎麼發生的，你是，天劍蕭郎呀，還有，這姑娘，這個救你，替你療傷的姑娘又是誰？」

眞是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蕭郎先已皺了眉頭，該死的小妖女，他曾恨不得瀟湘子早早尋去，當他切着齒時咬着牙，眞恨不得狠狠地教訓這小妖女，但現在，當眞是天劍風流，一想到秦姜的虐待他雖近於暴戾，却是發乎愛，愛之深，何況更感念紫薇的恩情，而且，這又並非深仇大恨，他所受的，不過是刁蠻潑辣的任性女孩兒的磨折，若因此而與海鷹幫爲敵，若是傷害了海鷹幫主秦宓的嬌嬌女，紅娘子的寵兒，那還了得，豈還有寧日？一旦被瀟湘子知道了究竟，豈肯甘休，豈會放過這小妖女秦姜。何況！何況那該死的怪風異俗。

「你看，」蕭郎道：「我不是好好兒的，沒事了麼，我要知道，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他不僅輕柔的撫下她的眼瞼，而且把她的頭兒埋在他胸上，不能，不能讓她看到他的眼珠兒在轉，眞不明白，怎麼女孩兒都是這麼敏感的，你想甚麼，總瞞不了她們。他得爭取時間，好好兒想一想。

「我找啊，找啊，」瀟湘子在他輕柔的愛撫之下，漸漸，話聲像在夢裡了，夢仍的聲音，說道：「不，我對我自己說，一定仍在這山上，這舜江之濱。」

「是了，滔滔江水，巍巍餘姚丘，你一定發現了那浮木上的小幡。」

瀟湘子的頭兒靠在他胸膛，點頭，也就成了輕輕地揉了揉，多可愛，多可憐的依人小鳥，三日三夜呀，三日三夜不瞌一下眼兒，而今找到了他，那一直支持着她的激情也消逝了，更何況在愛人的懷抱，她如何不倦極，夢樣的聲音也更低沉了。道：「北至海口，西到曹娥，全尋遍了，我又回到這山上來，不知是多少次了，又回到這山上來，夜深了，蕭郎大哥哥，坐在山石上，我哭啦，舜江水在嗚咽，問天，天不語，星星只會眨眼兒……」

一個來自自然，與自然一體的自然女兒，她會的，尤其是無助的時候，怎不會問天和流水、和星星說話兒，可愛的瀟湘，輕輕柔柔的他，把她摟在懷。

「忽然間，」夢似的聲音，又說了：「是人影嗎？乍現，倏沒。可是我眼花了？還是因爲朝朝暮暮，時時刻刻在盼望，偶然地草動風吹，不就無數、無數次幻出過你的影兒來，但既然我堅信你仍在這山上，我就靜靜地，等待又等待，終於，那人影又倏地出現了，這番，看清楚了，像從崖壁中鑽出來，如飛的下山去了。顧不得去追趕，果然，就從她鑽出來的地方，夜靜無風，那藤蔓爲甚麼在飄動啊，於是，我發現了那崖縫的入口。」

「於是，你找到了我。我知道，你暗中能視物。」

「我嚇壞了，裡面太黑了，只能看得出朦朧景象，但因你全身赤裸，因而清晰了些，我立即認出你來，我以爲你……」

忽然，在他懷中一扭身兒，把他緊緊地，緊緊地摟住了。

「你以爲我死了，是麼，哭啊，一定伏在我身上，嚎啕又哭喊，哀哀切切、悲悲傷傷。哎唷！」

「不准你笑我。」

本是無心地愛擰，不料擰在他傷口上，眞痛極了，只不過痛也甜蜜蜜。蕭郎道：「我沒笑你呀，你的眼淚一定靈過仙丹妙藥，我就活過來了。」

「你胡說，初時見你遍體是傷，情急之下，竟沒仔細辨別，以爲你死了，不過麼……」

她仰起了頭兒來，笑了，眞美呀，敢情她佻皮的笑，更美，說：「我的眼淚眞流入你嘴裡了，你眞是個……壞透了的蕭郎，你竟吸吮，才知你沒死，差點兒以爲你又裝死和我玩兒，那知又不是。」

蕭郎心頭一震，那心兒幾乎提到了口腔，吸吮！天啦！一定她知道了，那還了得。

但他白擔心了，因爲瀟湘子忽然坐起身來，夢樣的聲音也消失了。道：「那姑娘端的是誰，快說，怎麼也會九疑飛花？難道眞是……天魔女？」

原來她先前並非全是出於妒嫉，蕭郎一楞，道：「你誤會了，那不是九疑飛花，只能令我進入夢鄉，而不會令時光凝結。那是一種連我也從未聽說過的神奇的功夫，她們說是……是甚麼般若佛印。」

「她們！」瀟湘子的眼兒更睜得大了，道：「你說她們，那麼，還不僅是一個姑娘。」

已然失言，後悔已來不及了，不得已，才把那日瀟湘子走後，來了兩個姑娘之事，從頭說了一遍，道：「香妹妹，任她便是天上仙子，你知道……」他輕輕地把她摟了過來，道：「我也只愛你一個，普天之下，甚至古往今來，甚至未來，再沒有比你更可愛的了，你這麼純潔、堅貞，又這麼溫柔，你永不會像天魔女一樣，把彎劍架在我脖子上，更不像夷姝那樣妖

媚放浪，更不會……更不會……」

一想到秦姜那小妖女對他的暴虐磨折，就不禁咬着牙，切起齒來。

「天啦，那小妖女眞狠心，怎麼小小年紀，就恁地狠毒。」

蕭郎慌忙噓了一口氣，道：「任她是誰，也及不上你半分兒溫柔，再沒有比你可愛，更明理，更溫柔的了，我更愛你的是：風流天付與精神，香妹妹，全在你這嬌波兒轉。」

蕭湘子怎會不是恨眉怒眼，聽他訴說秦姜這小妖女的暴虐磨折，直恨得她差點兒咬碎了銀牙，那眼兒只有燃燒起熾烈的怒火來，却被蕭郎恁地一讚，不僅登時熄了怒焰，當眞流轉了嬌波，而且，溫溫柔柔，倚偎在他的懷裡更緊了。

蕭郎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若然她也暴戾成性，若然她不是恁地純眞，豈會一句綿綿的情話兒，就會抑壓下她的怒火來，忙道：「怨只怨，那怪風異俗，其實，怨我不好，只怨我甚麼地方不好打，偏偏打了她的……」

蕭湘子哼了一聲，道：「蕭郎大哥哥，我明白，別說她磨折你了，即使，若敢再糾纏你，我也不饒她。」

「果然你是最明理，最溫柔，最最可愛的香妹妹，其實，我不過一時大意，着了她的道兒，你已親眼見我是如何拒斥那夷姝了，何況這麼個刁蠻任性的黃毛小丫頭，她豈能再磨折我，又豈能磨折得了我，嘿嘿！」

嘿嘿！他餘怒猶存，可是一些兒不假的。

蕭湘子道：「但聽你說來，那甚麼般若佛印，恁的神奇，這番且饒過她，今兒後，不許你再離開我，半步也不許。」

「我沒離開你呀！」蕭郎道：「今而後，我也再不許你離開我了，半步也是不許的。」

半步也不許她離開，可就不怕她難爲玉離宮主，也不怕她與秦姜和紫薇爲敵了，天眞的蕭湘子，這可愛的自然的女兒，輕易就被他的情絲縛牢了，惟今之計，得趕快離開這巍巍的餘姚之丘，遠遠離開這滔滔的舜江之水。道：「那秦姜雖然磨折我，但她可不是要我的命，要我死，只不過太刁蠻任性，何況她姊姊於我有恩，我們又怎能傷害她的妹妹呢？而今，我不也傷好毒清，沒事了，趁早兒離開。」

蕭湘子却遲疑起來，那眉頭兒皺了又展，舒了又皺，道：「我既然令你醒來，可知這甚麼般若佛印，分明就是古墓功夫，莫非……莫非你所說的武夷優曇，便是玉姬公主？」

蕭郎忙道：「你錯了，這武夷優曇不僅是佛門弟子，而且已是高齡的優曇婆。唐時三藏天竺取經，佛學始盛傳於中土，後於堯舜聖代已二千餘年了。豈會與近四千年的聖代有淵源，要知古往今來，天下武功，同源亦同理，上乘武學，練的同是精、氣、神，演化雖多，門派雖衆，其實都不過小異而大同。正所謂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香……啊，小兄弟，你明白了麼？」

蕭湘子含情脈脈，返身子摟了他一下。道：「蕭郎大哥哥，你眞淵博，我明白了。」

「你也最明理。」蕭郎携了她的手：「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窮理應於事物始生之機，正所謂有容乃大，無欲則剛，走吧。」

三日三夜，原來他在這岩縫中，已熟睡了三日三夜，既然傷已好，毒也清了，可知是不假的，那麼，秦姜那小妖女必也已找了他三日三夜，也該死心了。蕭湘子那會知道，蕭郎不僅怕秦姜的糾纏，更怕面對恩深義重的紫薇，眞是五百年孽寃，竟也有了噬唇之親，這可超越了奇風怪俗，因爲人家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兒呀，更何況也對他情心早許。天啦，唯今之計，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拖了蕭湘子就走，當眞是誠惶誠恐，諸天神佛，菩薩保佑，但盼別撞上秦姜與紫薇。

那知，是福就不是禍，是禍就躱不過。那蕭湘子雖然老大不願，但溫柔明理的香妹妹，可也不願拂逆蕭郎，跟隨他，掩掩藏藏，轉到後山，那知眼看已到了山脚，陡然人影一晃。歡呼之聲未落，竟不知秦姜從那兒鑽出來的，簡直像從天而降，向蕭郎懷中撲來。

蕭郎一聲啊呀！幸是時刻在警惕，滑步再旋身，已轉到蕭湘子身後。

本是在歡呼的秦姜，登時大怒，只一揚手，一道彩虹夭矯似靈蛇，幾乎是脚才點地，那彩虹已向蕭郎連同蕭湘子當頭罩下了。

蕭郎叫道：「小心，彩條上的鈎刺有毒。」

蕭湘子哼了一聲，道：「原來是你這小妖女！」

溫柔明理的香妹妹，再也不能壓抑那心中的怒火了，不過是不願拂逆蕭郎，本已委屈避讓的，不料這小妖女天堂有路她不去。蕭湘子哼了一聲，倏地一伸手，蕭郎還沒見過蕭湘子出手，這一出手，已驚得他目瞪口呆，簡直就不是她向彩條上的金球抓去，而是那金球忽然一拐彎，落在蕭湘子手中。

那秦姜本想故技重施，飛條將兩人綑綁，只道手到擒來，那知一聲啊呀！蕭湘子只一帶，秦姜已站立不穩，一個踉蹌。

蕭湘子喝道：「撒手。」

秦姜若不撒手，就會撞入蕭湘子懷裡了，即使她是潑辣的小妖女，也駭了一大跳，而且也非跳起來不可，她雖然撒手拋條，餘勢仍把她向蕭湘子懷中帶去，跳起，就勢一旋身兒，總算錯開了一丈。

蕭郎大喜，心中一動，叫道：「小

兄弟……」他本已轉到蕭湘子身後，湊前在她耳邊說道：「快！打她的屁股。」

當眞好主意，蕭湘子現在易釵而弁，是個翩翩美少年，也打了她的屁股，可就不怕她再歪纏了。

蕭湘子也明白了他的心意，道：「小妖女，聽說誰若打了你的屁股，你就是誰的人了，好，那就滾過來。」

若不是刁蠻潑辣辣，她也就不是小妖女了，怒得小臉兒也紅透了，眼兒裡要噴出火來。從小就寵壞了的妞兒，更以爲天下無敵的，不料一出手，竟已被奪去了彩條，那可是她娘賴以成名，打出海鷹幫天下來，江湖武林，見而喪膽的彩條呀！

秦姜瞧瞧蕭郎，再瞧瞧蕭湘子，那噴出了火來的眼兒，陡然更亮了，道：「我知你是誰了，天魔女。」

她聽平江府那捕快頭兒說過。樓外樓初相遇，天魔女就是化身成爲一個翩翩美少年，而蕭湘子這美少年，女孩兒家心細，只要仔細些一瞧，便已知她是易釵而弁。

當眞刁鑽更潑辣，秦姜雖是彩條被奪出手，那有些兒怯意，竟上前兩步，轉着圈兒，把蕭湘子瞧了個仔細。眞箇一朝經蛇咬，十載怕井繩，倒是蕭郎怕了她人刁鑽，功夫詭絕，她轉左，他就慌忙轉到蕭湘子右面，叫道：「小兄弟，可別饒她，打呀！你爲甚麼不打她？」

蕭郎的眼兒盯着她，把蕭湘子作了擋箭牌，也跟着秦姜轉，她轉東，他就轉西，又叫道：「小妖女，你聽着了，天魔女金臉血盆口，我這小兄弟可是俏郎君，我才不要你這邪惡的小妖女，要不要我替你做個媒兒，你和我這小兄弟，倒眞是天造地設的一雙兒。」

秦姜一愣，大怒，跺着蠻靴兒。叫道：「你敢，敢不要我，你打了我，我就是你的人了，我也打了踢了你，而且……而且咱們已噬唇爲盟。」

蕭湘子一怔，道：「甚麼噬唇爲盟呀！」

「就是，他咬了我的唇兒，我也咬破了他的，而且吮了他的血……」

蕭郎大急，忙叫道：「小兄弟，別聽她胡說，呔！小妖女，你可知道醜字兒怎生寫？不識羞，不害臊，就憑這宗兒，我也不要你。小兄弟，別別……別聽她的。」

蕭湘子可不是眼兒睜大了，道：「當眞，你們已噬唇爲盟，你和她，都吮了血？」

當眞，像天塌了下來，秦姜一說噬唇爲盟，蕭湘子登時變了顏色，難道九疑古墓，那桃源盤谷之中，也有這個古老的風俗？想想那堯舜雖是聖代，先民反倒無腐朽的禮教束縛，只知發乎情，男女相悅，情不自禁，咬破對方的唇兒，那自是不奇，只怕眞就成了風俗，也流傳了下來。

蕭郎急叫道：「你這小妖女胡說八道，小兄弟，別聽她的，我被她那該死的彩條兒綑綁住了，若還掙扎得，也不會恁般遍體鱗傷了，她打我，踢我不算，還咬破了我的唇兒，眞是個妖女，竟吸了我的血……小兄弟，你你……」

蕭湘子竟已顏色慘變，道：「這麼說，是眞的了，無論如何，她也吮了你的血。」

秦姜道：「他也吮了，你敢說沒有？」

只把個蕭郎恨得切齒咬牙的叫道：「小兄弟，是這小妖女灌入我喉頭，迫我吞下的。」

秦姜非但不識羞，不知害臊，反而洋洋得意，眉兒一挑，道：「呔！天魔女，爲甚麼我限你三日前來，就是要警告你，我是他的，他也是我的人了，你竟敢和他在曹娥江上泛舟半月，以往的，不知不罪，今兒且饒過你，却不能不教訓你。」

蕭郎才叫得一聲小心，秦姜只一晃身，啪的一掌，已拍在蕭湘子胸前，蕭湘子竟如痴呆了，竟不反抗反擊。早一踉蹌，跌倒在地。

蕭郎大怒，他何曾是怕了這小魔女，不過是仗恃蕭湘子武功無敵，不過假裝怯弱，好教蕭湘子出手打她，尤其是要打她的屁股，那知弄巧反拙，秦姜對她突施襲擊，而她，竟不避讓，竟不施反擊。

秦姜一怔，道：「你！你不是天魔女。」

蕭郎既驚且怒，道：「你却是該死的小妖女。」

脚下旋乾轉坤，秦姜正一怔之下，啪啪兩聲，已被蕭郎狠狠地打了兩個嘴巴子，而且那麼重，秦姜的嘴角登時流出血來。

當眞老虎不發威，倒被人當作了病貓，使蕭郎也萬萬想不到，白娘子的紫虛微步，竟恁地神妙，秦姜連人影也還沒有看清，便已捱了他兩個嘴巴子，蕭郎却已滑開了三步，嗡然聲中，平地湧寒濤，蕭郎手中不僅多了一把劍，簡直是無數把三尺龍泉，映日寒光生輝，而且吞吐閃爍。

「天劍，啊呀！」

秦姜竟一聲歡呼，血，從她兩邊嘴再流出來，她不擦拭，見蕭郎亮出劍來，她竟然不怕，反而一聲歡呼。

天劍，蕭郎亮出的，正是聞名武林的天劍，原來是緬鐵精英百煉千錘所鑄，柔軟得可扣在腰間，成了腰帶，剛勁鋒利，却可截金斷玉，天魔女的飛劍出必飲血，蕭郎又豈會輕易亮出劍來的，當眞是少之又少，倒有多半來不及爲他的天劍揚名，早已沒了命兒。

嘿嘿！這一月多來，豈僅沒遇一個強敵，倒盡皆美貌如花，綽約多姿的美嬌娘，若也亮出劍來，他還配稱天劍風流麼？何況皆友非敵，有的倒

是紅粉知己，若然可稱敵的，嘿嘿，蕭郎早恨得切齒咬牙，那就是這小妖女了。當眞是，三十的老娘，倒綳了孩兒，他心中無敵，一時大意，竟着了秦姜這小妖女的道兒。

不由他不亮出劍來，般若佛印，太神奇了，更令他駭異的是，施爲無相，防不勝防，要防她無相施爲，法兒只有一個，不容她近身，也就不由他不亮出劍來。

何況，蕭湘子，竟被她劈倒在地，他要自保，更要保護蕭湘子。

呔！這小妖女，嘴角血在流，竟然歡呼：「天劍，蕭郎呀！當眞名不虛傳，快告訴我，你這又是甚麼奇絕的步法兒，竟能近得了我的身。」

蕭郎怒極了，哼了一聲。道：「那日只道你年幼無知，不與你計較，不料一時大意，竟着了你這小妖女的道兒，教你知道厲害。」

「噯呀！」秦姜竟眉兒開，眼兒笑，說：「那日，你爲甚麼只打我一下子，不重重地多打我兩下子……」

這是甚麼話？蕭郎倒不由怔住了，嗡嗡劍嘯聲漸低，那彈動的劍身也漸漸合而爲一。剩下了手中一把寒光閃閃，而且寒芒吞吐的一把長劍。

秦姜繼續說：「只道你不過是浪得虛名，油頭粉面，銀樣的蠟槍頭，啊呀！嘖嘖，敢情你眞還是個英雄，好漢子，惱怒起來，眞愛煞人，我若早知道，就不那麼氣、那麼惱了。」

蕭郎眞是氣不是，也哭笑不得，切齒道：「原來你這妖女是個賤丫頭，是不能給你好顏色的，要打你、罵你，才算得是英雄好漢子。」

秦姜舐了舐嘴角流出來的血，竟燦然一笑，不過挑了眉兒，道：「那也不見得，第一樁，要是我喜歡的人，第二麼，也要他能打得着我，蕭郎，蕭郎呀，就像你適才打我兩個嘴巴子一樣。」

蕭郎差點連肺也氣炸了，嗡的一聲，手中劍一顫，指正秦姜，喝道：「不准走近來，你這該死的小妖女，你爲甚麼打我的……我的小兄弟？」

這功夫，雖然注視着秦姜，劍已指秦姜，却也把蕭湘子扶了起來，她不像受了傷呀？其實小妖女那一掌，又能有多大的力道。

但蕭湘子怎麼啦？面色竟近於慘白。

這小妖女眞喜怒無常，忽然大怒，道：「呔！就算他不是天魔女，我又沒打傷她，老實告訴你，若他敢反抗，倒眞會傷在我掌下，呸！原來又是一個銀樣的蠟槍頭，不准你睬他，滾過來。」

嘿！眞像他是她的人了，且慢，蕭湘子怎麼了，不言又不語，他心裡着慌，得趕快離開，但這小妖女的般若佛印無相，一咬牙，說不得了，道：「你知道他是我的甚麼人，你竟敢……今天非教訓你不可！」

只一抖，劍化漫天花雨，萬道霞光，其實幻而虛，挫腕一旋身，那幻影霞彩未斂，他却已倏地橫劍拍出，拍在秦姜的右肩上。

秦姜一聲啊呀，一個踉跟，這一下子還是拍得眞重，使秦姜登時蹲了下去。

蕭郎道：「瞧你還敢不敢，能不能用你那鬼佛印傷人，啊呀！小兄弟，等一等。」

蕭郎唯一忌憚的，就是秦姜的般若佛印，一見蕭湘子不對勁兒，恨不得早早離去，說不得了，不重手，不傷她右肩，豈能脫身。那知回頭一瞧，蕭湘子已低頭走了，看似黯然低頭，不料快似飄風。

蕭郎叫道：「小兄弟，等一等，等等我……」

那還去理會秦姜，慌忙追了下去，蕭湘子不言，不語，頭也不回，一個勁兒往下走，不分東西南北，只向無人的曠野。

蕭郎自幼在黃山之上，追風逐雲，那輕身功夫，自出來在江湖上行走，當眞是無出其右，即使遇上了天魔女，可也不會輸給她，何況而今更練了白娘子的紫虛微步，小妖女秦姜就連他的人影尚未看清，便已被他打了兩個嘴巴子，不料，任他如何把輕身功夫施展出來，甚至紫虛微步，別說追上蕭湘子，連距離也沒縮短些兒，相距始終有五七丈，他那敢停一下步兒，甚至不能緩一下，否則距離立即拉遠了。

古墓盤谷功夫，眞箇高深莫測，自從與蕭湘子相識以來，今兒才初次見到她出手，竟一伸手，就能把秦姜的彩條奪下來。他兩番時光凝結，竟連怎生着了九疑飛花也不知道，既然着了九疑飛花，時光立即凝結了，他又如何能知道。

爲何她聽說噬唇爲盟，聽說秦姜吸吮了他的血，他也吸吮了她的，蕭湘子的顏色立即慘變？

他師傅黃衫客博古通今，有其師，必也有其徒，是了，蕭郎心想：先民民智未開，把一些不能解釋的自然現象，附爲鬼神，風雨雷電有神，山川草木有神，對鬼神也極敬畏，一旦有了盟約，必堅守不渝，那刎頸交，噬臂盟，必也自上古就流傳了下來，眞誠的盟誓，鬼神見證，那是不可違悖的，盟而見血，那自也是最神聖的了。

必是這緣故，蕭郎惶急得無以復加，用盡了全身功力，猛可裡一跺腳，蜻蜓三點水，簡直就是飛掠，原來他已看出蕭湘子腳下的速度雖未減慢，身子却已有些搖晃，心下一急，這一飛掠，竟然搶在蕭湘子前頭。

那料他腳尖才點地，蕭湘子身子一晃，竟栽倒下來，蕭郎就勢挫腰，急旋身，剛好把她接着了，只見她面白如紙，兩眼緊閉，顯已暈厥了過

去。

蕭郎這一急，非同小可，這這……這是怎麼回事？莫非是傷在小妖女掌下了。

慌忙把她抱入林中，山高野曠，西斜的陽光從林隙樹梢投射下來，形成了條條光柱，風勁枝搖，唯見光柱移幻明滅，是以林中也乍暗還明，眞箇是關心則亂。一探蕭湘子的鼻息，竟氣如遊絲。

「小兄弟，小兄弟，香妹妹呀！你……這是怎麼了？」

既然替她除去過一次衣衫，救人要緊，那還顧忌甚麼，何況僅是上身。

那知蕭郎一怔，秦姜說得不錯，那一掌並不能傷她，但爲何……

慌忙爲她掩好衣衫，他明白了，蕭湘子一聽齧唇爲盟更吮血，登時顏色慘變，就此如痴似呆，又奔馳了這麼遠，眞氣不能凝聚，必是虛脫了，忙不迭替她推拿。

爲何，爲何一句齧唇吮血，就令她暈厥？必有緣故，謝天謝地，她的脈搏漸漸正常了，只聽蕭湘子幽幽地嘆了口氣，作勢要從他懷中掙扎起來。

蕭郎那容她掙扎起來，柔聲道：「香妹妹，端的……這是爲何呀，怎麼回事？」

那知她睜開眼來，發覺是在他懷中，登時急得又變了臉色，道：「快！快放開我！」

這是蕭湘子，他的香香的妹妹嗎？

「不！」蕭郎把她摟緊了，道：「爲甚麼，爲甚麼啊？」

她的臉兒不是白，而是急得紅了，不是惶急，簡直是驚惶，道：「快！快聽，仔細些，有簫聲沒有？」

簫聲！曹娥江上，夷姝一聞簫聲，也曾登時色變匆忙循聲奔去。那日與蕭湘子來到舜水之濱，蕭湘子同樣，也一聞簫聲，便匆忙丟下他去了，若不是一去久久不返，怎會發生這麼多事故。

簫聲，古墓的簫聲！古墓的簫聲，竟對古墓中人有這麼大的威力……蕭郎雖然驚疑，但仍柔聲道：「你聽，只有風聲蕭蕭，何來簫聲，你再看看，我們現在高山之巓，方圓數十里，盡在眼底，甚至杳無人跡。」

蕭湘子像是才放心了，又幽幽地，長長地，嘆了口氣，却又咬了咬牙兒，怨道：「蕭郎……大哥哥，都怨你不好。」

蕭郎一頭迷霧，道：「我怎麼……不好了？」

「那日你爲何不咬破我的唇兒，那日……」

可憐的蕭湘子，他一直以她爲傲，以爲她無敵天下，無人敢與抗衡的，而今，竟成了個楚楚可憐的弱女子，他把她摟在懷中，用他強有力的臂膀，把她摟在一起。

「那日……」提起那日，蕭郎不僅甜在心裡，而且陶醉了，說道：「那日，我嚇壞了呀！慌慌忙忙，把眞氣度入你嘴裡，嘴對着嘴兒……」

「不，你大大地張着嘴兒，把我的嘴兒含在嘴裡，而且……」蕭湘子把頭兒埋在他胸上，羞澀不勝情，道：「你以爲我眞失去了知覺，你騙不了我的，你吮了……我的唇兒。」

蕭郎醉了，道：「初時，以爲你失去了知覺，助你呼吸，後來，後來……敢情你的唇兒那麼柔軟，那麼甜，像要溶化在我唇裡了，香妹妹，我又想……又想……」

他又埋下頭去，他的嘴唇，又想尋找她的嘴唇，那知，蕭湘子霍地把他推開，竟然惶急，驚駭。

「不不……你不能……只怨你那日爲何不咬破我的唇兒，也不吮我的血呀！」

「誰說我沒有，我吮了，而且，眞想把你，不僅是你的唇兒，而是把你，整個兒吞下肚。」

「但你沒有吮我的血呀！」

「我怎捨得呀！輕憐蜜愛還來不及，你！我不要你離開我……」

蕭郎不容她離開懷抱，強有力的臂膀，緊緊摟住了她，無敵天下的蕭湘子，竟然無力掙扎。

她放棄了掙扎，長長地、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但你却吮了那秦姜的……」

「沒有呀！我沒有。」蕭郎叫道：「是那該死的小妖女，把血灌入我口中，我被她綑綁，條上餵了劇毒的鈎刺，刺入我的肌膚，我只能任她擺佈，她迫我嚥下，我沒吸吮呀！」

爲何她已見紅暈的臉上，又慘白起來，蕭郎不防，竟被她掙脫了，跳了起來，竟像懼怕他一般，惶急道：「她……她就在左近，你！不可以，別走近來！」

「她是誰呀！瞧你怕成這個樣兒。」

「你說的武夷優曇，那個不出家的佛門弟子，我知她是誰了，也就是我來這舜水之濱要見的人，也就是那日舟中吹簫的人！」

她惶急，臉色又慘白，豈僅畏如蛇蠍，簡直像畏如魔鬼一樣。

「原來你古墓的連絡人，就是她，我不明白，你爲何怕成這個樣兒。」

「因爲你已吸了她的徒兒的血。」

「都說我沒有，我沒有呀！何況我愛的是你，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任他是誰，再也不能分開咱們，此生此世，地久天長。」

蕭湘子惶急得目光在流轉，由近而遠，前後左右，高高山巓之上，一望數十里，唯見樹木在曠野勁風中搖曳，何曾有一個人影，竟不理蕭郎，又長長地嘆了口氣。

（未完．十）

上文提要：黃書郎送走文彩兩父女後，得悉小流球與小白菜又被黑紅門抓去，於是潛進黑紅門，當他聽聞向沖已設下機關候他來臨、左少強亦已南來後，登時大吃一驚，害怕文彩兩父女會與左少強相遇，連忙策騎追截，經過一番急馳，果然發現文彩兩父女與左少強遇上，文山慘死、左少強正欲強暴文彩，黃書郎上前制止，先殺掉左少強的手下，再持棒走向惡貫滿盈的左少強……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美貌變禍根　少女怒毀容

黃書郎並未撲上去乘勝殺人，他只是抽動着鼻子，蕭條似的木然站在左少強面前。

他要上上下下的仔細看着這個黑紅門少主的模樣。

左少強怒叱道：「可惡的東西，你已經殺了我黑紅門不少人了！」

「他們該死！」

「你有甚麼資格操刀？你只是個臭名江湖的惡客。」

「那是你們的眼中，而我也樂意被你們這種人叫『惡客』。」

「爲甚麼你專和我黑紅門作對？」

「因爲我在江湖。」

「他娘的，你把你眞的當成英雄了？」

「那是別人以爲，我並未自認。」

「你盜走我的那包寶物呢？」

「那不是你的。」

「放屁！你分明從涼河我們的總堂裡盜去的，你還敢在本少主面前否認。」

「那是別人的。」

「誰？」

「是你們非法從別人手上弄到的，左小子，你們祖上沒積陰德，那些寶物絕對不是你祖上流傳下來的，我甚至可以說，當黑紅門尚未設香案立堂口的時候，那些寶物你還未曾擁有，所以那並不是你的。」

左少強暴跳如雷，罵道：「混帳王八操的，東西在我手上，東西就是我的。」

黃書郎道：「如今東西在我手上，套一句你小子的話，東西就是我的了。」

左少強「嗆」的一聲拔出寶劍——果然金光燦燦，耀眼生輝。

黃書郎冷漠的道：「劍啊劍，劍乃兵器之王，武林中凡用劍者，均以劍爲兵器至尊，也因此，用劍人俱都是充滿着英雄的膽識、義士的作風，揮正義之劍，除江湖之惡徒，而你手中的這把金劍，應屬歷代上品，却不幸落在你這惡少之手，寧不有損其威風耳！」

左少強嘿嘿冷笑道：「本少爺也正要問你，黃鼠狼，曾聽老爹提過，江湖上有一把『惡刀』名曰『蚊信』，尖尖的，宛如戟的舌頭，莫非就是你手中的那把尖刀？」

黃書郎也不由得怔了一下。

江湖上，只有兩個人知道他左手尖刀名曰「蚊信」，一個當然是他乾爹「飛雲怒虎」石不古，此刀就是乾爹的遺物，便刀法也出自乾爹。

另一位便是田大叔了，然而，左少強他爹竟也知道江湖中有這麼一把尖刀存在。

笑笑，黃書郎道：「你爹眞有見識，不錯，此刀就是『蚊信』，只不過，我太少用它殺人了，當然……嗯……十惡不赦的除外。」

左少強心中多少也透着一些膽怯

的反應，尤其是當他證實黃書郎手中的尖刀正是傳言中的「蚊信」的時候，他感到今日免不了要一場硬拚了。

他不動，但全身的血脈却在顫動，流動得比平時加強十倍，他的全身骨節開始響了。

黃書郎發覺左少強握的金劍似乎微微在顫動，那當然不是嚇的。

他在運內功了。

他的左手五指箕張，隱隱然在變顏色——掌心泛紫色而往指上蔓延。

黃書郎立刻知道左少強的武功果然高超。

他沉聲道：「難怪你張狂，囂張，你把自己視做小王，原來你已練就了『摧心掌』，嘿……」

左少強的劍已慢慢的提起來了。

他好像慢得似蝸牛一般的移動着身子，實際上，却比甚麼都快的到了黃書郎面前七尺地上，便也撒出一大片金芒罩過去。

黃書郎不以棒攔腰，他用短刀。

四十二劍點戳刺劈砍，發出的交鳴聲宛似撞在小小金鍊上發出一樣，不刺耳，但刺目。

左少強一口氣出劍稍斂，黃書郎的棒狠狠的打過去。

他早就覷準了。

「砰！」

沒有反應，但雙方各自閃退一丈外。

左少強的反應也是一流的，就在黃書郎一棒打過去的時候，也正是他左掌拍出之時，他用了十成功力在掌心上。

然而，敵人的棒子是朝他的頭上敲來的，如果自己一掌拍上敵人的胸膛，少不了頭上得挨一記，萬一腦袋被打破，就算敵人死了，也得拖個墊底的。

左少強當然不想和黃書郎同歸於盡，他以爲自己是少主之尊，而黃書郎是甚麼東西。

他那一掌改了道，改指在敵人的鋼棒上，但聞「砰」的一聲，兩個人誰也未沾上便宜。

黃書郎的手腕感到一陣痲，他吃了一驚，這小子的掌力不可忽視——如果挨在身上，豈不骨折肉爛。

左少強不得不承認黃書郎是一流的——他的身法一流，反應更是一流。

兩個一流的高手對上，左少強立刻鎮定了。

他側身踏步，步似走中宮，但黃書郎立刻知道比之上一回更厲害的殺招就要出來了。

「殺！」

這殺字出口，左少強的身形也出現在黃書郎的頭頂上。好一片金色陽光罩下來，只見左少強頭下足上，宛似端正的被一片金光托在半空一樣。

黃書郎回應一聲吼：「來得好！」

他手中的鋼棒好一陣的勁旋，便聞得一陣像五月花炮般的疾響。

響聲中，左少強的身子幾乎窒息在半空中，一點不稍動。

那一點點如螢光中的火燭，往四下迸濺不已。

便在這一片鋒芒中，一隻巨靈掌却穿過金芒，那麼厲裂的直往敵人的天靈蓋上拍下。

於是，「蚊信」般的尖刀倏然迎上，似幽靈般的突然迎去，便也聞得一聲「喇」！

「唔……啊……」

左少強的身子幾乎是摔下來的，他的左掌，有條血箭往空中冒血——不停的冒着血。

他抖着手，臉也變了。

是的，黃書郎就等着破他的「摧心掌」。

他早就等着敵人的掌影了。

左少強雖然痛得頭上冒汗，但他仍然倔強的咬牙：「好，好，你殺得好！」

「我以爲也不錯！」

「你記住，黑紅門的精銳已盡出，你沒有好日子過，我要看……你怎麼……來對抗黑紅門，全力報復。」

黃書郎哈哈的道：「我以爲，嗯，左少強，黑紅門找我報復是一回事，我怕不怕却是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我的名號。」

「你是惡客！」

「不錯！遇上我的人是不會快樂的，只有自認倒楣，左少門主，你就認倒楣吧！」

他在掌中旋着棒，步步往前逼近。

左少強咬着牙，道：「休以爲你贏了，黃鼠狼，我一劍在手，仍有一戰之力。」

黃書郎道：「那麼你還等甚麼？」

左少強道：「我以爲勝負已分，今天你是贏家，本少主認了。」

笑笑，黃書郎道：「我的求勝信念是絕對的，我要絕對的勝利，否則寧願不出手。」

左少強怒叱道：「你想要本少主躺下？休想！」

黃書郎看看篷車，立刻怒火湧上心頭。

他厲吼：「我要你死！」

他拔身騰空了。

他的身法是快的、細膩的，更是厲烈的，他的鋼棒往下壓，旋動的棒影宛如刮旋的龍捲風一樣，沒頭沒腦的直往左少強揮出的一片金芒中旋去。

「叮噹」聲響成一片，緊接着，一道血雨噴出來了。

左少強歪着身子，空着兩手滿天飛舞亂揮，直到他被一塊大石擋住，方才歪倒在地。

他的右肩與脖子處有一道血口子，有多深，大概只有黃書郎明白，便左少強本人也不清楚。

「好……好……你……立萬……了……你個惡客……黃……鼠狼啊……」

黃書郎把尖刀上的血跡在脚底板下拭着，淡淡的道：「左少强，你太狂了，你應該明白一件事情，太狂妄的人命不長，你就是這種人。」

左少强有些嗚咽的道：「你……得意……吧……你風涼……吧……你……還能瘋狂到幾時……我爹……黑紅門……所有的人……都將全力……追殺你……你不會……活多……久了……」

笑笑，黃書郎把尖刀「蚊信」收起來，便鋼棒也插回腰上。

他還拾起地上的金劍，仔細的看了看。

「可……惜……它沒有……喝你……的血……」

黃書郎反過頭來看看快要死的左少强，道：「它不會喝我的血，相反，我却要利用這把劍，好生的折騰折騰黑紅門，當然，我首先以此劍命那個笨豬一樣的『鐵頭』向冲，像個沒頭蒼蠅一般亂飛亂撞一陣子。」

只是這句話，左少强仰面張口大叫：「氣死我也！」

隨之大口鮮血噴向空中，就那麼頭一歪——死了。

黃書郎不怠慢，一步跨上篷車，第二次看到文彩姑娘的裸體。

他把文彩拍醒，道：「文姑娘，快把衣衫穿好。」

文彩只看了一下，便哇哇大哭着穿上衣衫。

她下車，抱着老父的屍體好一陣大哭。

死了爹娘的人是不會笑的。

然而，文彩忽然笑了。

黃書郎眞的嚇一跳。

他怕文彩發瘋，忙又拉緊她的手，道：「文姑娘，妳千萬要振作，至少，妳還有個黃大哥在身邊，妳看，欺侮妳們的人，我已經叫他們再也站不起來了。」

文彩只一看見左少强的屍體，便像瘋子般的撲上去，她又抓又踢，又咬又叫，她眞的瘋了。

黃書郎不伸手，他要文彩盡情的發洩。

只有叫她發洩，也許就不會發瘋。

就在文彩一陣狂暴的動作之後，她忽然昏倒在地上。

黃書郎把文彩抱在樹蔭下，他找了個十分乾淨的地方，把文山的屍體用毯子包起，放在地上，再找來許多大石頭，把文山的屍體埋起來。

他很細心，又找來一根木棒，利用他的尖刀在木棒上刻着幾個字：「清河文山之墓」。

文彩不哭了，當黃書郎把那根木棒插在文山的墓上的時候，她冷靜而可憐的跪下。

她無聲的飲泣，無聲的垂淚，她後悔，老爹一生嗜酒，最後喝的却是清水。

如果知道會發生這種慘事，她寧願叫老爹一醉不醒。

* * *

黃書郎拾起的金劍，令他心中一動，這劍來得正是時候，因爲他想到了小流球與小白菜。

「文姑娘，人死不能復生，我以爲妳不要再多傷感，那會有損身子的。」

文彩無助的仰起頭道：「黃爺，我以後……嗚……我以後怎麼辦……」

黃書郎想了一下，道：「暫時，妳不嫌委屈，就跟着我去一個地方。」

文彩拭淚道：「黃爺，我的命好苦呀！」

黃書郎道：「許多人的命都不如意，但總得要活下去，我們都要活下去。」

文彩道：「黃爺，我好像只有跟你了，我只希望黃爺不要嫌棄。」

「怎麼會呢，文姑娘，我怕是沒有好日子給妳過！」

文彩道：「我不怕吃苦，黃爺，只要你把我留在你身邊，我不怕任何苦。」

黃書郎道：「文姑娘，上車吧，我們轉頭回清河。」

文彩吃驚道：「再回清河？」

「是的，我得去救兩個人。」他頓了一下，又道：「兩個我必須要救的人。」

文彩點點頭道：「黃爺，我當然也要和你一起去清河，我已想通了，我甚麼也不怕了。」

她指着左少强，又道：「黃爺送我們的千兩銀票，也被這可惡的小子搜去了。」

黃書郎一瞪眼，道：「可惡。」

他撲過去，伸手便在左少强的口袋裡一陣掏取。

何止那一千兩銀票，另外還有幾件寶貝，當然也有幾張大銀票，另外……

另外就是個小册子。

黃書郎打開小册子看，他發覺上面註明老通城白紅院的姑娘芳名單，每個姑娘其名下面，寫清楚是多少銀子買回來的、多少時候賺過多少銀子的清册。

黃書郎的眼睛睜大了，他心中好不惱火。

匆匆的把搜得的塞入口袋中，他扶着文彩上了篷車，然後……

然後他把地上的五具屍體一個個的拖上馬背，又一匹匹馬的併着拴在林子裡。

當然，屍體沒有一個能挺直腰杆的，這沒關係，他用樹枝把五個人的腰撑起來。

對於他的傑作覺得很滿意的樣子。

黃書郎笑笑道：「準備把鐵頭嚇一

跳。」

他把自己的坐騎拴在篷車後，駕着大車。

他聽到車內有哭聲，那當然是文彩在哭。

於是，黃書郎抖着韁繩發一聲喊：「嗨！」

篷車啓動了，篷車轉個彎又回頭，直往清河鎭馳回來了。

* * *

帶着幾分傷感與哀愁，黃書郎把篷車馳到一處林子裡，他當然不會再把車馳回清河鎭上。

他更不會自己找上鐵頭向冲。

他對文彩道：「文姑娘，妳在車上別下來，我去清河救出人以後，咱們立刻上路。」

文彩道：「黃爺，你多小心吶！」

文彩已經別無親人了，她只有黃書郎一人可依靠，如果黃書郎有個三長兩短，她便只有死路一條。

黃書郎笑道：「文姑娘，江湖上想要我的命的人，雖不能說多如過江之鯽，却也有個千二八百個，單是黑紅門就有不少人，只不過仇人越多，我的命越長，妳知道是甚麼原因嗎？」

文彩當然不知道，只是眨着一雙大眼睛。

笑笑，黃書郎道：「因爲那些想要我的命的人都怕死，哈……」

是的，怕死就會死，就好像一個怕吃苦的人一樣，怕吃苦就一定會吃苦。

黃書郎就卯上了，他怕甚麼？

他用布把左少强的金劍包在布包中，人就往清河鎭走去，他走得很輕鬆。

* * *

在清河鎭這個不算小的鎭上，可以叫黃書郎信得過的人，大概只有城墻下住的打更老六。

當然，如果小流球或小白菜二人沒有被黑紅門的「鐵頭」向冲囚入地牢，當然也是黃書郎可信賴的人。

這並不表示黃書郎朋友少，他的人有甚麼問題，而是黃書郎本人太明白他自己的「工作」了。

他的工作是整人，如果你稱之謂殺手，也勉强說得過去。

幹整人的勾當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爲你整人，當然也得提防被別人整你。

黃書郎專整黑心惡字輩的人物，這種人又比一般人更俱危險性，如果黃書郎的朋友多了，總是難免會把他的朋友也拖下水。

他當然不想連累朋友。

於是，他少交朋友，甚至到了沒有朋友的光景。

* * *

黃書郎又來到打更老六的破板屋子，倒叫打更老六吃一驚。

「黃大哥，你手上拿的是甚麼？」

「一把金劍。」

「金劍？」

「是的，黑紅門少門主左少强的兵器。」

打更老六吃一驚，道：「可不得了啦，你連黑紅門少門主的兵器也盜呀！」

黃書郎笑笑，淡淡的道：「左少强已經用不着這把金劍了。」

打更老六愕然道：「怎麼說？」

黃書郎道：「死人怎麼會用金劍？」

打更老六幾乎昏倒，道：「是大哥殺了他？」

黃書郎道：「我忍無可忍！」

打更老六伸頭向外面四下看，立刻對黃書郎道：「快呀，黃大哥，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你得找個地方去躲藏，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黑紅門會到處找你的。」

黃書郎道：「老六，別爲我操心，這把劍你拿着，我……」

打更老六忙搖手，道：「不不，我不要！」

笑笑，黃書郎道：「當然不是送給你，我是要你拿着這柄劍去黑紅門二十四分堂，找『鐵頭』向冲，把這劍交在他手中。」

打更老六道：「姓向的是個毛張飛，他如果問我劍是從那裡來的，我怎麼說？」

黃書郎道：「你就說天剛亮時有個幪面人把劍交在你手上，那幪面人說『黑紅門少門主有難，憑此劍要第二十四分堂所有人馬上前往南方大路支援，那個地方好像叫亂石坡，去得早，少主有救，去得晚了抬死人。』你記住這幾句話了吧？」

打更老六點點頭道：「如此我就可以置身事外，不受牽連了？」

黃書郎道：「全清河鎭的人都知道你在城裡打更，當然牽扯不上你。」

打更老六看看天色，道：「我這就去了。」他想了一下，又道：「事情的發生與此時差不多吧？」

黃書郎道：「快馬加鞭大半天，正是時候。」

打更老六走出門，但他又回頭問：「然後呢？我怎麼辦？你怎麼辦？」

黃書郎道：「然後你回來睡大覺，我去救小流球。」

打更老六道：「哈，好主意。」

* * *

打更老六雙手捧着金劍，宛似發覺手中的殺人利器在顫抖。

金劍不會抖，是他的手在抖。

打更老六匆匆走到黑紅門二十四分堂大門前下，口中直喊叫：「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天爺呀！」

有個大漢手叉着腰，這位仁兄火大了，他長得又粗又黑又可怕，衝上去，一把揪住了打更老六，叱道：「娘的皮，嚷嚷甚麼？找打不是！」

打更老六把金劍平舉，道：「黑大個子，別打了，你把精神振作起來，

快去救你們少門主吧。」

提起左少强，黑大漢吃一驚。

他咬咬牙，道：「放你媽的拐彎屁！我們少主好得很，他會有甚麼不如意？」

這黑漢心中可在嘀咕着，因為打更老六手中的東西是用布包，他當然不知道那是左少强的兵器。

他指着布捲道：「這是甚麼玩意？」

打更老六道：「黑大個子快通報，見了你家堂主便知道了！」

黑大漢吼道：「我要先知道，再通報。」

打更老六急得直跺脚，道：「你個老小子，太不夠光棍了，老實說，你通報早了沒話說，通報得晚了，這後果由你去承擔，怪不得我打更老六沒對你說。」

黑漢怔了一下，揪住打更老六，道：「行，跟我進去見向爺，娘的皮，萬一我進去，你跑了，豈不是消遣老子是個猪。」

打更老六道：「你很聰明，你不是猪！」

黑漢怒叱道：「廢話，老子當然不是猪，黑紅門的人沒有一個是猪。」

正廳上「噗」的一聲吐出一口漱口水，差一點沒吐在打更老六與那黑漢身上。

這個漱口的人，正是大光頭向冲。

「幹甚麼的?」

不等黑漢開口，打更老六已掙脫被抓的衣衫，匆忙的舉起布捲，對向冲道：「天剛亮時，來了個幪面人，那人把這東西交在我手上，他說這是黑紅門少門主的兵器，要憑此劍，命二十四分堂所有人馬上趕往南方大路亂石坡支援少主，去得早了少主有救，去得晚了抬死人。」

向冲早將布捲打開，金光燦燦中，只見果然是少門主左少强的兵器，不由得驚呼一聲：「集合！」

他這一聲「集合」，就好像軍隊下命令，刹時間，來了二十幾個黑又紅的大漢直瞪眼。

大伙當然瞪眼，因為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向冲抖着手中金劍，吼道：「這是少門主的兵器，少門主遇難了。」

副堂主連百瑞吼罵道：「準是『惡客』黃鼠狼，操他娘，此人不除，我們都遭殃。」

向冲冷冷一哂，道：「黃鼠狼雖是一患，但不放在少門主心上，姓黃的跳樑小丑耳。」他又吼道：「大伙快準備，有馬的騎馬，有車的坐上大車，一袋煙之後都上路。」

連百瑞道：「地牢裡還囚了兩個人，怎麼辦?」

向冲道：「留個人把守，如果有人來搗蛋，先宰了地牢兩個人。」

接着，全體解散了。

於是，黑紅門二十四分堂的人忙起來了。

拉馬的，套車的，搬兵器的，一時間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

天塌下來也不必如此緊張嘛，有人說，天塌下來自有王八蛋去頂住，關你何事去頂住?關你何事如此慌?

然而，黑紅門的人都有自我優越感，黑紅門下的弟兄都是優秀的，是團結的，更是不為外人欺侮的一羣，如今少主有了難，一個個不要命也得去幹一幹，拚一拚。

向冲這批人物，已到了上刀山下油鍋的地步了。

* * *

「鐵頭」向冲率人正要走，打更老六心眼靈活了。

他發覺這是個發小財的時候，如果輕易放棄，那會後悔一輩子。

其實，他的胃口並不大，三五兩銀子就叫他笑上三天合不攏嘴。

迎着向冲走過去，打更老六笑鞠躬，道：「向爺，小子在清河打更多年，今天遇上這碼子事，當時小子是拒絕的，因為這種事體太大了，萬一牽扯到我身上會沒命的，還好，向爺你是明白人，沒有對我怎麼樣！」

向冲道：「這當然不關你事，只不過那人又說了甚麼?」

打更老六道：「那個幪面人說，你把金劍交在堂主手裡不用怕，向堂主是個明白人，他一定會有賞銀送給你，我說向爺，幪面人這話不是眞，你老並未送我銀子呀！」

向冲正在氣急，聞言沉聲道：「那幪面人眞的說了這幾句話?」

「眞的。」

「不是你編的?」

「我沒這個膽子，我實話實說。」

一邊的連百瑞已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往打更老六手上一塞，道：「省着花用，夠你一個人用上兩個月的。」

打更老六笑了。

得到意外之財的人都是會發笑的，當然，打更老六自不例外——他捧着那錠足有五兩的銀子走了。

* * *

黑紅門清河鎮上二十四分堂的人都出動了，那向冲一馬當先好威風，一路縱隊的出了城。

人們站在街邊看，不知道黑紅門發生了甚麼大事情。

只有一個人知道發生甚麼事，那人當然是黃書郎。

黃書郎站在城外的一處破屋後，他伸出指頭在仔細數人數。

當然是數一數黑紅門一共出動了多少人。

他低低的聲音很滑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唔，左十一、右十一，前後一共二十一，應該是二十二，對，有個像伙爬進車子裡去了。」

其實，一共出動二十七人，黃書郎曾聽小流球說過，黑紅門第二十四

分堂一共編制三十人，如今出城二十七人，還有三人當然仍留在堂口。

他笑笑，很得意的笑了。

黃書郎緩緩走上大街，一路到了黑紅門堂口才停下來。只不過當他去推門的時候，裡面竟然上了閂。

大門關上當然是不准外人進，這也是向冲的交代。

黃書郎不能在大白天翻上房，他繞到後院牆外面，不料黑紅門二十四分堂的後門也插上了閂。

黃書郎在後門外等了一陣子，發覺後街沒有人，他腰一挺，便躍過二丈八尺高的牆。

於是，他的鋼棒托在掌上了。

就在這時候，迎面走來一個人，這個人，黃書郎一看就想笑。

「啊哈，你不是小張嗎?這一向可好?」

是的，那年輕漢子正是被他剝光衣服拴在樹上的小張，小張看上去還眞的很精神，他怔了一下，厲聲道：「滾出去！誰叫你來的?」

黃書郎笑道：「要我滾，我就滾，但你得放出兩個人。」

小張吼道：「要我放人?娘的，請你等我們堂主回來再說，我做不了主。」

黃書郎道：「你不放，想死不是?」

他直直的走向小張，手中的棒打着閃，宛似一個大輪盤，又是銳嘯，又是極光，嚇得小張往後退：「你……你不是好漢，你乘人之危。」

黃書郎笑笑，道：「在你的眼中，我不是好漢，我是個大壞蛋。」

小張吼道：「對極了，你正是大壞蛋。」

黃書郎冷笑一聲，道：「所以我此刻來了，放人。」

小張忽然大聲吼：「快來人吶，黃鼠狼來了！」

斜刺裡奔來兩個大個子，兩個人舉刀就往黃書郎撲殺過去，光景要分屍似的，口中狂叫：「殺！」

黃書郎出棒收棒幾乎就像未曾動過一樣，兩把砍刀已經被他打落在地上了。

他很會乘勝追擊，手中棒「咚咚咚！」的响。

小張第一個抱頭跌坐在地上——他好像要哭出聲音來了，翻着白眼直吸氣——頭雖未破，痛啊！

另外兩個人也抱着腦袋猛着搓。

於是，黃書郎哈哈笑了。

他站在三人面前，道：「今天我的心情好，所以不想要你們的命，光棍的話就快放人。」

小張揉着頭吼道：「死不放！」

一笑，黃書郎道：「那麼，你們就死吧！」

他的棒子舉起來了，不等小張三人開口，他已出手如電般，三聲幾乎合一聲的敲在三人的後頸上。

「呼叱」之聲響起，小張三人不動了。

不動並不表示小張三人已經死了，黃書郎心中很明白，他沒有必要在這些小嘍囉身上敲銀子，因為像小張這號人物，只不過是向冲身邊的馬前卒，替人牽馬墜鐙的小人物，有什麼油水可以榨取。

當然，他更不必去取他們的命，無此必要。

* * *

黃書郎的動作是迅速的，他曾來過囚小流球的那座小小地牢。

他也記得上一回，小流球是被倒吊在地牢中，那副死而未死的模樣，眞叫人看了不忍。

他正要走上那廂房的台階上，忽然面前猛一黑，天爺，一個大個子頭頂橫着楣，手中提着一把大砍刀，只不過這個大漢並未追殺出來，他站在門下嘿嘿笑。

黃書郎仔細看，不由笑了。

「喲，大個子，是你呀，老朋友了嘛！」

「滾你娘的蛋，誰是你朋友！」

這大個子正是看守地牢的那位七尺巨人，上一回，黃書郎救小流球的時候，他老兄被黃書郎在他的大頭上「噹噹噹」的連三敲打昏在地上，如今，他當然早就好了。

這一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而黃書郎却對他稱兄道弟成朋友了。

大漢火大了，只是罵。

他不追出來，這是他的職責，就算剛才小張三人圍殺黃書郎一人，他也聽見了，他就是不出來。

這也是他以為只要自己守住牢囚的人，就一切沒事了，當然，這也是他的本位主義。

江湖上不乏本位主義的事情，便官家也有本位主義。

黃書郎當然不會滾蛋，他笑笑，道：「大個子，我們這是第二次再見面呀！你沒聽人家說，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好朋友，我們馬上就是好朋友了呀！」

大漢怒目而視，厲吼道：「我操，你個王八蛋眞會耍嘴皮子。」他的砍刀抱胸前，又吼道：「想救人不是?老子還是那句老話，你得踩着老子的身子走過去。」

黃書郎道：「我來和你交朋友，不是來和你打架的，大個子，我實在不想傷人呀！」

「那就滾！」

「我怎麼能滾，如果是這樣，我就不會來了。」

「你本就不該來的。」

黃書郎深深嘆了一口氣，道：「江湖上有許多許多事情，是可以坐下來好好商量解決的，但也有許多許多的狗屁倒灶的事情，却必須以武力來解決，但那實在是下下之策，我最討厭的就是以武力解決事情，可是……可

是……」

巨漢忿怒的吼道：「你這個尖酸刻薄、狠心狗肺的東西，今天你再玩花樣，也休想走進這個門。」

他的砍刀上下左右揮，果然在門下佈了一層刀網。

只不過黃書郎却笑笑，道：「大個子，出來吧，咱二人在院子裡動傢伙。」

「我不出去。」

「難道你就站在門口不移動？」

「我的任務就是守在這間屋，我不出去。」

黃書郎冷冷的變了臉色，道：「你眞的以爲你站在門下，我就進不去？」

「不錯，除非你會遁地。」

黃書郎的棒子旋得勁，他不屑的道：「眞是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大狗熊。」他忽然大吼一聲道：「小心了。」

只見他的雙肩稍偏，手中棒往巨漢刀上點去。

眞快，就在巨漢刀下壓狂砍中，黃書郎的棒猛一撥，順勢敲在巨漢的膝頭上。

巨漢厲叫：「操你娘，你又打在老子的膝蓋上。」

是的，上一回，黃書郎就是這一棒，如今又是同樣的一打，打得巨漢彎下腰——痛嘛！

黃書郎的動作比電光還快，大個子的腰剛彎下，他的棒子連三敲「噹噹噹」的全招呼在大漢的頭頂上。

大漢剛罵完，緊接着又吭叱一聲叫，聽起來就好像洩氣的皮球發出來的聲響，「呼叱」一聲倒下了。

黃書郎對付一般人如小張之流，只須一棒子就可以了，但對付七尺大漢，他要打三棒，當然那是因爲大漢的腦袋瓜子太大了。

完全像上回一樣，巨漢又在頭上被打得昏死過去了，他的巨體眞的倒卧在門檻上，如果黃書郎進門，正應了巨漢的那句話，他得踩着大漢的身子，方能走進去。

黃書郎當然不客氣，他踩在巨漢的厚背上一挺腰，便走進屋子裡。

這一回，黃書郎不用叫，他立刻去拉那張大床，緊接着一陣咯咯響。

忽聞得一聲低叫：「小……心……吶……」

是小流球的叫聲，但很微弱。

什麼小心？黃書郎怔了一下，他問：「小流球，你他娘的越活越像個猪，你不像猴子一樣的精了。」

這一回是白天，白天是不用點燈的，更何況他也曾經來過這兒。

他低下頭仔細看，灰濛濛中，他發現下面好像有一個人，但又像有兩個人——兩個在一起的人。

他正要伸手去拉繩子，小流球的聲音又傳來道：「不……不……可以……」

黃書郎立刻縮，因爲他聽得小流球的警告聲，聽起來雖然不太清楚，但他與小流球相處有年，小流球的叫聲，他立刻明白。

黃書郎再一次的仔細往地牢中看，他看得更加清楚了。

剛才他是從外面進來，外面有陽光，屋內地牢無燈光，一時間眼睛尚不能適應，如今好多了。

他只一看清下面被吊的人，不由吐了一口唾沫，罵道：「他娘的，我的整人手段被連百瑞學去了，而且還他娘的青出於藍勝於藍。」

原來下面吊着小流球與小白菜二人，小白菜早就被折磨得昏死過去了。

如今小白菜與小流球二人全身赤裸，被綑綁在一根繩子上，兩個人並非對面綑，小白菜頭朝上，小流球則頭向下，就那麼把二人在腰處用繩子纏得緊緊的。

黃書郎咬牙怒罵道：「這他奶奶的也算以我之道還治我身不是？那行，以後看誰再整誰。」

他又伸手去拉下面的繩子，小流球頭垂在下面又叫：「不……可……以……」

聲音雖然不太清楚，但黃書郎還是縮回手。

他叱道：「小流球，這兒的人該走的走了，該躺下的也全開不了口動不了手，你他媽的大着膽子把話說清楚，別只叫什麼不可以，難道你和小白菜光溜溜的綑在一起舒服，不想出去呀？」

小流球在下面又開口了，他還是語音不清，道：「不……不……可以……動繩子。」

「爲什麼？難道……有機關？」

小流球大叫：「用……燈……吶……」

黃書郎立刻起身去找燈，很快的便燃上燈。

於是，他發覺一件叫他吃驚的事情。

他發現那根繩子下面連着一根長繩，那長繩很緊，下面連接着七個老虎夾子，每一支均張開着，就在這七個老虎夾一側，七支弓箭張滿了弦，那繩子只要被人往上一提，下面的機關便會立刻發動，七支箭射上來，一定往牢下跌去，下面的老虎夾子就發生作用了。

打獵的人就喜歡把這種夾子放在山中用草覆蓋着，如果不小心踩上去，再厲害的猛獸也吃不消。

向沖與連百瑞早就拿黃書郎當猛獸一樣了。

黃書郎此刻頭大了。

他如果動手去割斷繩子，怕的是那些箭會射上來，他可以躲，但牢中的兩人怎麼辦？

他若是用力拉，下面的箭更會朝上射，問題就出在那根繩子上，那根繩子不能動。

他坐在地上直瞪眼，發起愁來

了。

下面，小流球又在哀哀叫：道：「黃……大……哥……呀，你怎麼糊塗了？」

黃書郎道：「怎麼說？」

小流球道：「你……設法下……來呀，只要不踩着……那些……夾子。」

黃書郎當然想到這一點，但他又擔心萬一在他下去的時候，跑進來一個黑紅門的人，他就非死不可。

只不過，他若不下去，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黃書郎想了又想，決定自己下地牢。

他把巨漢拖進門，又把個大床移頂住門，門閂插上還不放心，又把巨漢拖上床，就算外面的人想進來，也要撞門撞上一陣子，足夠他從地牢跑上來的時間了。

這間小屋沒窗子，黃書郎在墻上取過一根繩子繫腰間，繩子一端連在床腿上。

於是，他緩緩的貼着地牢的邊沿往下滑，他的手上還擧着燈。

下去了，黃書郎小心的站在兩丈深的地牢裡，擧燈仔細看，當然，他也看到小流球那倒掛着的臉。

小流球的口鼻是用布巾包着的，但他還能叫出聲，却也眞的難爲他了。

黃書郎不能動，他明白，萬一繩子顫動，地牢中的箭就會射上去。

他擧着燈，十分小心的把地上的箭一根根的取下來，他發覺這個設伏的人是個天才，妙透了，因爲那些弓箭又用細繩子連在老虎夾上面，當弓弦彈起來的時候，老虎夾子還會做稍停狀，這樣就等到上面中箭的人落下來了。

當然，小流球與小白菜也會挨上幾支穿體箭。

這光景很明顯，中了機關的三個人不死也必重傷，如果落入他們手中，骨頭也會被剝出來。

黃書郎先把七支箭取下來，然後用箭把每個老虎夾敲得發出「卡」的一聲響。

放心了，黃書郎笑呵呵的伸手扯下小流球臉上的布巾。

小流球一個大喘氣，道：

「唔……」

黃書郎道：「被修理了吧？」

小流球道：「一言難盡，黃大哥，快把我們弄上去，先找來衣衫穿在身，你看看，我們變成妖精了呀。」

黃書郎發覺小白菜還眞白，就像大白菜幫子一樣白花花的光溜溜的。

他當然不能去動小白菜，他抓着繩子爬上去，又把繩子抓牢，緩緩的拖出地牢中的兩個人。

小流球二人被拉上來了，兩個光溜溜的被綑在一起，而又是顚倒着綁上的。

這種歪點子，也令黃書郎立刻知道是向沖的報復心理。

小白菜的臉色泛青，只有一口氣還在拉風箱似的「噗嚕嚕」的响着，脖子上被繩子勒出幾道血痕，好像口角還在流着血水。

小流球就更不用說了，身上的鞭子痕好像爬滿了蜈蚣一樣，血紅烏黑好嚇人。

只不過二人好像沒有內傷，兩個人的衣裳就放在屋子一角的地面上。

黃書郎把衣服拋給小流球，道：「快把衣衫穿好，別忘了也把小白菜的衣服穿起來。」

小流球無力的嘆道：「黃大哥，這時候我還能自己穿衣衫已經是不錯了，那有力氣替小白菜穿，還是大哥你偏勞吧。」

黃書郎叱道：「不像話，小白菜醒來看見是我替她穿衣裳，她會罵人的。」

小流球道：「她敢罵，我就撕爛她的嘴。」他好像在咬牙，又道：「娘的皮，叫她去打酒，她把黑紅門的人引來，姓向的親自出馬，一根繩子拴我倆，大哥呀，這個女人是霉星，我小流球霉星高照呀。」

黃書郎道：「小流球，我叫你和小白菜親熱三天，你他娘的自己不小心，半夜三更喝什麼酒，燒的不是？」

小流球痛苦的穿着衣褲，有些吃不上力氣的樣子。

黃書郎只得替小白菜穿衣褲，又找來一碗清酒當涼水，一古腦澆在小白菜的臉上。

那酒原是巨漢吃的，清淡中還帶點酸味，但不管什麼味道，小白菜還是醒過來了。

小白菜「哎呀」一聲睜開眼，她撐着身子低頭看，還用雙手去遮攔，當然遮攔着一雙尖尖的，軟綿綿的乳峯。

但當她發現自己穿着衣褲，而且黃書郎也站在附近，便叫起來，道：「我……在那裡？」

黃書郎道：「還能走動嗎？」

小白菜道：「我盡力試試。」

她只試了一半，便又歪倒了。

黃書郎一看，覺得時辰不多了，怕的是黑紅門再有人前來就不妙了。

他伸手拉起小白菜，道：「走，我扶妳。」

小白菜發覺小流球比她更可憐，便對黃書郎道：「黃爺，我還勉强走得動，你扶着小流球吧，他被姓連的倒吊着，也難爲他還能撐下去。」

黃書郎道：「眞體貼，小流球比我幸福多了。」

小流球深深嘆口氣，道：「黃兄吶，這時候你還吃我的霉豆腐，我……唔……全身骨頭好像快散了。」

黃書郎道：「乾脆我一邊扶一個，大家併肩從後門走吧。」

他果然一邊架起一個，三個人擠着，從後門大門往城外溜走了。

* * *

走在鄉村的小路上，小白菜心中傷痛比她的肉體更叫她難過。

她對黃書郎道：「黃爺，你既然把向冲那伙惡人騙去亂石坡，正可以下手弄些銀子呀，至少……至少也得把我那一千兩銀票再弄回來呀。」

黃書郎道：「妳在向冲那裡弄了一千兩銀票，應該多買新衣裳，買幾件好首飾、香粉胭脂多多的擦，先花他個三五百兩再說，而妳却把那麼大的一張銀票留在身上不去花，原封不動的又還給人家，太傻了。」

小白菜道：「不是我不捨得花，我是想等到小流球回來，先給小流球買些好衣衫，也叫他高興，可是……」

小流球道：「我小流球不吃軟飯，我不花妳的錢。」

黃書郎笑笑，道：「眞有出息，娘的皮，你若是不愛小白菜，你就是個沒心肝的王八蛋。」

小流球道：「大哥，我若是不喜歡她，我也不會兩度被黑紅門的人揪往地牢了。」

小白菜笑了，光景她是打從心眼裡高興。

黃書郎道：「小白菜，一千兩銀子算什麼，等我把要趕辦的事辦完，我送你二人一萬兩銀子，叫你們二人下輩子過快活好日子。」

小白菜立刻拉緊黃書郎，道：「眞的？」

「不是『蒸』的，還是『煮』的。」

小白菜又去拉小流球，不料小流球並不高興。

她怔了一下，對小流球道：「小流球，你還不快謝謝黃爺呀。」

小流球白了小白菜一眼，道：「黃大哥的銀子全是由血汗和泥、骨肉拌攪中掙來的，妳以爲是從地上拾的呀。」

黃書郎道：「小流球，你別他娘的說得我那麼凄慘，你可要看看我懷裡的銀票有多少。」

小白菜楞了一下，不開口了。

小流球道：「大哥，我不看，你的銀子再多，我也不想大把要，我小流球見不得銀子多，我的毛病，難道大哥不清楚？唉！」

黃書郎道：「銀子多了，便小白菜也找不到你了，是不是？」

一聲苦笑，小流球看了小白菜一眼。

黃書郎道：「你非把身邊的銀子送光了，你才會從賭場走出來，爲了這件事，小白菜就不只一回在我面前掉眼淚，哼！」

小流球道：「我的毛病，就是喜歡賭幾把。」

黃書郎叱道：「狗不改吃屎。」

小流球道：「大哥，你說對了，狼走天邊吃肉，狗走天邊吃屎，我小流球是吃屎的小狗。」他頓了一下，又道：「所以，平日裡我有三五百兩銀子在口袋，我就高興了，小白菜也高興了。」他摟了一下小白菜，又問道：「小白菜，妳說我的話對不對？」

小白菜無奈何的道：「我也認了。」

「哈……」黃書郎笑了。

* * *

夕陽西沉，照得西天一片紅，紅得幾乎看不清那一大片樹林子了。

林子上面飛鳥點點，看不清有多少鳥，奇怪的是這些鳥爲什麼只在空中叫而不投入林子裡。

黃書郎並未注意這些反應，他領着小流球與小白菜往小路上走。

他要從小路入林子，因爲文彩還在篷車上等，那輛篷車就藏在這片林子裡。

黃書郎三人慢悠悠的剛剛繞過一道小山坡，忽然間，林子有笑聲。

「哈……」

「哈……」

黃書郎一瞪眼，他伸手按住小流球與小白菜二人。

「別動，你二人坐在這兒等一等。」

小流球道：「大哥，你發覺不對勁？」

黃書郎拔身衝向林子裡去了。

他像飛一般的往林中衝，遠遠的，他發覺三個青色短衫年輕漢，模樣兒就像山中打獵的人。

黃書郎不動了，他躲在一棵樹後面。

那輛篷車就在三個年輕人一邊，車上很靜，但車下的三個年輕人在猜拳。

黃書郎心想，這是在弄什麼古景？

當然，他也帶着幾分焦躁的覺得車上的文彩姑娘不知怎麼樣了。

他慢慢的往篷車移動着。

於是，他又聞得一人大笑，道：「我第一，哈……」

另外二人又在猜拳了，很快的，又一人大笑，道：「我第二，呵……」

那第三人無奈的道：「眞不走運，好吧，你們可得快一點，別叫人來了，我連摸也沒有摸一把，多不是味道呀。」

於是，那猜拳的第一個年輕人在剝衣服了。

他一邊剝一邊往大車上爬，那模樣透着張口喝涼水也似的舒坦。

黃書郎立刻明白了。

這是三個人要輪番上陣了，車上的文彩沒有死，至少文彩還是活的人，只不過她爲什麼不喊叫？

那年輕人往車中只爬了一半，黃書郎乾乾的咳了一大聲，他非大聲不可。

他怎會叫這三個人得逞？

文彩若是被輪暴，黃書郎的罪過就大了。

原指望把文彩與大車藏在林子裡，一定很安全，豈知會出現三頭惡色狼。

這是黃書郎想不到的事，看情形，他來得也剛是時候，如果晚來一步，後果就叫他一輩子後悔。

* * *

他咳了一聲走出來，大搖大擺的走向篷車。

那位剛爬上車的人立刻又跳下來了。

「幹什麼？」

「遊山玩水呀。」

「去去去，去別的地方玩，爺們要辦正經事。」

「什麼叫正經事？」

「他娘的，你滾是不滾？」好一把虎頭叉要刺過來了，那年輕人的雙目還泛赤紅。

黃書郎忙搖手，急急的叫道：「千萬別動傢伙呀！强樑不如商量，何必動武。」

從車上下來的年輕人對着黃書郎上下左右看，冷冷道：「小子，你聽過清河上『惡船家』沒有？老子可以告訴你，我三人就是『惡船家』丁氏三兄弟，我們雖是堂兄弟，可比親兄弟還親，如果你不想死，就快快滾到別處去。」

另一個怒叱道：「快滾！」

黃書郎嘆口氣，道：「原來丁氏三昆仲，眞是失禮了。」

一個年輕的問道：「你認識爺們？」

黃書郎道：「過去不認識，經你們這麼詳細的介紹，我嚇一跳。」

從車上下來的年輕人怒道：「怕了就快滾。」

黃書郎不但不走，反而往大車邊走去。

他走着，兩把虎頭叉對準他就刺，只不過他根本不去看一眼，他仍然往大車邊走去，那刺過來的兩把虎頭叉總是差半尺，未能刺上他的身子。

黃書郎用的是「醉八仙」步伐，晃着雙肩到了大車邊，他伸手掀開篷車門帘，只看了一眼，全身便顫抖不已。

猛回身，他的棒子又在手上旋動了。

三個年輕漢是清河渡口的「惡船家」，正各自抄起虎頭，併肩站着。

黃書郎沉聲道：「難怪我這位大妹子不叫喊，原來你三人把她的衣衫剝光要輪姦，還把她的嘴巴用那麼厚的布巾搗住，可惡呀。」

一個年輕人怒道：「什麼？你說她是你的大妹子？你不是遊山玩水的？」

黃書郎怒道：「該死的畜牲。」

他不等丁氏兄弟併肩殺過來，發一聲喊，一頭直往三支虎頭叉撞過去。

太快了，丁氏三兄弟抖叉分成品字形，對準撲上來的敵人就是一掄狂刺。

黃書郎只等得三把叉到了身邊，忽然一個空心觔斗翻升一丈五，幽靈般的越過去，便也聞得「吭叱」一聲叫，一個年輕人已經倒在地上了。

他不打算叫他們活命，所以倒下去的年輕人的頭上在冒血，顯然頭殼碎了，因爲那人根本就沒有動顫。

他不等另外二人有喘息的機會，立刻又往二人的虎頭叉上撞去。

同樣的身法，他又躍過一個人的頭頂，然後又是狠狠的一棒，敲在那人的頭頂上。

「唷！」

緊接着呼通一聲響，那人抱着破了的頭，撞在一棵大樹上，慢慢的歪倒在地上了。

眞的是乾淨俐落，當然也看出黃書郎的眞才實學，確實不是亂蓋的。

現在，只剩下一個年輕人了。

那人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他舉起虎頭叉舞了個大大的叉花，厲聲大吼着往黃書郎衝來。

他豁上小命了。

黃書郎就以爲這小子還有那麼一點骨氣，這時候他不但不逃跑，而且還要卯足了勁拚上了。

這種人也算是個漢子，生死並不放在心上，爲死去的兄弟報仇才是眞的。

但黃書郎不爲所動，他等到虎頭叉快碰到身上的刹那間，左手一把抓牢叉杆，右手的棒子猛一敲。

「卜」的一聲，正敲在這漢子的頭前方。

只不過，他把這人打昏在地上，並未打死這年輕漢。

黃書郎本來要殺死他們的，如果這小子逃跑，他絕對不會放走他。

黃書郎收起棒子跳上車，趕緊把文彩鬆了綁。

文彩用力扯去幪着口鼻的布巾，然後……

然後搶過一把刀，就往自己的臉上抹去。

太突然了，突然得令黃書郎大吃一驚。

他驚呼，也幾乎來不及出手奪刀，但他習慣出棒，只可惜他的棒却插在腰間。

於是，黃書郎疾伸一手擋在文彩的臉上，如果文彩不回手，黃書郎準備挨一刀。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文彩的刀停住了。

她不能傷了黃書郎，但黃書郎却沉聲的道：「妳太傻了。」

文彩「哇」的一聲，哭倒在黃書郎的懷裡。

她哭叫着：「我恨我這張臉，讓我把它毀了吧。」

黃書郎慢慢的把刀奪過來，他嘆了一口氣，道：「妳是太美了，美得人人想佔有妳，可是，這並非是妳的錯，只怪惡人太多了。」（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簡小雲協助方玉琪和呂雪君擺脫青雲子等人的糾纏，臨走前還贈給他一副人皮面具及一句「以心比心」的話，方玉琪還道對方向他示愛，將此話轉告呂雪君後，呂雪君突有所悟，馬上與他趕回準提庵，途中，兩人遇上少林寺僧向鍾先生訴說古月大師已圓寂，更加不敢露面，連忙趕回庵中，呂雪君根據簡小雲的暗示，成功地替青師太等解開穴道，青師太一見方玉琪，突然輕咦出聲……

雪蓮情

陳　瑜・文
可　飛・圖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强敵出現山頭　名宿慘遭暗算

青師太道：「此人英華內斂，居然蘊而不露，內功修爲少說也在二三十年以上，豈非奇事？」

靜因師太給青師太這麼一說，不由也往方玉琪瞧來，姜青霓更覺奇怪，她時常聽師傅說青師太目空四海，平日極少對人嘉許，這回居然說方師哥內功修爲少說也有二三十年以上，她心頭覺得暗暗好笑，他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總共才只幾歲年紀。

心中想着，一偏頭，那雙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往方玉琪瞧去。

方玉琪俊臉微微一紅，心中也着實佩服青師太眼光厲害，一面黯然的道：「師叔神目如電，弟子修爲日淺，那有如此火候，只是蒙歸駝子歸老前輩在臨終之時，把畢生功力都輸在弟子身上……」

「甚麼？你說惡窮神歸駝子死了？死在何人之手？」

青師太話聲才落，呂雪君已回來，她身後還跟着一個五十多歲、兩鬢花白的老婆子，小脚跨着急步，氣急敗壞的跑進禪房，向青師太和靜因師太兩人合什道：「阿彌陀佛，菩薩保佑，這……這會眞是八十歲老娘倒蹦孩兒，邪門了，連個鬼影子也沒瞧見，就着了人家的道。咱老婆子雖然算不了甚麼，這口氣，可也嚥不下來，兩位老師傅都在這裡，就替我老婆子出個主意，他們……這批賊子到底是甚麼路數……」

青師太皺了皺眉道：「駱姑婆，妳且別忙，這批賊子膽敢找上準提庵來，咱們好歹也得鬥他一鬥，不過詳細情形，我還沒弄清楚。雪君，妳把知道的說給我聽。」

呂雪君望着方玉琪嫣然一笑，道：「師叔，這事他知道得比侄女還多，玉弟弟，還是你來說罷！」

青師太點頭道：「原來他也知道，那麼就讓他說好了。」

這時靜因師太正指着駱姑婆，向方玉琪道：「琪兒，這是駱姑婆駱老前輩，當年以一雙肉掌揚威中原，黑白兩道無人不知，你還不快去見過？」

方玉琪依言，向駱姑婆行禮。

駱姑婆瞇着一雙老眼，笑道：「方少俠別聽你師叔給老婆子臭美，還是快些說正經的罷！」

方玉琪應了聲是，便從師傅仙逝，自己瞧到遺書及在案頭上發現一片金邊丹楓說起。

靜因師太聽得臉色一黯，慘然的道：「大師兄仙逝的消息，我到了黃山才聽有此傳說，不想果然是死在紅葉妖婦之手，那片紅葉，你可曾帶在身邊？」

方玉琪搖頭道：「弟子當時雖覺那片紅葉來得兀突，但師傅只說他老人家『心脈將竭』，弟子未疑有他，是以並沒留意，後來歸老前輩臨死，弟子就在他身邊發現這片紅葉，弟子倒帶在身上。」

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個布包，小心翼翼的把那片金邊丹楓取出，雙手遞過，一邊把自己從天台動身，擬上九華報訊，途中巧遇歸駝子，和歸駝子臨死之前把內力貫輸自己身上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青師太和靜因師太兩位見多識廣之人，此時瞧着那片金邊丹楓紅葉反覆察看，也說不出它的來歷。

甚至連「飛葉摧心掌」這個名字，也從沒聽人說過。

「如此說來，近日江湖傳言的紅葉教主，倒眞確有其事？」青師太將信將疑的道。

呂雪君插口笑道：「近日江湖傳言，乃是姪女和玉弟弟臨時編出來的。」

姜青霓覺得好奇，忍不住問道：「師傅，那又爲了甚麼？」

靜因師太向自己徒兒微微一笑，道：「這就是虛虛實實，呂姑娘不過想利用『玄天秘笈』，引出那女魔頭來罷了。」

此時，呂雪君已接着說到方玉琪身中惡道人墨無爲的「黑煞爪」，幸蒙百草仙翁慨賜「百草丸」，自己抱着他向庵中投宿……

駱姑婆笑道：「老婆子當時就看出兩位不似遊山之人……」

青師太全神貫注傾聽着呂雪君述說，一面却橫了駱姑婆一眼，好像嫌她不該在此時插口。

駱姑婆說了一半，連忙住口，呂雪君就把前晚上所見，一字不漏的說得十分詳盡！

青師太聽她說出五個古怪老頭，不由臉色大變，回頭向靜因師太道：「雪君說的，莫非就是四十年前曾在江湖上突然出現的商山四異？」

靜因師太點頭道：「貧尼曾聽先師說過，好像他們叫甚麼趙矮、田駝、孫殘、李跛，雖然他們當年只在黃山劍會上曇花一現，但因他們連闖少林寺僧和武當弟子佈在山腰的『十八羅漢陣』和『五行劍陣』，才到達始信峯，接着又連傷長白、終南、邛崍三派掌門而聲名大噪，尤其他們手法古怪，與會之人，幾乎無人能夠說得出他們的來歷。」

青師太道：「道友說得不錯，後來他們被一位自稱神州劍客公冶玄的所敗，從此就毫無聲息。」

姜青霓依着靜因師太輕聲問道：「師傅，神州劍客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老前輩的甚麼人？」

靜因師太搖頭道：「神州劍客公冶玄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的師傅，據說他那套劍法，神奇莫測，劍氣所及，數丈方圓，草木全折，那時他還沒練到家，就把商山四異打敗，但他也因勉强使用劍氣，力敵四異，傷及內腑，雖然博得武林第一劍美號，不久就歸道山。

「那時他徒兒司徒昶才十幾歲，那套神妙無方的劍法，剛剛學會第一招，因爲那套劍法太難練了，他眼睜睜瞧着門人含恨死去，無法傳下。」

姜青霓奇道：「咦！師傅，那麼神州一劍以劍術馳譽武林，後來他跟誰練的？」

靜因師太道：「痴兒，司徒昶在武林中，名列一劍雙拐三奇四惡，但他只會一劍啊！」

姜青霓鼓着大眼，越發驚奇道：「師傅，他只會一招劍法？」

靜因師太點頭道：「只此一招劍法，已是天下無敵，唉，司徒昶後來改名昌明，數十年遍訪名山大川，就是希冀昌明失傳劍道。」

方玉琪、呂雪君全被這往段事聽得出神。

青師太却一直思索着商山四異，四十年前，他們已是無人可敵，何以竟會多出一個令主來，使桀傲難惹的四個怪人俯首聽命？

尤其那個令主身後，還有一個夫人，那麼由此推類，那被叫作夫人的人，豈非武功更高？

她想到這裡，忽然問道：「雪君，妳那解穴之法又是從何得來？」

呂雪君笑着向方玉琪一指，道：「那是他教侄女的咯！」

她此語一出，大家全都一怔，八道眼光一齊往方玉琪瞧去，方玉琪一張俊臉，驟然紅了起來！

呂雪君用手輕輕一推，低聲笑道：「這回該你說了呢！」

方玉琪因呂姊姊方才並沒提及簡小雲，生似這段話是故意要留給自己來說。

此時只好把自己在獅子林前遇見簡小雲說起，後來自己如何碰上公孫泰、白雲子，簡小雲如何震住峨嵋三雲，如何贈自己人皮臉罩以及突然出手，指着自己「心坎」、「脊心」，說了一句「將心比心」，一五一十說得極爲詳盡。

姜青霓站在一邊，聽他述說和簡小雲相遇經過，似乎特別關心，小姑娘臉上神色綳得緊緊的，連半絲笑意也找不出來。

尤其聽到簡小雲說出「將心比心」，她情不自禁地輕輕冷哼了一聲。

此時大家都在聽方玉琪講話，誰也沒去注意到她。

有！她這一神色却落到一個人眼中，她就是呂雪君，呂雪君心中不期凜然一動，但她故意裝作不見，急忙把目光移開。

「將心比心？」

青師太突然抬起頭來問道：「雪君，妳的解穴手法，可就是這一招嗎？」

呂雪君點頭道：「侄女當時也只是一種臆測，不敢決定，但因少林寺古月大師一到黃山就遭了毒手，只好回來冒險一試。」

青師太渾身一震，急急問道：「雪君，妳說甚麼？古月大師怎麼了？」

呂雪君就把自己兩人因無法解開

這古怪手法，想起少林寺有七十二種絕藝，指望古月大師一到，也許知道解救之法，才匆匆趕去，以及後來在林中看到、聽到之事，一一說出。

靜因師太憤然道：「又是紅葉妖婦，她果然在黃山出現。」

青師太疑慮的道：「五大門派到底和她結了甚麼深仇大恨，要如此趕盡殺絕？」

駱姑婆道：「還不是想稱雄武林，先拿五大門派掌門人開個頭刀罷了！」

青師太閉目搖頭道：「以此人武功來說，即使不殺害五派掌門，天下也無人能敵，除了歸駝子是洩漏了她當年機密而死之外，她下手的對象，却似乎只限於五派掌門，當中也許另有緣故。」她微微一頓，續道：「不過，她此次在黃山出現，似乎並非專爲古月大師而來。」

靜因師太瞧了呂雪君一眼，道：「道友之意，是說她風聞『玄天秘笈』載有克制她的武功，才趕來的？」

青師太點頭道：「道友說得不錯，依據雪君方才所說，『蓮峯之鑰』已經落到商山四異那一批人手中，看來雙方立即會引起慘烈之爭，目前我們對雙方之人全都不知根底，最好避免照面，等摸清雙方來歷再說！」

靜因師太笑道：「阿彌陀佛，道友這幾句話，脫盡火氣，貧尼幾十年來，還是第一次聽到。」

青師太正色道：「這兩方之人，全是武功高不可測，他們既然各有所爲而來，我們目前自然不宜妄動，前人所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兩虎相爭，正是我們隔山觀虎鬥的最好良機。蓮花峯形勢，恐怕普天之下，沒有比貧尼最熟之人，午飯之後，大家不妨各自運功調息，今晚你們隨着貧尼同去，決不誤事，一面也可探探對方動靜。」

這時，青師太門下和兩個女弟子也一齊進來，哭拜於地，說大師姊不治身死。

呂雪君心頭一陣難過，因爲這是自己一時魯莽所致。

青師太臉色微微一黯，口中唸佛道：「阿彌陀佛，爲師早已知道慧珍在劫難逃，妳們就把她火化了吧！」

兩個年輕女尼答應了一聲，立即退出去。

駱姑婆也因時已近午，忙着出去打點。

靜因師太師徒和方玉琪、呂雪君等人，仍繼續研討紅葉妖婦和商山四異的來歷。

一會工夫，駱姑婆開上素齋，大家用過之後，因晚上有事，就各自回轉禪房運功。

方玉琪却因早晨自己和公孫泰動手，無意中發現小時候在海島上學會的捉迷藏的步法，竟然是一種奇妙無比、轉弱爲强的對敵身法，這就一個人來到準提庵後園，獨自練習起來。

凡是小時候練過的東西，一生之中，最不容易忘記，再經一番揣摩，自然就純熟無比，而且也越練越覺得變幻無窮，神妙莫測！

「咭！」忽然身後響起一聲嬌笑，方玉琪正當全神貫注在捉迷藏的步法上，被這一聲突如其來的嬌笑，嚇了一跳，趕緊回過身去。

「方師哥，你一個人躲在這裡做甚麼呀？」

方玉琪定神瞧去，說話的正是自己師叔的唯一傳人姜青霓，她此時頭包青絹，背插長劍，笑吟吟的望着自己，不由臉一紅，囁嚅的道：「哦，我練習捉迷藏。」

他練的本來就是捉迷藏，如果這捉迷藏是一種武功的話，當然有它的名稱，可是方玉琪並不知道，他只知道是捉迷藏用的，是以隨口說了出來。

「咭！」姜青霓又是一聲嬌笑，纖手在紅馥馥的臉上括了一下，道：「不害臊，這麼大的一個人啦，還要捉迷藏？怪不得我到處也找不到你。」

方玉琪被她笑得俊臉更紅，結結巴巴的道：「姜師妹找尋小兄，不知可是師叔有甚麼吩咐？」

姜青霓櫻唇一噘，白了他一眼，道：「只有師叔才可以找你，我就找你不得？」

方玉琪聽得微微一楞，暗想這小師妹當眞給師叔寵壞了，刁蠻得緊，口中連忙笑道：「那麼，不知姜師妹有何見教？」

姜青霓瞧着他那副拘束樣子，忽然貝齒一露，粲然笑道：「我想找你較量較量劍法！」

方玉琪聽得又是一怔，忙道：「師妹久得師叔她老人家親自教導，劍法一定高明，愚兄也只是初學乍練，怎好獻醜？」

姜青霓生氣道：「不成！你就是瞧不起人。」

她不待方玉琪回答，嗆的從肩上撤下長劍，寒着臉又道：「何況這原是師傅的意思，她老人家不是要你和你那個姊姊有空給我指點指點嗎？這時候你不是正空着？」

方玉琪暗暗叫了聲糟，原來小姑娘把師叔那句話認了眞，敢情是她心中不服，找自已較量來的。

心中想着，還沒答話，姜青霓已等得不耐煩，嬌嗔道：「方師哥，你快撤出劍來呀……」

話聲未落，驀聽圍牆外面響起一聲暴喝、驚呼、和「砰」然大震！

方玉琪心下一驚，低喝了聲：「姜師妹，我們快去瞧瞧！」

雙足一點，人已縱身往牆外飛出。

方玉琪縱身出牆，只見圍牆後面是一處隱僻的山坳，林前泥土飛激，陷了一個大坑，離坑三四丈處，却有一個長髮披散、雙足一手全被剁斷的

老道人，右手支地，倒卧血泊之中。

但他雙目圓睜，雖然滿包血絲，但稜威逼人，宛如負傷猛獸，餘威猶在。

林外，除了老道，却闃無一人。

方玉琪瞧得心頭一陣惻然，飄身落地，口中喊道：「道長……」

斷腿老道猛然抬頭，目光之中含着無比怨毒，大聲喝道：「小子，你當山人斃不了你……」

他右手一撐，上身霍地坐起，手掌蓄勢欲發。

方玉琪凜然一驚，立刻想到那個塵土飛揚的大坑，敢情正是他方才含憤劈出，那麼此人的功力當眞非同小可。心念一轉，身子後退了幾步，駭然的道：「道長不可誤會，在下實是好意……」

斷腿老道厲笑道：「小子，你們認爲山人這般容易可欺？嘿嘿！你再敢走近一步，山人……」

他說到這裡，突然一陣猛喘，右手迅速按上小腹，似乎拚着他深厚功力，强行遏住內傷。

「方師哥，這人眞可憐，我身邊有師傅的傷藥，快餵他幾顆。」

姜青霓也趕緊躍出，走近方玉琪身邊，嬌聲說道。

斷腿老道雙目一轉，喝道：「可憐？誰要你們可憐，快給山人滾！」

姜青霓被他嚇了一跳，嬌軀由不自主的靠近方師哥，瞧了斷腿道人一眼，覺得對方目射兇光，臉色猙獰，不禁微生怯意，慌忙低聲說道：「方師哥，他恐怕不是好人，咱們走罷！」

她不待方玉琪回答，拉着他的衣袖，轉身後退。

「站住！」

斷腿老道這聲大喝，方玉琪倒還不覺甚麼，姜青霓却似聞焦雷，嬌軀驀地偎入方玉琪懷中。

方玉琪連忙輕輕一攬，低聲道：「師妹，妳別慌！」一面回身道：「道長有何見教？」

斷腿老道怒容滿面的道：「誰說山人不是好人？這話可是那丫頭說的？」

姜青霓挺身說道：「姑娘說了又待怎樣？瞧你臨死還窮兇極惡的，難道是好人？」

這幾句話宛似一柄利刃，插入斷腿老道的胸口，他俯首望着地上被人砍斷了的左臂和一雙斷腿，臉上綻出無比痛苦，長歎一聲，道：「披髮大仙一生縱橫江湖，臨死之前却被黃毛丫頭目爲惡人，難道這就是蓋棺論定……」

「披髮大仙」這四個字鑽進師兄妹兩人耳中，不由同時一驚。

披髮大仙不就是名列三奇，和百草仙翁葛長庚、東海桃花島離塵庵主齊名？此人以一支「眞武旂」橫掃武林，黑白兩道聞名喪膽。

他就是披髮大仙？啊！敢情他是被仇家所害！

方玉琪心念轉動，不由緩緩走前幾步，躬身道：「道長原來是披髮老前輩，請恕晚輩師兄妹失禮。」

披髮大仙目光炯炯，向方玉琪、姜青霓兩人一陣打量，問道：「你們是何人門下？」

方玉琪躬身道：「晚輩方玉琪，先師道號蒼松子，這是師妹姜青霓，敝師叔靜因師太門下，不知老前輩中了何人暗算？」

披髮大仙一陣喘息，神情稍定，長歎道：「山人因風聞傳言江湖上出現了一個紅葉教主，神出鬼沒，天下無敵，只有蓮花峯石室內前人遺留的『玄天秘笈』所載武功可以克制。因此我猜想紅葉教主定然會在黃山出現，山人要瞧瞧她到底是何等人物，這就兼道趕來。那知才到蓮花峯附近，就碰上一個身材矮小的綠袍老頭……」

「啊！」方玉琪心頭一緊，不期啊了一聲。

披髮大仙却不理會，續道：「那條山徑，只容一人可走，他從峯上下來，山人是要往峯上去的，兩人不期相遇，照說憑雙方武功，原可側身而過。那知綠袍矮鬼却忽然停步，揮手道：『回下去，讓我老人家走路。』此人口氣雖大，但我却瞧不出他有何驚人之處，是以也揮手道：『回上山，讓山人上了峯頂再說！』那矮鬼斜睨了我一眼，冷冷的道：『瞧你大概也是聞風趕來之人，紅葉教主不是要你們一日之內撤離黃山嗎？老夫叫你回去，原是好意，免得寃枉送命。』我大笑道：『山人就是特地要瞧瞧紅葉教主來的，老兒你還是趕快讓開的好。』那矮鬼聽了，絲毫不動，冷笑道：『咱們幾個老頭四十年沒在江湖上走動，連區區一點野狐禪也自稱大仙起來，嘿嘿！看來倒眞有點不知進退。』我聽得勃然大怒，喝了聲：『原來你就是紅葉教主的爪牙，可惜還不配跟山人動手，去罷！』

「我喝聲之中，大袖一甩，使出六成力道，存心把矮鬼捲飛出去，略加懲戒，那知矮鬼身形一動不動，等我掌風拂到，口中冷冷的道：『難爲你只用六成力道，老夫饒你一死罷！』

「綠袍之中，忽然踢出一隻黃澄澄的銅脚，來勢極緩，但不知怎的，竟然一下子就踹上小腹，山人只覺一陣劇痛，人便昏了過去。

「不知經過多久，忽聽耳邊好像有人說話，一個道：『他是披髮大仙，决錯不了！』另一個道：『那麼，他仗以成名的『眞武旂』呢？』

「先前一個又道：『他身負重傷，昏死多時，不要被人家得去了，我們解開他穴道，問問清楚。』

「另一個急道：『二師兄別忙，雖然他傷勢極重，一旦解開穴道，又豈是咱們兩人所能抵擋？不如先斷去他手足，使他無法行動，就逃不出咱們手去。』

「先前那個連連稱妙，大笑道：『三師弟，眞有你的，這叫做無毒不丈夫。』話聲一落，果然立時動手，山人因穴道受制，只得任他們擺佈！」

姜青霓聽得悚然動容，插口道：「老前輩，這兩人如此狠毒，不知是甚麼人？」

披髮大仙切齒道：「當時山人一陣劇痛之後，頓覺穴道驟解，睜目一瞧，只見身前站着兩個手執單刀的小子，山人一怒之下，右手跟着劈出，怎奈山人受創過巨，掌力出手，身子不穩，才被兩個小子逃出手去。」

他說到這裡，又是一陣喘息。

突然右手袍袖一揮，「嗒」的一聲，手上已多出一支八尺來長的風磨銅旗桿，桿上掛着一面黑色三角小旂。

披髮大仙隨手一抖，旂桿驟然縮短，剩了一尺來長，他臉色也隨着黯淡，苦笑道：「這桿『眞武旂』相隨山人縱橫江湖三十年，從此就要永遠離開山人了。少年人，你和山人最後相遇，總算有緣，山人就以此旂相傳，七十二招『地煞旂』就藏在旂柄之內，乃是山人花去畢生心血，精研而來的絕技，有你這樣的傳人，山人雖死，也可放得下心了。」

方玉琪微微一怔，急忙躬身道：「老前輩如此厚愛，晚輩實是感激，只是晚輩師仇未報，怎忍見異思遷？此事請恕晚輩不敢遵命。」

這種奇遇，原是武林中人夢寐難求之事，披髮大仙想不到自己開出口來，居然還有人拒絕，他怔了一怔，怒道：「山人只要你傳我武功，並沒叫你背叛尊師，難道披髮大仙還辱沒了你不成？」

方玉琪惶恐道：「老前輩息怒，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披髮大仙叱道：「那你還不過來，接過此旂？」

方玉琪道：「老前輩傷勢雖重，只要調養一個時期，也不難恢復，老前輩厚意，晚輩却萬萬不能接受。」

披髮大仙默然半晌，歎道：「山人被綠袍老鬼踢中丹田，內傷極重，此時不過仗着多年修爲，勉强提住一口眞氣，爲時實已不多。少年人，你既執意不肯，山人勢難勉强；不過，你難道忍心令山人一生精研而來的絕學委諸荒山，甚至落入匪人之手嗎？」

方玉琪聽他說得有理，萬一落入匪手，仗以爲惡，豈不就是自己間接造成？心中不由一陣猶豫。

站在他身邊的姜青霓瞧着方師哥堅決不肯接受，心中大是替他可惜，這時插口道：「方師哥，老前輩說得有理，你還是收了罷！」

方玉琪突然點頭道：「晚輩暫時收下，且等老前輩傷勢好了再說，此時讓晚輩抱老前輩到準提庵休息罷！」

說着，走近幾步，正待伸手去接。

突然，有人大喝一聲：「小子接招！」

一股强猛掌風，裹着一團黑影往方玉琪當頭撲到。

不！另外還有兩條人影，閃電掠出，其中一個已一把將「眞武旂」搶了過去。

這當眞變起倉猝，方玉琪心中一驚，後退不及，立即右脚斜點，身形一旋，使出迷藏步，一下便閃了開去！

耳中只聽披髮大仙一聲大吼，緊接着「砰」的一聲，那個搶到「眞武旂」的，已被他一掌飛出去三丈來遠，撲倒在地，立時了賬，手上的「眞武旂」也一下子摔出老遠，骨碌碌滾了開去。

另外一個瞧到同伴身死，趕忙一個急縱，掠到身邊，拾起旂管，躍下山坡，如飛逃去。

這一下當眞快速無比，等姜青霓發覺，那人已奔出十丈之外，她心中一急，嬌叱一聲，立即仗劍追了下去。

「哈哈！原來你們是墨無爲門下……」披髮大仙大喝聲中，手腕一揚，一道銀光脫手飛出！

正當方玉琪閃開身子，看清偸襲自己的正是鬼爪墨石英，不由心頭大怒，翻手從背上拔出長劍。

墨石英一撲落空，眼前敵人忽然不見，同時二師弟西門通堪堪搶到「眞武旂」，就死在披髮大仙掌下，心下大爲凜駭，急忙一個半旋，左手揚處，一大蓬細如牛毛的「奪命飛芒」，朝着披髮大仙激射而去。

方玉琪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一個箭步，從旁躍出，手起劍落，往墨石英左臂劈去。

三人動作差不多全在同一時候，論先後，那麼披髮大仙脫手擲出的一柄單刀，要比墨石英先了一步，而且他終究功力深厚，激怒之下，拚耗眞氣，擲出來的飛刀，當眞快若電射。

墨石英飛芒剛剛出手，單刀業已刺入後心，一聲慘叫，撲倒在地。

連方玉琪縱身揮劍都嫌已遲了一步，長劍劈了個空，站定身形。

只見墨石英已被釘在地上，背上只剩下一個刀柄，敢情他發現單刀飛來，身子稍微偏了一下，是以並沒刺中心窩，此時雖然釘在地上，依然沒有死去，雙手在地上亂抓，狀甚奇慘。

再回頭一瞧，披髮大仙也已跌倒血泊之中，眼、耳、口、鼻同時沁出黑血，分明是中了見血封喉的「奪命飛芒」。

方玉琪心頭一陣難受，眼淚不由奪眶而出。

這一段話說來雖慢，其實只不過三兩招的工夫罷了。

方玉琪目含淚光，轉眼之間，忽然不見了姜師妹，他驀地想起墨石英、西門通雖然相繼死去，但不見了何不凡，敢情她追了下去。心念疾轉，縱目一瞧，果然發現山脚下正有兩條人影，一先一後追逐而去。

後面那條人影較爲纖小，不是師妹，還有誰來？

此時他們距離自己已在半里之外，心中一急，猛吸一口眞氣，縱身追了下去。

要知方玉琪在天台北峯從師七年，內功火候已有相當基礎，再經歸駝子貫輸畢生功力，目前漸漸悟出收發之理，此刻全力施展輕功，脚程之快，已非一般武林之士所可比擬。

一陣工夫，前面兩條人影已越追越近。

驀見山峯轉彎之處，施施然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道人，放過何不凡，攔在當路。

這一停頓，方玉琪也已追到，目光一瞥，不由心頭大駭，接連幾縱，落到姜青霓身側，口中急叫道：「姜師妹，妳快讓開。」

原來此人正是何不凡的師傅惡道人墨無爲。

他雖然放過何不凡，但心中大是有氣，自己調教出來的徒弟最沒出息，也不至於連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丫頭都打不過，要這樣捨命逃跑。

正想之間，瞥見一個手執長劍的年輕人急奔而來，身法之快，居然足可列入一流高手之間，心頭微微一愕，口中嘿然冷哼，如電觸目，向方玉琪打量了一眼，沉聲喝道：「你們是何人門下？」

姜青霓可不認識眼前的獨目道人就是名震江湖的惡道人，她長劍戟指，嬌聲喝道：「你快讓開，那小賊搶走了披髮老前輩的『眞武旂』！」

惡道人奇道：「誰搶了披髮老雜毛的『眞武旂』？」

姜青霓跺着小劍靴，急道：「就是他，唉！你還不讓開？他……逃走啦！」

惡道人聽說自己徒兒居然搶了披髮大仙的「眞武旂」，心中更是驚奇，不由回頭瞧去。

果然這幾句話的工夫，何不凡早已走得無影無蹤。

墨無爲獰笑一聲，道：「小丫頭，妳可知他是我何人？」

說話之間，往姜青霓逼近了兩步。

姜青霓初生之犢不畏虎，按劍叱道：「老道士，你待怎的？」

方玉琪心頭大急，連忙低聲喝道：「姜師妹，不可造次，他就是惡道人墨無爲。」

姜青霓聽方師哥一說，果然人的名兒，她後退了一步，打量着惡道人，偏頭問道：「方師哥，你說他就是三個賊人的師傅？」

惡道人因昨天並沒有瞧到方玉琪臉目，是以不知在林中接自己一爪的正是眼前這個年輕人。聞言獨目閃動，厲笑道：「小子，你眼力不錯，居然認得墨眞人！唔！你們倒說說眞人三個徒弟如何搶走了披髮老雜毛的『眞武旂』？」

姜青霓一手掠着鬢髮，冷冷答道：「披髮老前輩和你兩個徒弟都在那邊，你自己不會去瞧！」

墨無爲自然知道憑墨石英和西門通兩人，決非披髮大仙對手，心頭一急，回頭喝道：「小輩，爾等此話當眞？」

姜青霓道：「難道還騙你不成？」

墨無爲嘿了一聲，登時雙脚一頓，人像一頭大鷹似的凌空飛起，自己往來路飛縱而去。

眨眼之間，已只剩下一點黑影，一閃而沒。

姜青霓瞧着方玉琪咭的笑道：「你呀！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瞧你方才急成那副樣子，這不就打發了嗎？咱們快追，趕去奪回『眞武旂』才是正經。」

方玉琪因何不凡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一時那還追得到人家？這就搖頭道：「姜師妹，那賊子早已去遠，此時追也無用，我們不如回去稟過師叔，再作定奪。」

姜青霓恨恨的道：「人家好意送給你，你偏要推三推四，這回給賊人搶跑了，你又不追下去，瞧你如何對得起披髮老前輩，我才不管你呢！」說着一扭頭，返身往準提庵跑去。

方玉琪苦笑了一聲，跟在她身後，一同回轉。

那知走沒幾步，驀聽一聲暴喝從遙空飛來：「小子，你們往那裡走？」

喝聲入耳，只覺風聲颯颯，一條人影業已往自己兩人當頭撲下。

方玉琪心頭大驚，趕緊一個箭步，抓住姜青霓玉臂，身形一閃，打旁裡躍開。

姜青霓冷不防給他這麼一帶，嬌軀那還站立得穩，一下就跌入他懷裡，變了個胸口相貼，臉兒相偎。

小姑娘自懂事以來，跌入人家懷裡這還是第一遭，只覺心頭小鹿亂撞，不禁又羞又急，一張粉臉登時脹得通紅。

方玉琪趕緊用手扶住她，一面抬頭瞧去。

只見惡道人墨無爲鬢髮飄動，滿臉殺氣的望着自己兩人，尤其那隻獨眼，生似要噴出火來，喝道：「小子，眞人兩個弟子是死在何人之手？你們從實招來。」

他敢情瞧到愛子徒兒同時慘死，人已急怒攻心，生似一頭瘋獅，獰惡已極。

方玉琪只覺心頭一寒，還沒開口。姜青霓却搶着冷哼道：「噫！你不是已經趕去瞧清楚了，還問我們幹嗎？」

惡道人目射兇光，厲聲喝道：「小丫頭，眞人問你們是誰下的毒手？」

姜青霓道：「你不會追上去問問那姓何的小子？」

惡道人猛的跨前一步，喝道：「你們說是不說？」

方玉琪瞧他來勢洶洶，早已暗運眞氣，護住全身，一面擋在姜青霓身前，冷冷的道：「道長三位令徒爲了搶刼『眞武旂』，兩個當場死在披髮老前輩掌下……」

惡道人獰笑道：「你們當時是否在場？」

姜青霓道：「在又怎樣？」

惡道人突然仰天狂笑，道：「眞人之意，是要你們作個陪葬之人。」

左手袍袖一振，陡然露出一隻如鈎黑爪，五指箕張，往兩人抓來。

「黑煞爪。」

方玉琪吃過苦頭，自然識得厲害，不由大驚失色，慌忙一帶姜青霓，施展迷藏步法，一下子就閃了開去。

惡道人可眞沒想到眼前兩人竟會一閃不見，自己居然抓了個空，回頭瞧去，方玉琪、姜青霓已閃到自己身後，不禁微微一楞，冷嘿道：「瞧不出你們倒也有點門道。」

人隨聲轉，左手一圈一抖，眨眼之間，彷彿滿天都是他的爪影，像一層網罟般往兩人罩去。

惡道人墨無爲當眞功力深厚，比公孫泰又要高出許多，這時一爪出手，尖風嘯嘯，光聽到這陣風聲，就可想到他「黑煞爪」的凌厲。

方玉琪面對這位厲害魔頭，那敢稍存大意，脚下閃動，左手把姜青霓輕輕一推，口中說道：「姜師妹，妳快站到邊上去，這魔頭讓小兄對付他罷！」

同時右手一探，從肩頭撤下長劍，大聲喝道：「在下師兄妹和道長無怨無仇，爲何驟施殺手？」

墨無爲兩次落空，目覩方玉琪身法奇異，心中充滿殺機，厲笑道：「眞人手下從無活口，小子你接着就是。」

身軀陡然一側，本來當胸不動的執拂右手，此時配合左手「黑煞爪」一齊攻出，鐵拂揚起，一縷尖風直奔前胸，左爪却向方玉琪左肩抓出。他正因對方身法離奇，才使出這招動中有靜的手法，粗看雖然平淡無奇，實則極難閃避。

姜青霓方才經方玉琪兩次帶着她閃出墨無爲的爪風，才知方師哥本領果然高出自己許多，此時站在邊上，眼看惡道人出手厲害，暗暗替他着急。

忽聽方玉琪朗笑一聲，左手疾出，手腕翻轉之間，五指猛向惡道人抓來的左腕的脈門要穴上扣去，右手長劍一橫，疾封點來鐵拂。

這一劍，姜青霓認得正是自己師門「通天劍法」中的「閉房誦經」，方師哥使得純熟自然，恰到好處，但他左手的擒拿手法却大是怪異，和一般常見的手法不同。

她心中「啊」了一聲，忽然想起方師哥不是學了惡窮神歸駝子的「鐵掌銀鈎」，這敢情……

她心念才動，只覺這刹那之間，攻守易勢，惡道人居然被方師哥那一招逼得後退了一步。

惡道人盛怒之下，身形乍退暴進，右手一揮，鐵拂塵一招「玉帶圍腰」，向方玉琪攔腰掃去。

方玉琪原地不動，身肩不晃，脚下微一錯步，身形疾變，劍演「十面威風」，但見銀光亂閃，往四外推開。

惡道人鐵拂再圈，直迎千點劍花，右臂一抖，只聽勁風嘶嘶，千百縷柔絲，化作一片輕雲，忽然往劍身繞來。

方玉琪功力既沒有惡道人深厚，自然不敢和對方貫注內力的拂塵接觸，尤其惡道人那柄鐵拂，時而軟若柔絲，時而堅若鋼杵，威勢奇猛，瞬息千變，委實使人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方玉琪仗着迷藏步法，一支長劍連展「通天劍法」，寒光繚繞，化成一片護身劍幕，攻少守多，處處避讓惡道人的猛攻，是以失去許多搶制機先的機會，始終屈居下風。

但就是如此，已使名震武林的惡道人十分難堪，眼看一個後生小輩，竟然和自己力拚了三十餘招，仍沒落敗，而且劍勢綿綿，似乎愈打愈穩，心中既驚且怒，以一個年才弱冠的少年，內力之高，竟然和自己相差無幾，尤其那種古怪身法，更屬罕見，眼前打成平手，無非是對方經驗不足和懾於自己威勢罷了。

心念轉動，立即貫注內力，連攻數招，他料定方玉琪決不敢和自己硬砸，用劍封解，是以一隻精光閃鑠的獨目暗暗留神，緊望着方玉琪步法，看他如何閃避。

那知他雖然貫注全神，思索破解，但方玉琪的迷藏步法看來凌亂，其實移步轉身，莫不暗含玄機，但見他身形晃動，眨眼工夫，把自己凌厲攻勢悉數避開，竟然瞧不出半點端倪。

而且，方玉琪經過這一陣纏鬥，逐漸定下心來，趨避敵招之間，也有出手還擊之力。

雙方漸漸變成均勢，儘管惡道人墨無爲身軀旋轉如風，一柄專門克制敵人刀劍的鐵拂塵和歹毒無比的「黑煞爪」空自輪番出手，使得漫天烏暗，勁氣雷奔，兀自連方玉琪衣角也無法沾上。

但局外人看來，五丈方圓，悉在惡道人如山拂網、縱橫爪影的籠罩之下，方玉琪滿身劍光繚繞，游走閃擊，好像已被他困住似的，無法突圍。

姜青霓瞧得心驚肉跳，眼花撩亂，握劍掌心，手汗涔涔，她連兩個人影都辨不清楚，那能下場助戰？

這可眞叫姑娘家急得要哭！她自己也弄不懂，何以突然之間，對方師哥會關心得比親人一樣？

「墨道友請住手。」

一聲低沉的聲音驀地傳來，其聲雖低，聽起來却十分有力。

漫天拂影，繚繞劍光，同時一斂，惡道人、方玉琪兩條人影倏然分開。

此時路邊上已多了兩個老尼和一個手仗長劍的少女。

她們正是青師太、靜因師太、呂雪君三人。

姜青霓乍覩來人，喜得心花怒放，口中叫了聲「師傅」，人已翩然往靜因師太身邊撲去。

惡道人墨無爲臉上餘怒未息，滿含兇光的獨目閃鑠了一下，顯然心存顧忌，拂塵一擺，稽首道：「原來是兩位師太俠駕，恕貧道失禮。」

青師太神情冷峻，冷嘿道：「黃山準提庵，一里方圓內，不准江湖朋友滋事，墨道長既然認識貧尼，想必沒有忘記小庵規定罷？」

墨無爲聽得臉色驟變，但他强自忍耐，乾笑道：「這敢情好！準提庵一里方圓內不准江湖朋友滋事，那麼貧道的孽子劣徒却在準提庵附近遇害，不知師太又如何說法？」

青師太微微一楞，還沒開口，姜青霓早已搶着說道：「師伯，那是他三個徒弟害死了披髮老前輩。」

她炒豆似的把剛才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青師太聽說披髮大仙慘遭墨無爲三個門人剁斷了手脚，氣得臉色鐵青，抬眼冷哼道：「墨道長這可聽淸楚了，令郎等人孽由自作，怨不得人，可憐披髮道友一代宗匠，却慘死在幾個小輩手下，實在寃枉！此事既和他們兩個娃兒無涉，墨道友似乎沒有向貧尼師侄尋仇之理。」

惡道人墨無爲心狠手辣，武功自成一家，在江湖上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對青師太心存顧忌，並非青師太武功勝得過他，實是爲了不願得罪青城。

何況方才領教過這少年人的武功，已和自己不相上下，此時再加上出名難惹的青師太和九華靜因師太兩個勁敵，自己休想討得好去，聞言陰笑道：「原來他們是青城門下，嘿嘿！要是這女娃兒早說了，貧道也不至於和小輩動手。」

靜因師太一直沒有開口，此時忍不住道：「墨道友這回看走了眼了，琪兒乃敝師兄蒼松子的傳人，青霓是貧尼的徒兒，適才開罪之處，多多擔待。」

她語氣雖然和緩，但骨子裡却無異告訴他有甚麼過節，只管衝着天台派來。

惡道人權衡情勢，正好借機收篷，他炯炯獨目打量着方玉琪，乾笑道：「師太好說，蒼松子道友雖然仙逝，能夠調教出這麼一個好徒弟來，實在難得！嘿嘿！那麼貧道失陪。」

說到這裡，拂塵一擧，頓足飛起。

靜因師太目送墨無爲，口中輕輕歎了口氣，道：「琪兒，此人兇名久著，睚眥必報，你日後行走江湖，再遇上他，可眞得小心。」

姜青霓接口道：「師傅，方才師伯和妳老人家沒來之前，方師哥和他已經打了四五十招，徒兒瞧都瞧不清楚，眞急死人。」一面又回頭笑道：「方師哥，我現在才知道你的本領比我强得多。」

青師太微笑道：「青兒，妳方師哥剛才並沒有輸，反而墨無爲露出心浮氣躁之象，即使妳師傅和我再遲來一步，也決無危險，唔！方賢侄，你方才使的身法奇奧莫測，爲老尼平生所僅見，莫非也是那姓簡的小姑娘傳你的嗎？」

方玉琪俊臉一紅，躬身道：「那是弟子幼年時候，在一處海島上學會的捉迷藏，日前才發現用來閃避敵勢，却另見妙諦。」

青師太點頭道：「你有如此奇遇，實爲難得。」

姜青霓睜大眼睛，甜笑道：「啊！原來你一個人在後園玩的捉迷藏，竟有這麼大用處，方師哥，幾時敎我好嗎？」

方玉琪道：「師妹如有興趣，隔天和小兄一起練習好了，因爲到目前爲止，小兄雖然想出一些道理，但還有許多地方未能領悟。」

姜青霓聽得眉飛色舞，眨着大眼睛，高興的道：「方師哥，那我們就從明天開始。」

呂雪君瞧他們只有半天工夫，就師哥師妹的叫得十分親熱，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說不出的味兒。

她出道江湖這幾年來，仗着一身武功，原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江湖上多少名門子弟曾拜倒石榴裙下，她全都視如糞土，理也不理。

但自從見了玉弟弟，竟然一寸柔情全縛在他身上，溫婉體貼得無以復加，好像隨時隨地都會被人家奪去的可能，心中老是有着會短離長的陰影，此時瞧着兩人情景，嘴角眉梢不期浮現出一絲凄涼的微笑。

靜因師太見多識廣，呂雪君的神色，她那會瞧不出，不由微微一震。

青師太因方才姜青霓那一段敘述，想到披髮大仙名列三奇，一身武學絕不會低過自己，但他在蓮花峯上遇到身穿綠袍的銅脚老頭，竟然連人家一脚也閃避不開，身負重傷，那麼對方武功之高，簡直駭人聽聞，看來各方矚目的黃山，不知會發生如何巨變。

大家默然無語的過了一陣，姜青霓望望青師太，又瞧瞧師傅，忽然叫道：「師伯，師傅，我們該回去了，今天晚上不是還有事嗎？」

（未完．七）

上文提要： 小莊和小高知道扶桑人協助高鴻等人，兩人行動受到制肘，幾乎被酒井捉住，幸得狗居士余克用驅狗解圍，並將扶桑人的動機告知，協助小莊去找武林同道對付這些敗類。余克用走後，二小先將扶桑人的家眷藏在僻處，高鴻重金聘馴貓師比利驅貓和小莊的狗鬥，兩敗俱傷，狗稍佔勝，小莊亦制服比利，兩人交為朋友，暗用貓狗攻擊扶桑人和高鴻，使他們陣脚大亂……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借外力圖霸　謀分化抗擊

誰會注意那個「X」只是表皮上的紅藥水呢。

這就難怪船田梅子欲語還休，始終不願進一步談論巫素素的懷孕流產及毀容之事了。

由此可見，梅子對小莊是眞的，心胸也很寬宏。

因爲梅子如果當時說了，不免有陷害情敵之嫌。她不願擔這份嫌疑。

小莊忽然笑了起來。

小莊笑，巫素素却好像要哭。

這是她絕對未想到的事。

其實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那會永遠不被揭穿。

只不過她絕未想到會這麼快被揭穿而已。

小莊漠然道：「妳的犧牲很大，可見妳是多麼恨我了，因爲在這段時間之中，妳要殺我，有太多的機會。」

巫素素不出聲。

她的臉上好像結了冰。

小莊道：「妳所以甘願陪我上床，却不向我下手，自然是想取得我的信任，但妳的主要使命是刺探家父及家師的下落，乃至於他們的生死存亡，他們最重視的是這兩位長輩。」

巫素素仍不出聲，似乎也不想反駁了。

小高搔着頭皮，道：「這我就想不通了。既有如此深的仇恨，却又陪小莊上床，甚至還表現得活蹦亂跳，又啃又咬，還會叫床，到底妳是甚麼人？」

林哥大笑，道：「這叫着『一魚兩吃』！既要報仇，也要被玩，享受那股子刺激的樂趣。」

巫素素道：「你們全說對了。」

小高道：「我剛說的也對了，那妳要付費。」

林哥道：「付甚麼費？」

「床上『活動』費。」

林哥又大笑不已。

巫素素道：「你要殺我就立刻下手，如果不殺，我可要走了。」

小高道：「妳和柳直也有一腿？」

「這干你甚麼事？」

「至少柳直兩脚踩着兩條船，因爲他和裴蒂也有一手。」

「也許吧！我不在乎。」

小莊道：「你滾吧！」

小高道：「小莊，你要放她回去？」

小莊道：「有她不多，無她不少，這種女人留在身邊看了會倒盡胃口，妳要走也要快，別汚染了這兒的地方。」

巫素素走了。

小高大聲道：「巫素素，你有沒有比較一下，小莊的條件好還是柳直的好？」林哥拍着他的肩胛大笑。

小莊道：「好可怕。」

小高道：「看來船田梅子是可靠的。」

小莊未點頭也未搖頭。

林哥道：「船田梅子又是誰？」

小高說了，林哥道：「這倒是一條很好的內線，只不過有巫素素的前車之鑑，也要格外小心才行。」

小莊道：「林兄說的也是……」

小高道：「林哥，咱們也該進行那個計劃了吧！」

小莊道：「林哥，那太危險了。」

小高道：「有甚麼危險？」

小莊道：「萬一船田不好色呢？」

小高道：「你剛才不是聽美空和子說過，他把美空和子也玩了，而美空和子乃是船田的得力助手的妻子。」

小莊道：「又怎知他好此道？」

小高道：「能抗拒林哥的人也不多。」

* * *

船田英二的住處只有他一個人。

並非他的武功高就不須別人呵護，而是他一個人獨處，可以思考大事，當然，他的警覺性也很高。

雖然他的住處很秘密，要找到也不難。

這道理很簡單，利用狗找人事半功倍。

美空和子身上有船田英二的一塊手帕，讓靈犬嗅過之後，就去找人，不到一天這隻狗就找到正點子了。

此刻，弦月在天，山風習習，船田在院中獨酌。

此處是山坡稀疏竹林中的三間小屋。

四周有竹作籬，環境淸幽極了。

林哥不慌不忙地走上山坡進入竹林。

雙方都看到了對方，林哥進入院子。

利用活竹作籬柱，然後再以籐蔓編成籬笆。

所以是沒有大門的。

雙方互視了一會，船田道：「你是……」

「我叫林哥，綽號『陰陽震九州』！」

「噢！聽說過，請坐。」

林哥搖曳生姿地走近坐在船田的對面。

船田的中國話還不錯，因爲他來中國已有七八年之久。

對中國人的生活、風俗及習慣很熟。

當然，中國人所愛好的他也愛好。

船田爲他斟了一杯酒，林哥吸了一口，道：「船先生是否奇怪，林某會突然不請自來？」

船田道：「有一點。」

林哥道：「我最崇拜眞正的英雄！」

「眞正的英雄？」

「對，船先生就是！」

船田有點自得之樂，他以前已聽人說過，中國武林眞正的英雄是莊嚴。扶桑眞正的英雄是誰呢？

當然就是他的主人三船……

船田道：「你是指在下還是另有所指？」

「船先先是眞正的英雄！」

船田道：「不敢當，不敢當！」

林哥道：「難道還有其他眞正的英雄？」

「沒……沒有聽說過。」

「聽說船先生會彈三弦？」

扶桑人會彈三弦的很多。

「當然，但不太好！」

「船先生彈三弦，讓我來舞一曲。」

「好好，那太好了。」船田取下墻上的三弦琴。

林哥把外衣一脫，內衣竟是女裝。

在琴音之下，婆娑起舞。

林哥是個尤物，也有人叫他爲人妖。

他生了一身媚骨，却也是一個地道的男人。

男人扮女人往往比女人還要女人。

就像京劇的花旦一樣，四大名旦都是「乾旦」(即男人反串)。女人唱花旦，連四小名旦擠不上。

正因爲男人最會欣賞女人，男人所希望女人是甚麼樣子？男人來扮演這個樣子，就自然討好。

船田十分讚賞。

然後，自然是演上了床戲。

船田一上，即嘆爲一絕，以前玩過，眞想不到有此奇趣，也想不到世上有此「絕技」的妙人。

但是，在快要完畢時，林哥突然用力一夾、一扭，「格崩」一聲，船田發出一聲尖嘷，蜷成人球。

故技重施，把船田的「本錢」扭斷了。

這種斷並非一刀切斷的「斷」，而是肛門上的奇特功夫把那「本錢」夾碎，那內部有海棉體也有軟骨。

人在這東西被夾碎的情況下是不能力拚的。

林哥夾過之後，翻下床時就回頭猛踩一脚。

沒想到，船田雖然痛得滿頭大汗，底子仍在。

他差點撈住林哥的脚。

林哥知道自己不行，反正也夠他受的了。

他退到院中，待小莊和小高入屋時，船田已經自後窗走了。

小高道：「林哥，怎麼樣？」

「他那東西報廢了！」

小高道：「你後面眞是鋼門！」

林哥道：「可惜這老賊在奇痛之下，武功未失，仍然很靈活，差點扣住我那一脚。」

小莊道：「他跑不遠的，因爲奔行會奇痛，我們追追看。」三人追了下去，但未追上。

事實上，船田就藏在不遠的路邊

草中。

他此刻大氣不敢喘。

* * *

小高和扶桑女人還有往來。

小莊是勸過他很多次，和這些女人在一起並不安全。

今夜小高就在和濱田英子上床時，被美空和子抽冷制住了穴道，把小高弄走，但她們一走，小莊立刻發覺。

原來小高的鞋襪及褲子還在。

小高身上只有上衣。

一來是時間倉促，其次是故意不使他穿鞋襪及褲子，一旦他逃跑了也跑不快的。

小莊和比利疾追，林哥另追一個方向。

這又和船田逃去一樣，發覺有人追踪而藏在路邊深草之中。所以小莊和比利沒有追到。

但小莊以爲，她們挾個人不可能奔行太快。

於是小莊和比利加快奔行，先到達小道觀中。

小道觀中的一些女人懵然不覺。

時值深夜，她們都睡了。

比利出主意，把這些女人都制住，必要時可以換人質。

小莊不反對，比利身上只有痲藥。(西洋人發明痲藥不太早，但更管用，華佗在數千年即發明了痲沸散)。

一些女人都被制住。

比利這個傢伙和小高差不多，有女人就上。

況且這些扶桑女人睡覺不穿內衣褲。

比利把這些女人集中一起，逐個品嚐。

小莊道：「比利，這不大好吧？」

比利道：「這些扶桑女人到中國來殘害中國人，這些女人也不過是想害你和小高而已。」

比利玩遍了這些女人，美空和子和濱田英子才回來。

等於小莊等人打了個埋伏。

小高被救，美空和濱田躺在地上。

小高道：「妳們二人早就是虛與委蛇，要向我們下手對不？」

美空和子道：「絕不，我們很喜歡你，只是近來船田已知我和你們有關係，就以生命威脅，要我把你賺來。」

小高道：「賺我有甚麼用？」

「他說小莊講義氣，只要把你賺來，要釣小莊很容易。」

小高道：「好狡猾的傢伙，船田呢？」

「不在！」

「三船呢？」

「三……船？」

這些女人當然不知道還有三船。眞正的「船先生」是「三船直夫」而非船田英二，但以前並不揭穿。

「對，就是眞正的『船先生』。」

「他……他從不來此。」

「他住在甚麼地方？」

這些女人都不出聲。

小高道：「妳們不說，就把妳們送到勾欄去。」

美空和子道：「我們不怕，因爲我們每人每天應付一、二十個男人綽綽有餘，甚至是越多越好。」

小莊和小高等人不由一楞。

世上居然還有不怕當妓女的女人。

這麼一來，算是未唬住她們。

三人離開了小道觀，但走出不遠，發現一輛馬車緩緩駛來，車轅上是個年輕漢子，正是柳直。

三人藏了起來，待馬車到了附近時，小莊技巧地伏在車底下，他聽到了柳直和車內的人交談。

車內女聲說的居然是番語。

可惜小莊不懂。

但又停了一會，終於柳直說出了中國話，道：「夫人不可小看中國人，中國地大物博，能人輩出……」

車內的女聲道：「怎見得？」

居然也是說中國話，甚而還帶點江浙口音。

柳直道：「就以小莊說吧，這小子只有十八歲，可是據說他的身手不低於……」

「不低於誰？」

「不低於船田英……」

「噢，眞的嗎？」

「眞的，夫人。」

「那不是比他的父親還高明嗎？」

「關於這一點，晚輩也不知道，但船田却栽在他的手中，我們這邊的人除了主人，可能沒有一個人能收拾他。」

「這倒是很不尋常啊！」

「夫人，這小子身手了得，心眼也多，我們這邊加上高鴻諸人，多少次圍捕，總是失敗，眞是洩氣。」

「這個年輕人眞是這麼厲害嗎？」

「是的，夫人，至少他的鬼點子多就是了！」

「有機會我倒想見識見識他。」

柳直道：「夫人還是不見這小子好些！」

「爲甚麼？」

「以夫人的超然身份見這種人是不適合的。」

夫人沒有再說甚麼。

車子很快移動，在五六里外進入了山谷的峽道。

在這峽道中小莊不能離開車底，小高等人也不便太接近。

只要太接近跟踪，車上的人一回頭就可以看到。

在峽道中迂迴了一會，進入谷底。

夫人下車，步入木製的小樓內。

馬車驅入車棚之中了。

小莊趁此機會離開車底，藏在車棚後面。

這山谷很幽邃、隱秘，似乎這裡的人也不多。

大約有兩三個使女和兩三個男僕。

看來並沒有保鏢和護院甚麼的。

這足以證明，這位夫人本身就是個高手。

當然這些男女僕人也十分了得。小莊見柳直帶着弓箭打獵去了。小莊見有機可乘，來到夫人的樓上，他是直拔拔昇躍上樓的。

他看了一會，見夫人正在卸粧。

她拔下頭上的金簪，放下了頭上的髮髻。

自鏡中望去，小莊心頭一動。

這個夫人大約四十光景，但美豔動人。

也未見過如此年紀而仍有此魅力的女人。

美空和子三十多歲，已算不錯了。但和這位夫人比起來，眞是不可以道里計，美中還有些典雅美。

那知就在這時夫人淡然道：「小友何不進來坐？」

小莊不由一震。

他當然知道，夫人是對他說話。

一進屋，滿室生香，沁人心脾。

夫人走出內間，親自爲他送上一杯茶。

小莊突然對這中年女人產生十分微妙的感受。

可以說他從未對其他女人在初見時就有此感受。

他感覺這中年女人極富女人味，也就是充滿了魅力，年齡似乎一點也沒差距的感覺了。

「你就是莊林？」

「是的，夫人。」

「我知道你藏在車盤之下。」

「夫人爲何不揭穿？」

「我不是說過要見見你嗎？」

「請問夫人，你到底是……」

夫人忽然揮手，似乎不讓他問下去，道：「可不可以不問這些，讓我們二人談得輕鬆些？」

「可以。」

「你很性格，我看得出來。」

「不敢當，夫人也很坦率！」

「是不是言之過早了？」

「即使躭會夫人要殺我，那也是以後的事，至少到目前爲止，夫人是位很有風度的主人。」

「你就叫我一聲大姐吧！」

「好，大姐是扶桑人？」

「一半一半。」

「怎麼？父母之中有一位是中國人？」

「母親是黑龍江人。」

「所以我以爲大姐不大像扶桑人。」

「你一定不喜歡扶桑人吧？」

「也不見得，至少我不喜歡心懷叵測的扶桑人。」

「我可以瞭解，而我也喜歡祖國人。」她在屋中走動着，身材窈窕，婀娜動人，小莊看得呆了。

「小弟，要喝點酒嗎？」

「不敢叨擾！」

「我喜歡大方的人。」

兩人對飲，無所不談，看來她和中國人完全一樣。

只不過就是不談她的身份和雙方的仇恨。

他們的眼神有時會糾合在一起，甚至彼此吸引。

夫人舉杯道：「小弟，不要以那眼神看我。」

「大姐也不必諱疾忌醫……」

「這不好吧，我已經四十三了。」

「在小弟心目中，比我只大一、兩歲。」

「這怎麼得了，不可以的。」

小莊默默飲酒。

「怎麼？小弟不高興了？」

「不是，我在默默地欣賞妳。」

「這麼老的女人，還有甚麼好看的？」

「大姐的成熟之處，眞正是風情萬種。」

夫人美眸一亮，沒有一個女人不喜歡這種讚美吧。

「小弟，我，我不敢碰觸你的目光！」

「大姐，那是不是大姐討厭小弟？」

「嗨……嗨！不，小弟，姐姐不配！」

小莊忽然握住了她的手。

這隻手看來不像是四十以上的人所有的。

細嫩、修長而膩滑，不見一根筋。

她抽回去，小莊又握住。

小莊忽然抱住了她，由於兩個胴體貼太緊，小莊下體的勃起，立使她有點微微顫抖。

這是個危險的刹那。

她是不是會投降，就在這眨眼間可以決定。

她忽然揚手打了他一個耳光，推開了小莊。

小莊有點意外，撫臉忡怔。

雖然十分難堪，却也以爲這一巴掌打得不冤枉。

「大姐，妳打得好！」

「小弟，我……我很抱歉！你……你走吧！」

「大姐，我以後還能見到妳嗎？」

「也許！」連擊三掌，上來一個小婢。

夫人道：「把他送到谷外。」

「是……」小莊又要去抱她，她躲了開去。

小莊依依不捨地下樓，還不停地回頭。

他一路想着，覺得自己有點失常了。

「我眞的喜歡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

嗎？」

他暫時得不到答案。

在谷外，他見到了小高等人。

「小莊，怎麼樣，那女人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

「怎麼？白白地冒險了一次？」

「能囫圇着出谷，也不錯了吧！」

林哥道：「的確，不知這位夫人的身手如何？」

「很厲害就是了。」

「你們動過手？」

小莊含糊應付過去。

* * *

小莊和小高二人遇上了酒井。那是在一家酒樓上，時近未時尾申時初。

此刻酒樓上只有他們三人。林哥和比利不在。

小高道：「是酒井嗎？」

酒井心頭一震，他知道小莊不好應付，道：「正是，只不過，還有幾個人就在樓下附近……」

「放心！我們暫時不會動你。」小高道：「我們只是以爲你太可憐了！」

「我可憐？」

「不是嗎？」小高道：「船田欺負你，你却懵然不知。」

「你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小高道：「酒井，你以爲你的老婆如何？」

「你……你扯上我老婆幹什麼？」

「談談你老婆也無妨！」

酒井心中有病，丟下銀子要走。

小高道：「酒井，船田玩過你的老婆你信不信？」

「不信！」他嘶呼着。

小高道：「這很簡單，回去問問美空和子就知道了。」

酒井走到樓梯一半處，見船田走進酒樓大門。

他不屑相信小高的話，但也知道可能性很大。

他知道船田很好色，對他的老婆早有垂涎之心。

船田道：「小莊在樓上？」

酒井道：「在！」

「這次不能被他跑了！」

「那就看你的了！」

船田道：「這是什麼話？我們要同心協力才成。」

酒井道：「對付兩個小崽子還要兩個人聯手？」

「爲了牢靠，聯手是對的。」

酒井內心很不甘，但這事不能太表面化，那會鬧笑話給別人看，於是他廻身上樓，却忽然怔住。

兩小已不見了，顯然已自樓窗中走了。

船田道：「快追！」

酒井站着未動。

船田冷冷地道：「你今天是怎麼回事？這是對上司的態度嗎？」

酒井道：「你夠資格作上司嗎？」

船田知道酒井的動機，道：「我現在不和你一般見識，追人要緊。」

船田要追出，酒井一攔。

「怎麼？你要向我亮爪子。」

酒井道：「我要找回公道，要不，你和我去見頭子，他會給我們一個公道。這事不能不了了之。」

船田厲聲道：「到底是什麼事？」

「你沒有和我的老婆胡來？」

「胡說！沒有這回事。」

「有沒有一起去對質就會知道了！」

船田道：「我現在沒有時間，閃開！」

酒井不讓路，船田就硬闖。

兩人就在樓上動上手。酒井雖不如船田，但在拚命之下，船田也不大可能立刻制服他。

此刻小莊和小高已在五六里之外了。

小高道：「兩個雜碎必然兩敗俱傷的！」

「那也不見得！」

「他們會妥協？」

「查明眞象之後才會有眞正的火爆場面。」

「小莊，你看……」遠處來了七八騎。其中還有女人。

兩小躲在小徑旁深草中。

不久八騎緩緩馳近。

爲首的居然是西域土皇帝王化城。

後面是三個年輕女人，其中有個是金髮藍眼、膚白如脂的女郎，有一種不同於中國女性之美。

再後面是四個漢子，都在三十與四十之間。

看來是王化城的部屬或門下。

小高道：「小莊，那番妞很動人！」

小莊道：「那可能是白俄！」

「白俄是什麼？」

「就是白俄羅斯人！俄國人有赤俄與白俄兩大種族，白俄極白，而且美女很多……」

「王化城這老小子眞會玩！」

小莊道：「在西域作土皇帝，要什麼就有什麼。這年頭只要有大把的銀子，要外國女人也不缺貨。」

小高道：「咱們跟着看看他的巢穴在何處如何？」

小莊點了頭，道：「要技巧點！」

跟來跟去，又進入那個山谷之中。

小莊來過一次，所以他比較熟。

小高不能通過峽谷，只好又留在外面。

那知他稍後也混了進來。

小莊發現，王化城對那夫人十分尊敬。夫人對他也頗禮遇。夫人站在樓廊上，王化城在樓下招呼。

原來王化城是來拜訪夫人及寄留女人在此的。

王化城坐片刻就告辭，却留下了

三個年輕女人，包括那白俄美艷少女在內。放在別處不放心。

王化城以爲，三個小妾住在外面不安全，就要求寄住此谷，經夫人點頭允許就留下來。

這谷中除了夫人的小樓，還有一二十間房子。

夫人交代下人，爲三個年輕女人安置住處。

小莊又上了樓。

兩人四目相接，夫人道：「怎麼又來了？」

「大姐，我是來探王化城的底細。」

「他只是把三個女人送來暫時寄住。」

「大姐，我本以爲不會想大姐，但却不然……」

夫人不敢看他，道：「我有什麼好想的？」

「大姐，本來我也有此想法，但是我沒有辦法不想。」

「你有未考慮過，我並不想你？」

「大姐，妳眞的一點也不想我？」

夫人猶豫了一下，道：「這會是假的？」

「大姐……就算妳不想我，至少妳並不討厭我吧？」

「你怎麼知道？」

「我可以自大姐的眼神中看出來。」

「你少在這兒充內行。」

「大姐……」小莊抱住了她，眞像一團火一樣。夫人推拒着，但越來越輕微，似已溶化在小莊懷中了。

小莊抱起她。

她居然像年輕人粉面羞紅。

事實上她已四十出頭，因未生育過，也和大姑娘差不多，她沒經歷過這種强烈的熱情。

在床上，小莊表現了年輕人的爆發力。

他以爲這位大姐和年輕女人一樣地活躍，但却有年輕女人所沒有的體貼與圓活。

她也滿足於小莊的條件。

小莊和小高一樣，「本錢」夠，時間長，有用不完的精力，加上過去的經驗，夫人暗中滿足不已。

這種對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由於女人的身份、地位和自尊，即使明知某個男人的條件不錯也不能太主動，所以這要靠緣份。

約一個時辰事畢。

小莊仍然抱着她不放。什至還吮過她的雙乳，夫人笑作一團。

「小弟，你好會纏人。」

「姐，我覺得妳眞妙！」

「小弟，你也不錯。」

「但願大姐刺激、快樂，妳快樂我就更快樂。」

「小弟，你爲我的人生中再度注入了歡樂的種子！」

「大姐，妳現在還不告訴我妳的身份？」

「小弟，不知道比知道好些，而且我要奉勸你，這是個十分危險的地方，不亞於龍潭虎穴！」

「我知道一點！但是……」

夫人又阻止他說下去，道：「還是不要問好些，我們之間只能有這種激情，不會太長久的……」

「大姐，不管我們是什麼關係？我都不在乎。」

夫人嘆口氣道：「有個人却在乎！」

「大姐，那個人是誰？」

「不知道比較好！」

「我可以猜出來。」小莊道：「是不是扶桑人的眞正頭子，也就是眞正的『船先生』？」

夫人默然。

「大姐，『船先生』本名叫……」

「三船直夫！」

「他多大了？」

「六十出頭了……」

「他還行嗎？」

「床上不大行了，但床下却十分厲害。」

「大姐能否作個比較，他比船田高出多少？」

夫人笑笑，道：「不能比！」

「怎麼說？」

「沒法比！」

「差得太多？」

「也不能那麼說，只是覺得把他們放在一起來比有點不倫不類，因爲他們雖然都是扶桑人，却不是同類型的人。」

「是不是船田只能稱之爲武士，那主兒却必須稱之爲『先生』？」

「對對！而且船田永遠也不會變爲『先生』。」

一雙冷電似的眸子自天窗上下窺。

屋內二人却懵然不知。

這個人如果要下手，二人能否倖免？

一直到小莊下床，那人並未有任何行動。

小莊奔出山谷時，這神秘人物也在暗中窺伺。

他有時殺機盈面，有時又連連嘆氣。

但有時又略帶欣賞似的微笑，他知道自己有多矛盾。

* * *

小莊出谷後和小高滙合，小高道：「我本想混進去，却差點被發現，我怕連累你，所以……」

小莊道：「你不進去是對的。」

「怎麼樣？那夫人到底是誰？」

「我相信她就是眞正的『船先生』的夫人。」

「船先生不在谷中？」

「如果在谷中，我只怕出不來吧！」

小高道：「我對那白俄妞兒很有興趣！」

「收收心吧！小高，這山谷和那小道觀可不一樣啊！」

「這一點我也相信，我們總要設法對付這些人。」

「我的看法是，對付扶桑人不難，高鴻等人不好纏。」

小高道：「怎見得扶桑人好對付？」

小莊道：「因爲同仇敵愾之心比較容易建立，但對付中國人，效果却就差了，因爲有很多人支持高鴻等人。」

小高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先除去扶桑人？」

「當然，高鴻等人也正希望我們如此，以便扶桑人把我們除去。」

小高道：「依你之見，我們又該如何？」

小莊道：「還是一個個先除去扶桑人再說。」

和比利及林哥二人滙合，研商對策。

結論是仍以驅貓傷人爲主，四人俟機殺敵。

小莊建議，和伍一龍、鐵雄飛、花旗、柳倩、司馬長鞭以及趙海等人會面一起大幹一場。

這一次由小莊驅狗，比利驅貓，形成强大的攻擊力量，希望能一舉殲滅大半人物。

這天晚上，小莊和比利先各自行動。

竹林內小屋中有三十餘人。

他們扶桑人正在開會。

他們似也知道對方在集結人手要大幹一番。

只不過，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會來得這麼快。

三更不到，船田先發現了敵踪。

看來他還是除了「船先生」之外的大人物。

他一告警，紛紛操傢伙。

三十餘人也非同小可，幾乎除了「船先生」之外，全部齊了。

首先打頭陣的是小莊的狗陣。

七八十頭猛犬首先把屋頂上的竹片扒開。

由頂上進屋的却不是狗而是一些體形小的貓。

在屋中攻擊人類，貓比狗佔便宜。

屋中立刻傳來了叱呵或喊殺聲。

三百餘隻貓前仆後繼。

由於屋中燈火熄滅，扶桑人只看到兩盞一組的綠色燐火瀉來飛去。那自然是貓的眼睛。

不到盞茶工夫，傷了二十人之多。

船田以番語下令分散撤退。

狗和貓窮追不捨。

只不過，也輕估了扶桑人，他們逃出小屋之後不久，就由散而聚，在上風頭上施放毒霧。

狗和貓不知閉氣趨避，不過盞茶工夫，死傷殆盡。人也有一部份中毒倒地。

尚幸花旗在這些人當中，立刻告警閉氣且加以施救。船田等人殺光了貓狗，收穫不少，立刻退走。

他們也未想到，還有一個「狗居士」余克用。

他等於堵住了「華容道」故事重演。

在船田等人措手不及之下，驅狗八十餘頭，來一個埋伏，三十餘人中十餘人未傷的全部負傷，還死了七個。

這工夫小莊等人趕到。

雙方開始了眞刀實槍地斷殺。

這工夫高、徐、裴及王化城的人也來了。

這是一場血戰，雙方的人數差不多，實力也伯仲。

當然，要不是扶桑人全部受傷，對方的人比小莊這邊的人多，結果是雙方都有傷亡，比利戰死。

這是因爲比利的身手太差了。殺他的人居然是王化城最小的一個門下。

小高對付柳直，他當然不成。

他的左手被柳直砍下，他誓報仇。

柳倩幫他，似也佔不到多少便宜。

王化城果然了得。

司馬長鞭接了他五十招也不敵。

換上伍一龍，也差不多。

鐵雄飛再上也不成，以後是林哥。

這等於車輪大戰，王化城是疲兵，這才落了下風，對方在扶桑人及王化城部下死了近二十五人之後終於撤退。

這邊趙海、錢海及孫海三兄弟戰死。

雙方的損失都很慘重，扶桑人本近四十人，已死了一半以上。高鴻等人以扶桑人爲支柱，看來扶桑人不增援是不成了。

葬了死者，大家商量，以爲對方也許會捲土重來。

事實上對方也以爲小莊這邊會打鐵趁熱。

結果誰也沒有動手。

原因是扶桑人起了內鬨。

酒井的妻子被船田玩了。酒井問清之後和船田對決。

現在，對決在山谷中進行。

在扶桑，玩人妻室的人會被人唾棄，乃至於被打死。

但由於船田是「船先生」的得力助手，所以可以在谷中進行。

只不過船田要把左手綑在腰帶上。

這是因爲船田的身手比酒井高，而且他也是理虧的一邊。

參觀的人只有扶桑人，當然還有

些女人。

夫人在樓上據高臨下參觀，她也是主持對決的人。

「船先生」似乎沒有來。

船田先攻出一式，「手刀手」。酒井以「十字手」破之。

接着酒井又以「三指貫手」猛攻而上。

船田綑住一臂，總是不方便，只不過他的技藝比酒井高，雙方勢均力敵。

雙方打了約二十七招時，夫人道：「船田向酒井的人先道歉，雙方和解，請問兩位是否願意？」

船田突然收手，似想和解。

那知酒井報仇心切，如影隨形，一式「鐵叉手」，竟然砍中了船田的左後肋，船田大叫一聲往前一栽。

酒井一式「飛脚踢」正中船田的後腦。

船田的屍體滾出六七步外，立刻就寂然不動了。

這工夫忽然出現了一個老人。

此人穿的是中國衣衫，十分樸素，道：「酒井，夫人叫你們和解，船田又有和解之意，你爲何私襲。」

酒井躬身道：「先生明鑑，辱妻之仇難忍！」

「你可知道我們目前缺乏人手？」

「先生，依屬下之見，我們回扶桑去算了！」

「你說甚麼？」

「我們到中國來本就師出無名了。」

這老人就是「船先生」，也就是「三船直夫」。

他是扶桑國中三大絕頂高手之一。道：「你自絕了吧！」

酒井道：「屬下爲甚麼要自絕？」

「因爲是反抗命令！」

「這種亂命，屬下可以不受。」

「船先生」似乎未想到酒井敢來違抗他命令。

似乎所有的人都想不到他有此膽量。

「船先生」道：「酒井，你連我的命令也敢違抗？」

酒井道：「以前我視你爲神明，但近日來我却以爲你十分平凡，和我們這些小人物同樣地卑微。」

「噢！說說看！」

「先生最好到此爲止，不要再往下問了。」

「爲甚麼？」

「問你自己！」

「船先生」攤攤手道：「我作錯了甚麼事？」

酒井道：「你明明知道某件事，却故作不知，老實說，你和我一樣，甚至不如我。至少我知道戴綠帽子不是滋味。」

「船先生」色變。

樓上的夫人進入樓中。

在一邊觀戰的人噤若寒蟬，却全都注視「船先生」的反應，他們都相信這是暴風雨的前奏。

他們也相信，酒井大概是活膩了，反正他已夠本了。

「船先生」的臉色由冷峻而和緩，道：「酒井，我很佩服你的勇氣，以前我居然未發現。」

酒井道：「我以前不知道先生的爲人！」

「船先生」道：「用你自己的手，自行了斷。這本來不是我所願意的。因爲目前我們的人手奇缺……」

酒井道：「我沒有錯，爲甚麼要自裁？」

「船先生」似乎不屑和他動手，道：「夫人……」

「甚麼事，船先生？」

「偏勞妳代爲解決這件事。」

夫人下了樓，道：「酒井，我是奉命行事。」

酒井道：「我知道，而且妳來解決也很合適！」

夫人出了手。

她的武功是中、日參半的。扶桑武功加上中國的，看來剛柔並重，十分犀利，也有深度，相形之下，酒井就不行了。

看來夫人比船田還高明。

酒井不遺餘力地自保，也只是接下三十五招左右，就連中一掌和一脚，夫人似適可而止。

只不過，「船先生」作了個表情。

夫人補上一掌，酒井連退五步，坐在地上。

坐地之後他似想大笑幾聲然後歷數她醜事，但是，他低估了夫人這一掌，鮮血狂噴，倒地而亡。

觀者不免兔死狐悲，就在這時，「船先生」冷冷地道：「外來的客人出來吧？不必藏頭露尾了！」

衆人四下望去，一個人自花壇後走了出來。

來人竟是小莊。

在此大敵之前，他居然面不改色。

「船先生」很注意小莊的一舉一動。道：「你就是那個小莊？也就是高人莊嚴的兒子。」

「正是，你是『船先生』了？」

「當然！」

「你以爲在中國能成甚麼大事嗎？」

「事在人爲！」

「你來中國已久，你不以爲那只是一個夢？」

三船直夫仰天大笑一陣，道：「問得好。」

「怎麼？船先生也知道這是個白日夢了？」

「在一個計劃或一個構思想實行之初，都可能被視爲一個白日夢，所以說事在人爲……」

小莊道：「我却以爲有些事根本不可爲。」

三船直夫道：「小莊，聽說你很有兩套。」

「這是過譽！」

「只要你能接下我十招，我親自送你出谷，一切下次再談！」

小莊道：「我也相信先生的承諾，當然我也知道，接下先生十招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夫人道：「先生，可否由我接他幾招？」

三船直夫道：「不必了。」

小莊自然知道，這十招非同小可，但他是個有信心的年輕人，對本門的「狐步」也不便妄自菲薄。

三船直夫道：「你出手吧！一定要使用你認爲最好的招式，這機會只能有一次！」

小莊出了手。

他當然是用最好最有把握的。

那是小冊子上的精英再經他加以精研過。

那些招式都是武林高人窮半生歲月反覆研究，淬煉、實驗以及再改進過的，小莊仍能找到一些小瑕疵而予以修正。

三船直夫十分驚愕，實在出乎他的意料。

小莊很出名，都說他是年輕人之中的佼佼者。

只不過像三船直夫這等身份的人，絕對想不到小莊有此成就。當然，小莊的成就再高再深，對付三船，自然還是不夠。

只不過，這十招之限却很麻煩。

只要小莊超越十招，他的招牌就砸了。

要不使小莊超越十招，却也不是很困難。

小莊的招式雖新奇，還沒有用最好的。

他怕三船下戒心而用最凌厲的奇招對付他。

那樣一來，他是絕對拖不過十招的。

三船直夫在第六招上就把小莊逼退了七步。

凌厲，疾速的動作，眞是「咄咄」逼人，勢不可擋。

在第八招半上，小莊突然變了招。

也可以說改變了打法。

他是以守勢中攻擊，也就是以守代攻的。

這打法就是敗中取勝的機動戰術。

令人防不勝防，也就是兵不厭詐。

三船直夫在忡怔的接招之中，已到了第九招半上，再有半招就分出勝敗優劣了吧？

可是他忘了這是九招半。

他以爲這是第九招。

半招之差，小莊拖過了凌厲的半招，退五步之外抱拳道：「船先生，十招已足！」

三船道：「不對吧！」

小莊道：「不信問問夫人或其他諸人！」

夫人道：「先生，的確如此。」

三船自然十分惱火。

以他的造詣來說是絕對可以十招內重創小莊的。

只不過以他的身份來說，却又不便食言，因爲夫人作證，他不能不承認，於是他的手一伸道：「送客！」

小莊看看夫人一眼，表示領情，立刻抱拳，道：「『船先生』，我很佩服你的一言九鼎。」

說完就往谷口外奔去。

三船直夫送到谷外，回頭望去，夫人也跟出。

三船和小莊心裡都清楚，夫人是怕三船在谷外下手殺了小莊。小莊走後，夫人道：「你很守信。」

三船道：「而且我也很仁慈？」

「你……你仁慈？」

「不是嗎？妳敢說我對小莊不夠仁慈？」

夫人自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那妒恨的火苗。

夫人道：「而且你對我也很仁慈！」

三船直夫默默，雙方心中都雪亮。

夫人低聲道：「你過去說過，你不計較我的私人行爲，只要我喜歡就行了。」

「可是妳不能完全投入敵人懷抱之中。」

「當初你沒有說這句話。」

「至少你們並不襯配，他十八，妳四十三！」

「我很計較年紀，他不在乎。」

「薇薇……請妳爲我留點自尊好不？」

這眞是絕對意外的事，三船居然能忍下這種頭巾變綠的事，原來他早已知道，却能忍下。

「我爲你留了自尊。」

「薇薇……我只希望不要太過火。」

「不會的，是他緊貼不已，我是勉爲其難，但是我必須提醒你，他是你的代打的稱職高手。」

「妳……妳是說妳很滿意？」

「還不錯。你過去說過，希望找個能使我滿足的男人，我找到了，你也說過，你不會妬妒對不？」

「我是說過，只不過……」

「太年輕了是不？」

三船微微點頭。

「年輕才好，我們都可以把他當作我們的一面鏡子。因爲我們也年輕過，可以自他身上看到我們的過去！」

三船嘆了口氣，道：「薇薇，我對不起妳！」

「這話我不敢當，也許是我對不起妳。」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經過商討之後，各門派都派出參戰代表，首先劉寄禪對沈昌年，姬存仁對羊角道人，一勝一敗，姬存仁中了羊角道人的子午陰掌，輸了第二局，繼而石大山對裴通鬥成和局，形成未分勝負，至用膳時間停止比試，此時少林長老除至清外，其他都遭到一縷陰氣襲入督脈，無法運氣驅出，跟着各大門派都遭到暗算，原來是中了「陰極經」記載的陰極針，各門派商量如何應付……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妖教擬一網打盡　各派集衆志成城

谷飛雲悄聲道：「娘，孩兒練的紫炁可以化解陰極針，孩兒這就給妳老人家運氣，馬上就好了。」

說話之際，手掌已按到娘的後心，紫炁從「靈台穴」逼入，瞬息之間，就把陰極針化去，收回右手。

金母頷首笑道：「好，快去給妳二位師姨運氣，解去陰極針吧。」

金母門下，只有席素儀、丁令儀、聞玉音三人中了「陰極針」，其餘的人未遭暗算，荊月姑、全依雲等幾位姑娘扮作了席素儀的門人，乃是第三代弟子，自然全沒事了。

谷飛雲躬身應「是」，說道：「回聖母，再晚是奉家父之命，來給家母和二位師姨化解陰極針的。」

當下就給丁令儀、聞玉音二人運氣化針，自然很快就好了。

丁令儀、聞玉音二人同聲含笑道：「谷少俠，眞謝謝你了。」

席素儀道：「三妹，四妹，和小孩還客氣甚麼？」

谷飛雲又把丁易說的話，和娘說了一遍。

金母沒待席素儀開口，就接着道：「丁易說的也極有可能，你快去告訴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還有東海龍王等人，通天教不擇手段，咱們就將計就計，給他一個措手不及，但此事不可讓對方看出形迹，你快去吧！」

谷飛雲應聲「是」，就匆匆走到至善大師身邊，把金母剛才說的話，悄悄和老和尚說了。

至善大師聽說小師弟練的「紫炁神功」可以化解陰極針，自是喜出望外，連聲唸着佛號，就要谷飛雲給中了「陰極針」的人運氣化解，但爲了不讓通天教的人看到，於是叫大家圍在一起，像是商量甚麼大事一般，由谷飛雲替大家逐一運氣，掌貫「靈台」。

先前至善大師還怕小師弟要替這許多人運氣化解「陰極針」，功力會不足，後來看他只在每個人「靈台穴」上用手掌一按即收，並不十分費事，也就放下心來。

不過片刻工夫，各大門派被「陰極針」所傷的人，都已化去。至善大師舒了口氣，雙手合什，說道：「辛苦小師弟了。」

谷飛雲忙道：「方丈言重，小弟只是舉手之勞罷了。」

東海龍王喟然歎道：「老夫一直認爲對武功一道，勤修苦練了幾十寒暑，縱有高人，可能勝過老夫，也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但以谷老弟輕輕年紀，所學就勝過我甚多，乃知從前當眞太狂傲，太坐井觀天了。」

平半山笑道：「你能夠說這些話，已經是從井欄杆裡跳出來了。」

劉寄禪道：「你們兩個還在儘說廢話，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東海龍王望望天色，口中低「啊」了一聲。

劉寄禪道：「你是總指揮，該如何調兵遣將了。」

東海龍王連連點頭笑道：「看你倒有些像狗頭軍師，好，本師立即升帳。」

各大門派的幾個掌門人方才爲了化解「陰極針」，原本就聚在一起，東海龍王就把自己心裡的構想，悄悄和衆人說了，然後又由大家交換意見。這件事是在極度隱秘的情形下進行，然後又各自散開。

因爲現在午牌已偏，午時一過，陰氣逐漸滋生，身中「陰極針」的人，也應該逐漸感到背脊發冷，逐漸延及全身。

凡是內功有相當火候的人，誰都會運功驅寒，把這股寒氣逼出體外。因爲每個中了「陰極針」的人，或立或坐，都已闔上眼皮，行功運氣。

各大門派中了暗算的人，都是一些領袖人物，他們在運氣之時，自然要有人護法，於是每個人的身後，都集結了帶來的門人弟子，手按兵刃，嚴神戒備。

沒有中暗算的人，只有金母依然端坐在太師椅上。其餘諸人，也和中了暗算的人一樣，各有弟子護法，看不出誰中暗算，誰沒中暗算。

這一來，粗看起來，每一個門派都自成一堆，可以一目了然，這是因爲萬一對方發動攻勢，每個門派的弟子有人領導，就不致散亂。

其中當然也經過總指揮東海龍王敖九洲的通盤籌劃，所部署的，一旦發生亂鬥，可以互相支援。

廣場上首，擺列了四十席酒菜，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入席。

各大門派佔據的廣場西、南兩處，却分列出一簇簇的人羣，各自成堆，每一堆人羣中，都有一兩個或兩三個人席地趺坐，正在調息。因此偌大的一片廣場上，靜寂得不聞一點聲音。

現在已接近午未之交，進入淮瀆廟用餐的通天教一干人，也已經陸續走出。

走在最前面的是東無忌，他依然一身藍衫，手搖摺扇，臉上掛着冷傲的笑容，看去甚是瀟洒！

在他身後是兩個藍衫佩劍的英俊少年，那是通天教門下八弟子雲芸娘和十弟子姬紅棉兩位姑娘。

通天教教主座下十大弟子，如今只剩下三個，這對通天教而言，是一極大諷刺。

東無忌一直走到西南方對面，朝各大門派拱拱手，含笑朗聲說道：「各大門派掌門人，諸位道長，大會給諸位準備了酒飯，諸位怎麼不肯賞臉？莫非嫌在下招待不週……」

東海龍王洪聲道：「貴教盛意，咱們心領。」

東無忌依然含笑道：「諸位縱然和敝教爲敵，但敝教已和諸位約定，以勝負來解決雙方爭端，敝教還不至於在酒菜中下毒，諸位奈何不肯見信？」

他說得冠冕堂皇。

「哈哈！」東海龍王大笑一聲道：「東無忌，你說得倒眞動聽，通天教使用迷失散於前，咱們不用再提了，但雙方既已訂下十四場分勝負，就應該各憑武功，在天下武林同道面前一決高下，沒料到通天教蛇蠍居心，居然在雙方動手之際，乘大家不備，偷使『陰極針』，暗算各大門派的人，你們不覺得卑鄙無恥嗎？」

東無忌臉露訝容，說道：「敖大俠這是甚麼話？敝教幾時暗算諸位了？」

東海龍王怒哼一聲，道：「你裝得眞像，偷襲陰極針的，難道不是你們？」

東無忌目光如電，迅快的掠過各大門派由門人弟子圍成的一簇簇人羣，自然也看到席地趺坐的衆人，看來各大門派已無再戰之能，臉上不禁飛過一絲冷峻的笑意，忽地沉下臉來，嘿然道：「敖大俠一口咬定是敝教施放陰極針，暗算諸位，須知今日乃是天下武林大會，當着天下武林同道，說話要有証據，試問敖大俠有何証據，証明是敝教施放的陰極針？」一面回過身去，摺扇一擺，說道：「既然各大門派不領咱們的情，你們就把酒席撤去吧。」

他話聲出口，立即有數十名青衣漢子紛紛走上，迅快的撤去筵席。

排教冉勿贊趺坐地上的人，霍地站了起來，咬牙切齒，大聲喝道：「東無忌，你不用再假惺惺了，既敢乘人不備，施放陰極針，居然沒有膽量承認，冉某就算中了針，也要和你們放手一拚。」

他這一聲喝，似是激起了衆怒，只見姬存仁大聲道：「不錯，咱們和通天教拚了。」

劉寄禪道：「拚就拚，咱們還怕區區通天教不成？」

兩人隨着喝聲，站了起來，接着，至清大師、至成大師等人也相繼站起，但他們總是中了「陰極針」的人，雖然挺身而起，依然止不住的打着冷噤！（這是大家計議好的，要裝作中了陰極針，强自壓制着的模樣）

這一情形看在東無忌眼裡，心中暗暗冷笑。中了「陰極針」的人，只要過了午刻，陰氣逐漸轉盛，寒冷之感也會隨着加深，任他武功多高，不出六個時辰，就會全身僵凍。目前縱然還能支持，又能支持多久？

「哈哈！」東無忌仰首發出一聲朗笑，說道：「東某說過沒有施放陰極針，就是沒有施放陰極針，諸位不是一派掌門，就是一門耆宿，如此叫囂，不怕有失身份嗎？」

一面一抬目光，朝東海龍王說道：「敖大俠，方才咱們議定以十四場分出勝負的協議，不知是否仍然算數，諸位道長如此叫囂，是否有羣毆之意？」

東海龍王還未來得及答話，齊漱雲搶先喝道：「你們沒使陰極針，那是甚麼人使的？」

「除了本眞人門下，天壤間會有何人能使陰極針的？」這話清朗得如同鳳鳴，宛從天際飛來。

也就在此時，突聽廣場四週，有人恭聲說道：「弟子叩見師尊。」

「你們起來。」

話聲越來越近，說到最後一個字，好像已在南首入場處了，大家急忙舉目望去，只見一輛紫檀輦車，由四名長髮披肩的少女左右護着走來。

這四名少女，眉目如畫，身材苗修，身穿鵝黃衣裙，腰束鵝黃絲帶，步履輕盈，一路走來，絲帶隨風飄揚，看去不快，實則相當神速。

輦車上端坐着一個身穿鵝黃道袍的老道人，胸前繡着一個黑色圓圈，中繡黑色「乾」卦。一頭亮銀般白髮，綰一支白玉簪，生得長眉修目，臉色紅潤，頷下五綹銀鬚，一直垂到胸前。這老道當眞稱得上童顏鶴髮、道貌岸然，看去少說也有八九十歲了，但在場的各大門派中人，竟然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他的來歷。

輦車還沒走到廣場入口處，左首路邊，不知何時已鵠立着四個身穿青色道裝的年輕人，躬身而立，狀極恭敬。

大家方才會聽他說過：「除了本眞人門下，天壤間會有何人能使陰極針的？」由此看來，這站立道左的四個青衣道人，就是他的門人了。各大門派中人中的陰極針，也就是這四個青衣道人施放的了，他們看上去竟然如此年輕，最多也不過三十來歲。

這時，東無忌也趕緊把摺扇往袖中一攏，飛快的迎了上去，直趨輦前，躬下身去，恭敬的道：「通天教門下晚輩東無忌叩見眞人。」

輦上黃袍老道只抬了下手，呵呵笑道：「小友不用多禮，本眞人來遲了半天，大會已經開始了吧？」

東無忌應了聲「是」，直起身，似是以「傳音入密」向他報告大會情形。

黃袍老道連連頷首。

東無忌又躬着身，說了聲：「請。」四名黃衣少女護着輦車，緩緩朝廣場中駛入。

東無忌和四名青袍道人緊隨車後走入。坐在上首的大會總護法玉杖彭祖和副總護法金鸞聖母已一起站了起來。

玉杖彭祖拱着手，呵呵笑道：「乾道友已有多年不見，愈見仙風道骨，和三十年前並無稍異，今日盛會，能有道友蒞止，更是增光不少。」

「哈哈！」黃袍老道在輦上稽首答禮，朗笑道：「惲道友還不是和三十年前一樣？可笑咱們依然未能脫出塵俗。」

再說各大門派掌門人對這位黃袍老道人，誰也說不出他的來歷，此時聽玉杖彭祖稱他「乾道友」和「三十年前」這兩句話，武當青雲子心頭猛然一震，登時想起三十年前，先師紫陽眞人曾被天道教教主乾天辰的「九陰掌」所傷，幸遇崑崙岳大先生經過，以一記「紫靈掌」把他驚走。此人莫非就是昔年的天道教教主乾天辰？

目前，對方除了通天教教主，還有一個玉杖彭祖，己方已經無人能敵，如今又來了這樣一個大魔頭，更沒有人可以抗衡了，自己等人縱然已經化去「陰極針」，但這一場正邪之戰，看來已非落個全軍盡墨不可。

正感心頭沉重之際，只聽平半山悄聲道：「青雲道兄，這個老道，道兄可知道他是誰嗎？」

青雲子還沒開口，東海龍王已經接口道：「兄弟倒想到了一個人。」

平半山道：「你說說看？」

東海龍王悄聲道：「他門下弟子施展陰極針，就能令咱們這許多人一無所覺，再聽玉杖彭祖稱他乾道友，除了昔年的天道教教主乾天辰，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

「英雄所見略同。」平半山點着頭道：「東海龍王果然見多識廣，貧道還以為只有我一個人想起來了呢。」

東海龍王苦笑道：「對方一個玉杖彭祖和一個通天教教主，已經夠令人頭痛的了，如今又來了一個天道教教主，咱們這點人手，就算全加起來，也很難招架得住，兄弟這總指揮，眞的不知道如何指揮才好。」

劉寄禪道：「要來的已經來了，還有甚麼好怕的？今日之事，咱們招架不住也要招架，古人說得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一個拚一個，拚不過他，就兩個拚他一個，也差不多了。」

東海龍王心想：「事已至此，那也只好如此了。」

這時，東無忌已把黃袍道人請到上首，一面恭敬的道：「眞人和總護法原來還是舊識，那就不用晚輩引見了。」一面朝金鸞聖母抬抬手道：「這位是大會的副總護法金鸞聖母。」接着，又朝金鸞聖母道：「這位眞人，乃是家師的好友。」

他沒有說出黃袍老道人的來歷，是不願當着這許多人說出來。

黃袍老道人的輦車一停，目光環顧，問道：「站在對面的那些人，就是和你們作對的人嗎？」

東無忌連忙應了聲「是」，說道：「他們之中，有少林、武當、衡山、終南、華山等派，還有龍門幫的人……」

「哈哈！」黃袍老道大笑一聲道：「又是那些自稱為名門正派的人和你師父作對，這些人好像認為除了他們，就沒有一個人是對的。」

金鸞聖母眼看東無忌介紹自己的時候，他却游目四顧，一副倚老賣老的模樣，心頭不覺大怒，口中也沉哼了一聲，同樣不加理睬，心想：「本來大家約好了由自己監視玉杖彭祖的，

如今這老雜毛竟然如此自大，待會我就先鬥鬥你，看你有甚麼了不起。」

東海龍王目注黃袍老道，洪聲道：「方才這位道長承認陰極針是你門下施放的，各大門派與你無怨無仇，道長嗾使門人，乘人不備，暗施襲擊，道長不覺得有失身份嗎？」

黃袍老道人一雙修長而細的眼睛中，射出兩道金芒，看了東海龍王一眼，接着呵呵笑道：「本眞人門下是應武林大會之邀，助拳而來，他們施展陰極針，大概是因你們和通天教起了衝突而發，既是敵人，要把你們一網打盡，也不算是錯了，何況一個練武之人，在對敵之時，自應目觀四方，耳聽八方，有人暗施襲擊，依然疏於防範，就是學藝不精，與人何尤？」

石大山怒聲喝道：「好個老道，看你道貌岸然，竟然如此强詞奪理。」

黃袍老道問道：「爾是何人？」

石大山大聲道：「泰山石大山，你是不是有意賜教，石某自可奉陪。」

「哈哈！」黃袍老道人忽然大笑一聲，道：「你是泰山派的人？當年石堯夫在本眞人手下，還走不出十招，你自問能在本眞人手下走得出幾招？」

三十年前，泰山派掌門人石堯夫正是石大山的父親，這話自然聽得石大山勃然大怒，洪喝一聲道：「老道士，你下來試試就知道了。」

黃袍老道人安坐輦上，臉含微笑，說道：「泰山派有多少斤兩，本眞人不試也知道，好，本眞人就讓你試試，你只管用最厲害的拳功擊來，看看能否傷得了本眞人？」

這話也太小覷了石大山，他身為一派掌門，豈肯在天下英雄面前，被人家看得一文不値？聞言洪笑一聲道：「好，這話是你說的，石某縱然不才，倒不信會如此無用。」

東海龍王本待阻止，但兩人話已說僵，自己就不好勸阻，而且也正好看看對方的武功路數，因此就不再作聲。

石大山話聲出口，早已緊握右拳，運起全身功力，沉喝道：「你小心了。」右臂一振，鐵錘似的拳頭凌空直搗而出。

這一記使的正是泰山派最厲害的「一拳石」，拳頭出手，發出一團强猛罡風，呼然有聲，恍若迅雷，朝黃袍老道當胸直撞過去。

以這一記的勢道而言，縱然是岩石，也會被擊成粉碎，除非那四個護輦的少女能迅疾推輦趨避，但四個護輦少女根本沒有推動輦車，只是睜大四雙黑白分明的眼波，瞧着石大山而已！

輦車雖然沒有推動，黃袍老道却依舊安詳的坐在輦上，連他臉上的微笑也沒有收起來。

雙方的人，所有眼光自然也一齊集中到黃袍老道人的身上，看他有甚麼舉動。

要知拳風出手，這是何等迅速之事，何況雙方相距還不到一丈來遠，但看一團呼然生風的無形拳風，初時還是勢道奇猛，一直撞到黃袍老道胸前，忽然變得偃旗歇鼓，無聲無息，好像一下撞進黃袍老道的懷裡，連黃袍老道垂胸銀鬚也沒有拂動一根，已毫無動靜了。

石大山也一無所覺，好像自己這一記拳風，擊在一個無底深洞之中，宛如泥牛入海，從此杳無踪迹，這下，眞叫他睜大雙目，驚訝得不知所云。

只有少林寺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心中暗暗忖道：「莫非此人練的是『收引玄功』不成？果眞如此，那就沒有一個人是他敵手了。」

（按：黃席素問會有：「堅成之紀，是謂收引」之說，注：引斂也，陽氣收，陰氣用，故萬物收斂）

黃袍老道人過了半晌，才徐徐說道：「如何？你試過了？」

石大山滿臉通紅，怒聲道：「石某偏不信邪。」

喝聲出口，人已一下衝了上去，右拳在先，左拳在後，迅若雷霆，相繼擊出。這一下因是近身搏擊，自然更具威力。泰山派三十六記「石拳」，名聞天下，純走剛猛路子，各門各派拳擊中，罕有其匹，這一記如被擊實，山石也會被擊成粉碎，何況是血肉之軀的人？

那知他雙拳先後擊到黃袍老道人的胸口，依然和方才凌空遙擊的一拳般，感覺到的並無多大分別，方才那一拳，一團拳風，好像擊在一個無底深洞之中，却得無聲無息，不知所終，這回雙拳一先一後，明明擊在黃袍老道人胸口之上，竟然也會毫無半點聲音，生似擊在一個深坑之中，遙遠到無壞無底。

石大山終究是幾十歲的人了，方才一時衝動，揮拳擊出，這一發覺不對，要待收拳後躍，但覺雙拳陷入黃袍老道的胸口，幾已超過脈門，四周空蕩蕩的似無一物，既未被黏住，也不覺絲毫吸力，但自己雙拳就陷在裡面，再也拔不出來，就是用上全身功力，也是一無所用，不，根本用不上一點力量。

黃袍老道人雙目如綫，射出一綫金芒，徐徐說道：「本眞人看在石堯夫的份上，不想傷人，你去吧！」

話聲甫出，石大山陡覺手腕一鬆，一個人被一股巨大的無形潛力平推出去一丈多遠，才落到地上，依然好好的站着，急忙閉目運氣，檢查全身，果然絲毫無損。

東海龍王急忙問道：「石掌門人怎麼了？」

石大山緩緩吁了一口氣，才道：「兄弟沒事，只是這人實在太厲害了，兄弟的拳擊到他手裡，就像和小孩玩耍一樣，兄弟的兩拳明明擊中他胸口

，就像擊在一個無底的深坑一樣，不着邊際，也無處用力，簡直連自己也弄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就被他的內力推震出來了。」

東海龍王點點頭道：「兄弟都看到了，石掌門人先退下去，休息一陣再說。」

石大山抱抱拳，依言退了下去。

其餘的人都裝作中了「陰極針」，趺坐在地，調息行功，還是忍耐不住身上的陰寒之氣，有些人已經忍不住全身顫抖，有些人還在自恃功力，强行抑止，不讓人看出他已經在發作。因此，各大門派雖有門人弟子列陣護法，圍成一圈圈的人牆，但如何瞞得過黃袍老道和東無忌等人的眼睛？

東海龍王走前幾步，拱拱手道：「道長……」

黃袍老道人沒待他說下去，已截口問道：「你就是東海龍王敖九洲？」

這話問得很不客氣。

東海龍王道：「正是敖某。」

黃袍老道人道：「你有甚麼話要說？」

東海龍王道：「在道長未來之前，各大門派和東總提調約定，雙方以十四場決定勝負，負方任由勝方處置，而且方才已經交過手三場，各有一勝、一負、一和，午後自當繼續下去，但從道長門下暗施陰極針，目下各大門派準備出場的人，悉中暗算，無法出場，本來這十四場決戰是各憑所學，是絕對公平之事，道長乃是有道之士，自應超然公正，遵守雙方約定，飭令高徒替各位道友收回陰極針，俾雙方在公平競爭中一決勝負。」

黃袍老道人目光一注，說道：「看來你並未中針，石大山也沒有。」

東海龍王笑道：「敖某不才，所學博雜，也許僥倖並未中針，至於石掌門人，東嶽傳人，大概不懼暗算也說不定。」

黃袍老道人輕哼一聲，道：「本眞人一向主張除敵務盡，爾等既然和通天教作對，去之尚恐不盡，還會替爾等收回陰極針嗎？」

丁易聽得大怒，大聲道：「這老雜毛說的還是人話嗎？」

谷飛雲就已料到他這句話會觸怒黃衣老道，急忙拉了他一下衣袖，但已經遲了。

黃衣老道一雙電光般的目光已朝丁易射來，沉聲道：「小娃兒，你說甚麼？」

丁易笑道：「我說甚麼，你沒有聽見嗎？」

黃袍老道人嘿然道：「本眞人要你再說一遍。」

丁易聳着肩笑道：「好，丁某方才說的是——這老雜毛說的還是人話嗎？你現在聽清楚了？」

黃袍老道人陰惻惻的問道：「誰是老雜毛？」

丁易忽然笑道：「你認爲這三個字很好聽，就送給你好了。」

黃袍老道人臉色倏地一沉，喝道：「你敢在本眞人面前如此放肆？」

丁易大笑一聲道：「好個妖道，老而不死謂之賊……」

只聽站在輦後的四名道士同聲喝道：「小子，你找死！」

丁易看了他們一眼，說道：「我在和你們老雜毛師父說話，還輪不到你們四個小雜毛插嘴。」

站在四人中間左邊的一個躬身道：「師傅，弟子去把他拏下。」

身子一晃，簡直快到令人無法看得清他的身法，業已搶到丁易面前，喝道：「小子，你還不束手就縛？」

右手一探，隨着欺來之勢，一下朝丁易左肩「肩井穴」抓來。

丁易看得暗暗好笑：「你和我講身法、講擒拿，還差得遠呢！」

身軀輕輕一閃，避開了對方的一記擒拿手法，右手疾翻，反向對方左肩拂去。

要知此人乃是黃袍老道人門下二弟子（中間右邊一個是大弟子），看去年齡比丁易大不了四五歲，但一身功力却極爲精純，就在丁易朝他身後閃去之際，手背拂上他背後肩頭之際，人已很快轉了過來，左手一抬，格開丁易拂去的右腕，右掌直豎，筆直朝丁易胸口推來。

丁易豈肯示弱，左掌一立，朝前推去，這一記，雙方出手何等快速，但聽「啪」的一聲，雙掌擊實，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一步。

丁易發現對方掌心凝聚了一股陰寒之氣，自己左手幾乎冷得發痛，身向後退之時，突覺「膻中穴」上，像被蚊子叮了一下，接着「建里穴」上，又被叮了一下，但却別無感覺，心中不禁一動，暗道：「這兩下準是小雜毛偸放陰極針了，差幸自己不怕陰極針。」

心念轉動，故意打了個冷噤，口中也隨着低「啊」了一聲。

這一情形，青袍道人自然看到了，口中大喝一聲，人已閃電般欺上，雙掌連揮，立時有八隻手掌分左右上下，朝丁易八處要害拍來。

丁易已經試出對方的內力，並不比自己强，使出來的招式，除了快，也並不如何，對方所憑恃的大概就是練成「陰極針」，但自己好像並不怕「陰極針」，對方自然就黔驢技窮了。

想到這裡，心頭不禁暗暗冷笑：「好，小雜毛，老子就和你玩玩。」

身形閃動，同時也同樣雙腕連揮，雙手握拳，隨着身形移動，一記又一記的連環擊出。

青袍道人身法奇快，一個人在閃動之際，幾乎只有一條淡淡的青影，丁易身法沒有他快，但他是奇胲門的傳人，奇胲門精擅奇門遁甲，他施展的身法，就是從奇門遁甲中變化而來，因此縱然身法沒有對方快速，但往往一步橫跨，或者是一步退縮，就會

巧妙的落到對方背後，使人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

本來青袍道人在對方中了兩記「陰極針」之後，以爲不出十招，丁易就會愈戰愈冷，無法支撐下去了，那知對方只在中針之後打了一個哆嗦，以後再也沒見絲毫動靜，尤其對方身法愈來愈見奇詭，自己身法明明比對方快得多，但稍不留神，就會被他溜到自己背後去，這樣要打到幾時？

就在此時，突聽丁易的聲音在耳邊嘻的笑道：「喂，小道士，你剛才打了我兩記陰極針，對不？幸虧在下練成太陽神功，一下就把它煉化了，但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在下也要以陽極針打你兩處穴道，那就是靈台和心俞，你現在注意了。」

話聲入耳，他人果然一閃不見，又溜到身後去了。青袍道人心頭一驚，急忙一個輕旋，轉過身去，突覺「膻中」、「建里」兩穴微微一麻，同時耳中也聽到一陣「嗤」「嗤」細響，急忙低頭看去，原來胸前兩處穴道上，果然中了兩支針，還有一點針尾露在外面，但這點針尾上，正在冒着火花，嗤嗤細響，就是火花發出來的聲音。

火花不僅嗤嗤作聲，而且針孔四周的布袍經火花一濺，已經冒煙燃燒起來。

青袍道人覩狀大吃一驚，急忙舉手拍火（他忘了穴道上的針），這一拍，正好把留在穴外的一點針尾拍了進去，口中大叫一聲，往後倒去。

這也正是丁易促狹之處，故意留了一點針尾，讓他自己拍進去，因爲任何人一看到身上起火，都會舉手去拍，這是腦中反應最快的下意識動作，這就會忘記穴道上的針。

丁易拍拍手，聳肩笑道：「活該！」

這時，那青袍道人已由兩名黃衣少女扶着退下。

黃袍老道安坐在輦車上，目注丁易，哼道：「小娃兒，你是魔教門下？」

只有魔教門下才會玩弄一些障眼法之類的魔火，丁易打出兩支針時沒人看到，但青袍道人胸前火花四濺，大家都看到了，因此大家心中也都認爲丁易使的是魔火一類的小玩意。

丁易聳聳肩，笑道：「誰說我是魔教門下？我使的只是兩支梅花針而已，這小雜毛用陰極針偸襲我膻中、建里兩處穴道，我回敬他兩支梅花針，也是應該的了，何況我使針極有分寸，針尾依然留在穴外，大家都見到了，是他自己用手拍進去的，再說，我如不使天雷針，已經是手下留了情，如果是兩支天雷針的話，此刻早已把他連胸帶肚都一起炸破了。」

梅花針是一般玄門弟子常用的暗器，只不過丁易在針眼裡裝了些火藥，可以爆出火花，如此而已！

黃袍老道抬手朝青袍道人胸口招了招，就有兩支細針飛入他手掌，不用看，已知果然是兩支普通的梅花針，青袍道人只是被兩支梅花針制住穴道，針一起出，受制的穴道自然也解了。黃袍老道看了丁易一眼，問道：「你說不懼陰極針？」

丁易聳聳肩笑道：「差不多。」

黃袍老道問道：「你是何人門下？」

丁易道：「家師沒有道號。」

黃袍老道沉哼一聲，回頭道：「天光，你去試他幾招。」

站在他身後中間左首的一個青袍道人躬身道：「弟子敬遵法旨。」舉步走出。

此人約莫三十出頭，是四個青袍道人中，年紀較大的一個，自然是黃袍老道門下首徒了。

谷飛雲叫道：「丁兄，你下來。」

丁易聳着肩道：「你沒看見有人還要試我幾招嗎？」

谷飛雲道：「你已經和他門下徒弟交過手了，現在自該由我上場了，幸虧他只有四個徒弟，如果有四十個徒弟，一個個的來，不把你累死才怪。」

丁易道：「你這話好像有點道理，好吧，你就來吧！」果然退了下去。

兩人這一搭一唱，好像只是普通交談，實則是說黃袍老道指使門人使車輪戰，這話可把自視甚高的黃袍老道氣得沉笑一聲，道：「小娃兒，你也不懼陰極針嗎？」

谷飛雲正好舉步走出，朗笑道：「各大門派門下，不懼陰極針的人多的是，又豈止我們兩個？不信你放眼瞧瞧，誰中了陰極針了？」

黃袍老道四個門下方才只是向各大門派掌門人和長老輩的人施放「陰極針」，各大門派的門人弟子都沒遭暗算。

谷飛雲這話，自然是隨口說說罷了。因爲這樣說，也有一個好處，好讓黃袍老道只把他當作是某一門派中的一個門人而已，不會特別注意他。

黃袍老道口中輕哼了一聲，他眞有些後悔，對付這樣一個娃兒，竟要自己門下首徒出場，以天光的能耐，足可對付任何門派的掌門人有餘了。

谷飛雲走到天光道人面前，含笑道：「道友要如何賜教？」

天光道人已經得到乃師指示，要試試谷飛雲是否眞的不懼陰極針，這就打了個稽首，道：「施主不是說不懼陰極針嗎？不知施主可否讓貧道試試？」

谷飛雲負手卓立，微笑道：「在下既然說得出，道友只管出手好了。」

他這份悠然毫無準備的神態，看得天光道人心中暗暗奇怪，陰極針無人能擋，除非對方練的純陽功夫已有九成以上火候。心念轉動，右手已經緩緩舉起，一面說道：「施主小心，貧道要出手了。」

谷飛雲頷首道：「道友只管請。」

天光道人倒也不敢小覷了他，功凝中指，徐徐點出一指，他取的是谷飛雲雙乳之間的「膻中穴」，但在中指筆直點出的同時，半屈的食指和無名指也隨着彈出兩縷指風，襲向谷飛雲右肋「歸陰」、「遊魂」兩處穴道。

「陰極針」其實只是一縷極陰極寒之氣，要練「陰極針」，必須先練「陰極眞氣」，再練氣成絲，使眞氣凝結如針，所以發出時無聲無形，打中人身，從人體毛孔鑽入，被打中的人並無多大感覺，最多也不過像是被蚊子叮了一口。

谷飛雲練成「紫炁神功」，就是不運起神功，全身也有紫炁護體，「紫炁神功」是玄門最上乘的功夫，也是所有旁門陰功的克星。因此儘管天光道人凝足功力，點出的一指──「陰極針」，就在接近谷飛雲胸口，就已迅快的化去。

天光道人並不知道「陰極針」已被「紫炁」化去，只當已經打中穴道，鑽入谷飛雲體內去了。

因爲如果對方練成護身眞氣一類的功夫，「陰極針」也傷不了他，那是因爲身外有一層眞氣，「陰極針」受到眞氣阻擋，刺不進去，天光道人自會發覺。

如今是「陰極針」遇上紫炁，很快的化去，並無絲毫阻擋，和刺入對方穴道一樣，天光道人自然不知道了。他一指出手，目光一抬，說道：「貧道已經出手了，施主且運氣試試？」

谷飛雲微笑道：「在下不用運氣檢查。」

話聲甫出，突覺右首肋下「斬命穴」上如中巨杵，奇寒徹骨，口中不覺輕「啊」一聲，一個人身不由己的往後急退了三步，才站住脚。這一記，同樣是「陰極針」，却比天光道人使出來的厲害得多了。

這下看得谷清輝、丁易二人大吃一驚，同時閃身搶出。谷清輝急急問道：「飛雲，你怎麼了？」

丁易也道：「谷兄，你沒事吧？」

谷飛雲吁了口氣，道：「我沒事。」

天光道人還以爲自己一明二暗三記「陰極針」奏功，嘴角噙着冷笑，說道：「如何……」

只聽坐在輦上的黃袍老道沉喝道：「你回來。」

天光道人應了聲「是」，立即退下。

黃袍老道目中金芒迸射，朝谷飛雲沉聲問道：「小娃兒，你是何人門下？」從他這句話的口氣，可知方才那一記「陰極針」，極可能是他發的了。

東無忌連忙垂手恭聲道：「回眞人，他叫谷飛雲，據說是崑崙門下。」

谷清輝一直注意着東無忌，心中暗暗生疑，東無忌明明是通天教教主喬裝的，即使黃袍老道就是昔年的天道教教主乾天辰，和通天教教主也差不多是同輩罷了，何以東無忌會對他如此恭敬？而且，這種恭敬神氣是出於內心，並無絲毫作假，莫非他們進去用膳之時，又換過來了？那麼東傳令呢？（東傳令本來是東無忌，谷飛雲把他制住之後，叫他東傳令的）

想到這裡，迴目朝對面看去，東傳令依然是東傳令，好好的站在那裡，心頭更是疑惑，不知這東傳令又是甚麼人改扮的。

黃袍老道聽了東無忌的話，驀地發出一聲清朗如鶴的長笑，點頭道：「好，好，姓谷的娃兒，你是岳維峻的徒弟？」

谷飛雲欠身道：「道長說的正是家師。」

黃袍老道又道：「無怪練成了紫炁！哈哈，好極！」

這兩句話顯然口氣不善，但谷飛雲只是望着他，不好答話，耳中突聽爹以「傳音入密」說道：「飛雲，小心，這老道士好像不懷好意。」

黃袍老道突然目光轉厲，盯注谷飛雲，沉聲道：「本眞人二十年來，一直在找岳維峻，你說，他躲在那裡？」

谷飛雲微哂道：「家師身爲崑崙掌門，一向堂堂正正的做人，俯仰無愧於天地，何用躲到那裡去？」

黃袍老道哼道：「那麼，他人在那裡？」

谷飛雲道：「在下只知道家師伉儷情深，久絕塵囂，隱居在一處深山之中。」

黃袍老道道：「他隱居在那一座深山之中，總有地名吧？」

「沒有。」谷飛雲道：「但在崑崙中，山深不知處。」

「哈哈！小娃兒，你說得眞有意思。」黃袍老道大笑一聲，問道：「岳維峻只有你一個傳人嗎？」

他忽然問出這句話來，使得谷飛雲爲之一怔，大是不明其意，但還是欠欠身道：「是的。」

「這就對了。」黃袍老道似是極爲高興，呵呵笑道：「小娃兒，如此說來，本眞人只要把你拏下，岳維峻就非趕來不可了。」

他說了半天，原來是想把谷飛雲拏下留作人質，用以脅逼岳維峻出面，所以說得如此高興。

谷飛雲道：「道長要把在下拏下？」

黃袍老道微笑道：「不錯，你是岳維峻唯一的傳人，本眞人把你拏下了，你師父自然要趕來了。」

谷飛雲心中一動，暗道：「自己何不先探探他的口氣？」突聽耳邊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小施主記着，待會如果他要和你動手，你只管答應下來好了。」

這「傳音入密」說話的正是醉道長。

谷飛雲故意問道：「道長和家師有仇？」

（未完・四十六）

新派武俠長篇

血劍屠龍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濟南城完成包圍　關帝廟部署突擊

上文提要：徐不凡和斷劍門司徒俊德探清敵方情況後，決定襲擊，先攻四衣衞的巢穴，發現褚艮、魯王、巴爾勒等藏在裡面預祝慶功宴，徐不凡掩至，打算先將雷霆軍封死在裡面，然後才將四衣衞徹底殲滅，被他們悉破，褚艮等逃脫，只能消滅雷霆軍，燕親王追擊敗軍，徐不凡轉往青龍鎮東方堡，將堡主東方霸和來賀壽的白水莊莊主馬白水擊殺，進兵雙劍會，遇到斷腸人告知全部到濟南去了……

「我……不是！」斷腸人道。

「有人告訴我妳是。」徐不凡道。

「是誰？」

「妳的好友鍾雪娥。」

「胡說，她才是常小琬。」

這一來，可把徐不凡弄糊塗了，鍾雪娥說斷腸人是常小琬，斷腸人又說鍾雪娥是常小琬，到底孰眞孰假，徐不凡直如丈二和尚──摸不着腦袋。

當下雙眉一挑，咬咬牙，暗道一聲：「姑娘，恕我徐不凡要冒犯了！」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抽冷子一伸手，斷腸人的一方黑色蒙面巾已被他揭了下來。

斷腸人驚呼一聲，拔腿就往雙劍會裡面跑，徐不凡根本沒有看清楚她的面貌，僅在那一瞬之間，看到一個輪廓──一個熟悉的輪廓。

常小琬的倩影，早已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心板上，歷久彌新，永誌不忘，雖然僅僅是在刹那之間所見到的一個輪廓，他也敢於肯定，那就是他的未婚妻常小琬。

「小琬！小琬！」

「小琬！小琬！」

在一個荷花池邊，徐不凡終於將她追到了，而且一把就將她抱在懷中。

柔若無骨，全身索索而抖，可以聽到她急促的呼吸聲，甚至可以感覺到她「噗噗」的心跳聲。

她並沒有拒絕他的擁抱。却雙手蒙面，不准徐不凡看她的臉。

「小琬，抬起頭來，讓我看看妳。」

「不，我太難看，看了你一定會失望的。」

「小琬，我說過，不管妳是醜八怪，醜九怪，甚至醜十怪，我都會永遠愛着妳。」

「話是不錯，可是夫妻是一輩子的事，免不了日久生厭。」

「不會的，絕對不會，妳的容貌是爲我而毀，愛的標誌，我要是嫌棄妳，還算是人嗎？放開雙手，抬起頭來，快！快！」

常小琬並沒有放開手，但當徐不凡移開她的玉手時，她也沒有反抗。

這一張臉的確不好看，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樑，櫻桃似的小口，粉雕玉琢般的雪白臉蛋上，却有兩道明顯的刀痕，肌肉外翻，凹凸不平，顏色紅裡透黑，十分刺眼，就好像一朵美麗的鮮花上，停了兩隻醜陋的毛毛蟲。

常小琬的一雙眼睛，一直一瞬不瞬的凝視着徐不凡，密切注視着他的一颦一笑，一舉一動，甚至一個眼神，一個意念，只要他有一絲一毫反常的表示，她決定立刻遠走他鄉，落髮爲尼。

然而，徐不凡沒有任何不悅的表

示，有的只是激情、感恩與愛！

他伸手輕撫着常小琬的傷痕，滿含熱淚，終於熱淚滾滾而下，就以他的淚臉，緊貼在常小琬的傷臉上，輕輕磨擦着，不停的喊着：「小琬！小琬！」

磨擦繼而親吻，他幾乎吻遍了常小琬傷處的每一個細胞，最後終於印在常小琬的嘴上，四片火熱的嘴唇，立即膠在一起。

天在旋，地在轉，整個世界，好像已經就剩下他們兩個人，多少年的相思、煎熬，一下子全部得到補償，一切的一切都暫時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許久許久之後，二人才依依不捨的分開。

「不凡，說眞的，我實在太醜，中山王不應該娶一個醜八怪，我誠心誠意希望你另娶他人。」

「小琬，別說傻話，我們兩個人的生命早已融爲一體，再也分不開了，也再也容納不下第二個人。」

在小琬的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徐不凡又道：「小琬，有一件事我想問你，鍾雪娥是誰？」

常小琬格格笑道：「鍾雪娥就是鍾雪娥，你問得好奇怪。」

「我是說她眞正的身份。」

「爲了她的安全，現在還不能告訴任何人。」

「那麼，她的穿心指、綿陰掌，眞的是妳傳授的？」

「她說的都是實話，而且，將你們見面的情形都告訴我了。」

「有一件事我想不通，鍾姑娘的穿心指、綿陰掌，幾乎和妳一樣好。」

「她聰慧過人，資質特佳。」

「還有，她爲甚麼要賣身投靠，認賊作父？」

「不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雪娥投靠褚艮，完全是我的授意，換句話說，也是爲了你，那時候，我以爲你已經死了，自殺不成，跟着師父神尼她老人家，學得一身武功，於是決心想替你擔起復仇的責任來，怎奈你的仇家太扎手，沒有人臥底，根本查不出眞相來，這就是我叫雪娥打入四衣衛的眞正原因。」

徐不凡道：「小琬，見到鍾姑娘的時候，替我謝謝她，或明或暗，她對我的幫助太多，我却一直把她當作一株唯利是圖的牆頭草，眞是抱歉。」

常小琬道：「我會的，雪娥度大量大，相信她不會計較這些的，否則她早就不幫你了。」

二人一面說，一面走，這時走出雙劍會，來至二老八駿站立之處，常小琬落落大方的說道：「謝謝諸位這多年來對不凡的照顧，沒有你們，就沒有不凡，諸位對徐家可以說恩重如山。」

王石娘與高天木本來就跟在徐不凡後面，待他揭開常小琬的蒙面巾後才離開，二老八駿自然早已知道了常小琬的身份，皆爲徐不凡雀躍不已。天叟丁威馬上恭恭敬敬的說道：「夫人快別這樣說，王爺視我們如親人骨肉，縱使赴湯蹈火，亦心甘情願，但盼夫人與王爺能早締鴛盟，以慰老主人在天之靈。」

換了別人，早已羞紅了臉，常小琬乃名門閨秀，畢竟與衆不同，僅微微一笑，未置可否，戴起蒙面巾，道：「不凡，我該走了。」

徐不凡一怔，道：「小琬，妳還要走？到那兒去？」

「去濟南。」

「去濟南做甚麼？」

「雪娥處境危險，我必須去助她一臂之力。」

「乾脆叫鍾姑娘離開四衣衛算了，何必冒這個險。」

「褚艮一天不死，雪娥就一天不能離開，須知四衣衛少了一個臥底的人，我們就會變成瞎子。」

說走就走，跟大家擺擺手，去勢如風。

雙劍會已空無一人，徐不凡也坐進血轎，向東而去。

一路東進，一路緊趕，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徐不凡主僕便到了濟南府的西門外。

舉目望去，城門緊閉，城牆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魯軍。

城外，昌平、通州、薊州的兵馬往來穿梭，調動頻繁，雙方皆劍拔弩張，隔着一條護城河嚴陣以待，却並未眞的打起來。

燕親王已到，就坐鎭在一座關帝廟內，徐不凡得到消息，馬上來到關帝廟。

踏進大雄寶殿，一見到燕親王，徐不凡立即說道：「眞對不起，我來晚了，請王爺恕罪。」

燕親王笑容可掬的道：「本王也是剛到，你那邊路遠，並不晚，但不知徐王爺的債討完沒有？」

徐不凡道：「尚餘最後一筆債未討，雙劍會的王坤元、姚夢竹夫婦投靠魯王，躲到濟南城裡去了。」

「只要在濟南城裡，他們就跑不掉。」

「此地的情形怎麼樣？」

「魯王、褚艮、褚忠、巴爾勒，以及所有的魯軍、四衣衛，已全部退入城內，看樣子，他們可能準備死守濟南。」

「我們是否已完成包圍？」

「業已部署完成。」

「王爺準備如何肅清叛黨？」

「我想聽聽徐王爺的高見。」

「不凡以爲，兩軍交戰，死傷必重，影響所及，勢必會禍及無辜的良民百姓，不如先將城池圍死即可，暫勿攻城，另施以奇襲爲上上策。」

「如何施以奇襲？」

「奇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把

握兩個最重要的原則：一是要以最快速最隱秘的行動，出奇制勝；二是要以最少最精銳的力量，以寡擊衆。」

「嗯，有道理，有道理！」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組織一支機智、膽色、武技俱屬第一流的突擊隊，設法混進濟南城，打入他們的領導核心去，將魯王、褚艮他們一舉成擒，在羣龍無首的情形下，魯軍必將冰消瓦解，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燕親王聞言大喜，拍着手讚道：「好極了，好極了，兵不血刃，乃濟南軍民之福，徐王爺高瞻遠矚，本王完全同意。只是軍中袍澤，慣於整體征戰，論個人武技，則不如武林中人遠甚，這支突擊隊組織起來，眞還要費一番周章才行。」

徐不凡道：「斷劍門的人勇猛善戰，應可重用，如果他們在路上不曾躭擱，差不多也該到了。」

忽見一名校尉放馬直衝進關帝廟，在大雄寶殿之前才翻身下馬，神色張惶的道：「啓稟王爺，有人準備要攻城。」

燕親王神色一緊，道：「是那一路的兵馬？」

校尉道：「是一羣武林人物。」

「可知是那一門派的？」

「不清楚，目前正被官兵堵在西門外，場面甚是火爆緊張，請王爺定奪。」

燕親王望了徐不凡一眼，道：「本王與武林各派素無淵源，這件事還是麻煩徐王爺去處理一下吧。」

徐不凡躬身應了一聲：「好！」走出大殿，來至西門外，果見一羣武林人物，正與官兵發生爭執，一方欲强行攻城，一方未得燕親王將令，又不准他們擅作主張，雙方爭得面紅耳赤，正相持不下。

上前一看，徐不凡發現爲首之人是上官嶔，上官巧雲就站在她二叔的旁邊，上官姑娘一眼瞥見徐不凡，連忙迎上來說道：「不凡，你來得正好，我問你，鍾玉郎在不在濟南城裡？」

徐不凡道：「應該在裡面才對。」

上官巧雲道：「我們要打進城裡去，殺掉鍾玉郎，這些官兵却不准我們片面行動，你說氣不氣人？」

「巧雲，妳眞的要殺掉鍾玉郎？」

「當然是眞的，我甚麼時候說過假話。」

「巧雲，你們已經……希望妳能面對現實。」

「不！我就是死，也不會嫁給一個狠人。」

「生米已成熟飯，勸他改過遷善，可能是妳最佳的選擇。」

「他喜新厭舊，朝秦暮楚，把我打入天牢不算，還殺了我們上官堡的數名高手，此仇不報，我上官巧雲誓不爲人！」

徐不凡輕歎一聲，沒再表示甚麼，事實上他也沒有太多表示意見的餘地。

上官巧雲又道：「不凡，快叫這些官兵讓開，我們要殺進城裡去。」

徐不凡道：「巧雲，鍾玉郎是褚艮的乾兒子，褚艮與褚忠、魯王的關係，不用我說妳也知道，貴堡所面對的，絕不是單單一個鍾玉郎，而是整個魯軍與四衣衛，衆寡懸殊，盼能三思！」

上官嶔轉過頭來，氣忿忿的說道：「褚艮昆仲通番叛國，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徐不凡道：「當然不，在下正在籌組一支突擊隊，準備施以奇襲。」

「敝堡是否可以派人參加？」

「歡迎，但機智、膽色、武技俱屬第一流的才行，貴堡能選出多少這樣的人才？」

「老夫算算看……嗯，差不多有二十名。」

「好，就給上官堡分配二十個名額，寧缺勿濫。」

適在此時，燕親王身邊的一位差官前來說道：「徐王爺，斷劍門的人到了。」

徐不凡揚目望去，並未見到司徒俊德，道：「斷劍門的人現在何處？」

差官道：「已被王爺安置在一個城隍廟裡。」

徐不凡轉對上官堡主道：「貴堡的人可有宿處？」

兵荒馬亂的，所有的商店客棧俱已關門大吉，那來的宿處，徐不凡隨即領着上官堡的人，一同來到城隍廟。

司徒俊德得到消息，早已迎了出來，徐不凡先給大家介紹一下，然後說道：「司徒掌門，雷霆軍那邊是否已全部繳械？」

先與上官嶔打了個招呼，司徒俊德正容說道：「李立將軍足智多謀，切斷了雷霆軍的水源，他們只好棄械投降，全部作了階下囚。」

徐不凡聞言心下大安，已無後顧之憂，道：「辛苦你們了，請即刻挑選二十名一等一的好手，隨時待命，我要組織一支突擊隊，當然，武功要好，必須出於自願，其餘的人先歇着好了，有關飲食、寢具，相信燕親王會有妥善安排的。」

目光從上官巧雲臉上掃過，落在上官嶔的身上，徐不凡又道：「請上官堡主先將貴堡的人安頓好，應即將突擊隊的成員選定，一旦找到適合的地點，準備隨時開始行動。」

軍情緊急，誰也不敢有所延誤，斷劍門、上官堡的人唯唯諾諾，當即分頭行事去了。

徐不凡却面對一個大難題。

奇襲首重隱蔽，城頭上魯軍佈有重兵，想要神鬼不覺的混進去，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必須找到一個死角，選擇一個最

有利的時間，運用最巧妙的智謀，才有達成任務的機會。

於是，徐不凡命王石娘、高天木、二老八駿，全部出動，繞着濟南城轉一圈，看能不能找到一個適合進襲的地點。

詎料，大夥兒甫至廟門口，却被神偷孟元、神探刁鑽給擋了回來。

神探刁鑽首先開腔，道：「王爺，老夫帶來一個壞消息。」

徐不凡吃了一驚，道：「甚麼壞消息？」

神探刁鑽道：「火焰教教主火眼眞人，已投効褚艮。」

這無異是晴天霹靂，火眼眞人神功入化，如果當眞歸順了魯軍，簡直如虎添翼，等於陡增雄兵十萬，必然會給朝廷平添無窮的困難，徐不凡急急追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神探刁鑽道：「兩天前，褚艮與火眼老道不期而遇，老賊鼓起如簧之舌，大吹法螺，再加上鍾玉郎、古月蟬在一旁猛敲邊鼓，兩個人一拍即合，火眼牛鼻子便當場滿口答應下來。」

「如此說來，那火眼老道已在濟南城內？」

「總督府內觥籌交錯，褚氏昆仲正在爲牛鼻子老道接風呢！」

「你是說現在？」

「是呀，我們老哥倆剛從城裡出來。」

「城門早已緊閉，兩位是怎麼出來的？」

「是從一條地道裡出來的。」

徐不凡大喜過望的道：「有一條地道可通城內？」

神偷孟元道：「已經存在好幾百年了。」

「魯軍爲何不會封閉？」

「因爲他們不知道。」

「兩位又怎麼會知道？」

「嘻嘻，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數百年前，濟南有一位的的確確富可敵國的大富翁，引起山東響馬的覬覦，但他深居城內，足不出戶，城門又有官兵把守，即使能混進城來，也不可能將數不盡的金銀財寶帶走，於是，響馬窮數月之功，挖下一條地道，直通富翁的後院，一夜之間，便將他的家財搬空了。從此，這條地道便在偷兒間廣爲流傳、使用，想不到歪打正着，今天正好派上了用場。」

「地道的出口在那裡？」

「就在附近不遠，不過那地方不乾淨。」

「怎麼不乾淨？」

「是在一個亂葬崗子後面的山洞裡。」

「管它乾不乾淨，能夠潛入濟南城就成了，請兩位等着，稍待還要你們引路呢。突擊隊一組成，咱們就立刻行動。」

上官堡與斷劍門的二十名精英，很快便選拔完成，徐不凡向燕親王說

明一切後，領着二老八駿、王石娘、高天木，在刁鑽、孟元的引導下，一行五十五人，摸黑奔向亂葬崗子。

＊　＊　＊

天上無雲，有月，皓月當空。

街上有狗，無人，一片死寂。

不見爛醉如泥的酒鬼！

不見輸掉褲子的賭徒！

也不見一個偷鷄摸狗的混混！

這麼美好的夜晚，才二更天不到，大家不可能全部鑽進熱被窩，完全是戰爭的陰影所造成，一夕之間，濟南已變成一座死城。

說是一座死城，也不盡然，城頭上的兵士徹夜未眠，街上也有魯軍不停的往來巡邏。

另外，在一處廢墟的後院裡，雜草叢生的牆根下，居然冒出火光，有人舉着火把，從一個潮濕的地洞裡鑽出來。

首先出來的是神偷孟元與神探刁鑽。

接着上來的是徐不凡、上官巧雲、司徒俊德等人。

熄滅火把，撣去身上的灰塵，等大家全部到齊後，徐不凡一馬當先，單挑僻靜陰暗的小巷，朝魯王府的方向摸去。

不久，魯王府已遙遙在望，王府內燈火通明，外面却並無任何崗哨，僅僅有數名兵士守在大門口。

徐不凡作了一個手勢，命大夥兒利用地形，先將王府圍起來，然後領着王石娘、高天木，大模大樣的來到王府的大門口。

顯然戰爭的火焰尚未燒至王府，兵士也不認識徐不凡，見有三個人畢直走過來，一名兵士這才上前擋住去路，徐不凡不待對方開口，便搶先說道：「我想見見小郡主，麻煩那位軍爺通報一聲。」

兵士見徐不凡衣著講究，氣宇軒昂，要會的又是最刁蠻的小郡主，可一點也不敢大意，道：「請問這位公子貴姓？」

「我姓徐。」

「從那兒來？」

「從京城裡來的。」

「甚麼？你剛從京城裡來？」

「在下已經在濟南住了好幾天了。」

兵士入內稟報，不一會兒，朱玉梅便出來了，彼此易地重逢，朱玉梅一臉驚嚇，連講話的聲音都顯得有點顫抖，道：「你……你們這麼快就來了？」

徐不凡道：「郡主，能不能借一步，咱們好好談談？」

朱玉梅見徐不凡輕裝簡從，探頭向外細一張望，也沒再見到旁的人，點點頭，領着徐不凡主僕，走進王府內的一間偏房，道：「城上城下，都有魯軍嚴密佈防，徐王爺是怎麼進來的？」

徐不凡道：「我怎麼進來是件小事，重要的是魯王爺的態度現在如何？」

一提到父王的態度，朱玉梅的臉色就變了，心事重重的道：「父王的態度仍然很堅決，沒有絲毫轉圜的餘地。」

「濟南已被圍困，不可能支持太久的。」

「可是，父王聽信褚艮兄弟的讒言，却認爲魯軍仍然大有可爲。」

「郡主應該將當前的利害得失，好好的剖析給王爺聽。」

「本宮說了，父王只聽褚艮、褚忠的話，不聽我的。這件事，我一直被蒙在鼓裡，要不是在侯府親眼看到那一份黑名單，本宮還不知道父王已經犯下了滔天大錯。」

徐不凡的臉色陰沉沉的，下面的話，他不想說，却又不能不說，道：「郡主，勤王軍已兵臨城下，濟南城指日可下，王爺如果再不回頭，恐怕難逃滿門抄斬的厄運。」

朱玉梅焦灼萬分的道：「徐王爺，請再給我一點時間，容本宮作最後努力。」

徐不凡遲疑一下，道：「好吧，給郡主一炷香的時間，屆時如果魯王爺還不肯懸崖勒馬，徐某就要進去拏人了。」

朱玉梅聞言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一幕血淋淋的慘案，突然在她腦海中湧現，眼淚也像斷了線的珍珠，滾滾而下，道：「不凡，看在我們過去的份上，務必要高抬貴手，設法救救父王。」

徐不凡道：「徐某不會直接去找魯王爺，就是爲了郡主，我救不了他，魯王爺必須自救才行。」

門外忽然響起一個洪亮的聲音，魯王接口說道：「本王無須任何救助，現在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救得了你。」

徐不凡吃了一驚，定睛處，魯王就立在門外丈許之處，兩旁火把高擧，照得比白晝還要明亮，在魯王的身邊，簇擁着一大羣兵勇校尉，以及家丁護院。

上次交過手的，那兩名身手諱莫如深的駝背老人，黑臉大漢，就站在魯王的左邊，右邊的一男一女，徐不凡更熟，赫然正是雙劍會長神州一劍王坤元，與乃妻玉劍追風姚夢竹。

徐不凡主僕跨步而出，朱玉梅也跟着走出來，魯王朱高烈厲色說道：「玉梅，過來！」

朱玉梅並沒有聽父親的話，到魯王身邊去，道：「父王，徐王爺能夠潛進城來，燕親王的大隊兵馬也隨時可到，足証我們的城防一定有漏洞，處境可謂險到極頂的……」

徐不凡環目掃視全場一眼，不疾不徐的道：「魯王爺，此時此地，在下不想談大道理，也不想數說王爺的不是，只想就事論事，談談王爺目下的

處境。」

魯王怒目而視，聲若焦雷似的道：「本王的處境有甚麼好談的？」

「首先，不凡想請教，以濟南城的三萬魯軍，能守得住嗎？」

「燕親王的兵馬也不多，守城綽綽有餘。」

「王爺有沒有想到，各地勤王軍將會源源趕到。」

「本王早已下令，山東三道六府的援軍可能到得更早。」

「濟南城內有多少糧草？」

「足夠維持三個月有餘。」

「三個月以後又怎麼辦？」

「援軍一到，裡外夾擊，本王就會揮兵北上，有十天半個月的時間就足夠了。」

「萬一援軍不到可如何是好？」

「幾十年的苦心經營，三道六府的魯軍，全部掌握在褚總督的手裡，他們一致効忠本王，不可能逾期不到。」

「說了半天，」徐不凡的嘴角撇下一絲冷笑，道：「山東的兵權實際上是掌握在褚忠的手中，王爺有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甚麼危險訊號？」魯王的眼瞪得老大。

「有朝一日，褚忠、褚艮兄弟翻臉不認人，王爺將何以自處？」

「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對本王一向忠貞不二。」

「我倒覺得，『忠貞不二』這四個字，是天底下最不可靠的，說這種話的，或者做這種事的人，不是狐假虎威，掛忠貞不二之名，行鷄鳴狗盜之實，就是想藉此惑人，被其反利用，說穿了，都是一羣無恥小人。」

「徐不凡，休得胡言亂語，本王與褚家昆仲乃道義之交，早已有約在先。」

「甚麼樣的約？」

「本王爲君，他們爲臣。」

「毛病就出在這上面，請問王爺，褚艮目前在朝中的權力如何？」

「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

「假定王爺能夠僥倖登基，不凡想知道，能夠給他多少好處？」

「當然盡可能的多給他一點。」

「再多也還是有個極限，超越不了『君』與『臣』的分際，換句話說，他們得到的，不可能比現在更多，起碼不可能突破，他們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起兵反叛，目的在皇位江山，其理至明，其事至顯，王爺在他們兄弟的陰謀計劃中，不過是一着棋子，一個傀儡罷了，就算日後事成，王爺也休想坐上龍椅。」

這一番分析，鞭辟入裡，絲絲扣人，魯王朱高烈想辯解，却找不出適當的理由來，一時木然而立，不知如何是好。

朱玉梅乘機說道：「父王！」

剛剛叫了一聲父王，以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神州一劍王坤元別懷鬼胎，怕魯王一旦改變心意，斷送了雙劍會，冷哼一聲，道：「王爺，別聽這小子亂開黃腔，先殺了徐不凡，然後咱們再殺出城去。」

徐不凡惡狠狠的望了他們夫婦一眼，未予答理，繼續對魯王說道：「有一件事在下忘記告訴魯王爺了，進入城裡的並不止我們主僕三人，王府已經被包圍了。」

拍拍手，司徒俊德與上官嶔，立即親率屬下高手，越牆而過，在距離魯王五丈以外的地方，排下兩堵肉牆。

二老八駿在正面後方，再加上徐不凡、王石娘、高天木，正好完成一個包圍圈。

魯王心頭大震，王坤元的臉孔也變了顏色，道：「王爺，快派人去通知褚總管，殺掉徐不凡，燕親王就不堪一擊。」

徐不凡仍然沒有答理他，對魯王身邊的數十人說道：「諸位，徐不凡今夜想殺也該殺的人，只有王坤元夫婦二人，只要你們不插手，我們的人絕對不會動手，否則，丟了性命，可別怪徐某人不教而殺！」

最後一個殺字，說得聲洪氣壯，擲地有聲，在場之人莫不爲之怦然動容。

（未完・卅）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德利貿易公司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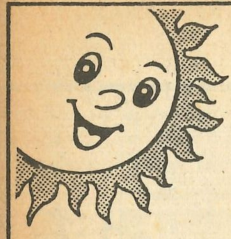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每天壓力，消聲匿迹？

無論是來自工作、家庭、朋友、個人……你每天到底要承受多少壓力？

一天辛勞完畢，壓力重逾千斤，怎樣才可以令這些壓力徹底消聲匿迹，令你可以抖擻精神，再次充滿朝氣活力去迎接新的一天？

尤其是在睡眠時，有人不停爲你輕輕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直至黎明起床！況且還有人整夜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最持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

加上整夜柔軟舒適的感覺，令你平靜安睡……任何壓力，也會消聲匿迹！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爲你消除每天壓力，最少也有十五年！



歐化寶超硬
健康床褥

歐化寶特硬健康床褥